

目錄

卷一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并治

辨少陽病脈證并治

卷五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卷七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三六九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	三七八

傷寒論輯義卷一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上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方〕太陽者。六經之首。主皮膚。而統榮衛。所以爲受病之始也。難經曰。浮脈在肉上行也。滑氏曰。脈在肉上行。主表也。表即皮膚榮衛麗焉。故脈見尺寸俱浮。知爲病在太陽之診也。項。頸後也。強痛者。皮膚榮衛。一有感受。經絡隨感而應。邪正爭擾也。惡寒者。該風而言也。風寒初襲表。而鬱於表。故不勝復被風寒外逆。而畏惡之。及其過表而入裏。則不復惡。仇警之義也。此揭太陽之總病。乃三篇之大綱。已下凡首稱太陽病者。皆指此而言之也。〔程〕凡云太陽病。便知爲皮膚受邪。病在腠理榮衛之間。而未涉乎府藏也。太陽之見證。莫確於頭痛惡寒。故首揭之。使後人一遇卒病。不問何氣之交。而但察此脈此證。便可作太陽病處治。〔柯〕凡言太陽病者。必作太陽病處治。雖病已多日。不問其過經已未。而尙見此脈此證。仍可作太陽病處治。〔柯〕凡言太陽病者。必據此條脈證。如脈反沈。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是太陽之變局矣。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表證。表脈不重在經絡主病。看諸總綱。各立門戶。其意可知。

案方云。太陽者。以太陽經所主之部屬皮膚言也。皮膚爲人一身之表。表之爲言。外也。風寒本天之二氣。於人身爲外物。故其中傷於人。必自外而內。人之中傷之。必皮膚先受起。以病方在皮膚。皮膚屬太陽。故曰太

陽病。蓋奉大綱而言始。以見周身之皮膚具病。後人不察。以經絡之一線而歸於。豈不太謬。此說出於燮書。以其論太陽之大綱。故附于此。

柯氏凡例云。太陽病脈浮。頭項強痛六字。當作六句讀。言脈氣來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脈浮兩字連讀。頭項強痛而惡寒。作一句讀。味略無味。則字字讀斷。大義先明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玉函。千金翼。出下有而字。脈緩者。作其脈緩。无名字。

〔方〕太陽病。上條所揭云云者是也。後皆倣此。發熱。風邪干於肌膚。而鬱蒸也。汗出。腠理疎。玄府開。而不固也。此以風邪鬱衛。故衛逆而主於惡風。緩。即下文陽浮而陰弱之謂。中。當也。凡首稱太陽中風者。則又皆指此而言也。〔喻〕中字。與傷字無別。即謂傷風亦可。〔汪〕脈緩。當作浮緩看。浮是太陽病脈。緩是中風脈。〔錢〕緩者。緊之對稱。非遲脈之謂也。風爲陽邪。非勁急之性。故其脈緩也。

案中風。又稱傷風。活人書。傷風之候。頭痛發熱。脈緩汗出惡風。三因方。叙傷風論。寒拉血。無汗惡寒。風散氣。有汗惡風。爲不同。本事方。今傷風。古謂之中風。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爲傷寒。

逆。成本作嘔。爲。作日。玉函。脈上。有其字。无者名二字。

〔方〕或。未定之詞。寒爲陰。陰不熱。以其著人而客於人之陽經。鬱而與陽爭。爭則熱而爲熱。已發熱者。時之所至。鬱爭而蒸也。未發熱者。始初之時。鬱而未爭也。必。定然之詞。言發熱早晚不一。而惡寒則必定即見也。〔錢〕體痛者。寒傷營分也。營者。血中精專之氣也。血在脈中。隨營氣而流。貫滋養夫一身者也。此因寒邪入於血脈。

之分。營氣壅而不快於流行。故身體骨節皆痛也。〔鑑〕胃中之氣。被寒外束。不能發越。故嘔逆也。寒性動急。故脈陰陽俱緊也。此承首條言太陽病。又兼此脈此證者。名曰傷寒。以爲傷寒病之提綱。後凡稱傷寒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喻〕仲景恐見惡寒體痛嘔逆。又未發熱。認爲直中陰經之證。蚤於辨證之先。揭此一語。慮何周耶。一語。乃或未發熱四字也。〔柯〕陰陽指浮沈而言。不專指尺寸也。〔魏〕傷寒中風。同一浮脈。而彼爲浮緩。此爲浮緊。陽邪舒散。故緩。陰邪動急。故緊。同爲在表之浮。而一緩一緊。風寒迥異矣。

案驗之病者。有其未發熱。則脈沈緊。而其已發熱。則浮緊者。診視之際。宜仔細辨認也。張介賓脈神章有說。當致。

明理論云。惡風。則比之惡寒而輕也。惡寒者。齋齋然憎寒也。雖不當風。而自然寒矣。惡風者。謂常居密室之中。幃帳之內。則舒緩而無所畏也。一或用扇。一或當風。漸漸然而惡者。此爲惡風者也。案風寒二證。譬如人之呵與吹。呵之風屬陽。吹之寒屬陰。陽主泄。陰主閉。故人之感邪氣。其表虛泄而汗出者。名爲中風。其表實閉而無汗者。名爲傷寒。其實受邪之風寒。不知果何如。只就其表虛表實。無汗有汗。而立其目。以爲處療之方耳。故不曰此傷寒也。此中風也。而下名爲二字。其意可自知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條。成本。方本。作燥。玉函。无下若字。爲傳也。作乃爲傳。

〔錢〕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者。即內經熱論所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之義也。因太陽主表。總統營衛。故先受邪也。然寒傷營之證。其脈陰陽俱緊。或見浮緊之脈。若一日之後。脈安靜恬退。則邪輕而自解。不至傳

入他經矣。倘見證煩鬱欲吐。則傷寒嘔逆之證。猶未除也。況吐則邪入犯胃。乃內入之機。若口燥而煩熱。脈數急者。爲邪氣已鬱爲熱。其氣正盛。勢未欲解。故爲傳經之候也。〔方〕一日。二日。三。四。五。六。日者。猶言第一第二第三四五六之次序也。大要譬如計程。如此立箇前程的期式約模耳。非計日以限病之謂。

案燥煩。即躁煩之訛。以爲口燥煩熱者。誤矣。諸注並以煩躁爲解。

錫云。數急。對靜而言。柯云。欲字。若字。是審其將然。脈之數急。是診其已然。此因脈定證之法也。

傷寒一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此其常也。若二三日。陽明證之不惡寒。反惡熱。身熱心煩。口渴不眠等證。與少陽證之寒熱往來。胸脇滿。喜嘔。口苦耳聾等證。不見者。此爲太陽邪輕熱微。不傳陽明少陽也。〔方〕不傳有二。一則不傳而遂自愈。一則不傳而猶或不解。若陽明少陽雖不見。太陽亦不解。則始終太陽者有之。餘經同推。要皆以脈證所見爲準。若只蒙龍拘拘。數日以論經。則去道遠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玉函。無者字。

〔鑑〕發熱不渴惡寒者。太陽證也。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證也。今太陽病始得之。不俟寒邪變熱。轉屬陽明。而即熱渴不惡寒者。知非太陽傷寒。乃太陽溫病也。由於膏粱之人。冬不藏精。辛苦之人。冬傷於寒。內陰已虧。外陽被鬱。周身經絡。早成溫化。所以至春一遇外邪。即從內應。感寒邪者。則名曰溫病。〔程〕太陽初得之一日。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因邪氣早已內蓄。其外感於太陽。特其發端耳。其內蓄之熱。固非一朝一夕矣。蓋自冬不藏精。而傷於寒。時腎陰已虧。一交春陽發動。即病未發。而周身經絡。已莫非陽盛陰虛之氣所布。後所云至

瘧發爲溫病者。蓋從其胚胎受之也。此證初治。可用辛涼治標。一經汗下後。苓連梔膏。祇增其熱。王冰云。寒之不寒。實其無水。須大劑大味地黃湯。重加生地麥冬。救腎水爲主。若乾嘔煩逆者。加山查貝母。折其衝勢。金水兩虧者。宜二地二冬加入參。爲固本湯。滋水之上源。若見斑痧等證。此爲上竭。宜四物湯。倍生地赤芍。加山查丹皮。復營分之虧。以生陰氣。煎法俱用童便。或加金汁和服。蓋病源得之冬不藏精。故滋陰可以退火。而涼血即能清熱。余以此活人多矣。因附載於此。〔錢〕其見證之初。以大青龍湯之涼解。爲治溫之首劑。而作一大柱石也。然無汗者宜之耳。其有發熱而渴。不惡寒。而汗自出者。不宜更汗。則有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法也。其無表證。但熱渴而不惡寒者。爲已入陽明。又有白虎湯可用也。

案活人書。溫病渴而不惡寒者。主以竹葉石膏湯。蓋其方。清涼潤補相兼也。又案錢氏主用石膏。程氏專用地黃。不知孰是。嘗驗溫病。亦未能無虛實之分。虛者宜從程法。實者當依錢法。學者要須參諸脈證。勿令誤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成本。名上有日字。張子本無鼻字。玉

面。被下者。作下之。无火者之者。及色字。瘈瘲。作瘈瘲。下有發作字。若以火熏之。作復以火熏之。

〔成〕傷寒發汗已。則身涼。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非傷寒。爲風溫也。風傷於上。而陽受風氣。風與溫相合。則傷衛。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者。衛受邪也。衛者氣也。風則傷衛。溫則傷氣。身重多眠睡者。衛受風溫。而氣昏也。鼻息必

肝。語言難出者。風溫外甚。而氣擁不利也。若被下者。則傷藏氣。太陽膀胱經也。內經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澀。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陽之脈。起自內眥。內經曰。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以絕。小便不利。直視失渡。爲下後竭津液。損藏氣。風溫外勝。經曰。欲絕也。爲難治。若被火者。則火助風溫成熱。微者熱瘥而發黃。劇者熱甚生風。如驚癇。而時瘈瘲也。〔方〕灼熱。謂熱轉加甚也。風溫。謂觸犯於溫。而有風也。〔程〕冬時傷腎。則寒水被虧。是溫病源頭。誤治溫病。而辛溫發散。是風溫源頭。風溫。即溫病之壞病。非溫病外又有風溫也。一逆者。若汗若下若火也。再逆者。汗而或下。下而或火也。溫乃陽盛陰虛之病。一逆已令陰竭。况再逆乎。甚矣。溫熱病不同於風寒治也。〔錢〕陰陽脈俱浮。則以寸口爲陽。尺中爲陰。即關前爲陽。關後爲陰之法也。陽脈浮。則風邪傷衛。毛孔不開。故汗自出。陰脈浮。則熱傷陰分。溫邪熏灼。鬱冒神昏。故身重多眠。而昏睡中之鼻息。必齁齁也。其語言難出者。非舌強失音瘖啞之病。乃神昏不語也。溫病得火。內外充斥。浸淫於藏府肌肉筋骨之間。所以時時瘈瘲也。瘈瘲者。筋骨攣動。十指抽掣。臂肘堅勁。轉側而不自知也。

案諸家以溫病風溫爲二證。特程注以風溫爲溫病之壞證。今攷宋版。及玉函。溫病風溫。連接爲一條。且據若發汗已之若字。則程注爲得矣。龐安時總病論云。病人素傷于風。又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四肢不收。頭痛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則譫語內煩。擾不得臥。驚驚。目光無精。治之復發其汗。如此者。醫殺之耳。風溫之爲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患必喘。默默但欲眠。下之則小便難。發汗則譫語。加溫針則耳聾難言。但吐下之。則遺尿。宜萎蕤湯。案諸家以風溫爲別證。昉出于斯。汪云。小便不利四字。當在若被下者四字之上。否則既云不利。又曰失渡。悖矣。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七日愈。發於

陰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王肅。千金翼。病上有夫字。熱下並有而字。無熱。作不熱。六七上。並有者字。成本亦有。

〔成〕陽爲熱也。陰爲寒也。發熱而惡寒。寒傷陽也。無熱而惡寒。寒傷陰也。陽法火。陰法水。火成數七。水成數六。陽病七日愈者。火數足也。陰病六日愈者。水數足也。〔程〕經雖有六。陰陽定之矣。陰陽之理雖深。寒熱見之矣。在發熱惡寒者。陽神被鬱之病。寒在表而裏無寒。是從三陽經爲來路也。在無熱惡寒者。陰邪獨治之病。寒入裏而表無熱。是從三陰藏爲來路也。同一證。而所發之源自異。七與六。不過奇偶二字解。特舉之爲例。以配定陰陽耳。日子上宜活看。重在陽數陰數之數字上。〔張〕此條以有熱無熱。證陽病陰病之大端。言陽經受病。則惡寒發熱。陰經受病。則無熱惡寒。尙論以風傷衛氣爲陽。寒傷營血爲陰。亦屬偏見。〔錢〕此一節提挈綱領。統論陰陽。當冠於六經之首。自叔和無已諸家。錯簡於太陽脈經之後。致喻氏以未熱注無熱。悖於立言之旨矣。蓋仲景以外邪之感。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有陰經陽經之不同。故分發熱無熱之各異。以定陽奇陰耦之愈期也。發於陽者。邪入陽經而發也。發於陰者。邪入陰經而發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陽勝則身熱。陰勝則身寒。陰陽更勝之變也。

案玉函經及周氏錢氏張氏柯氏注本。以此條冠太陽篇首。又案以陰陽爲營衛之說。昉見方氏注。後喻氏魏氏程氏及金鑑。皆從其說。周氏錢氏。駁正細辨。今不繁引。

外臺秘要云。王叔和曰。夫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發於陽者。可攻其外。發於陰者。宜溫其內。發表以桂枝。溫裏宜四逆。龐安時總病論亦同。葉文齡醫學統旨云。愚謂發於陽而發熱者。頭必

疼。發於陰而發熱者。頭不疼。

黃炫活人大全云。或問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且如傷寒。或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二說皆曰惡寒。如何辨之。曰。傷寒或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頭痛項強。脈浮緊。此在陽。可發汗。若陰證。則無頭疼。無項強。但惡寒而慄。脈沈細。此在陰。可溫裏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

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玉函。千金翼。無以行二字。善。作竟。

〔方〕太陽頭痛。首條已具言之。此又獨言者。舉大意也。七日已上。該六日而言也。行。亦傳也。經盡。謂傳遍也。欲作再經。謂病加進也。鍼足陽明。奪其傳路而遏之也。傳。與陽明篇轉互音義。猶古之驛傳。今之過所云也。〔周〕七日而云已上自愈者。明明邪留太陽。至七日則正氣復。而邪氣退也。所謂經盡。蓋六日之間。營衛流行。復至七日。而行受邪之經耳。豈誠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日間。六經證見。至七日乃又顯太陽經證也耶。鍼足陽明者。謂太陽將傳陽明。故於跌陽脈穴鍼之。以洩其邪。則邪散而自愈矣。〔柯〕舊說。傷寒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謂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夫仲景未嘗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尙頭痛者。曰頭痛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則與傳不同。曰其經。是指本經。而非他經矣。發於陽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不是六經傳變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有明證也。故不曰傳足陽明。而曰欲再作經。是太陽過經不解。復病陽明。而爲併病也。鍼足陽明之交。截其傳路。使邪氣不得再入陽明之經。則太陽之餘邪亦散。非歸併陽明。使不犯少陽之謂也。

案成氏喻氏程氏錢氏及金鑑並以六日傳六經之說爲注解皆不可從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玉函千金翼至作盡無上字

〔成〕巳爲正陽則陽氣得以復也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各以三時爲解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至於太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解時從寅至戌以陽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道常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則巳午未太陽乘王也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一日愈

〔方〕風家謂中風之病也表外證也解罷也了了猶惺惺也言中風之病外證俱罷大勢已除餘邪未盡猶未復初也十二日經盡之時也言至此時則餘邪當悉去而初當復也蓋曉人當靜養以待勿多事反擾之意〔柯〕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藏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傷寒概之矣〔鑑〕不了了者不清楚也〔吳〕經中凡勿藥而俟其自愈之條甚多今人凡有診視無不與藥致自愈之證反多不愈矣總病論方言曰南楚疾愈或謂之差或謂之了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或本得衣聞有近字

〔成〕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內身熱欲得衣者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衣者表寒裏熱也〔程〕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沈陰內錮而陽外浮此曰表熱裏寒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陽邪內斂而陰外凝

此曰表寒裏熱。寒熱之在皮膚者。屬標。屬假。寒熱之在骨髓者。屬本。屬真。本真不可得而見。而標假易惑。故直從欲不欲處斷之。情則無假也。不言表裏。言皮膚骨髓者。極其綫深。分言之也。〔汪〕或云。此條非仲景論。係叔和所增入者。詳其文義。與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云云。又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云云同。辨此危疑之辭。以驚惑人耳。例宜從刪。

案柯氏亦刪此條。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啻啻惡寒。漸漸惡

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陰弱。玉函。脈經。千金翼。作陰弱。千金。黃帝。作清。翕翕。作嘔。

〔方〕太陽中風。乃按上條所揭。攢名以指稱之。猶上條撥首條所揭。而以太陽病爲首稱。同一意也。陽浮而陰弱。乃言脈狀。以釋緩之義也。難經曰。中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是也。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言外爲陽。衛亦陽也。風邪中於衛。則衛實。實則太過。太過則強。然衛本行脈外。又得陽邪。而助之強於外。則其氣愈外浮。脈所以陽浮。陽主氣。氣鬱則蒸熱。陽之性本熱。風善行而數變。所以變熱亦快捷。不待閉鬱。而即自蒸熱。故曰陽浮者。熱自發也。內爲陰。榮亦陰也。榮無故。則榮比之衛爲不及。不及則不足。不足則弱。然榮本行脈內。又無所助。而但自不足於內。則其氣愈內弱。脈所以陰弱。陰主血。汗者血之液。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爲外國。所以致汗亦直易。不待覆蓋。而即自出泄。故曰陰弱者。汗自出也。啻啻惡寒。漸漸惡風。乃雙關之句。啻啻。言惡寒由於內氣餒不足以耽當其慘逼。而惡之甚之意。漸漸。言惡風由於外體疎。猶驚恨雨水卒然漸瀝其身。而惡之切之意。蓋風動則寒生。寒生則膚粟。惡則皆惡。未有惡寒而不惡風。惡風而不惡寒者。所以經皆互文。而

互言之也。翕翕發熱，乃形容熱候之輕微。翕，火炙也。翕爲溫熱而不蒸，蒸大熱也。鼻鳴者，氣患不利也。乾嘔者，氣逆不順也。蓋陽主氣而上升，氣通患於鼻，陽熱壅甚，故鼻塞而患鳴。氣上逆而乾嘔也。主，主當也。言以是爲主當，而損益則存乎人。蓋脈證無有不相兼而見者，所以經但括潏潏，不欲人拘執之意也。〔程〕陰陽以浮沈言，非以尺寸言。觀傷寒條，只曰脈陰陽俱緊，併不著浮字可見。唯陽浮同於傷寒，故發熱同於傷寒。唯陰弱異於傷寒，故汗自出異於傷寒。虛實之辨在此，熱自表發，故浮以候之。汗自裏出，故沈以候之。得其同與異之源頭，而歷歷諸證，自可不爽。〔柯〕兩自字，便見風邪之迅發。〔喻〕風寒互言，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率易，誤人多矣。翕翕發熱，乃氣蒸煙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同。

方氏或問云：蓄，慳吝也。惡寒者，辟如慳吝者，細懼事之人，怎的常常怯怯然畏惡也。漸漸米也。孟子接斯而行是也。惡風者，辟如裸體之人，被人卒然以水灑漸於身，寒地驚恐，恨恨然畏惡也。然特迎風動扇則如此，閒靜坐臥則不惡。此二者，所以有大同小異之分也。顧氏溯源集云：翕翕者，熱在表也。如爲翼之附外也。

方言：翕，炙也。
又曰：翕，熾也。

傷寒選錄云：張氏曰：對病施治，乃依方療疾也。事理平正，無曲折可否之實，止對證而用藥，即無疑難，故曰主之。假如此條，理明而言簡，曰主之者當然。其他雖間有病證冗雜者，而理終歸一途，別無差失相反。方內凡言主之，理同一體也。

黃炫居人大全云：或問：經言用藥，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又有言宜某湯，及某湯主之。凡此數節，旨意不同，敢問：曰：傷寒論中，一字不苟，觀是書片言隻字之間，當求古人之用意處。輕重是非，得其至理，而後始

可言醫矣。所問有言可與某湯。或言不可與者。此設法藥病也。又言宜某湯者。此臨證審決也。言某湯主之者。乃對病施藥也。此三者。即方法之條目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枣十二枚

玉面作藥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歔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絳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離。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成本。無三味二字。作藥。作藥。小促下。

有役字。不出下。有者字。金匱下利篇。流離。作淋瀝。全書。通身。作通身。小促上。有當字。玉函。亦有當字。周。作時。無熱以下十五字。若病重者以下。千金翼。作病重者。一日一夜乃差。當時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當復作服之。至有不汗出。當服三劑乃解。外臺。作若病重者。晝夜服。特須避風。若服一劑。時時不解。病證不變者。當更服之。○王云。小促。宋版作少從容。案現行宋版。未有如此者。

〔鑑〕名曰桂枝湯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溫。辛能發散。溫通衛陽。芍藥酸寒。酸能收斂。寒走陰營。桂枝君芍藥。是於發汗中寓斂汗之旨。芍藥臣桂枝。是於和營中有調衛之功。生薑之辛。佐桂枝以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藥

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內攘外之能。用以和中氣。即以調和表裏。且以調和諸藥。以桂芍之相須。薑棗之相得。藉甘草之調和。陽表陰裏。氣衛血營。並行而不悖。是剛柔相濟。以相和也。而精義在服後須與啜稀粥。以助藥力。蓋穀氣內充。不但易爲發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少留。將來之邪。不得復入也。又妙在溫覆令一時許。漿漿微似有汗。是授人以微汗之法也。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是禁人以不可過汗之意也。此方爲仲景羣方之冠。乃解肌發汗。調利營衛之第一方也。凡中風傷寒。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皆得而主之。其他但見一二證即是。不必悉具也。此湯倍芍藥生薑。加入人參。名桂枝新加湯。用以治營表虛寒。肢體疼痛。倍芍藥。加飴糖。名小建中湯。用以治裏虛心悸。腹中急痛。再加黃耆。名黃耆建中湯。用以治虛損虛熱。自汗盜汗。因知仲景之方。可通治百病也。若一服汗出病差。謂病輕者。初服一升。病即解也。停後服。不必盡劑。謂不可再服第二升。恐其過也。若不汗。更服依前法。謂初服不汗出未解。再服一升。依前法也。又不汗。後服。謂病仍不解。後服第三升也。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謂服此第三升。當小促其服。亦不可太緩。以半日三時許爲度。令三服盡始適中。其服之宜也。若病重者。初服一劑三升盡。病不解。再服一劑。病猶不解。乃更服三劑。以一日一夜。周十二時爲度。務期汗出病解而後已。後凡有曰依服桂枝湯法者。即此之謂也。(二)太陽病汗出。服桂枝。只使之似有汗者。邪已去矣。似字當細玩。不可認作發汗。與麻黃湯混看。(方)微火者。取和緩不猛。而無沸溢之患也。津液澀也。古人藥大劑。釜鑪中煮。綿絞漉湯。澄濾取清。故曰去滓。飲大飲也。漿漿和潤而欲汗之貌。微似二字。最爲要緊。有影無形之謂也。不可禁止之詞也。如水流漓。言過當也。病必不除。決言不遵節制。則不效驗也。(錫)汗乃中焦水穀之津。故飲粥以助藥力。穀精足而津液通矣。禁生冷等物者。恐中氣虛。生冷之物。能傷胃氣也。

玉函方藥炮製云。生薑皆薄切之。大棗擘去核。桂削去皮。用裏黑潤有味者。爲佳。陶隱居云。凡用桂心厚朴杜仲桑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總病論云。桂。刮去粗皮。直格云。削去皴皮。官桂是也。元戎云。去浮皮。○案方氏云。桂去皮而用枝。張志聰謂用梢尖嫩枝。內外如一。而去皮骨。錢潢金鑑刪去皮二字。並失攷耳。

陶氏本草序例云。咬咀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嘗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咬咀者。乃得無末。而片粒調和也。吳遵程方注云。咬咀。謂碎之如大豆。其顆粒可以咀嚼。又吹去細末。煎取清汁也。後世製爲飲片。煎之濃厚而不清。甚非法也。

五辛。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五辛者。謂大蒜。薤。蔥。蔥。蘭。蔥。興渠。本草綱目。大蒜。小蒜。韭。胡荽。薤。薑。生錄。蒜。蔥。韭。薑。

柯琴傷寒附翼云。此爲仲景羣方之魁。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凡頭痛發熱。惡風惡寒。其脈浮而弱。汗自出者。不拘何經。不論中風傷寒雜病。咸得用此。惟以脈弱自汗爲主耳。愚常以此湯。治自汗盜汗。虛羸虛痢。隨手而愈。因知仲景方。可通治百病。與後人分門證類。使無下手處者。可同年而語耶。總病論云。凡桂枝湯證。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桂枝湯主之。

風下。脈緩。有若惡寒三字。成本。有者字。

〔方〕此與前條。文雖差互詳略。而證治則一。前條有脈無頭痛。以揭病名。此有頭痛無脈。以言治。互相詳略耳。

無異殊也。〔柯〕此條是桂枝本證。辨證爲主。合此證即用此湯。不必問其爲傷寒中風雜病也。今人鑿分風寒。不知辨證。故仲景佳方。置之疑處。四證中頭痛。是太陽本證。頭痛發熱惡風。與麻黃證同。本方重在汗出。汗不出者。便非桂枝證。

案金鑑以此條爲重出衍文誤。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几几。程本。作兀兀。非也。玉函云。桂枝湯

主之。論云。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千金翼同。論云。作本論云。

〔成〕几几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強者。動則如之。〔程〕項背強兀兀。字連讀。上半身成硬直之象。〔志〕此承上文頭痛。而及於項背。以見太陽循經。自上而下之義也。太陽經脈。循於脊背之間。今風邪涉於分部。而經氣不舒。故項背強而几几然也。是當無汗。反汗出者。肌腠不密也。肌腠虛。故惡風。用桂枝湯。以解太陽肌中之邪。加葛根。宣通經脈之氣。而治太陽經脈之邪。

本事方云。或問曰。何謂几几。予曰。几几者。如几足疾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誤也。明理論云。几。音殊。几引頸之貌。几。短羽爲也。短羽之鳥。不能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頸。項背強者。動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金匱直解云。案說文。几字無鉤挑。有鉤挑者。乃几案之几字也。几。乃鳥之短羽。象小鳥毛羽未盛之形。飛几几也。故幾字从几。蓋形容其頸項強急之意。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

四兩

麻

黃

三兩。去節。○成本。玉函。並無。

芍

藥

二兩。○可殺。并。作三兩。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

桂枝二兩去皮○玉函。全。志。錫。作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原注〕臣景本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今證云汗出也。第三卷有葛根湯。惡風而方中有麻黃。恐非本意。證云無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麻黃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湯。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玉函。无麻黃二字。一斗。作九升。無將息及禁忌五字。成本亦无五字。方本。不載本方。但云於桂枝湯方內加葛根三兩。餘依桂枝湯法。

活人書云。伊尹湯液論。桂枝湯中加葛根。今監本用麻黃。誤矣。

案方氏以降。以此方為太陽陽明合病之方。只張志聰張錫駒之解。為太陽病項背強者之主劑。其說似長矣。蓋以葛根為陽明之藥者。昉乎張潔古。諸家未察耳。仲景用葛根者。取之於其解表生津。瘧病亦用葛根。其意可見也。本草經云。葛根。主治消渴身大熱。名醫別錄云。療傷寒中風頭痛。解肌發表。出汗開腠理。亦可以為左證也。

聖濟總錄。桂心湯。治四時傷寒初覺。即本方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玉函。千金翼。無後字。及方用前法四字。得。作可。成本。亦作可。

〔成〕太陽病屬表。而反下之。則虛其裏。邪欲乘虛傳裏。若氣上衝者。裏不受邪。而氣逆上。與邪爭也。則邪仍在表。故當復與桂枝湯解外。其氣不上衝者。裏虛不能與邪爭。邪氣已傳裏也。故不可更與桂枝湯攻表。〔錢〕太

陽中風外證未解之時而誤下之則胃氣虛損邪氣乘之當內陷而爲痞爲結下陷而成協熱下利矣以下後而其氣上衝則知外邪未陷胸未痞結當仍從外解可與桂枝湯不須加減悉照前方服法可也若其氣不上衝者恐下後邪或內入胃氣已傷將有逆變尙未可知桂枝湯不可與也姑待其變然後隨證治之可耳〔志〕金氏曰氣上衝者謂太陽之氣從下而上根氣盛不因下後內陷故上衝也可與桂枝湯以解肌中之邪若不上衝者太陽之氣下陷邪亦從之內入無庸桂枝以解肌故曰不得與之

案上衝諸家未有明解蓋此謂太陽經氣上衝爲頭項強痛等證必非謂氣上衝心也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之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玉函千金翼仍作而不中與之不作不復中與也成本無之字

〔方〕壞言歷遍諸治而猶不愈則反覆雜誤之餘血氣已傷壞難以正名也中猶言不當也末三句言所以治之之法也蓋既不可名以正名則亦難以出其正治故但示人以隨機應變之微旨斯道之一貫斯言盡之矣〔程〕如汗後亡陽動經渴躁譫語下後虛煩結胸痞氣吐後內煩腹脹滿溫鍼後吐衄驚狂之類紛紜錯出者俱是既爲前治所壞〔王〕逆者謂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或汗下過甚皆不順於理故云逆也〔志〕太陽病至三日而已發汗則肌表之邪已去假使裏證未除若吐之而治其中膈若下之而清其腸胃若溫鍼而理其經脈裏證仍不解者此爲壞病夫自敗曰壞言裏氣自虛而自敗也〔柯〕壞病者即變證也若誤汗則有遂漏不止心下悸膝下悸等證妄吐則有餒不能食朝食暮吐不欲近衣等證妄下則有結胸痞鞭協熱下利脹滿清穀等證火逆則有發黃圓血亡陽奔豚等證是桂枝證已罷故不可更行桂枝湯也桂枝以五味成方

減一增一。便非桂枝湯。非謂桂枝竟不可用。〔錢〕論中凡屬誤汗吐下之變。皆壞病也。故治之之法。即下文誤汗誤吐誤下。誤燒鍼諸條。是也。

案壞。成氏讀爲古壞切。云爲醫所壞病也。乃似於義不穩。有太陽病爲醫所壞。轉爲少陽。爲陽明者。則不得謂之爲壞病也。案源云。或已發汗吐下。而病證不解。邪熱留於府藏。致令病候多變。故曰壞傷寒。外臺秘要引文仲云。傷寒八九日不差。名爲敗傷寒。諸藥不能消。又引古今錄驗云。傷寒五六日以上不解。熱在胸中。口噤不能言。唯欲飲水。爲敗傷寒。醫所不療。千金方作壞傷寒。所謂敗傷寒。蓋是壞敗之義。即壞病耳。當互證也。

案溫鍼。諸注欠詳。王綸明醫雜著云。問。近有爲溫鍼者。乃楚人法。其法。鍼於穴。以香白芷作圓餅。套鍼上。以艾熬溫之。多取效。答。古有鍼則不灸。灸則不鍼。未有鍼而加灸者。此後人俗法也。此法行於山野貧賤之人。經絡受風寒致病者。或有效。只是溫經通氣而已。仲景楚人。此豈古溫鍼之遺法耶。

案不中。方氏解爲不當。是恐不爾。蕭參希通錄云。俚談以不可用。爲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杜預注。不中爲之役使。王充讀書記見云。中土見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之目焉。簡案不中用。見始皇本紀。韓延壽傳等。

名醫類案云。一人傷寒壞證垂死。手足俱冷。氣息將絕。口張不能言。張致和以人參一兩。去蘆。加附子一錢。於石朮內。煎至一碗。以新汲水浸之。若冰冷。一服而盡。少頃病人汗從鼻梁上。涓涓如水。此其驗也。蓋鼻梁上應脾。若鼻端有汗者可救。以土在身中周遍故也。近陸同婦。產後患疫證。二十餘日。氣虛脈弱。即同壞證。

亦以此湯治之。遂愈。世謂傷寒。汗吐下三法差謬。名曰壞證。孫真人云。人參湯。須得長流水煎服。若用井水。則不驗。蓋長流水。取其性之通達耳。○案百一選方。破證奪命散。治傷寒陰陽二證不明。或投藥錯謬。致患人困重垂死。即與致和方同。唯不用附子。後世所謂獨參湯。衛生家寶方。名人參奪命散。有生量。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常須識此勿

令誤也。

玉函。千金翼。桂枝下。有湯字。汗不出。作無汗。無之字。成本亦無。

〔成〕脈浮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可與桂枝湯解肌。脈浮緊發熱。不汗出者。傷寒也。可與麻黃湯。常須識此。勿妄治也。〔方〕肌。膚肉也。蓋風中衛。而衛不固。發熱汗出。而惡風。衛行脈外。膚肉之分也。桂枝救護之。熱粥釋散之。病之所以解也。識與誌同。記也。記其政事。謂之識。言當常用心。以記其事。勿忘勿怠。而不可使有一忽之失誤。

案肌。說文。肉也。折骨分經。白爲肌。赤爲肉。而肌有兩義。有肌膚之肌。有肌肉之肌。注證發微詳辨之。方氏因注云。肌。膚肉也。蓋分肌肉之肌也。

案解肌。解散肌表之邪氣也。言桂枝。雖爲解肌之劑。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桂枝湯。當以麻黃湯。解散其肌表之邪也。解肌二字。不專屬於桂枝。外臺秘要。有麻黃解肌湯。葛根解肌湯。名醫別錄。麻黃主燥云。解肌可以見耳。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玉函。千金翼。無若字。病字。以字。成

本。得之。作得。

〔成〕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桂枝湯甘。酒客得之。則中滿而嘔。〔柯〕仲景用方慎重如此。言外當知有葛根連
芩以解肌之法矣。

案程云。酒客脈浮汗自出。似風傷衛。金鑑云。酒客病。謂過飲而病也。並非是。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玉函。千金翼。杏子。作杏仁。方云。佳。一本作仁。汪云。佳。坊本作仁。

〔成〕太陽病。爲諸陽主氣。風甚氣擁。則生喘也。與桂枝湯以散風。加厚朴杏仁以降氣。〔魏〕凡病人素有喘證。每感外邪。勢必作喘。謂之喘家。亦如酒客等。有一定之治。不同於常人一例也。〔錢〕氣逆喘急。皆邪壅上焦也。蓋胃爲水穀之海。肺乃呼吸之門。其氣不利。則不能流通宣布。故必加入厚朴杏仁乃佳。杏子即杏仁也。前人
有以佳字爲仁字之訛者。非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玉函。千金翼。無凡字。也字。

〔錢〕其後必吐膿血句。乃未至而逆料之詞也。言桂枝性本甘溫。殺太陽中風。投之以桂枝湯而吐者。知其人
本陽邪獨盛於上。因熱壅上焦。以熱拒熱。故吐出而不能容受也。若邪久不裏。熏灼肺胃。必作癰膿。故曰其後
必吐膿血也。此以不受桂枝而知之。非誤用桂枝而致之也。乃各注家俱言胃家淫熱素盛。更服桂枝。則兩熱
相搏。中滿不行。勢必上逆而吐。熱愈淫溢。蒸爲敗濁。必吐膿血。此一大禁也。案方。喻。並云爾。不知桂枝隨已吐出。
何曾留著於胸中。豈可云更服桂枝。兩熱相搏乎。前人遂以此條列爲桂枝四禁。豈不謬乎。〔魏〕桂枝既不可
用。將坐以候之乎。此處俱無一語教正。不幾令主治者茫然耶。淫熱家之中風。於用桂枝之內。必佐以五苓之
治法。或易桂枝爲葛根。即葛根連芩湯之義也。〔汪〕此條證。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服類要芍藥地

黃湯郭白雲云。見膿血而後可服。

安舒云。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者。其後果必吐膿血乎。蓋積飲素盛之人。誤服表藥。以耗其陽。而動其飲。上逆而吐。亦常有之。若吐膿血者。從未之見也。定知叔和有錯。此說似有理。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

附子湯主之。玉函。脈經。千金翼。汗上有其字。漏下有而字。

〔成〕太陽病。因發汗遂汗漏不止。而惡風者。爲陽氣不足。因發汗陽氣益虛。而皮腠不固也。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小便難者。汗出亡津液。陽氣虛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亡陽而脫液也。鍼經曰。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與桂枝加附子湯。以溫經復陽。〔柯〕太陽固當汗。若不取微似有汗。而發之太過。陽氣無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方〕惡風者。太陽中風。本自汗出。腠理疎而惡風。既漏不止。則腠理愈疎。而惡愈甚也。

徐大椿傷寒類方云。此發汗太過。如水流瀉。或藥不對證之故。中風本惡風。汗後當愈。今仍惡風。則表邪未盡也。

案喻氏以惡風爲外風復入所致。恐不然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枝去皮

芍

藥三兩

甘

草

三兩炙○玉函。作二兩。

生

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

附

子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方本作三枚。云。二枚蓋出於增補。非經之本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加附子。將

息如前法。

玉函。味下。有咬咀三物四字。本云作本方。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方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前法。

〔徐〕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風氣纏綿。若用四逆。則不宜乾薑之剛燥。用裏武。則不宜蒼朮之滲溼。故用桂枝湯。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斂液也。〔周〕仲景何遽用附子。觀本文云。遂漏不止。知其漏正未有止期也。人身津液有幾。堪漏而無已邪。故以附子入桂枝湯中。即爲固表回陽上劑。〔錢〕此方。於桂枝湯全方內。加附子者。故多一加字。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條下之桂枝附子湯。芍藥已去。非桂枝全湯。乃另是一方。故無加字。傷寒類方云。四肢。爲諸陽之本。急難屈伸。乃津脫陽虛之象。但不至亡陽耳。若更甚而厥冷惡寒。則有陽脫之慮。當用四逆湯矣。又云。桂枝同附子服。則能止汗回陽。

案成本第十卷。此方後附朮附湯方。全書乃移載本條之後。蓋依太陽下篇桂枝附子湯後。有朮附湯。而錯出而已。

案千金方。治產後風虛。汗出不止。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附子湯。即是此方。正見孫公運用之妙矣。葉氏錄驗方。救汗湯。治陽虛自汗。即此方。出虛勞門。

本事方云。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予曰。在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稍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一則漏風小便難。一

則自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證。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艸芍藥湯。足便得伸。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

〔原注〕促。一作。一作。〇後。玉函。脈經。千金翼。作其。

〔成〕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一百四此下後脈促。而復胸滿。則不得爲欲解。由下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胸中也。〔鑑〕太陽病表未解而下之。胸實邪陷。則爲胸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瓜蒂散證也。胸虛邪陷。則爲氣上衝。桂枝湯證也。今下之後。邪陷胸中。胸滿脈促。似乎胸實。而無衝喉不得息之證。似乎胸虛。又見胸滿之證。故不用瓜蒂散。以治實。亦不用桂枝湯。以治虛。惟用桂枝之甘辛。以和太陽之表。去芍藥之酸收。以避胸中之滿。〔張〕脈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錢〕脈促者。非脈來數。時一止復來之促也。即急促。亦可謂之促也。

顧憲章傷寒淵源集云。促有短促之義。

桂枝去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枣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將

息加前法。

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餘依前法。玉函。味下。有咬咀字。云。作方。

若微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

原本無惡字。今據成本。玉函補。成。本。桂枝去芍藥。作去芍藥方中。

〔沈〕若脈促胸滿。而微惡寒。通虛而踴躍。陽氣欲脫。又非陽實之比。所以加附子固護陽氣也。

案張志聰張錫駒以微惡寒爲脈微而惡寒之義。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附子一枚 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加

附子。將息如前法。

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餘依前法。玉函。味下。有咬咀字。云。作方。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

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

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

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玉函。千金翼。發熱。熱多下。並有而字。欲自可。作自調。必下。有當字。不可發汗篇。欲自可。作續自可。脈經同。此下。有發字。

千金翼亦有。

〔成〕發熱惡寒而熱多寒少。爲陽氣進而邪氣少也。裏不和者。嘔而利。今不嘔。清便自調者。裏和也。惡寒日二三發者。邪氣微也。今日數多。而脈微緩者。是邪氣微緩也。故云欲愈。脈微而惡寒者。表裏俱虛也。陽表也。陰裏也。脈微爲裏虛。惡寒爲表虛。以表裏俱虛。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陰陽俱虛。則面色青白。反有熱色者。裏未解也。熱色爲赤色也。得小汗則和。不得汗。則不得邪氣外散皮膚。而爲痒也。與桂枝麻黃各半湯。小發其汗。以除表邪。〔方〕八九日。約言久也。如瘧狀。謂有往來寒熱。而無作輟之常也。更再也。不可汗。已過表也。不可吐。

下未見有裏也。〔錢〕邪既浮淺。脈又微緩。微者。非微細之微。言較前略覺和緩也。脈微惡寒之微者。乃輕微細小之微。非微緩之微也。〔魏〕小汗出。小字亦須留意。意見正邪俱微。大汗流瀉。必在所禁也。〔張〕首節。頗似小柴胡證。故以不嘔清便自調證之。次節。雖脈微惡寒。止宜小建中加黃芪。以溫分肉。司開闔。原非溫經之謂。後節。面色反有熱色。言表邪未盡。故宜各半。不可與面合赤色。比類而觀也。

傷寒瑣言云。趙嗣真活人釋疑曰。仲景之意。蓋得病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十六字。爲自初至今之證。下文乃是已後擬病防變之辭。當分作三截看。若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浮緩。爲欲愈。此一節。乃表和無病。而脈微者。邪氣微緩也。陰陽同等。脈證皆向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自愈。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汗。更下。更吐之。此一節。宜溫之。若面色反有赤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少汗出。其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此一節。必待汗而愈也。○案程注云。作一頭。下面分三脚。其說蓋原于趙氏也。

脈經引四時經。清瘦痢通。注云。清者。痢也。瘦從水道出。而反清瘦者。是謂下痢至重也。劉熙釋名云。圓。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顏師古急就篇注云。清言其處特異所。常當加潔清也。成氏辨脈篇注。清者圓也。○案太陽中篇。清穀。清血。其清。皆與圓同。

案此陰陽俱虛。宜用桂枝加附子湯。附子湯之屬。小建中加黃芪。恐不能救之。傷寒類方云。微邪已在皮膚中。欲自出不得。故身痒。以此湯取其小汗足矣。陽明篇云。身痒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一兩十六銖。去皮。

芍藥

生薑切

甘草炙

大棗四枚。

麻黃

各一兩去節。○千金翼。作去節各一兩。

杏仁二十四枚湯浸去皮尖及兩仁者。○千金翼。无湯浸二字。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

滓。溫服六合。本云。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爲六合。頓服。將息如上

法。〔原注〕臣億等謹案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二箇。今以算法約之。二湯各取三分之一。

即得桂枝一兩十六銖。芍藥。生薑。甘草。各一兩。大棗四枚。杏仁二十三箇。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箇。合方。詳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湯。○玉函。七味下。有咬咀字。云。作方。頓服下。

有今裁爲一方五字。

〔柯〕桂枝湯三合。麻黃湯三合。併爲六合。後人算其分兩。合作一方。大失仲景製方之意。〔徐〕是風雖外薄。爲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顯拂鬱之熱色。必宜總風寒兩解之。故桂麻合用。

傷寒類方云。案此方。分兩甚輕。計共約六兩。合今之秤。僅一兩三四錢。分三服。祇服四錢。乃治邪退後。至

輕之劑。猶勿藥也。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先上。玉函。

千金翼。有當字。服經。有法當二字。

〔柯〕此條治中風之變。桂枝湯煮取三升。初服者。先服一升也。却與者。盡其二升也。熱鬱於心胸者。謂之煩。發於皮肉者。謂之熱。麻黃症發熱無汗。熱全在表。桂枝症發熱汗出。便見內煩。服湯反煩。而外熱不解。非桂枝湯

不當用也。以外感之風邪重。內之陽氣亦重耳。風邪本自項入。必刺風池。風府。疏通來路。以出其邪。仍與桂枝湯。以和營衛。內經曰。表裏刺之。服之飲湯。此法是矣。

傷寒類方云。此非誤治。因風邪凝結於太陽之要路。則藥力不能流通。故刺以解其結。蓋邪氣太甚。不僅在衛。而在經。刺之以洩經氣。

素問骨空論云。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甲乙經云。風池二穴。在頸顛後。髮際陷中。足少陽陽維之會。風府一穴。在項髮際上一寸。大筋中宛宛中。督脈陽維之會。

案鍼灸資生經云。岐伯對黃帝之問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然則風府者。固傷寒所自起也。北人皆以毛裏之。南人怯弱者。亦以帛護其項。俗謂三角。是也。柯氏之說。蓋本于此。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成本。似。作如。玉函。脈經同。服洪大者。作若脈但洪大者。再下。脈經有三字。

〔志〕大汗出。脈洪大者。肌腠之氣。而外合於膚表。標陽氣盛。故脈洪大。而汗出也。如前啜粥之法。以助藥力。〔柯〕服桂枝湯後。而惡寒發熱如瘧者。是本當用麻黃發汗。而用桂枝。則汗出不徹故也。凡太陽發汗太過。則轉屬陽明。不及則轉屬少陽。此雖寒熱往來。而頭項強痛未罷。是太陽之表尚在。因風邪迫營衛。動靜無常。故一日再發。或三度發耳。〔鑑〕服桂枝湯。大汗出。病不解。脈洪大。若煩渴者。則爲表邪已入陽明。是白虎湯證也。今脈雖洪大。而不煩渴。則爲表邪仍在太陽也。

案玉函有但字。可見其無他證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一兩十七銖。去皮。

芍藥一兩六銖。

麻黃十六銖。去節。

生薑一兩六銖。切。

杏仁十六箇。去皮尖。○千金翼。有兩仁者三字。

甘草一兩二銖。炙。

大棗五枚。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

服一升。日再服。本云桂枝湯二分。麻黃湯一分。合爲二升。分再服。今合

爲一方。將息如前法。〔原注〕臣億等謹案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

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黃湯方。麻黃二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湯。取九分之二。即得麻黃十六銖。桂枝十銖三分之二。收之得

十一銖。甘草五銖三分之二。收之得六銖。杏仁十五箇九分之二。收之得十六箇。二湯所取

相合。即共得桂枝一兩十七銖。麻黃十六銖。生薑。芍藥。各一兩六銖。甘草一兩二銖。大棗五

枚。杏仁十六箇。合方。○成本。无本云以下二十九字。玉函。云。作方。

〔柯〕邪氣稽留於皮毛肌肉之間。固非桂枝之可解。已經汗過。又不宜麻黃湯之峻攻。故取桂枝湯三分之二

麻黃湯三分之一。合而服之。再解其肌。微開其表。審發汗於不發之中。又用桂枝後。更用麻黃法也。後人合爲

一方者。是大背仲景比較二方之輕重。偶中出奇之妙理矣。〔張〕詳此方與各半。藥品不殊。惟銖分稍異。而輕

給攸分。可見仲景於差多差少之間。分毫不苟也。

傷寒類方云。此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意略同。但此因大汗出之後。故桂枝略重。而麻黃略輕。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上。玉函。有若

字。張經。千金方。作白虎湯。

〔成〕大汗出。脈洪大而不渴。邪氣猶在表也。可更與桂枝湯。若大汗出。脈洪大。而煩渴不解者。表裏有熱。不可更與桂枝湯。可與白虎加人參湯。生津止渴。和表散熱。〔錢〕此因大汗出後。遂至胃中津液耗竭。陽邪乘虛入裏。至大煩渴而不解。上篇之大汗出。脈浮而微熱。消渴者。及中篇之發汗後。脈浮數煩渴之證。皆以誤汗亡陽。下焦無火。膀胱之氣化不行。失其蒸騰之用。故氣液不得上升。而渴也。然脈浮。則其邪仍在太陽。故以五苓散主之。今大煩渴。而脈見洪大。則邪不在太陽。而已傳入陽明矣。即陽明篇所謂。陽明脈大者。是也。故以白虎湯解胃中之煩熱。加人參。以補其大汗之虛。救其津液之枯竭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

母六

石

膏

一斤

甘

草

二

梗

米

六

人

參

三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外臺要。作右五味切。以水一斗二升。

養米熟。去米。內諸藥。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成本云。於白虎湯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法。案外臺所載。當仲景舊法。

活人辨疑。化斑湯。治赤斑口燥。煩渴中渴。即本方。

保命集。人參石膏湯。治膈消。上焦煩渴。不欲多食。

於本方。去粳米。東垣。加黃芩。杏仁。

徐同知方。人參白虎湯。治伏暑發渴。嘔吐身熱。脈虛自汗。即本方。如伏暑作寒熱未解。宜和五苓散。同煎服。

疹科纂要。人參白虎湯。治麻疹。化斑發疹止渴如神。

於本方。去粳米。加桔梗。竹葉。

醫史云。呂滄洲治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手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額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一二越

婢一湯。

者。千金翼。作則。發汗上。玉函。有復字。全書。作更汗。

〔柯〕本論無越婢證。亦無越婢方。不知何所取義。竊謂其二字。必誤也。此熱多。是指發熱。不是內熱。無陽。是陽已虛。而陰不虛。不煩不躁。何得妄用石膏。觀麻黃桂枝合半。桂枝二麻黃一二方。皆當汗之證。此言不可發汗。何得妄用麻黃。凡讀古人書。須傳信闕疑。不可文飾。況爲性命所關者乎。且此等脈證最多。無陽不可發汗。便是仲景法旨。柴胡桂枝湯。乃是仲景佳方。若不頭項強痛。並不須合桂枝矣。讀書無目。至於病人無命。愚故表而出之。

舒氏云。熱多寒少四字。是條中關鍵。必其人平素熱盛津衰。故方中用石膏。以保其津液也。但無陽二字有誤。如果無陽。則必寒多熱少。當用附子。石膏又在所禁矣。案無陽。方氏亦嘗疑之。然猶釋爲疾在陰而無在陽之義。張志聰張錫駒。從其說爲解。喻氏周氏張璐。則曰無津液之謂。金鑑亦云。無太陽表脈。皆陰解也。程

氏云正陽虛。錢氏云。命門真陽之虛。果然則安有用石膏之理乎。其他魏氏汪氏輩。皆屬傳會。只成氏於此一條。不下注解。蓋有所見也。至于柯氏。斷然闕疑。可謂卓越之識矣。今仍不繁引數說云。
案發汗後病篤。發汗多亡陽。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柯氏以柴胡桂枝湯。主此條證者。以其無陽。乃亡陽之義故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

芍藥

甘草各十八銖。炙。成本。无炙字。

大棗四枚

生薑

薑一兩二銖切。○玉函。千金翼。一作三。成本。作三錢。蓋誤。

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麻黃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之飲一升。今合為一方。桂枝湯二

分。越婢湯一分。

〔原注〕臣億等謹案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二兩。甘草二兩。石膏半斤。大

棗十五枚。今以算法約之。桂枝湯。取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枚。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黃十八銖。生薑九銖。甘草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枚。八分之七。藥之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芍藥。甘草。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四枚合方。蓋云桂枝三。今取四分之一。即當云桂枝二也。越婢湯方。見仲景雜方中。外臺秘要。一云。起脾湯。○煮麻黃上。玉函。千金翼。有先字。云。玉函。成本。作方。玉函。煎法二婢字。並作脾。案一云起脾湯。見外臺肉極門。

〔成〕胃為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為卑藏。若脾內經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是誤所以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一名越脾湯。即此義也。〔柯〕此大青龍。無桂枝杏仁。石膏湯。同為涼解表裏。

之劑。此不用杏仁之苦，而用薑棗之辛甘，可以治太陽陽明合病。熱多寒少，而無汗者，猶白虎湯證，背微惡寒之類，而不可以治脈弱無陽之證也。

案越婢，未審何義。成氏引外臺，爲發越脾氣，似穩當。續醫說引趙良仁金匱衍義，駁成注，然其說與成同。方氏喻氏，以婢女之義爲解，亦未太允。至錢氏云，以此治越人之婢而得效，杜撰甚矣。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脈經。千金翼。无或字。仍字。滿下。玉函。有而字。脈經。無白字。

〔成〕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爲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爲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便行留飲也。〔錢〕頭項強痛，中風傷寒，均有之證也。翕翕發熱，是熱在皮毛。中風證也，無汗，則又傷寒之本證矣。就此諸證，爲風寒兼有無疑矣。而但服桂枝湯，是治風而未治寒也。故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而不解也。又或誤下之，所以有心下滿微痛之證，乃下後邪氣陷入，而欲結也。小便不利，太陽之熱邪，內犯膀胱，氣化不行也。治之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未詳其義。恐是後人傳寫之誤，未可知也。即或用之，恐亦未能必效也。仲景立法，豈方不對證，而能爲後世訓乎。余竊疑之。大約是歷年久遠，後人舛誤所致。非仲景本來所系原方。近代名家，悉遵成氏之訓，俱強解以合其說，謂用之而諸証悉愈，吾不信也。

案成注不及去桂之義，但云桂枝湯以解外，則成所注本無去桂二字數。若不去桂，而用此方於此證，或有效驗。王肯堂以降，多爲水飲所致，然無的據。金鑑則依桂枝去芍藥之例，爲去芍藥之誤，其說亦難從矣。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切

白朮

茯苓

各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本云桂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玉函六味下有咬咀字八升作七升云作方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

三兩餘做煎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傷寒類方云凡方中有加減法皆佐使之藥若去其君藥則另立方名今去桂枝而仍以桂枝爲名所不可解也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心煩玉函作煩字云論曰心煩成厥經作煩復注仲景作心煩成

本桂枝下有有傷字是誤作燥誤玉函脚上有有兩字厥經無調胃字

〔成〕脈浮自汗出小便數而惡寒者陽氣不足也心煩脚攣急者陰氣不足也陰陽血氣俱虛則不可發汗若與桂枝湯攻表則又損陽氣故爲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先作甘草乾薑湯復其陽氣得厥愈足溫乃與芍藥甘草湯益其陰血則脚經得伸陰陽雖復其有胃燥譫語少與調胃承氣湯微瀉以和其胃重發

汗爲亡陽。加燒鍼則損陰。內經曰。榮氣微者。加燒鍼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燒鍼。是陰陽之氣大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鑑〕是當與桂枝湯加附子湯。以溫經止汗。今反與桂枝湯。攻發其表。此大誤也。〔汪〕脈浮自汗出。小便數者。陽虛氣不收攝也。心煩者。真陽虛脫。其氣浮游而上走也。咽中乾煩躁者。誤汗損陽。津液耗竭。陽虛煩躁。作假熱之象也。吐逆者。陰寒氣盛而拒膈也。〔程〕脈浮自汗出。雖似桂枝證。而頭項不痛。知陽神自歟於上部。陽明內結。得之自汗出。小便數上。蓋津液外越。而下部之陰分。更無陽以化氣也。故陽回而結未破。不妨少從胃實例。一去其胃燥。〔鑑〕若重發汗者。謂不止誤服桂枝湯。而更誤服麻黃湯也。或復加燒鍼。劫取其汗。以致亡陽證具。又非甘草乾薑湯所能治。故又當與四逆湯。以急救其陽也。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玉函。甘草二兩。成本。乾薑下。有炮字。玉函。成本。味

下。有咬咀二字。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玉函。無白字。

甘草各四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玉函。成本。味下。有咬咀二字。成本。五合。作半。

服下。有之字。

〔柯〕仲景回陽。每用附子。此用乾薑甘草者。正以見陽明之治法。夫太陽少陰。所謂亡陽者。先天之元陽也。故

必用附子之下行者回之。從陰引陽也。陽明所謂亡陽者。後天胃脘之陽也。取甘草乾薑以回之。從乎亡也。蓋桂枝之性辛散。走而不守。即佐以芍藥。尚能亡陽。乾薑之味苦辛。守而不走。故君以甘草。便能回陽。然先天太少之陽不易回。回則諸證悉解。後天陽明之陽雖易回。既回而前證仍在。變證又起。故更作芍藥甘草湯。繼之。蓋脾主四肢。胃主津液。陽盛陰虛。脾不能爲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足攣急。用甘草以生陽明之津。芍藥以和太陰之液。其脚即伸。此亦用陰和陽法也。甘草乾薑湯。得理中之半。取其守中。不須其補中。芍藥甘草湯。減桂枝之半。用其和裏。不取其攻表。

胡遵程方注云。甘草乾薑湯。即四逆湯。去附子也。辛甘合用。專復胸中之陽氣。其夾食夾陰。面赤足冷。發熱喘欬。腹痛便滑。外內合邪。難於發散。或寒藥傷胃。合用理中。不便參朮者。並宜服之。真胃虛挾寒之聖劑也。若夫脈沈畏冷。嘔吐自利。雖無厥逆。仍屬四逆湯。芍藥甘草湯。此即桂枝湯。去桂枝薑棗也。甘酸合用。專治營中之虛熱。其陰虛陽乘。至夜發熱。血虛筋攣。頭面赤熱。過汗傷陰。發熱不止。或誤用辛熱。擾其營血。不受補益者。並宜用之。真血虛挾熱之神方也。

外臺備急。嘔吐逆水米不下。乾薑甘草湯。即本方

直指方。乾薑甘草湯。治脾中冷痛。嘔吐不食。

於本方加大棗一枚。

又甘草乾薑湯。治男女諸虛出血。胃寒不能引氣歸元。無以收約其血。即本方

朱氏集驗方。二神湯。治吐血極妙。治男子婦人吐紅之疾。蓋是久病。或作急勢。損其榮衛。壅滯氣上。血之妄

行所致。若投以藕汁生地黃等涼劑治之。必求其死矣。每遇患者。用藥甚簡。即甘草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至五七沸。帶熱呷。空心日午進之。和其氣血榮衛。自然安痊。不可不知。

證治要訣。飲酒過多而嘔甚。則用理中湯。加乾葛。川芎。各半錢。或止用乾薑甘草二味。

證治準繩。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黃竹

茹藕汁。去生便遠。

魏氏家藏方。六半湯。治熱壓脚氣。不能行步。

即芍藥甘草湯。入無灰酒少許。再煎服。

朱氏集驗方。去杖湯。治脚弱無力。行步艱難。友人戴明遠用之有驗。即芍藥

活人事證方。神功散。治消渴。即芍藥

醫學心悟。芍藥甘草湯。止腹痛如神。脈遲爲寒。加乾薑。脈洪爲熱。加黃連。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洗○陽明篇。玉函。无

甘草二兩炙○外臺。作三兩。

芒消半升○千金翼。作半兩。全書。方本。作半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

之。陽明篇。右三味切。以水三升。煮二物至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此不過暫假之以和

〔汪〕誤與桂枝湯。復與甘草乾薑湯。薑桂辛熱。耗胃中津液。因而譫語。方後云。少少溫服。此不過暫假之以和

胃氣而止。論語也。〔徐〕仲景用此湯。凡七見。或因吐下津乾。或因煩滿氣熱。總爲胃中燥熱不和。而非大實滿者比。故不欲其速下。而去枳朴。欲其戀兩而生津。特加甘草。以調和之。故曰調胃。〔柯〕不用氣藥。而立名承氣者。謂胃所以承氣也。經曰。平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實。故氣得上下。今氣之不承。由胃家之熱實。必用硝黃。以瀉胃家之糟粕。而氣得以下。同甘草。以生胃家之津液。而氣得以上。推陳之中。便寓致新之義。一攻一補。調胃之法備矣。

千金方。本方加枳實五枚。單名承氣湯。

外臺集驗。生地黃湯。療傷寒有熱。虛羸少氣。心下滿。胃中有宿食。大便秘。

於本方。加生地黃三斤。大棗二十枚。

聖濟總錄。大黃湯。灸發背後服之方。

於本方。去甘草。

十形三療。一小兒。小渡不通。號跳旋轉。下則成砂石。大便秘。肛門脫出一二寸。戴人曰。此下焦塞也。不吐不下。則何以開。不令飲水。小渡何以利。以調胃承氣湯一兩。加牽牛子頭末三錢。河水煎服。又用瓜蒂末。糊丸芥子許。六十丸吞下。上吐下瀉。一時齊出。有膿有血。涌泄既定。令飲新水。二三十次。每次飲一盞。其病如失。試效方。調胃承氣湯。治消中渴而飲食多。

衛生寶鑑。治面熱。以本方七錢。加黃連二錢。犀角一錢。案張氏醫通云。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其面。鍼經云。面熱者。足陽明病。調胃承氣湯。加犀角。川連。

又牛黃通膈湯。覺中風一二日。實則急宜下之。

於本方加牛黃與芒消同研末調服。

又破棺丹。治瘡腫一切風熱。

即本方爲末煉蜜丸。

醫聖元戎治大頭病。本方加牛旁子。寒水石爲細末。煉蜜酒服。

又瘰癧散。治時氣疔瘡。五發瘡瘍。喉閉雷頭。

於本方加當歸。

又玉燭散。本方與四物湯各半合。

經驗良方。調胃承氣湯。治熱留胃中發斑。及服熱藥過多。亦發斑。此藥主之。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千金翼。霍亂門。作一兩。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玉函。作生去皮破。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

乾薑三兩。味下。成本。有咬咀二字。

〔錢〕四逆湯者。所以治四支厥逆。而名之也。素問陽明脈解云。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即陰陽應象論之清陽實四肢也。靈樞經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蓋以穀入於胃。氣之清者爲營。行於脈中。濁者降於下焦。爲命門裏陽之所蒸騰。其氣直達皮膚。而爲衛氣。先充滿於四末。然後還而溫肌肉。密腠理。

行於陰陽各二十五度。故四肢爲諸陽之本。此以真陽虛衰。陰邪肆逆。陽氣不充於四肢。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冷。而爲厥逆。咽中乾也。若重發其汗。更加燒鍼取汗。則孤陽將絕矣。仲景急以溫經復陽爲治。故立四逆湯。其以甘草爲君者。以甘草甘和而性緩。可緩陰氣之上逆。乾薑溫中。可以救胃陽。而溫脾土。卽所謂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焉。此所以脾主四支也。附子辛熱。直走下焦。大補命門之真陽。故能治下焦逆上之寒邪。助清陽之升發。而騰達於四肢。則陽回氣煖。而四肢無厥逆之患矣。是以名之曰四逆湯也。

顧憲章傷寒綱目集云。案言四者。四肢之省文也。四肢。自指至肘。足至膝。是也。其病爲深。凡言手足者。自指至腕。足至踝而已。其病尙淺。仲景下字不苟。其輕重淺深。一覽了然矣。○案四逆字。見于靈素。亦是四肢厥逆之義。柯氏謂本方脫人參。乃以四物救逆名之。誤也。

吳遵程方注云。從前附子。皆野生。大者極是難得。重半兩者卽少。不若今時之種附子。重一兩外也。近世用二三錢一劑。卽與仲景時二三枚分三劑相等耳。

醫經會解云。陰毒心硬肢冷。加麝香。皂莢。俱用少許。嘔吐涎沫。或小腹痛。加鹽炒吳茱萸。半夏。生薑。嘔吐不止。加半夏。生薑汁。瀉不止。加白朮。人參。黃芪。茯苓。升麻。

名醫類案云。郭雍治一人。盛年恃健。不善養。因極飲冷酒食。內外有所感。初得疾。卽便身涼自利。手足厥。額上冷汗不止。遍身痛。呻吟不絕。僵臥不能轉側。心神俱無昏憤。不恍惚。請醫視之。治不力。言曰。此證甚重。而病人甚靜。殊不昏憤。身重不能起。自汗自利。四肢厥。此陰證無疑也。又遍身痛。不知處所。出則身如被杖。陰

毒證也。當急治之。醫言謬悠不可聽。郭令服四逆湯。灸關元及三陰交。未知。加服九釀金液丹。利厥汗證少止。稍緩藥艾。則諸證復出。再急灸治。如此進退者三。凡三日兩夜。灸千餘壯。服金液丹。亦千餘粒。四逆湯一二斗。方能住灸湯藥。陽氣雖復。而汗不出。證復如太陽病。未敢服藥。以待汗二三日。復大煩躁飲水。次則諸語斑出。熱甚無可奈何。復與調胃承氣湯。得利大汗而解。陰陽反覆。有如此者。前言煩躁不可投涼藥。此則可下證具。非小煩躁而已。故不同也。

問曰。證象陽旦。案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

字。成本。爲上。並有則字。病形。作病證。躁。作燥。

玉函。無師曰之曰。此。作之。爲字上。並有即字。參。作於。无重

〔成〕陽旦。桂枝湯别名也。〔程〕此條。即上條注脚。借問答。以申明其義也。證象陽旦句。應前條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一段。案法治之句。應前條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一段。而增劇。至拘急而譫語句。應前條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一段。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脛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句。應前條已用甘草湯。并調胃承氣湯一段。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

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數句發明以補出前證病源。及用桂枝之誤。見證象桂枝而實非桂枝證。將成亡陽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申叙前證。以著亡陽之實。更飲甘草湯。夜半陽氣回。兩足當溫。重應前條甘草薑湯一段。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重應前條芍藥甘草湯一段。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重應前條調胃承氣湯一段。故知其病可愈。亦非泛結。見其愈也。由於救之得法。萬一爲煩躁譫語等證所惑。而大青龍之見。不無交互於胸中。欲其病之愈也得乎。〔錢〕象桂枝湯證。故仍於桂枝湯中。加附子參於其間。則真陽有助。不患其汗泄。故又增桂令汗出。以解衛分之陽邪也。其所以加附子溫經者。以下焦無陽也。此法即誤汗亡陽。桂枝加附子湯。乃爲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拘攣之正治也。若不察其微惡寒。脚拘攣之亡陽虛證。已經反與桂枝湯。誤攻其表。使陽氣愈虛。陰邪上逆。以致厥逆咽中乾等證也。

案喻氏以陽旦湯爲千金方桂枝加黃芩之方。魏氏汪氏錢氏輩引數證辨其非。以文繁不載于斯。案柯氏注本。闕此一條。詳其文義。似後人所增。柯氏刪之。實有所見也。

傷寒論輯義卷二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中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無汗。外臺。作反汗不出四字。風下。可發汗。及玉函。外臺。有者字。

〔方〕無汗者。以起自傷寒。故汗不出。乃上篇有汗之反對。風寒之辨別也。惡風。乃惡寒之互文。風寒皆通惡。而不偏有無也。〔魏〕其辨風寒。亦重有汗無汗。亦不以畏惡風寒多少為準。畏惡風寒。不過兼言互言。以參酌之云耳。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外臺。作四兩

桂枝二兩去皮○外臺。作桂心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成本。有切字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

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諸湯皆倣此。

味下。玉函。

成本。有咬咀二字。外臺。有切字。白沫。玉函。千金翼。外臺。作上沫。成本。只作去沫。似汗下。玉函。成本。千金翼。有不須啖粥四字。外臺。有出不須啖粥助藥殺九字。成本。無諸湯皆倣此五字。

〔柯〕凡几更甚於項強。而無汗不失爲表實。脈浮不緊數。是中於鼓動之陽風。故以桂枝湯爲主。而加麻葛。以攻其表實也。葛根味甘氣涼。能起陰氣而生津液。滋筋脈而舒其牽引。故以爲君。麻黃生薑。能開玄府腠理之閉塞。祛風而去汗。故以爲臣。寒熱俱輕。故少佐桂芍。同甘棗以和裏。此於麻桂二湯之間。衡其輕重。而爲調和表裏之劑也。葛根與桂枝。同爲解肌和裏之劑。故有汗無汗。下利不下利。皆可用。與麻黃專於治表者不同。東垣用藥分經。不列於太陽。而列於陽明。易老云。未入陽明者。不可服。豈二子未讀仲景書耶。喻氏謂仲景不用於陽明。恐亡津液。與本草生津之說左矣。桂枝湯啜粥者。因無麻黃之開。而有芍藥之斂。恐邪有不盡。故假穀氣以逐之。此汗生於穀也。〔喻〕段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無項背強几几者。變爲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之所爲精義入神也。

絳雪園古方選注曰。卽桂枝湯。加麻黃。倍葛根。以去營實。小變麻桂之法也。獨是葛根麻黃。治營衛實。芍藥桂枝。治營衛虛。方中虛實互複者。其微妙在法。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後內諸藥。則是發營衛之汗爲先。而固表收陰襲於後。不使熱邪傳入陽明也。故仲景治太陽病未入陽明者。用以驅邪。斷入陽明之路。若陽明正病中。未嘗有葛根之方。東垣易老謂葛根是陽明經主藥。誤矣。

案錢氏欲麻黃湯中加葛根。名麻黃加葛根湯。以與桂枝加葛根湯。兩方並峙。遂以去方中之芍藥爲說。然仍有薑棗。而無杏仁。未得爲麻黃加葛根湯。其說不可從矣。外臺秘要。延年祕錄。解肌湯。主天行二三日。頭痛壯熱。

於本方。去生薑。加黃芩二兩。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原注〕一云用後第四方。○玉函。無者字。下字。底經。作太陽與陽明合病。

而自利不嘔者。屬葛根湯證。千金翼注。一云。用後葛根湯黃芩黃連湯。

〔成〕傷寒有合病。有併病。本太陽病不解。併於陽明者。謂之併病。二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甚也。太陽陽明合病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氣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裏。則裏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鑑〕太陽與陽明合病者。謂太陽之發熱。惡寒無汗。與陽明之煩熱不得眠等證。同時均病。表裏之氣。升降失常。故下利也。治法解太陽之表。表解而陽明之裏自和矣。〔方〕必定然之詞。自謂自然而然也。傷寒無他故。自然而下利者。太陽陽明合病。經中之邪熱甚。胃氣弱不化穀不分清。雜進而走注。所以謂之必也。但以葛根湯。散經中之寒邪。而以不治治利也。〔程〕合病之證。凡太陽之頭痛惡寒等證。與陽明之喘渴胸滿等證。同時均發。無有先後也。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併病亦如是看。仍須兼脈法斷之。

明理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太陽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陽明與少陽合病。必自下利。大承氣湯主之。三者皆合病下利。一者發表。一者攻裏。一者和解。所以不同也。下利家。何以明其寒熱邪。且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藏寒故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故大便澀。小便自可者。此爲有熱。自利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此爲有寒。惡寒脈微。自利清穀。此爲有寒。發熱後重。泄色黃赤。此爲有熱。皆可理其寒熱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玉函。無太陽以下六字。按上條。

〔成〕邪氣外甚。陽不主裏。裏氣不和。氣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嘔。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與葛根湯。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氣。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

黃三兩去節○玉函。作二兩。成。本。有湯炮去黃升糖乾細入字。

甘草二兩

芍

藥二兩

桂

枝二兩去皮

生

薑二兩切○可發汗。成。本。及諸家。並作三兩。是。

半

夏半升洗

大

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

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白。玉函。作上。

〔汪〕愚以既云嘔矣。其人胸中能免滿噎之證乎。湯中半夏。固宜加矣。而甘草大棗之甘。能不相礙乎。或云。方

中止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已有生薑三兩。復加半夏半升。於嘔家又何礙。斯言實合仲景用藥之旨。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

黃芩黃連湯主之。

〔原注〕促一作縶。○玉函。脈經。千金。作利不止。服上。有其字。

〔成〕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腸胃。爲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裏則見陰脈。下利脈微遲。邪在裏也。促爲陽盛。雖下利而脈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爲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氣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爲因喘汗出也。即裏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裏熱。汪云。成注。虛其腸胃。此非腸胃虛。

虛證。乃胃有邪熱。下〔錢〕促爲陽盛。下利則脈不應促。以陽邪熾盛。故脈加急促。是以知其邪尚在表而

未解也。然未若協熱下利之表裏俱不解。及陽虛下陷。陰邪上結。而心下痞硬。故但言表而不言裏也。〔柯〕邪束於表。陽擾於內。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與脈弱而協熱下利不同。此微熱在表。而大熱入裏。固非桂枝芍藥所能和。厚朴杏仁所宜加矣。〔鑑〕協熱利二證。以脈之陰陽。分虛實主治。固當矣。然不可不辨其下利之黏穢膿血。小便或白或赤。脈之有力無力也。〔錫〕案下後發喘汗出。乃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危證。宜用人參四逆輩。仲景用葛根黃芩黃連者。備在表未解一句。

傷寒類方曰。促有數意。邪猶在外。尚未陷入三陰。而見沈微等證象。故不用理中等法。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千金。外臺。作葛根黃連湯。

葛

根

半斤○外臺。作八兩。

甘

草

二兩

黃

芩

三兩○成本。作二兩。外臺。有切字。

黃

連

三兩○外臺。有金色者三字。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味下。玉函。有咬咀字。外臺。有切字。二升下。外臺。有掠去沫三字。

〔柯〕君氣輕質重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肅之芩連。以止汗而除喘。用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後內諸藥。解肌之力優。而清中之氣銳。又與補中逐邪之法迥殊矣。

古方選注曰。是方。即瀉心湯之變。治表裏裏熱。其義重在芩連。肅清裏熱也。

傷寒類方曰。因表未解。故用葛根。因喘汗而利。故用芩連之苦。以洩之。堅之。芩連甘草。爲治痢之主藥。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玉

張經。千金翼。身疼。作身體疼。千金。惡風。作惡寒。外。作傷寒。頭痛。身疼。骨節疼。發熱。惡風。汗不出而喘。

〔柯〕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外束。陽氣不伸。故一身盡疼。太陽脈抵腰中。故腰痛。太陽主筋。所生病。諸筋者皆屬于節。故骨節疼痛。從風寒得。故惡風。風寒客于內。則皮毛閉。故無汗。太陽為諸陽主氣。陽氣鬱于內。故喘。太陽為開。立麻黃湯以開之。諸證悉除矣。麻黃入證。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症。無汗身疼。同大青龍症。本症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喘。本條不冠傷寒。不言惡寒。而言惡風。先聲言麻黃湯主治傷寒。不治中風。似非確論。蓋麻黃湯。大青龍湯。治中風之重劑。桂枝湯。葛根湯。治中風之輕劑。傷寒可通用之。非主治傷寒之劑也。〔錢〕惡風。雖或可與惡寒互言。然終是營衛亦傷也。何則。衛病則惡風。營居衛內。寒已入營。豈有不從衛分而入者乎。故亦惡風也。〔鑑〕無汗者。傷寒實邪。腠理閉密。雖發熱而汗不出。不似中風虛邪發熱。而汗自出也。

案神農本草經。麻黃。主治中風傷寒。頭痛。病源候論曰。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分爭。營衛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此邪氣在表。發汗則愈。夫麻黃發汗。而主中風。既言傷寒。而又言起自風寒。乃傷寒中風。可互為外感之稱。亦不可鑿鑿以汗之有無。惡之風寒。傷之營衛。為之差別也。

麻黃湯方

麻

黃三兩

桂

枝

二兩去皮。○正。本。作三兩。非。

甘

草

一兩炙。○千金。翼。作二兩。

杏

仁

七十顆。去皮尖。○第。成本。作个。第。乃鑽之說。玉函。千金翼。作枚。去上。成本。有傷字。尖下。千金翼。有兩仁者三字。外。作去皮尖兩入碎。千

金云。喘不甚。
用五十枚。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半。去滓。

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味下。玉函。有咬咀字。

溫服出
汗。

〔錢〕李時珍云。津液爲汗。汗卽血也。在營則爲血。在衛則爲汗。夫寒傷營。營血內滯。不能外通於衛。衛氣閉固。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受邪。不能內護於營。營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包羅一身。天之象也。證雖屬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其證時兼面赤。涕淚。欬嗽。痰喘。胸滿。諸證者。非肺病乎。蓋皮毛外閉。則邪熱內攻。而肺氣脹鬱。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營分之邪。達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爲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顧此論。誠千古未發之秘。唯桂枝爲衛分解肌之藥。而能與麻黃同發營分之汗者。以衛居營外。寒邪由衛入營。故脈陰陽俱緊。陽脈緊。則衛分受邪。陰脈緊。則邪傷營分。所以欲發營內之寒邪。先開衛間之出路。方能引邪由營達衛。汗出而解也。後人有用麻黃而監之以桂枝。見節制之妙。更有駁六馬而執轡唯謹。恆虞其泛軼之說。豈理也哉。〔柯〕此方。治風寒在表。頭痛項強。發熱身痛。腰痛骨節煩疼。惡風惡寒。無汗胸滿而喘。其脈浮緊。浮數者。此爲開表逐邪發汗之峻劑也。此湯入胃。行氣於玄府。輸精於皮毛。斯毛脈合精。而津液汗出。在表之邪。其盡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熱頓解。不煩啜粥而藉汗於穀也。其不用薑棗者。以生薑之性。橫散解肌。礙麻黃之上升。大棗之性。滯泥於膈。礙杏仁之速降。此欲急於直達。稍緩則不迅。橫散則不峻矣。若脈

浮弱。汗自出者。或尺脈微遲者。是桂枝所主。非此方所宜也。〔鑑〕庸工不知其制在溫覆取汗。若不溫覆取汗。則不峻也。遂謂麻黃專能發表。不給他病。孰知此湯合桂枝湯。名麻桂各半湯。用以和太陽留連未盡之寒熱。去杏仁加石膏。合桂枝湯。名桂枝二越婢一湯。用以解太陽熱多寒少之寒熱。若陽盛於內。無汗而喘者。又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解散太陰肺家之邪。若陰盛於內。而無汗者。又有麻黃附子細辛甘草湯。以溫散少陰腎家之寒。金匱要略。以此方去桂枝。千金方。以此方桂枝易桂。皆名還魂湯。用以治邪在太陰。卒中暴厥。口噤氣絕。下咽奏效。而曾不溫覆取汗。因是而知麻黃湯之峻與不峻。在溫覆與不溫覆也。此仲景用方之心法。豈常人之所得而窺耶。

傷寒類方曰。此痛處比桂枝症。尤多而重。因營衛俱傷故也。惡風無汗而喘者。乃肺氣不舒之故。麻黃治無汗。杏仁治喘。桂枝甘草。治太陽諸證。無一味不緊切。所以謂之經方。

柯氏曰。予治冷風哮。與風寒濕三氣成痺等證。用此輒效。非傷寒一證可拘也。

外臺。深師麻黃湯。療新久咳嗽唾膿血。連年不差。晝夜屑患。

於本方。去杏仁。加大棗。

又療上氣欬嗽。喉中水雞鳴。唾膿血腥臭。麻黃湯。

於本方。加生薑。

聖惠方。解肌散。治小兒傷寒發熱。四肢煩疼。

於本方。加大黃芍藥。

和劑局方。三拗湯。治感冒風邪。鼻塞聲重。語音不出。或傷風傷冷。頭痛目眩。四肢拘攣。欬嗽多痰。胸滿氣短。於本方。去桂。三味生用。加生薑麻黃。不去節。杏仁。不去皮尖。甘草。不炙。

直指方。加減麻黃湯。治肺感寒邪。欬嗽。

於本方。加陳皮。半夏。紫蘇。葉。生薑。

舒氏女科要訣曰。會醫一產婦。發動六日。兒已出胞。頭已向。下。而竟不產。醫用催生諸方。又用催生靈符。又求聖神爐丹。俱無效。延予視之。其身壯熱無汗。頭項腰背強痛。此太陽寒傷營也。法主麻黃湯。作一大劑投之。令溫覆。少頃得汗。熱退身安。乃索食。食訖豁然。而生。此治其病。而產自順。上乘法也。

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

可發其汗。宜麻黃湯。

案此一條。出宋版可汗篇。及玉函。脈經。千金翼。正是本論原文。當在太陽篇中。今本係於脫漏。故諸注家未有解者。錢氏云。寒已入營。此條而甚明。故揭於此。○又案此條。出辨脈法。脈上。有寸口二字。無宜麻黃湯四字。汗下。有也字。

豈有不從衛分而入者乎。的與此條符矣。乃知麻黃桂枝之別。在表之虛實。而不在於風寒營衛之分。得此條而甚明。故揭於此。○又案此條。出辨脈法。脈上。有寸口二字。無宜麻黃湯四字。汗下。有也字。

〔柯〕風寒本自相因。必風先開腠理。寒得入于經絡。營衛俱傷。則一身內外之陽不得越。故骨肉煩疼。脈亦應其象。而變見于寸口也。緊爲陰寒。而從浮見。陰盛陽虛。汗之則愈矣。脈法以浮爲風。緊爲寒。故提綱以脈陰陽俱緊者。名傷寒。大青龍脈。亦以浮中見緊。故名中風。則脈但浮者。正爲風脈。宜麻黃湯。是麻黃湯。固主中風。脈症矣。麻黃湯症。發熱骨節疼。便是骨肉煩疼。即是風寒兩傷。營衛俱病。先輩何故以大青龍。治營衛兩傷。麻黃湯。治寒傷營而不傷衛。桂枝湯。治風傷衛而不傷營。曷不以桂枝症之惡寒。麻黃症之惡風。一反勘耶。要之冬月風寒。本同一體。故中風傷寒。皆惡風惡寒。營病衛必病。中風之重者。便是傷寒。傷寒之淺者。便是中風。不必

在風寒上細分。須當在有汗無汗上着眼耳。

案柯氏注本。以辨脈此條。移于麻黃症條內。其釋義如是。可謂發千古之秘。超越諸注。因亦移爲本條之注。本事方曰。寒傷營。則寒邪入陰血。而營行脈中者也。寒邪居脈中。非特營受病。邪自內作。則并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甘草。助其發散。欲滌除內外之邪。營衛之病爾。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營衛治之。亦自有深淺也。何以驗之。第一卷云。寸口脈浮而緊。云云。是知傷寒脈浮緊者。營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用桂枝。此仲景之意也。○案許氏此說。與柯氏之意符矣。不知柯豈不讀本事方耶。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

成本。玉函。湯下。有主之二字。非。

〔成〕陽受氣於胸中。喘而胸滿者。陽氣不宣發。壅而逆也。心下滿腹滿。皆爲實。當下之。此以爲胸滿非裏實。故不可下。雖有陽明。然與太陽合病爲屬表。是與麻黃湯發汗。〔汪〕喘而胸滿。則肺氣必實而脹。所以李東璧云。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爲發散肺經火鬱之藥。彼蓋以喘而胸滿。爲肺有火邪實熱之證。湯中有麻黃杏仁。專於泄肺利氣。肺氣泄利。則喘逆自平。又何有於陽明之胸滿邪。〔錢〕胸滿者。太陽表邪未解。將入裏而猶未入也。以陽明病。而心下硬滿者。尚不可攻。攻之遂利不止者死。况太陽陽明合病乎。

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以去。玉函。千金翼。作已去。脈上。玉函。千金翼。有其字。外已解也。玉函。脈經。千金翼。作此爲外解。○原本。有小柴胡湯。

今詳後九十五條。小柴胡證候。并加減法悉具。故省之。

〔鑑〕太陽病十日以上無他證。脈浮細而嗜臥者。外邪已解。不須藥也。設有胸滿脅痛等證。則知少陽之外邪未解。故與小柴胡湯和之。若脈但浮不細。而有頭痛發熱。惡寒無汗等證。則仍是太陽之外邪未解。當與麻黃湯汗之。案論中脈浮細。太陽少陽脈也。脈弦細。少陽脈也。脈沈細。少陰脈也。脈浮細。身熱嗜臥者。陽也。脈沈細。身無熱嗜臥者。陰也。脈緩細。身和嗜臥者。已解也。是皆不可不察也。〔程〕脈浮細而嗜臥者。較之少陰爲病之嗜臥。脈浮則別之。較之陽明中風之嗜臥。脈細又別之。脈靜神恬。解證無疑矣。設於解後。尙見胸滿脅痛一證。則浮細自是少陽本脈。嗜臥爲膽熱入而神昏。宜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彼已現麻黃湯脈。自應有麻黃湯證符合之。縱嗜臥依然。必不胸滿脅痛可知。〔志〕愚案小柴胡湯。麻黃湯。不過假此以明太少之由樞而外。從外而表。非真與之。故曰設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千金。太陽中風。作中風。傷寒。玉函。脈經。千金。身下。有體字。不汗出。千金。外臺。作汗不出。玉函。脈經。煩躁下。有頭痛二字。無厥逆之證。成本。逆也下。更有大青龍湯主之六字。方氏。依黃仲理。改真武湯。並非。

〔成〕此中風見寒脈也。浮則爲風。風則傷衛。緊則爲寒。寒則傷營。營衛俱病。故發熱惡寒。身疼痛也。風并於衛者。爲營弱衛強。寒并於營者。爲營強衛弱。今風寒兩傷。則營衛俱實。故不汗出而煩躁也。與大青龍湯發汗。以除營衛風寒。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爲營衛俱虛。反服青龍湯。則必亡陽。或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喻〕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爲太陽無汗而設。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程〕脈則浮緊。證則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明是陰寒在表。雖住陽熱之氣。

在經而生煩熱。熱則併擾其陰而作躁。總是陽氣拂鬱不得越之故。此湯。寒得麻黃湯之辛熱而外出。熱得石膏之甘寒而內解。龍升雨降。鬱熱頓除矣。然此非爲煩躁設。爲不汗出之煩躁設。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雖有煩躁證。乃少陰亡陽之象。全非汗不出而鬱蒸者比也。〔錫〕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此陰陽表裏俱虛。故不可服。服之則陽亡而厥逆矣。陽氣者。柔則養筋。血氣盛則充膚熱肉。今虛則筋無所養。肉無以充。故筋惕而肉瞤。此治之逆也。

案外臺秘要。引古今錄驗。載本條。方後。張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活人書曰。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濕。爲中風候。脈浮緊爲傷寒脈。是中風見寒脈也。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大抵感外風者爲中風。感寒冷者爲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營。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營。大青龍主營衛俱傷故也。此成氏注解所原。其來久矣。然風寒營衛兩傷。尤不可信據。何則。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者。傷寒之候。煩躁。亦非中風之候。雖曰太陽中風。並無中風之候證。蓋中風二字。諸家紛紜。無有的據。顯證。故姑置之。闕疑之例而可已。活人云。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此乃用此湯之指南。宜無復異議也。

柯氏曰。蓋仲景憑脈辨症。只審虛實。故不論中風傷寒。脈之緩緊。但於指下有力者爲實。脈弱無力者爲虛。不汗出而煩躁者。爲實。汗出多而煩躁者。爲虛。證在太陽而煩躁者。爲實。證在少陰而煩躁者。爲虛。實者可服大青龍。虛者便不可服。此最易知也。凡先煩不躁而脈浮者。必有汗而自解。煩躁而脈浮緊者。必無汗而不解。大青龍湯。爲風寒在表而兼熱中者設。不是爲有表無裏而設。故中風無汗煩躁者。可用。傷寒而無汗

煩躁者。亦可用。蓋風寒本是一氣。故湯劑可以互投。論中有中風傷寒互稱者。如大青龍是也。有中風傷寒兼提者。如小柴胡是也。仲景但細辨脈證而施治。何嘗拘拘於中風傷寒之別其名乎。如既立麻黃湯治寒。桂枝湯治風。而中風見寒。傷寒見風者。曷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而更大青龍爲主治耶。妄謂大青龍爲風寒兩傷營衛而設。不知其爲兩解表裏而設。請問石膏之設。爲治風歟。治寒歟。營分藥歟。衛分藥歟。只爲熱傷中氣。用之治內熱也。

內臺方輿。黃伯榮曰。此一證中。全在不汗出。一不字內藏機。且此不字。是微有汗。而不能得出。因生煩躁。非若傷寒之全無汗也。以此不字。方是傷風。此乃古人智深識妙之處。○案此說難從。然無汗與不汗出。不能無別。況此證陽熱內鬱。必微有汗。故擊似于斯。

案脈微弱。汗出惡風者。當用桂枝加附子湯。柯氏云。是桂枝症。若然則脈當浮緩。今脈微弱。而自汗出者。是表裏俱虛。桂枝不中與也。

明理論曰。筋惕肉瞤。非常常有之者。必待發汗過多亡陽。則有之矣。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發汗過多。津液枯少。陽氣太虛。筋肉失所養。故惕惕然而跳。瞤瞤然而動也。

汪氏曰。厥逆筋惕肉瞤。乃爲大逆之候。末後大青龍湯主之句。黃仲理改作真武湯。方喻二家皆宗之。大觀蓋此條病。仲景本無救逆之法。末後六字。今從刪。

活人書。引高若訥傷寒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救之。○案黃仲理之說。原出于此。

大青龍湯方

麻

黃

六兩去節

桂

枝

二兩去皮

杏

仁

四十枚去皮尖○枚。成本。作個。千金翼。尖下。有兩仁者三字。

甘

草

二兩炙

生

薑

三兩切

大

棗

十枚擘○成本。金匱。玉函。千金。並作十二枚。

石

膏

如雞子大。碎。○玉函。千金翼。外臺。碎下。有綿裹二字。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

亡陽遂【原注】一作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外臺。味下。有切字。取微似汗。玉函。作覆

金翼。外臺。作粉之。成本。無若復服三字。途。千金翼。作逆。明理論。亦有一作逆注文。○柯本。汗出多者以下三十二字。移前麻黃湯方後如桂枝法下。注云。此麻黃湯之禁也。

〔柯〕此即加味麻黃湯也。諸證全是麻黃。而有喘與煩躁之不同。喘者是寒鬱其氣。升降不得自如。故多杏仁

之苦以降氣。煩躁是熱傷其氣。無津不能作汗。故特加石膏之甘以生津。然其質沈。其性寒。恐其內熱頓除。而

外之表邪不解。變爲寒中。而協熱下利。是引賊破家矣。故必倍麻黃以發汗。又倍甘草以和中。更用薑棗以調

營衛。一汗而表裏雙解。風熱兩除。此大青龍。清內攘外之功。所以佐桂麻二方之不及也。〔汪〕或問。病人同是

服此湯。而汗多亡陽。一則厥逆筋惕肉瞤。一則惡風煩躁不得眠。二者之寒熱迥然不同。何也。余答云。一則病

人脈微弱。汗出惡風。是陽氣本虛也。故服之。則厥逆而虛冷之證生焉。一則病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而煩躁。

是邪熱本甚也。故服之。則正氣雖虛。而邪熱未除。且也厥逆之逆爲重。以其人本不當服。而誤服之也。煩躁不

得眠。爲猶輕。以其人本當服。而過服之也。

傷寒溫要曰。大青龍湯。治傷寒脈浮緊。頭痛身疼痛。惡寒發熱。不得汗出。煩躁擾亂不安者。以此汗之。古人以傷寒爲汗病。其身熱煩躁。無奈何者。一汗而涼。斯言是也。天之邪氣。自外而入。亦當自外出之。非汗不能解也。

仲景全書。王文祿曰。大青龍。治風寒外感。而閉熱于經者。故加石膏于發汗藥中。尤爲峻劑。

傷寒類方曰。此合麻黃桂枝越婢三方爲一方。而無芍藥。何以發汗如是之烈。蓋麻黃湯。麻黃用二兩。而此用六兩。越婢湯。石膏用半斤。此用雞子大一塊。一劑之藥。除大棗。約共十大兩。以今稱計之。亦重三兩有餘。則發汗之重劑矣。雖少加石膏。終不足以相制也。

案溫粉未詳。總病論。載肘後。川芎蒼朮。白芷。薑本。零陵香。和米粉粉身。辟溫粉方云。凡出汗太多。欲止汗。宜此法。活人書。去零陵香。直爲溫粉方。錄大青龍湯後。爾後本事方。三因方。明理論等。皆以辟溫粉。爲溫粉。不知川芎白芷薑本蒼朮。能止汗否。吳氏醫方考。有撲粉方。龍骨。牡蠣。糯米。各等分爲末。服發汗藥。出汗過多者。以此粉撲之。此方予常用有驗。又傷寒類方曰。此外治之法。論中無溫粉方。後人用牡蠣。麻黃根。鉛粉。龍骨。亦可。又孝慈備覽。撲身止汗法。麩皮。糯米粉。二合。牡蠣。龍骨。二兩。右共爲極細末。以疎絹包裹。周身撲之。其汗自止。免致亡陽而死。亦良法也。產寶。粳米散。療產後汗不止。牡蠣三兩。附子一兩。炮。白粳米粉三升。右爲散。攪令勻。汗出傳之。案此亦撲粉之一方也。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玉函。千金。者下。

有可與二字。程本。張本。作小青龍湯發之。

〔柯〕寒有重輕。傷之重者。脈陰陽俱緊而身疼。傷之輕者。脈浮緩而身重。亦有初時脈緊漸緩。初時身疼。繼而不疼者。診者勿執一以拘也。然脈浮緊者。必身疼。脈浮緩者。身不疼。中風傷寒皆然。又可謂之定脈定證矣。脈浮緩下。當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等證。蓋脈浮緩身不疼。見表症同輕。且身重乍有輕時。見表症將罷。以無汗煩躁。故合用大青龍。無少陰證。仲景正爲不汗出而煩躁之證。因少陰亦有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之證。與大青龍同。法當溫補。若反與麻黃之散。石膏之寒。真陽立亡矣。必細審其所不用。然後不失其所當用也。〔鑑〕身輕邪在陽也。身重邪在陰也。乍有輕時。謂身重而有時輕也。若但欲寐。身重無輕時。是少陰證也。今無但欲寐。身雖重乍有輕時。則非少陰證。〔魏〕發字諸家多置議。然不過發汗之義耳。不必深言之。反晦也。

舒氏曰。案發熱惡寒。無汗煩躁。乃大青龍湯之主證也。有其主證。雖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即可用大青龍湯。然必辨其無少陰證方可用。否則不可用也。

案程氏曰。小青龍湯。坊本俱作大青龍。余幼讀古本。實是小青龍。觀條中脈證。總非大青龍病。宜世人有傷風兼寒之說。張氏續論。亦改作小青龍湯。然無明據。不可從也。且程氏所謂古本。不知何等本。恐是依托之言也。

傷寒類方曰。案此條必有誤。脈浮緩。邪輕易散。身不疼。外邪已退。乍有輕時。病未入陰。又別無少陰等症。此病之最輕者。何以投以青龍險峻之劑。此必別有主方。而誤以大青龍當之者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不解。千金。作未解。乾嘔發熱而欬。玉函。千金。作欬而發熱。玉函。脈經。千金。少腹。作小腹。喘上。有微字。

程本、噎。
作噎。

〔成〕傷寒表不解。心下水飲。則水寒相搏。肺寒氣逆。故乾嘔發熱而欬。鍼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此之謂也。與小青龍湯。發汗散水。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或爲之證。隨證增損。以解化之。〔錢〕傷寒表不解。頭項強。發熱體痛。無汗之證。未得汗解也。心下。心之下。胃脘之分也。水氣。水飲之屬也。乾嘔發熱。太陽表證也。喘欬。水寒傷肺而氣逆也。以肺主皮毛。寒邪在表。水氣停蓄。故傷肺氣也。或利者。水溜于腸而下流也。或噎者。水氣寒邪。壅礙胃中。氣不通行也。或渴。或小便不利者。水寒固閉於中焦。則下焦之陽氣。不得上騰而爲津液。故渴。上焦之清氣。不得下降而爲濫利。其升降之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滿也。或者。或有或無。非必諸證皆見也。前以風寒鬱熱之邪。不得外泄而煩躁。故以大青龍湯。汗泄涼解之。此條以寒邪未解。水飲停蓄。肺藏傷而喘咳。並見中氣寒而氣滯不行。宜溫宜散。可發可收。故以小青龍湯主之。〔周〕素有飲之人。一感外邪。傷皮毛而蔽肺氣。則便停於心下。而上下之氣不利焉。於是喘滿咳。嘔。相因而見。爾時竟一汗之外。邪未解。裏證轉增。何也。爲水氣所持。不能宣越故也。况水飲停蓄者。中州必不健運。縱兼外感。遂令上逆。尚可徒以風藥上升作患乎。

案噎字。成注。餽同。乃引辨脈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餽。爲證。方氏亦云。噎。與餽咽同。水寒壅氣也。卽是膈噎之噎。又作餽。錢氏云。噎者。呃逆也。徐大椿云。內經無噎字。疑卽呃逆之輕者。皆膈解也。程氏作噎者。亦未知何據也。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

芍藥

細辛

乾薑

甘草炙

桂枝各三兩
去皮

五味子半

半夏半升洗〇成
本。作湯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若渴。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若微利。去麻黃。加薤花如一鷄子。熬令赤色。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且薤花不治利。麻黃主喘。今此語反之。疑非仲景意。〔原注〕臣億等謹案小青龍湯。大要治水。又寒本草。者。應內麻黃。乃內杏仁者。以麻黃發其陽故也。以此證之。豈非仲景意也。〇千金。薤花。作芫花。總病論同。若噎者。外臺。作若食飲噎者。總病論。作咽字。玉函。無且字。主喘。作定喘。無此語二字。反之下。有者字。外臺同。成本。無且薤花以下二十字。

〔鑑〕表實無汗。故合麻桂二方以解外。去大棗者。以其性滯也。去杏仁者。以其無喘也。有喘者仍加之。去生薑者。以有乾薑也。若嘔者。仍用之。佐乾薑細辛。極溫極散。使寒與水俱得從汗而解。佐半夏逐痰飲。以清不盡之飲。佐五味收肺氣。以斂耗傷之氣。若渴者。去半夏。加花粉。避燥以生津也。若微利與噎。小便不利。少腹滿。俱去麻黃。速表而就裏也。加附子以散寒。則噎可止。加茯苓以利水。則微利止。〔案〕金鑑。以薤花如鷄子大熱令赤。少腹滿可除矣。〔柯〕兩青龍。俱治有表裏證。皆用兩解法。大青龍是裏熱。小青龍是裏寒。故發表之藥相同。而治裏之藥則殊也。此與五苓。同為治表不解而心下水氣。然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專滲瀉以利水。而微發其汗。使水從下而去也。此方治水之動而不居。故備舉辛溫以散水。而大發其汗。使水從外而出也。仲景發

表利水諸法。精義入神矣。〔錢〕詳推後加減法。凡原文中。每具諸或有之證者。皆有之。如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四逆散。皆是也。愚竊揆之以理。恐未必皆出于仲景也。

案且薤花以下二十字。蓋是叔和語。大柴胡方後云。不加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許氏本事方。引爲叔和語。此段語氣。亦與彼條相類。可以證也。且玉函外臺。並有此語。可見不出于後人手。

吳恕活人指掌云。薤花如無。以生桃花代。

柯氏曰。此方又主水寒在胃。久欬肺虛。○案金匱要略。本方治溢飲。又加石膏。治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氣。又本方治欬逆倚息不得臥。外臺祕要古今錄驗。沃薑湯。即本方。去芍藥甘草。治上氣不得息。喉中如水鷄聲。凡屬方溫肺湯。杏子湯之類。從此方增損者頗多。

御藥院方。細辛五味子湯。治肺氣不利。欬嗽喘滿。胸膈煩悶。痰涎多。喉中有聲。鼻塞清涕。頭痛目眩。肢體倦怠。咽噎不利。嘔逆惡心。即本方。

醫學六要。腳氣上氣喘促。初起有表邪者。小青龍加橫梗。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

龍湯主之。已下。玉函。服經。千金翼。有而字。此下。玉函。千金翼。有爲字。

〔成〕欬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與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爲欲解也。〔錢〕與上文同義。發熱不渴者。因心下有水氣。故雖發熱。亦不渴也。服湯。謂服小青龍湯也。服湯已而渴。則知心下之水氣已消。胃中之寒濕已去。但以發熱之後。溫解之餘。上焦之津液尙少。所以反渴也。前以

有水氣故發熱不渴。今服湯已而渴。故知寒水去而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句。當在發熱不渴句下。今作未句。者是補出前所服之湯。非謂寒去欲解之後。更當以小青龍湯主之也。此與發煩目瞑。乃解之後。及不發汗。因致煩者。皆以麻黃湯主之之義相同。〔張〕雖渴而不必復藥。但當靜俟津回可也。〔周〕小青龍湯主之句。是繳結上文之詞。况服湯二字。明明指定。他書曾易經文。今仍古本讀。

傷寒類方曰。小青龍湯主之。此倒筆法。即指服湯已三字。非謂欲解之後。更服小青龍湯也。○案汪氏引補亡論。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移在發熱不渴字下。張璐志聰金鑑。皆從其說。不知仲景章法。固有如此者。蓋未改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玉函。服上。有其字。有主之三字。

〔張〕外證未解。會服過發汗藥可知。〔方〕外證未解。謂頭痛項強惡寒等證在也。浮弱。即陽浮而陰弱。此言太陽中風。凡在未傳變者。仍當從於解肌。蓋嚴不得下早之意。〔柯〕如但浮不弱。或浮而緊者。便是麻黃症。要知本方。只主外症之虛者。

案原本每篇重出各方。今一從成本刪之。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

杏子。成本。玉函。千金。作杏人。干。

金翼。作桂枝湯。注。一云。麻黃湯。

〔成〕下後大喘。則為裏氣大虛。邪氣傳裏。正氣將脫也。下後微喘。則為裏氣上逆。邪不能傳裏。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厚朴杏人。以下逆氣。〔程〕喘之一證。有裏有表。不可不辨。下後汗出而喘者。其喘必盛。屬裏熱。

逆火炎故也。下後微喘者，汗必不大出，屬表邪遏閉，氣逆故也。表未解，仍宜從表治。於桂枝解表內加厚朴杏子，以下逆氣，不可誤用葛根連芩湯，使表邪滲入裏分，寒從熱治，變證更深也。（志）燕氏曰：此與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同一義也。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芍藥三兩

大棗十二枚

厚朴二兩

杏仁五十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成本。不載此方。第十

卷曰：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人五十個。去皮尖。依前法。

傷寒類方曰：別錄厚朴主消痰下氣。本經杏仁主咳逆上氣。

本事方曰：戊申正月，有一武臣，爲寇所執，置舟中，膠板下，數日得脫，乘飢恣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作傷寒，自汗而惡不利，一醫利傷食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急高，醫者惶惶失措，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之法也。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吸喘定，再吸熱微汗，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曰：某平生未曾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是。予曰：仲景之法，豈誑後人也哉。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成本。玉函。下。不問。有者字。湯下。

有主之二字。玉函。千金翼。無欲字。

〔錢〕太陽中風。其頭痛項強。發熱惡寒自汗等表證未除。理宜汗解。慎不可下。下之則於理爲不順。於法爲逆。逆則變生。而邪氣乘虛內陷。結胸痞鞭。下利喘汗。脈促胸滿等證作矣。故必先解外邪。欲解外者。宜以桂枝湯主之。無他法也。〔鑑〕凡表證未解。無論已汗未汗。雖有可下之證。而非在急下之例者。均不可下。〔王〕但有一毫頭痛惡寒。即爲表證未解也。〔張〕下之爲逆。不獨指變結胸等證而言。即三陰壞病。多由誤下所致也。〔柯〕外證初起。有麻黃桂枝之分。如當解未解時。惟桂枝湯可用。故桂枝湯爲傷寒中風雜病解外之總方。凡脈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即陽明病脈遲。汗出多者宜之。太陰病脈浮者亦宜之。則知諸經外證之虛者。咸得同太陽未解之治法。又可見桂枝湯不專爲太陽用矣。

傷寒選錄。張氏曰。予觀仲景周旋去就之妙。窮至事理之極。尤且未肯放乎。尙言欲解外。宜桂枝湯。一其欲字。權衡猶未放乎。更有躊躇詳審不盡之意。後之學者。當反復斟酌。別其所宜。庶無差失之患。此乃臨證審決之意也。卷內凡言宜者。即同此理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

湯下。成本。有主之二字。
何本。刪而反以下十四字。
故下。成本。玉函。有知字。玉函。服經。千金翼。無須字。解下。有其字。

〔成〕經曰。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湯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則其類矣。〔錢〕中風本應解肌。不當發汗。即用桂枝湯。亦有如水流漓。而疾不除者。況前條亦有初服桂枝湯。而反煩不解。必待先刺風池風府。使風邪得泄。然後却與桂枝湯則愈者。可見表證未解。未可遽用他法也。醫見汗後不解。疑其

邪已入裏而復下之。仍見浮脈而不愈者。何也。因脈浮爲風邪在外。不應反下之。下之而不愈者。以藥不中病。故令不愈也。今以脈仍浮。故知邪仍在外。幸而猶未陷入也。當須仍解其外邪。則愈矣。宜以桂枝湯主之。〔周〕愚案此條。雖汗下兩誤。桂枝證仍在。不爲壞證。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

湯主之。

玉函。脈經。證。作候。脈經。仍。作續。張。綱本。麻黃湯主之五字。移此當發其汗下。

〔成〕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而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方〕微除。言雖未全罷。亦已減輕也。發煩。風壅而氣昏也。目瞑。寒鬱而血滯也。劇作衄之兆也。衄。鼻出血也。鼻爲肺之竅。肺爲陽中之陰。而主氣。陽邪上盛。所以氣載血上。妄行而逆出於鼻也。陽氣以風而言也。風爲陽而由氣道。所以得隨衄散解。故曰陽氣重故也。〔錢〕邪之所除既微。則留邪甚盛。鬱而不泄。所以發煩眩暈而目瞑也。其邪氣之劇者。必至鬱熱傷營。陰受煎迫。血熱上行。從鼻竅而衄矣。衄則熱邪上越。乃得解也。〔柯〕麻黃湯主之句。在當發其汗下。此於結句補出。是倒序法也。仲景於論證時。細明其所以然。未及於方故耳。前輩隨文衍義。謂當再用麻黃。以散餘邪。不知得衄乃解句。何處著落。

案重。平聲。吳云。陽者。兼以寒氣挾持。而其氣加重故也。

傷寒準繩曰。張兼善云。太陽脈浮緊。發熱無汗自衄者。愈。此一定之論也。何故復用麻黃湯以汗之。仲景豈有前後相反之理哉。然。前條麻黃湯主之五字。合當用于當發其汗之下。蓋以漢之文法。用藥諸方。皆以于

外條之末。且如大青龍湯證。既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又以大青龍湯主之。皆此例也。

案成氏方氏喻氏程氏。並謂衄後更用麻黃湯。故張璐張志聰張錫駒汪琥金鑑皆從其說。以麻黃湯主之句。移此當發其汗下。不知此乃仲景倒句法。與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同。不可致易原文矣。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成〕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衄則熱隨血散。故云自衄者愈。〔方〕此承上條。復以其更較輕者言。得衄自愈者。汗本血之液。北人謂衄爲紅汗。達此義也。〔鑑〕太陽病凡從外解者。惟汗與衄二者而已。今既失汗於營。則營中血熱妄行。自衄熱隨衄解。必自愈矣。

三因方。麻黃升麻湯。治傷寒發熱。解利不行。血隨氣壅。鼻衄。世謂紅汗者是也。麻黃二兩半。升麻一兩一分。黃芩。芍藥。甘草。石膏。茯苓。各一兩。右剉散。每服四大錢。水一盞半。薑三片。煎七分。去滓。熱服。微汗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玉函。在表二字。作不得越三字。無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十五。脈經。作若發汗不大徹。玉函。脈經。微。作微。故知也。作故知之。

〔成〕太陽病未解。傳併入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併病。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爲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之。若太陽證未罷者。爲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不足言湯氣怫鬱止。是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擁甚於經。故躁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氣。但實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瀉者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是以脈滿。知陽氣擁鬱。而汗出不徹。〔汪〕此條雖係二陽併病。其實太陽證居多。始則太陽經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成併病。此作首一段看。雖續得微汗。不惡寒。然太陽證不因微汗而罷。故仍可小發汗。此又作一段看。設其人面色緣緣正赤。此兼陽明邪熱。鬱甚於表。當解之。此又作一段看。若此者。終是初得病時。發汗不徹之誤。以至因循而當汗不汗。其人陽氣怫鬱而面赤。猶不足言也。當見躁煩短氣。渾身上下痛無定著。此雖與陽明併病。而太陽之邪不少衰也。故云更發汗則愈。此又作一段看。不徹者。不透也。不足言者。猶言勢所必至。不須說也。〔魏〕緣緣者。自淺而深。自一處而滿面之謂。古人善於用字。故取象至妙。〔周〕躁煩以下。種種證候。不過形容躁煩二字。非真有痛。故曰按之不可得也。

傷寒選錄。張氏曰。夫併者。乃僅併贅併之義。非吞併就之理。然僅併係去聲。吞併之併。乃上聲。史記曰。始皇初併天下。卽此理也。夫併之理。乃前病未解。後病已至。有通相併之義。故云併病也。經曰。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暈。云云。如果併作一家。則仲景不具兩經之證而言也。其非併字明矣。越病論。無其人躁煩以下二十一字。不徹故也下。有宜麻黃湯四字。注云。古本字多差誤。以從來所見病人

護候中符合如此。故改正。○案更發汗。喻氏云。桂枝加葛根湯。張璐云。桂枝二越婢一湯。程氏云。不但用解劑如大青龍輩。而且兼薰法。用麻黃等煎湯。從外蒸以助其汗。張志聰云。可小發汗者。或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可也。姚氏云。更發其汗。宜桂枝湯。金鑑云。麻桂各半湯。或桂枝二越婢一湯。小小發汗。以和其表。更用大青龍湯。或葛根湯。發其汗。魏氏云。風因仍用桂枝湯。寒因仍用麻黃湯。風寒兩感。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諸家處方如此。然原文語意未太明。故未審定爲何是也。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乃玉函作而。

〔程〕經曰。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法當汗出而解無疑矣。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唯損其胃氣。虛其津液。而營血虧乏可知。其人尺中之脈必微。夫寸主表。尺主裏。今脈雖浮數。而尺中則微。是爲表實裏虛。麻黃湯之伐營。爲表裏俱實者設。豈可更用之以虛其裏乎。須用和表實裏之法治之。使表裏兩實。則津液自和。而邪無所容。不須發汗。而自汗出愈矣。〔錢〕身重者。因邪未入裏。誤下而胃中陽氣虛損也。凡陽氣盛則身輕。陰氣盛則身重。故童子純陽未雜。而輕健跳躍。老人陰盛陽衰。而肢體龍鍾。是其驗也。誤下陽虛。與誤汗陽虛無異。此條心悸。與發汗過多。又手冒心之心下悸。同一裏虛之所致也。〔魏〕程注謂須用表和裏實之法治之。亦足匡補仲師之法。而未出方。愚謂建中新加之屬。可以斟酌而用。要在升陽透表。溫中和裏而已。

案張璐金鑑。並主小建中湯。周氏引東垣。亦主建中。然東垣說。未知何書載之。錄俟後考。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此爲字。及微字。張璠本。知然問。補一其字。

疼。玉函。作身疼頭痛。脈經。作身疼。知下。成本。有之。玉函。作何以故。此爲營氣不足。血氣微少故也。脈經。亦有之。

〔錢〕浮緊。傷寒之脈也。法當身疼腰痛。宜以麻黃湯汗解之。爲是。假若按其脈。而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夫尺主下焦。遲則爲寒。尺中遲。是以知下焦命門真陽不足。不能蒸穀氣而爲營爲衛也。蓋汗者。營中之血液也。爲熱氣所蒸。由營達衛而爲汗。若不量其虛實。而妄發之。則亡陽損衛。固不待言。此以寒氣傷營。汗由營出。以尺中脈遲。則知腎藏真元衰少。營氣不足。血少之故。未可以汗奪血也。〔柯〕假令。是設辭。是深一層看法。此與脈浮數。而尺中微者。同義。〔魏〕治之之法。建中而外。少陰溫經散寒諸方。猶不可不加意也。

汪氏云。補亡論。郭白雲云。宜小建中湯。次則柴胡桂枝湯。愚以此二湯。實祖活人書之意。蓋小建中者。即桂枝湯。如飴糖一味。但仲景法。無汗者。不得服桂枝。又柴胡桂枝湯。即小柴胡湯加桂枝。藥不對證。更屬不解。○案張氏周氏輩。並以小建中爲主。不若魏氏不定一方之允當矣。

本事方云。昔有鄉人丘生者。病傷寒。予爲診視。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營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芪。令飲。翌日脈尚爾。其家煎迫。日夜發汗。藥幾不盡矣。予忍之。但只用建中。調營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吸第。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得汗矣。信知此事是難。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暫時得安。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貴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原注〕法用桂枝湯。〇玉函注。一云桂枝湯。脈經。作桂枝湯。

〔程〕麻黃湯爲寒傷營之主劑而所禁多端乃爾將令後人安所措手乎曰亦於脈與證之間互參酌之不必泥定緊之一字始爲合法也脈浮無緊似不在發汗之列然視其證一一寒傷營之表病則不妨略脈而詳證無汗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程〕脈浮數者雖與浮緊稍異然邪勢擁遏在表可知則不必寒傷營之表病具備自不妨略證而詳脈無汗可發汗亦宜麻黃湯。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諧和故

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玉函。作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

衛氣不和故也。營行脈中。爲陰主內。衛行脈外。爲陽主外。復發其汗。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千金翼同。脈經。千金。營氣和者云云十八字。作營氣和而外不解。此衛不和也十二字。無營衛和之營。吳本。作病常自汗出者。營氣和。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注云。此段。舊本多衍文。今刪正。

〔錫〕衛氣者所以肥腠理司開闔衛外而爲固也今不能衛外故常自汗出此爲營氣和而衛不和也衛爲陽營爲陰陰陽貴平和合今營自和而衛氣不與之和諧故營自行于脈中衛自行于脈外兩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也宜桂枝湯發其汗調和營衛之氣則愈〔方〕此言常者謂無時不然也〔程〕此不必其爲太陽中風而桂枝湯亦宜者如今人滋陰斂汗等類〔柯〕下條發熱汗出便可用桂枝湯見不必頭痛惡風俱備此只自汗一症即不發熱者亦用之更見桂枝方於自汗爲親切耳。

傷寒類方云。營氣和者。言營氣不病。非調和之和。自汗與發汗迥別。自汗乃營衛相離。發汗使營衛相合。自汗傷正。發汗驅邪。復發者。因其自汗。而更發之。則營衛和。而自汗反止矣。

案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營在脈中。衛在脈外。又衛氣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正此段之所根柢也。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千金。作時時發熱。湯下。成本。有主之一字。

〔汪〕藏無他病者。謂裏和能食。二便如常也。〔程〕如病人藏無他病。屬之裏分者。只發熱自汗出。時作時止。纏綿日久而不休。此較之太陽中風證之發無止時。不同矣。既無風邪。則衛不必強。營不必弱。只是衛氣不和。致閉固之令有乖。病既在衛。自當治衛。雖藥同於中風。服法不同。先其時發汗。使功專於固衛。則汗自斂。熱自退。而病愈。此不必爲太陽中風。而桂枝湯可主者一也。凡藏病。亦有發熱汗自出。連綿不愈者。骨蒸勞熱類是也。〔成〕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

案此條。方氏以降諸家。並爲中風證。似非經旨。只柯琴志聰錫駒注。與程意同。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鑑〕傷寒脈浮緊。法當發汗。若不發汗。是失汗也。失汗則熱鬱於營。因而致衄者。宜麻黃湯主之。若能於未衄之先。早用麻黃湯汗之。汗出則解。必不致衄。其或如前條之自衄而解。亦無須平藥也。〔程〕大抵傷寒見衄者。由其人營分素熱。一被寒閉。營不堪遏。從而上升矣。〔王〕奪血者無汗。既致衄。不可輕用麻黃湯。須審之又審。

點滴不成流者可也。

活人書云。衄家不可發汗。汗出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瞬。不能眠。然而無汗而衄。脈尚浮緊者。須與麻黃湯。脈已微者。不可發汗。黃芩芍藥湯。犀角地黃湯。

江瓊名醫類案云。陶尚文治一人。傷寒四五日。吐血不止。醫以犀角地黃湯等治。而反劇。陶切其脈。浮緊而數。若不汗出。邪何自解。遂用麻黃湯。一服汗出而愈。或問。仲景言衄家不可汗。亡血家不可發汗。而此用麻黃湯。何也。瓊曰。久衄之家。亡血已多。故不可汗。今緣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吐血。當分其津液。乃愈。故仲景又曰。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血者。麻黃湯主之。蓋發其汗。則熱越而出。血自止也。

案柯本。此條作傷寒脈浮緊者。麻黃湯主之。不發汗。因致衄。注云。不發汗。陽氣內擾。陽絡傷則衄血。是奪血者無汗也。若用麻黃湯再汗。液脫則斃矣。言不發汗。因致衄。豈有因致衄。更發汗之理乎。愚故重爲校正。恐誤人者多耳。此執泥之說。難從矣。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原注〕一知不在

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玉函。作未可與承氣湯。是。其

便反清。脈短。千金翼。作大便反清。柯本。大便固。知。玉函。脈經。千金翼。作此爲二字。王肯堂校本千金翼。有熱。作身熱。熱下。有。小便赤三字。其小便清。作若小便利。

〔成〕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故宜當下。若小便清者。知裏無熱。則不可下。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況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責邪在裏。是仍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若頭疼不已。爲表不罷。證甚於經。迫血妄行。上爲衄也。〔程〕欲攻裏。則有頭痛之表證可疑。欲解表。則有不大便之裏證可

疑表裏之間。何從辨之。以熱辨之而已。熱之有無。何從辨之。以小便辨之而已。有熱者。小便必短赤。熱已入裏。頭痛祇屬熱證。可以攻裏。其小便清者。無熱可知。熱未入裏。不大便祇屬風秘。仍須發汗。〔汪〕若頭痛不已者。爲風寒之邪上壅。熱甚於經。勢必致衄。須乘其未衄之時。宜用桂枝湯。以汗解之。〔周〕此因發汗之後。不得再用麻黃也。〔魏〕此條之衄。意料之辭。非已見之證。用桂枝湯則可不衄而解。與用麻黃湯一條亦有別。

傷寒選錄云。丹溪曰。謹案外證未解不可下。下爲逆。今頭痛有熱。宜解表。反與承氣。正是實其妄下之過也。故下文又言小便清者。知其無裏邪。不當行承氣。又繼之曰。當須發汗。曰頭痛必衄血。宜桂枝湯。反復告戒。論意甚明。而注反直曰。故當宜下。想因六七日不大便爾。雖不大便。他無所苦。候表解然後攻之。正仲景法也。注意似未瑩。○案此說與玉函符矣。

傷寒類方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宜下之候。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太陽症仍在。不得以日久不便而下也。案未可二字。從金匱增入。傷寒論失此二字。○案徐氏注解近是。故表而出焉。又案張志聰。發汗用麻黃湯。柯氏改小便清。作大便閉。並非也。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玉函。脈經。千金。服上。有其字。

可更發汗。玉函。作與復發汗。脈經。千金翼。作可復發其汗。成本。無已字。傷下。有主之二字。

〔成〕煩者。熱也。發汗身涼爲已解。至半日許。身復熱。脈浮數者。邪不盡也。可更發汗。與桂枝湯。〔鑑〕傷寒服麻黃湯發汗。汗出已熱退。身涼解。半日許。復煩熱而脈浮數者。是表邪未盡。退而復集也。可更發汗。其不用麻黃湯者。以其津液前已爲發汗所傷。不堪再任麻黃。故宜桂枝更汗可也。

案方氏喻氏輩並云傷寒已解復傷風邪且以更爲改之義非是更再也玉函作復其意可見耳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成本無亡血二字玉函脈經亡津

液。作無津液。
液下。有而字。

〔錫〕此論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也蓋汗吐下三法皆所以亡血亡津液者也用之不當不惟亡血亡津液而亡陰亡陽也用之得宜雖亡血亡津液而亦能和陰和陽也故曰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鑑〕凡病謂不論中風傷寒一切病也其邪正皆衰可不必施治惟當靜以俟之

案程氏柯氏汪氏並謂用生津益血之劑則陰陽自和而病自愈此不必矣今審察原文語意自和自愈兩自字分明不假藥力可以見耳方氏志聰金鑑以陰陽爲脈之陰陽此必不然蓋亡血則亡陰亡津液則亡陽陰陽即指氣血而言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玉

脈經千金翼汗下有其人二字得作其

〔成〕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汪〕先汗後下治傷寒之正法也今病未曾發汗而先大下之既下之後復發其汗是爲汗下相反津液重亡案此條論必病人表裏證悉具以故汗下相反但小便不利無他變也設使無裏證而先下無表證而復汗則病人變證蜂起豈但小便之不利哉〔喻〕言下後復發汗有俟津液自回之法若強責其小便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有增鞭滿喘脹者矣故宜以不治治之〔程〕得小便利得字宜著眼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玉函。脈經。千金。其汗上。有其字。

〔程〕下後復發汗。則衛外之陽必虛。故振寒。而守內之陽亦弱。故脈微細。能明其所以然。則雖有一應熱證。相兼而來。只補虛為主。良工於汗下之際。稍失治於其初。輒不可不慎持於其後。脈證之間。各有本標。萬不可因標誤本也。〔柯〕內陽虛。故脈微細。外陽虛。故振慄惡寒。即乾薑附子湯證。

案汪氏引補亡論。常器之云。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有熱人。可與黃芪建中湯。魏氏云。四逆湯之屬。學者宜從其輕重。而擇用耳。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

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玉函。脈經。千金。汗上。有其字。渴下。有而字。脈上。有其字。

〔成〕下之虛其裏。汗之虛其表。既下又汗。則表裏俱虛。陽王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正邪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為主。陽虛不能與之爭。是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裏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又無表證。而脈沈微。知陽氣大虛。陰寒氣勝。與乾薑附子湯。退陰復陽。〔程〕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宜乾薑附子湯。直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證狐疑也。〔柯〕身無大熱。表陽將去矣。幸此微熱未除。煩躁不寧之際。獨任乾薑生附。以急回其陽。此四逆之變劑也。〔魏〕身無大熱。非太陽發熱。並非陽明大熱也。洵是陽虛於內。露假亂真耳。案晝間雖煩躁。亦不嘔不渴。更明嘔亦有寒逆。而渴不容假。渴亦有陰暈陽浮。面赤口燥之渴。但與水不能飲。則真寒立見矣。

案無大熱。又出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大陷胸湯。白虎加人參湯條。並謂身微熱。無倉倉蒸蒸之勢也。此條

煩躁與茯苓四逆湯。吳茱萸湯。大青龍湯方後。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者。同屬亡陽。但不過有少異耳。案樓氏綱目。作日夜煩躁。不得安眠。時安靜。不知何據。

乾薑附子湯方

乾 薑

附 子

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成本。切。作破。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徐〕脈微無大熱。是外無襲邪。而更煩躁。非陽虛發躁之漸乎。故以生附乾薑。急溫其經。比四逆。不用甘草者。彼重在厥。故以甘草。先調其中。而壯四肢之本。此重在虛陽上泛。寒極發躁。故用直搗之師。而無取扶中爲治耳。

柯氏曰。茯苓四逆。固陰以收陽。乾薑附子。固陽以配陰。二方皆從四逆加減。而有救陽救陰之異。茯苓四逆。比四逆爲緩。固裏宜緩也。薑附者。陽中之陽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則勢力更猛。比四逆爲峻。回陽當急也。一去甘草。一加茯苓。而緩急自別。加減之妙。見用方之神乎。

盧祖常續易簡方曰。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去皮臍。然附子。縱重一兩。去皮臍。已不等分。況有不重一兩者乎。兼其方。載乾薑。既爲主治之君。在附子之上。已知其不實附子之等分也。又曰。仲景一百十三方。用附子者二十一。熟用者十有三。必佐麻黃桂枝大黃黃連黃芩細辛輩。生用者八。薑附湯。四逆湯。白通湯。白通豬膽湯。通脈四逆湯。通脈四逆加豬膽湯。四逆人參湯。茯苓四逆湯。是也。必方方皆用乾薑爲正。未聞用熟附佐乾薑也。千金翼。薑附湯。主痰冷癖氣方。

於本方以生薑代乾薑。

和劑局方薑附湯。又治暴中風冷。久積痰水。心腹冷痛。霍亂轉筋。一切虛寒。並皆治之。即本方

三因方乾薑附子湯。治中寒卒然暈倒。或吐逆涎沫。狀如暗風。手脚攣搐。口噤。四足厥冷。或復燥熱。即本方

衛生寶鑑曰。身冷脈沈數。煩躁不飲水。此名陰盛格陽。乾薑附子湯。加人參半兩治之。

張氏醫通曰。腰痛屬寒者。其腰如冰。其脈必緊。得熱則減。得寒則增。本方加肉桂杜仲。外用摩腰膏。

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二兩。新加湯主

之。玉函。脈經。千金翼。身下。有難字。脈上。有其字。作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湯。

〔錢〕此本中風。而以麻黃湯。誤發其汗。遂使陽氣虛損。陰液耗竭。不能充灌滋養。故身疼痛。而脈沈遲。非傷寒脈浮緊。而身疼痛之可比也。仍以桂枝湯。和解衛陽。因誤汗之後。多加芍藥之酸收。以斂營陰之汗液。生薑以宣通其衰微之陽氣。人參以扶補其耗散之元真。故名之曰桂枝新加湯。然身疼痛而脈沈遲。皆無陽之證。而不加附子以溫經復陽者。以未如肉瞶筋惕。汗漏不止之甚。故不必真武湯。及桂枝加附子湯。救急之法也。若服而未除者。恐亦必當加入也。

傷寒準繩張兼善曰。仲景凡言發汗後。以外無表證。裏無熱症。止餘身疼一事而已。若脈稍浮盛。則爲表邪未盡解。今言脈沈遲。此血虛而致然也。故加人參生薑芍藥以益血。

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二兩。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

枝去皮

芍

藥四兩

甘

草二兩

人參三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四兩○千金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加芍

藥生薑人參。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然第二卷桂枝湯方內。更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多。三兩。餘依桂枝湯法服。玉函。味下。有咬咀四味四字。云。作方。方

本。表上。有微火二字。注云。微火。皆當做效首方。此蓋後人之贅耳。

〔志〕曰新加湯者。謂集用上古諸方。治療表裏之證。述而不作。如此湯方。則其新加者也。亦仲祖自謙之意。

古方選注曰。新加者。申明新得其分兩之理。而加之也。傷寒類方曰。素體虛。而過汗者。方可用。

案柯氏作桂枝去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云。坊本作加芍藥生薑者。誤。未知何據。恐是僭妄也。

案錢氏霍亂篇吐利止而身痛不休云云注。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此乃汗後亡陽。陽虛裏寒。無陽氣

以噓培和緩其筋骨。營血凝滯而痛。此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證也。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

湯。杏仁。玉函。麻黃。作杏子。成本。湯下。有主之二字。

〔方〕更行。猶言再用。不可再用桂枝湯。則是已經用過。所以禁止也。〔鑑〕太陽病下之後。微喘者。表未解也。當

以桂枝加厚朴杏仁湯。解太陽肌表。而治其喘也。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下利脈促。汗出而喘。表未解者。當

以葛根黃連黃芩湯。解陽明之肌熱。而治其喘也。今發汗後。汗出而喘。身無大熱。而不惡寒者。知邪已不在太

陽之表。且汗出而不惡熱。知邪亦不在陽明之裏。是邪獨在肺中。肺氣滿而喘矣。故不可更行桂枝湯。〔兼〕予

觀景仲常言發汗後。乃表邪悉解。止餘一證而已。故言不可更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

解。當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散之。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證悉具。而加喘者用之。〔錢〕因邪熱在肺。或時有微熱。未可知也。然非若表裏有邪之熱。故曰無大熱也。

案柯氏無大熱。刪無字。云。無字。舊本訛在大熱上。前輩因循不改。隨文衍義。爲後學之迷途。此說不可從。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千金。名四。物甘草湯。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箇去皮尖○玉函。作杏子五十枚。

甘草二兩炙○玉函。作一兩。

石膏半斤碎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

一升。本云黃耳杯。成本。玉函。千金翼。升黃問。有先字。玉函。無本云黃耳杯。五字。千金翼。杯。作杯。汪云。黃耳杯。想係置水器也。

〔錢〕李時珍云。麻黃乃肺經專藥。雖爲太陽發汗之重劑。實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杏仁利氣。而能泄肺。石膏寒涼。能肅西方金氣。乃瀉肺肅肺之劑。非麻黃湯及大青龍之汗劑也。世俗不曉。惑於活人書及陶節菴之說。但見一味麻黃。卽以爲汗劑。畏而避之。不知麻黃湯之制。欲用麻黃以泄營分之汗。必先以桂枝開解衛分之邪。則汗出而邪去矣。所以麻黃不與桂枝同用。止能泄肺邪。而不至大汗泄也。觀後賢之麻黃定喘湯。皆因之以立法也。

千金方。貝母湯。治上氣咽喉窒塞。短氣不得臥。腰背痛。胸滿不得食。面色萎黃。

於本方。加貝母。桂心。半夏。生薑。

三因方。惺惺散。治傷寒發熱。頭疼腦痛。

於本方。去杏仁。加茶。葱煎服。

仁齋直指附遺。五虎湯。治喘急痰氣。

於本方。加細茶。萬病回春。有桑白皮。生薑。葱白。

張氏醫通。冬月咳嗽。寒痰結於咽喉。語聲不出者。此寒氣客於會厭。故卒然而瘖也。麻杏甘草湯。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成〕發汗過多。亡陽也。陽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病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與桂枝甘草湯。以調不足之氣。〔錢〕陽本受氣於胸中。故胸中爲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爲呼吸。位處心胸之間。發汗過多。則陽氣散亡。氣海空虛。所以叉手自冒覆其心胸。而心下覺惕惕然悸動也。凡病之實者皆不可按。按之則或滿或痛。而不欲也。此以誤汗亡陽。心胸真氣空虛而悸動。故欲得按也。〔柯〕叉手冒心。則外有所衛。得按則內有所依。如是不堪之狀。望之而知其虛矣。〔汪〕冒字。作覆字解。

案悸。說文云。心動也。今云心下悸。歷下悸。活人書云。悸氣者。動氣也。乃知悸假爲動氣之總稱。活人指掌云。悸。卽怔忡之別名。未允。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〇成本。
並脫兩字。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柯〕此用桂枝爲君。獨任甘草爲佐。以補心之陽。則汗出多者。不至於亡陽矣。薑之辛散。棗之泥滯。固非所宜。

并不用芍藥者。不欲其苦泄也。甘溫相得。氣和而悸自平。與心中悸而煩。心下有水氣而悸者。迥別。

傷寒類方曰。此以一劑爲一服者。二味扶陽補中。此乃陽虛之輕者。甚而振振欲擗地。則用真武湯矣。一症而輕重不同。用方迥異。

案此方。與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立方之妙。在于單捷。錢氏則云。如參芍之補斂。恐不可少。仲景立方。諒不止此。或有脫落。未可知也。此乃後人之見耳。

證治大還。桂枝湯。治生產不快。或死腹中。桂枝一握。甘草三錢。水煎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奔。玉函。經。作貢。

〔魏〕此條。乃申明發汗後陽虛之變證也。汗出過多。陽浮於上。陰陽二者。相維而不相離。陽既上浮。陰即下動。其臍下悸者。陰氣欲上乘而作奔豚。容不急溫中固陽以禦之乎。陽盛於中。陰自安於下。斯奔豚欲作。而終不能作也乎。〔柯〕臍下悸時。水氣尙在下焦。欲作奔豚之兆。而未發也。〔方〕欲作。待作未作之謂。〔汪〕奔豚。難經云。腎之積名。此言奔豚。乃腎氣發動。如欲作奔豚之狀。非真臍下有積如豚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

半斤

桂

枝

四兩
去皮

甘

草

二兩

大

棗

十五枚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玉函。作瀾。方氏諸家同。
千金翼。作水一斗。不用甘爛水。

〔鑑〕此方。即苓桂朮甘湯。去白朮。加大棗。倍茯苓也。彼治心下逆滿。氣上衝胸。此治臍下悸欲作奔豚。蓋以水停中焦。故用白朮。水停下焦。故倍茯苓。其病由汗後而起。自不外乎桂枝之法也。若已作奔豚。又非此藥所能治。則當從事乎桂枝加桂湯法矣。〔吳〕汗後餘邪。挾下焦邪水爲患。故取桂枝湯中之三以和表。五苓散中之二以利水。

總病論曰。甘爛水。即肝切。熟也。不擊則生。擊之則熟。水之味本酸。擊熟之則歸土性矣。然土之味本甘。故也。暴虛之水。擊之而成沫。乾而成土。水歸土性。故謂之甘爛水。○案甘爛水。諸說不一。成氏云。湯之有力。取不助腎邪也。徐氏云。甘而輕。取其不助腎邪。而益脾土也。柯氏云。甘爛水狀似奔豚。而性則柔弱。故又名勞水。錢氏云。動則其性屬陽。揚則其勢下走。故也。張錫駒云。湯之無力。以其不助水氣也。徐大椿云。太約取其動極思靜之義。數說未知孰是。姑舉于斯。

傷寒類方曰。先養茯苓者。凡方中專重之藥。法必先養。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成〕吐後腹脹。與下後腹滿。皆爲實。言邪氣乘虛。入裏爲實。發汗後。外已解也。腹脹滿。知非裏實。由脾胃津液不足。氣滯不通。壅而爲滿。與此湯。和脾胃而降氣。〔程〕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敷布諸氣。故壅滯而爲脹滿。是當實其所虛。自能虛其所實矣。虛氣留滯之脹滿。較實者。自不堅痛。

傷寒準繩。張景岳曰。凡言發汗後者。以外無表證。裏無別術。止有腹脹一事而已。除此之外。即獲全安。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千金。名厚朴湯。分兩稍異。

厚朴半斤炙去皮

生薑半斤切

半夏半升洗○玉面。作半斤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成本。千金翼。有炙字。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玉面。五味下有咬咀二字。

〔錢〕此雖陽氣已傷。因未經誤下。故虛中有實。以胃氣未平。故以厚朴爲君。生薑宜通陽氣。半夏蠲飲利膈。故以爲臣。參甘補中和胃。所以益汗後之虛耳。〔喻〕移此治泄後腹脹果驗。

證治大還曰。孫召治一女子。心腹脹滿。色不變。經曰。三焦脹者。氣滿皮膚。硃硃然石堅。遂以仲景厚朴生薑半夏人參甘草湯。下保和丸。漸愈。

張氏醫通曰。石頑治總戎陳孟庸。瀉利腹脹作痛。服黃芩白芍之類。脹急愈甚。其脈洪盛而數。按之則濡。氣口大三倍於人迎。此溼熱傷脾胃之氣也。與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二劑。痛止脹減。而瀉利未已。與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二劑。瀉利止。而飲食不思。與半夏瀉心湯二劑而安。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玉面。若下下。有若發汗三字。脈上。有其字。脈經。千金翼。作傷寒吐下發汗後。少

一振字。脈經。無白字。

〔成〕吐下後裏虛。氣上逆者。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表虛陽不足。起則頭眩。脈浮緊。爲邪在表。當發汗。脈沈緊。爲邪在裏。則不可發汗。發汗則外動經絡。損傷陽氣。陽氣外虛。則不能主持諸脈。身爲振振搖也。與此湯以和經益陽。〔錢〕傷寒本當以麻黃湯汗解。若吐下之。則治之爲逆。心下者。胃脘之間也。逆滿。氣逆中滿也。〔汪〕裏虛

氣逆。心下作滿。且上衝於胸膈之間。更上逆於頭。起則作眩。〔鑑〕脈沈緊。是其人必素有寒飲。相挾而成。若不頭眩。以瓜蒂散吐之。亦自可除。今乃起則頭眩。是又爲胸中陽氣已虛。不惟不可吐。亦不可汗也。〔張〕至若吐下後。重發汗太過。亡陽厥逆煩躁。或仍發熱心悸。頭眩身動。振振欲擗地者。又屬真武湯證。非此湯可能治也。

傷寒論曰。凡傷寒頭眩者。莫不因汗吐下虛。其上焦元氣之所致也。眩者。目無常主。頭眩者。俗謂頭旋眼花。是也。針經曰。上虛則眩。下虛則厥。

案逆滿者。上虛而氣逆不降。以爲中滿。氣上衝胸者。時時氣撞搶于胸脇間也。二證通別。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千金。名扶苓湯。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朮○金匱。及玉函。作三兩。

甘草各二兩炙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玉函。三服下。有。小便即利四字。

〔鑑〕身爲振振者。即戰振身搖也。身振振欲擗地者。即戰振欲墮於地也。二者皆爲陽虛失其所恃。一用此湯。一用真武者。蓋真武教育龍之誤汗。其邪已入少陰。故主以附子。佐以生薑苓朮。是壯裏陽以制水也。此湯救麻黃之誤汗。其邪尚在太陽。故主以桂枝。佐以甘草苓朮。是扶表陽以滌飲也。至真武湯用芍藥者。裏寒陰盛。陽衰無依。於大溫大散之中。若不佐以酸斂之品。恐陰極格陽。必速其飛越也。此湯不用芍藥者。裏寒飲盛。若佐以酸斂之品。恐飲得酸。反凝滯不散也。

案金匱要略痰飲篇曰。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乃知此條。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陽虛痰飲所致也。

傷寒類方曰。此亦陽虛。而動腎水之症。即真武症之輕者。故其法亦仿真武之意。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玉函。服經。千金翼。發汗病不解。作發其汗不解而。

〔成〕發汗病解。則不惡寒。發汗病不解。表實者。亦不惡寒。今發汗病且不解。又反惡寒者。營衛俱虛也。汗出則營虛。惡寒則衛虛。與芍藥甘草附子湯。以補營衛。〔徐〕汗後而表不解。是證仍如故。而惡寒獨曰反。比前有加也。〔錢〕或曰。既云發汗病不解。安知非表邪未盡乎。曰。若傷寒汗出不解。則當仍有頭痛發熱。脈浮緊之辨矣。而仲景非唯不言發熱。且毫不更用解表。而毅然斷之。曰虛故也。則知所謂虛者。陽氣也。其脈必微弱。或虛大虛數。而見汗出。但惡寒之證。如附子瀉心證。及用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之類。故曰虛故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

甘草各二兩。炙。○玉函。作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三服。疑非仲景方。玉函。千金。五升。

作三升。無疑非仲景方五字。五合。玉函。作三合。千金翼。作二合。成本。無三服之三字。方作意。

〔周〕汗多爲陽虛。而陰則素弱。補陰當用芍藥。回陽當用附子。勢不得不芍附兼資。然又懼一陰一陽。兩不相和也。於是以甘草和之。庶幾陰陽諧。而能事畢矣。〔柯〕脚掣急。與芍藥甘草湯。本治陰虛。此陰陽俱虛。故加附子。皆仲景治裏不治表之義。〔汪〕叔和認爲傷寒病發汗不解而惡寒。乃表邪未盡。仍宜發汗。因疑此方。爲非

仲景意似不可用。故內臺方議亦云。若非大汗出。又反惡寒。其脈沈微。及無熱證者。不可服也。明乎此。而此方之用。可無疑矣。

柯氏曰。案少陰亡陽之證。未曾立方。本方恰與此症相合。芍藥止汗。收肌表之餘津。甘草和中。除咽痛而止吐利。附子固少陰。而招失散之陽。溫經絡而緩脈中之緊。此又仲景隱而未發之旨歟。

案此方。於芍藥甘草湯中。加附子。於四逆湯中。去乾薑。代芍藥。陰陽雙救之意。可自知也。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扶苓四逆湯主之。

服經。千金翼。作發汗吐下以後不解煩躁。

〔成〕發汗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則發汗外虛陽氣。下之內虛陰氣。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與茯苓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程〕發汗下後。病仍不解。而煩躁者。此時既有未解之外寒。復有內熱之煩躁。大青龍之證備具矣。不爲所誤者。幾何。不知得之汗下後。則陽虛爲陰所凌。故外亡而作煩躁。必須溫補兼施。〔徐〕此證惑人。在病仍不解四字。〔汪〕此虛煩虛躁。乃假熱之象也。〔鑑〕大青龍證。不汗出之煩躁。乃未經汗下之煩躁。屬實。此條病不解之煩躁。乃汗下後之煩躁。屬虛。然脈之浮緊沈微。自當別之。恐其誤也。故諄諄言之也。案此湯症。陽症俱備。而不然者。身雖煩熱。而手足指尖。微有厥冷。雖有煩渴引飲。亦自喜熱而惡冷。舌胎白滑。或假生燥胎。脈雖洪大。或散而數。或弦大浮疾而空虛。無力無底。總之取脈不取症。庶幾無失真的矣。

扶苓四逆湯方

扶苓

四兩○成本。作六兩。

人參

一兩

附子

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甘草

二兩

乾薑

半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玉函。味下。有吹咀二字。三升。作一升二合。去滓。

以下。作分溫再服日三。千金翼。二升。作二升。

〔成〕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以益陰。〔柯〕先汗後下。於法爲順。而表仍不解。是妄下亡陰。陰陽俱虛。而煩躁也。故製茯苓四逆。固陰以收陽。先下後汗。於法爲逆。而表症反解。內不嘔渴。似於陰陽自和。而實妄汗亡陽。所以虛陽擾於陽分。晝則煩躁也。故專用乾薑附子。固陽以配陰。二方皆從四逆加減。而有救陽救陰之異。此比四逆爲緩。固裏宜緩也。襲附者。陽中之陽也。用生附而去甘草。則勢力更猛。比四逆爲峻。回陽當急也。一云甘草一加茯苓。而緩急自別。加減之妙。見用方之神乎。

案千金方。婦人產後。淡竹茹湯方後云。若有人參。入一兩。若無。內茯苓一兩半。亦佳。蓋人參茯苓。皆治心煩悶。及心虛驚悸。安定精神。

聖濟總錄。治霍亂。臍上築悸。平胃湯。即本方。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原注〕

玉函云。與小承氣湯。○玉函。惡寒。千金翼。故也下。有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九字。乃合前條。爲一則耳。又調胃承氣湯。作小承氣湯。千金翼注。一云。調胃承氣湯。程。論。錢。及王肯堂校千金翼。熱上。有惡字。

〔成〕汗出而惡寒者。表虛也。汗出而不惡寒。但熱者。裏實也。經曰。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見下篇。十與調胃承氣湯和胃氣。〔程〕汗後不惡寒反惡熱。其人大便秘實。白發汗後。亡津液所致。病不在營衛。而在胃矣。法當和胃氣。〔錢〕既汗之後。陽氣已虛。不宜大下。故當與調胃承氣湯。即陽明篇所謂。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

勿令大泄下是也。〔柯〕虛實俱指胃言。汗後正氣奪則胃虛。故用附子芍藥。邪氣盛則胃實。故用大黃芒消。此自用甘草。是和胃之意。此見調胃承氣。是和劑而非下劑也。

案陽明篇。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正與此條發矣。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原注〕即猪苓散是。○

字。作燥。無煩躁之燥字。欲得飲水。玉函。作其人欲引水。玉函。脈經。少

少與。作當稍二字。胃氣。作胃中。五苓上。成本。玉函。並有與字。非也。

〔汪〕此條論當作兩截看。太陽病發汗後云云。至胃氣和則愈。此係胃中乾。煩躁作渴。止須飲水以和胃氣。非

五苓散證也。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此係水熱結於膀胱而渴。乃爲五苓散證。太陽病。乃合中風傷寒。而

言之也。方喻列入中風。何其執也。〔魏〕大汗出。所謂如水流漓也。於是胃中津液。受傷而乾。因乾而燥。因燥而

煩。因煩燥而不得眠。此一串而至者。惟恐人誤認爲傳裏之燥煩。誤下也。於是標出欲飲水者一證。〔志〕不可

恣其所欲。須少少與飲之。〔鑑〕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則是太陽表邪未罷。膀胱裏飲已成也。經曰。膀

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邪熱薰灼。燥其現有之津。飲水不化。絕其未生之液。津液告匱。求水自救。所

以水入即消渴而不止也。用五苓散者。以其能外解表熱。內輸水府。則氣化津生。熱渴止而小便利矣。〔方〕消

渴飲水而小便又不利。則其水有似乎內自消也。渴言能飲且能多也。〔錫〕案大汗出。胃中乾者。乃胃無津液

而煩躁。故與水以潤之。小便不利消渴者。乃脾不轉輸。水津不布而消渴。故用五苓以散之。若胃中乾者。復與

五苓散。利其小便。則愈乾矣。故陽明篇云。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

故也。

傷寒雜論。張素善曰。煩渴用白虎湯。宜也。其用五苓散。滲津液。何哉。曰。白虎乃表證已解。邪傳裏而煩渴者。用之。今脈尚浮。身有微熱而渴。乃表邪未全解。故用桂枝之辛和肌表。白朮茯苓之甘淡。以潤虛燥也。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銖

澤瀉一兩六銖。○成本。銖下。有半字。

白朮十八銖

茯苓十八銖

桂枝半兩去皮。○成本。玉函。無枝字。後人故生議。或成氏本注。并明理論。俱作桂枝。知其脫誤也。

右五味搗爲散。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如法將

息。謂爲散。金匱。成本。玉函。作爲末二字。千金翼。作各爲散。更於白中治之。外臺。天行病。作爲散水服。千金。亦作水服。多飲煖水。千金。無煖字。外臺。溫病。作多飲煖水。以助藥勢。成本。無如法將息四字。

〔錫〕散者。取四散之意也。茯苓澤瀉猪苓。淡味而滲洩者也。白朮助脾氣以轉輸。桂枝從肌達表。外竅通而內竅利矣。故曰多飲煖水。汗出愈也。〔汪〕方中用朮。昔賢如孫真人朱奉議許學士等。皆用白朮。近醫方中行喻嘉言。改用蒼朮。然蒼朮過於燥烈。不若白朮之甘平滋膩。能補津液而潤燥。縱使仲景時無白朮。於今業已有之。在醫人亦可權宜取用。方後云。多服煖水。令汗出愈。此卽桂枝湯方下。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之義。建安許氏云。五苓散。乃汗後一解表藥。於此可見。〔魏〕五苓必爲散。以白飲調服。方能多服煖水。而汗出始愈。設煎法而服。則內外迎拒。藥且不下。故必服藥如法。然後可效。

案明理論曰。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尅伐腎邪。專爲號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爲主。故曰五

苓散。馬永卿類真子錄云。關中名醫駱耕道曰。五苓散五味。而以木猪苓爲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薑也。桔梗也。鷄蘆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去水則豕零爲君。豕零。木猪苓也。二說未知何是。姑兩存焉。

案白飲。諸家無注。晉壘元戎作白米飲。始爲明晰。活人書作白湯。恐非也。

千金方。五苓散。主時行熱病。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言語。不與人相主當者。

和劑局方。辰砂五苓散。治傷寒表裏未解。頭痛發熱。心胸鬱悶。唇口乾焦。神志昏沈。狂言譫語。如見鬼神。及治瘧瘧煩悶不省者。即本方加辰砂。如中暑發渴。小便赤澀。用新汲水調下。小兒五心煩熱。焦躁多哭。咬牙上攢。欲爲驚狀。每服半錢。溫熱水下。

三因方曰。己未年。京師大疫。汗之死。下之死。服五苓散遂愈。此無他。溫疫也。案書說。引信効方。

又五苓散。治伏暑飲熱。暑氣流入經絡。壅滯發熱。或胃氣虛。血滲入胃。停留不散。吐出一二升許。

傷寒百問經絡圖。五苓散。又治瘧氣溫瘧。不伏水土。黃疸或瀉。又治中酒惡心。或嘔吐痰水。水入便吐。心下痞悶。又治黃疸。如黃橘色。心中煩急。眼睛如金。小便赤澀。或大便自利。若治黃疸。煎山茵陳湯下。日三服。濟生加味五苓散。治伏暑熱二氣。及冒濕泄瀉注下。或煩。或小便不利。

於本方。加草前子。

直指五苓散。治濕症。小便不利。經云。治濕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治傷暑煩渴。引飲過多。小便赤澀。心下水氣。又流行水飲。無氣錢。沸湯煎下。小便更不利。加防己佐之。又治尿血。內加辰砂少許。用燈心查握。新

水煎湯調下。又治便毒。疎利小便。以泄致精。用葱二莖煎湯調下。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玉函。已。作後。浮下。有而字。脈經。千金翼。煩上。有復字。

〔方〕已者。言發汗畢。非謂表病罷也。煩渴者。膀胱水畜。不化津液。故用四苓以利之。浮數者。外表未除。故惡一桂以和之。所以謂五苓能兩解表裏也。案方注。係金鑑改訂。故與原書。有異同焉。〔鑑〕發汗已。爲太陽病已發過汗也。脈浮數。知邪仍在表也。若小便利而煩渴者。是初入陽明胃熱。白虎湯證也。今小便不利而煩渴。是太陽府病。膀胱水畜。五苓證也。故用五苓散。如法服之。外疏內利。表裏均得解矣。

案表邪未解。則陽氣盛于外。而津液亦走于外。下焦蓄水。則升騰之氣。液失其常。是以胃中燥而煩渴。故主以五苓。外發表邪。內利蓄水也。成注。爲亡津液。而胃燥之解。恐非是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鑑〕此申上條或渴而不煩。或煩而不渴者。以別其治也。傷寒發汗後。脈浮數。汗出煩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今惟曰汗出者。省文也。渴而不煩。是飲盛於熱。故亦以五苓散主之。利水以化津也。若不煩且不渴者。是裏無熱也。惟脈浮數。汗出。小便不利。是營衛不和也。故主以茯苓甘草湯。和表以利水也。

案柯氏汗出下。補心下悸三字。其說難憑。蓋因厥陰篇。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一條。而生此說耳。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苓二兩○玉函。
作三兩。

桂

枝二兩
去皮

甘

草一兩
炙

生

薑三兩
切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鑑〕有脈浮數汗出之表故主以桂枝去大棗芍藥者因有小便利之裏恐滯斂而有礙於癰閉也五苓去朮澤瀉苓者因不渴不煩裏飲無多惟小便一利可愈恐過於燥傷陰也。

傷寒類方曰此方之義從未有能詮釋者汗出之後而渴不止與五苓人所易知也乃汗出之後並無渴證又未指明別有何症忽無端而與茯苓甘草湯此意何居要知此處汗出二字乃發汗後汗出不止也汗出不止則亡陽在即當與以真武湯其稍輕者當與以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更輕者則與以此湯何以知之。以三方同用茯苓知之蓋汗大洩必引腎水上泛非茯苓不能鎮之故真武則佐以附子回陽此二方則以桂枝甘草斂汗而茯苓則皆以爲主藥此方之義不了然乎觀厥陰篇心悸治法益明。

虛實辨疑曰水停心下而悸者茯苓甘草湯加芫花主之金匱要略云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則發悸是以悸當治其飲也。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

五苓散主之。名曰玉函。及千金翼。外臺。作此爲。喻本。程本。同本。張本。主之下。有多服暖水汗出愈七字。

〔魏〕表裏證裏證何即所謂煩渴飲水水入即吐是也表證何即前條所謂頭項強痛而惡寒發熱汗出是也。於是用桂枝以驅表邪佐以朮苓澤瀉以固土逐水加以多飲暖水使汗出而表解水既不逆小便利而裏解而病有不愈者乎〔柯〕是其人心下有水氣膈中之火用不宣邪水凝結于內水飲拒絕於外既不能外輸于玄府又不能上輸于口舌亦不能下輸于膀胱此水逆所由名也〔方〕伏飲內作故外者不得入也蓋飲亦水

也。以水得水。湧溢而爲格拒。所以謂之曰水逆也。

吳遵程方論曰。五苓散。逐內外水飲之。首劑。金匱。治心下支飲眩暈。用澤瀉湯。治嘔吐思水。用猪苓散。止用二三味。總不出是方爲祖劑云。凡太陽表裏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者。宜服之。又治霍亂吐利。燥渴引飲。及瘦人臍下有動悸。吐涎沫而顛眩者。咸屬水飲停蓄。津液固結。便宜取用。但須增損合宜耳。若津液損傷。陰血虧損之人。作渴而小便不利者。再用五苓利水劫陰之藥。則禍不旋踵矣。

張景岳說曰。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反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濕。非傷寒也。陰雨之後。車濕。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濕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誤必不可救。初虞世云。醫者不識。作傷風治之。發汗死。下之死。己未年。京師大疫。正爲此。予自得其說。救人甚多。壬辰年。予守官洪州。一同官妻。有此證。因勸其速服五苓散。不信。醫投發汗藥。一夕而斃。不可不謹也。大抵五苓散。能導水去濕耳。胸中有停痰。及小兒吐乳。欲作癰。服五苓散。最效。初君之說詳矣。予因廣此說。以信諸人。出信效方。博閱類纂曰。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霖雨乍歇。地氣蒸鬱。令人驟病。頭疼壯熱嘔逆。有舉家皆病者。謂之風濕氣。不知服藥。漸成溫疫。宜用五苓散半貼。入薑錢三片。大棗一枚。同煎。服一椀。立効。

未持脈時。病人手又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效。而不效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服經。手又。作叉手。玉函。服經。千金翼。不效問。有卽字。作以重發其汗虛故也。

〔張〕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與少陽傳經耳聾迥別。亟宜固陽爲要也。又手冒心。加之耳聾。陽

虛極矣。嘗見汗後陽虛耳聾。諸醫施治。不出小柴胡加減。屢服愈甚。必大劑參附。庶可挽回也。〔錢〕誤汗亡陽。則腎家之真陽散泄。所以腎竅之兩耳無聞。猶老年腎憊陽衰。亦兩耳無聞。其義一也。治法宜固其陽。〔魏〕蓋陽虛之甚。兩耳無聞。則陽浮於上。根離於下。待時而脫。昏蒙之狀。神明已亂矣。

案汪氏引補亡論曰。素無熱人。可與芍藥附子湯。素有熱人。可與黃耆建中湯。魏氏曰。輕則桂枝甘草。重則加參附。程氏亦用以桂枝甘草湯。然桂枝甘草湯症。虛特在膈中。今加之以耳聾。精氣將脫。危險殊甚。張氏用大劑參附。固爲得矣。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玉函。服經。千金。翼。多下。有者字。

〔成〕喘。肺疾。飲水多喘者。飲冷傷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傷肺也。〔錢〕中風發汗後。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可也。若飲水過多。則胃虛不運。水冷難消。必至停蓄不滲。水寒侵肺。呼吸不利。故肺脹胸滿。氣逆而喘急也。若以冷水灌濯。則營衛先已空疎。使寒邪入腠。水氣侵膚。內通於肺。而亦爲喘也。〔柯〕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

案水攻。論中無所攷。唯玉函脈經。有可水篇。其中一條云。寸口脈洪而大。數而滑。云云。鍼藥所不能制。與水灌枯槁。陽氣微散。身寒溫衣。覆汗出。表裏通利。其病即除。正其義也。文始散條。反以冷水灌之。若灌之。

案此條。喻氏張氏魏氏。並以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爲主。蓋本于郭雍補亡論。水寒傷肺。恐非所宜也。柯氏主以五苓散。汪氏則用茯苓桂枝生薑甘草湯。加厚朴杏仁。錢氏云。去麻黃加葶藶之小青龍湯。或可酌用。

蓋錢所見。以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服經。下發字下。有其字。玉函。若字以下九字。無。

〔成〕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

〔程〕發汗後見此者。由未汗之先。其人已是中虛而寒。故一誤不堪再誤。〔錢〕誤汗則胃中陽氣虛損。胃本司納。因胃中虛冷。氣上逆而不受。故水藥俱不得入口。以主納者不得納。故謂之逆。然與水逆證之水入則吐不同也。〔汪〕汗多亡陽。胃中元氣虛。不得消水。此治之之逆。謂治不以理也。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半夏茯苓湯。

案活人書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小半夏加茯苓湯。大半夏加橘皮湯。喻氏魏氏周氏張氏。皆以爲水逆。以五苓散爲主。柯氏曰。此熱在胃口。須用梔子湯。瓜蒂散。因其勢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並於本條義難叶。蓋此條證。其人素有痰飲。清陽之氣久虛者。誤汗則風藥挾飲。結聚上焦。以致水藥拒格不入也。故主以小半夏加茯苓湯等。下逆驅飲者。爲尤當。若寒多者。理中去朮加生薑湯之屬。須酌用也。

案爲逆。成氏喻氏輩。爲吐逆之義。不可從也。金鑑以吐下之下爲衍文。亦非也。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亡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發經。千金翼。無若劇之若。及必字。外證。者必二字。作則一字。心中懊憹。作心內苦悶。誤。

〔汪〕發汗吐下後者。謂雖經汗吐且下。而傷寒之邪熱猶未解也。邪熱未解。必乘其人之虛。而客於胸中。胸中鬱熱。因生煩躁。陽氣擾亂。不得眠也。劇者。煩極也。煩極則知其人鬱熱愈甚。故不惟不眠。而且反覆顛倒而不

安。心中懊憹。鬱鬱然不舒暢而憤悶也。虛煩證。虛也。正氣之虛。煩者。邪氣之實。乃不可作真虛看。作汗吐下後。暴虛看。少氣者。乃熱傷氣而氣促急。非真氣虛也。

案懊憹。成氏曰。心中懊憹而憤悶。懊憹者。俗爲鶻突。是也。傷寒直格曰。懊憹者。煩心熱燥。悶亂不寧也。甚者。似中巴豆草烏頭之類毒藥之狀也。王氏曰。懊。卽惱字。古通用。楊雄方言曰。愁恚憤懣。毒而不發。謂之氏憫。郭璞注云。氏憫。懊憹也。孫奕示兒編云。胡塗。讀鶻突。或曰不分明也。鶻。準也。突。起。國非之狀。又案此似後世所謂嘈雜。醫學統旨曰。饋者。似饑而甚。似躁而輕。有懊憹不自寧之況。皆因心下有痰火而動。或食鬱而有熱故作。是也。準繩曰。少氣者。氣少不足以言也。

梔子豉湯方

○脈經。千金。翼。無豉字。

梔

子

十四箇。韋○成本。玉。函。箇。作枚。下並同。

香

豉

四合。梔裏。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爲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外臺。二升半下。有去滓二字。取上。有更字。玉函。千金。并翼。吐下。有快字。

〔錫〕梔子性寒。導心中之煩熱以下行。豆豉。醱熱而輕浮。引水液之上升也。陰陽和而水火濟。煩自解矣。案梔子豉湯。舊說指爲吐藥。卽王好古之高明。亦云本草並不言梔子能吐。奚仲景用爲吐藥。此皆不能思維經旨。以訛傳訛者也。如瓜蒂散二條。本經必曰吐之。梔子豉湯六節。並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後虛煩。豈有復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內用香豉二合。而誤傳之也。〔志〕舊本。有一服得吐止後服七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今爲刪正。蓋梔子苦能下瀉。以清在內之鬱熱。香豉甘能發散。啓陰液爲微汗。以散在外之身熱。案

葛翁肘后方。用淡豆豉。治傷寒。主能發汗。

傷寒直格曰。或吐者。止後服。凡諸梔子湯。皆非吐人之藥。以其燥熱鬱結之甚。而藥頓攻之。不能開通。則鬱發而吐。因其嘔吐。發開鬱結。則氣通津液寬行而已。故不須再服也。

傷寒蘊要曰。香豉味苦甘平。發汗必用之。又能佐梔子。治懊憹之藥也。傷寒明條曰。得汗止後服。

案本方。成氏而降諸家。率以爲吐劑。特志聰錫駒。斷爲非吐劑。可謂卓見矣。汪氏曰。余曾調此湯。與病人服之。未必能吐。何也。蓋梔子之性苦寒。能清胃火。潤燥。豉性苦寒微甘。能瀉熱。而兼下氣調中。所以其苦未必能使人吐也。醫工必欲升散火鬱。當于病人喉中。探之使吐可耳。又用豉法。須陳腐極臭者。能使人吐。方中云香豉。恐醫工用豉。反取新製而氣不臭者。無怪乎其不能使人吐也。今驗之。極臭者能使人吐。然以爲吐劑者。竟似乖乎本條之旨焉。

汪氏曰。梔子十四枚。當是四十枚。否則香豉四合。分兩多寡。不相稱矣。案此說不必矣。

名醫類案曰。江應宿治都事靳相主。患傷寒十餘日。身熱無汗。懊憹不得臥。非燥非煩。非寒非痛。時發一聲。如嘆息之狀。醫者不知何證。迎予診視曰。懊憹。佛鬱證也。投以梔子豉湯一劑。十減二三。再以大柴胡湯。下燥屎。佛鬱除而安臥。調理數日而起。

小兒藥證直訣。梔子飲子。治小兒畜熱在中。身熱狂躁。昏迷不食。大梔子仁七個。豆豉半。右共用水三盞。煎至二錢。看多少服之。無時。或吐或不吐。立效。

梔子甘草豉湯方。〇千金翼。無豉字。

梔子十四箇

甘草二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

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得下。玉函。有快字。或本。不載本方。第一卷云。梔子湯方內。入甘草二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錫〕少氣者。中氣虛。而不能交通上下。加甘草以補之。

古方選注曰。梔子豉湯。吐胸中熱鬱之劑。加甘草一味。能治少氣。而諸家注釋。皆謂益中。非理也。蓋少氣者。一如飲家之短氣也。熱蘊至高之分。乃加甘草。較梔豉於上。須臾即吐。越出至高之熱。○案此說。以甘草爲湧吐之品。今驗能吐胸中痰飲。然此方所用。不必在此。

案志聰本。錫駒本。本方及梔子生薑豉湯。梔子厚朴湯。梔子乾薑湯。方後刪得吐者止後服六字。似是。

梔子生薑豉湯方

梔子十四箇

生薑五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薑。取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

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二升半下。外薑。有去滓二字。吐上。玉函。有快字。外薑。引千金翼。得吐者三字。作安即二字。或本。

不載本方。第十卷云。梔子湯方內。加生薑五兩。餘依前法。得吐止後服。

〔錫〕嘔者。中氣逆。而不得上交。加生薑以宣通之。〔鑑〕嘔者。是熱迫其飲也。加生薑以散之。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窒。作塞。千金。窒下。有氣逆搶心四字。

〔錫〕窒。窒礙而不通也。熱不爲汗下而解。故煩熱。熱不解而留于胸中。故窒塞而不通也。亦宜梔子豉湯。升降

上下而胸中自通矣。〔方〕窒者邪熱壅滯而窒塞未至於痛而比痛較輕也。〔程〕煩熱二字互言煩在內熱在外也。或慮汗吐下後津液已亡何堪更用吐劑須知此湯以宣鬱為主火鬱于胸乘其虛而客之凡氣血布氣于胸中者皆火爲之而無復津液爲之枯液不得布遂有窒痛等證宜去其火氣清液自回也。

明理論曰煩熱與發熱若同而異也發熱者怫怫然發於肌表有時而已者是也煩者爲煩而熱無時而歇者是也二者均是表熱而煩熱爲熱所煩非若發熱而時發時止也。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王臣。作此爲不解。

〔柯〕病發于陽而反下之外熱未除心中結痛雖輕于結胸而甚于懊憹矣。結胸是水結胸脇用陷胸湯水鬱則折之也。此乃熱結心中用梔豉湯火鬱則發之也。〔程〕所結者客熱煩蒸所致而勢之散漫者尙連及表故云未欲解也。

傷寒類方曰。案胸中窒結痛何以不用小陷胸。蓋小陷胸症乃心下痛胸中在心之上故不得用陷胸何以不用瀉心諸法。蓋瀉心症乃心下痞痞爲無形痛爲有象故不得用瀉心。古人治病非但內外不失厘毫即上下亦不踰分寸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王臣。服經。千金。心煩。作煩而。

〔鑑〕論中下後滿而不煩者有二。一熱氣入胃之實滿以承氣湯下之。一寒氣上逆之虛滿以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溫之。其煩而不滿者亦有二。一熱邪入胸之虛煩以竹葉石膏湯清之。一懊憹欲吐之心煩以梔

子鼓湯吐之。今既煩且滿。故臥起不安也。然既無三陽之實證。又非三陰之虛證。惟熱與氣結。壅於胸腹之間。故用梔子枳朴。胸腹和。而煩自去。滿自消矣。

梔子厚朴湯方

梔

子十四箇。鹽炒。

枳

實四枚。水浸。炙令黃。○玉函。無水浸二字。成本。玉函。炙令黃。作去鹽炒。

厚

朴四兩。炙。去皮。○成本。作四兩。炙。炙。

右三味。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

服。右字。成本。全書。作已上二字。三升半。玉函。無半字。千金翼。吐上。有快字。

〔志〕梔子之苦寒。能洩心下之熱煩。厚朴之苦溫。能消脾家之腹滿。枳實之苦寒。能解胃中之熱結。

集注。高世拭曰。枳實。案神農本草經。主除寒熱結氣。長肌肉。利五藏。益氣輕身。蓋枳實臭香色黃。味辛形圓。宜達中胃之品也。炙香而配補劑。則有長肌益氣之功。生用而配洩劑。則有除邪破結之力。元人謂枳實瀉痰。能衝牆倒壁。而後人即爲破洩之品。不可輕用。且實乃結實之通稱。無分大小。宋開禧以小者爲實。大者爲殼。而後人即謂殼緩而實速。殼高而實下。此皆不明經旨。以訛傳訛耳。

傷寒直格曰。枳實不去穢。爲效甚速。

柯氏曰。梔子乾薑湯。去鼓用薑。取其橫散。梔子厚朴湯。以枳朴易鼓。是取其下泄。皆不欲上越之義。舊本二方後。俱云。得吐止後服。豈不謬哉。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玉函。服經。丸。作圓。

〔王〕案丸藥所謂神丹甘遂也。或作巴豆〔喻〕丸藥大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錢〕以峻厲丸藥大下之。宜乎陷入而爲痞結矣。而身熱不去。是邪未全陷。尙有留於表者。微覺煩悶。乃下後之虛邪陷膈。將結未結之徵也。

案金鑑。改梔子鼓湯。爲注解。不可從也。

肘後方。卒客忤死。張仲景諸要方。桂一兩。生薑三兩。梔子十四枚。鼓五合。搗以酒三升攪。微煮之。沫出去滓。頓服取差。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箇

乾薑一兩〇成本。玉函。千金翼。作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

服。三升半。一升半。玉函。並無半字。吐上。有快字。

〔柯〕或以丸藥下之。心中微煩。外熱不去。是知寒氣留中。而上焦留熱。故任梔子以除煩。用乾薑逐內寒。此甘草瀉心之化方也。

聖惠。治赤白痢。無問日數老少。乾薑散方。

卽本方。入薤白七莖。鼓半合。煎服。

楊氏家藏方。二氣散。治陰陽痞結。咽膈噎塞。狀若梅核。妨礙飲食。久而不愈。卽成翻胃。卽本方。用炒梔子。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服之。

玉函。作證其二字。無實字。

〔成〕病人舊微瀉者。裏虛而寒在下也。雖煩則非瀉熱。故不可與梔子湯。內經曰。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後乃治其他病。〔程〕凡治上焦之病者。輒當顧中下。梔子爲苦寒之品。病人今受燥邪。不必其瀉否。但舊微瀉者。便知中裏素寒。三焦不足。梔子之苦。雖去得上焦之邪。而寒氣攻動藏府。坐生他變。因輒難支。凡用梔子湯者。俱不可不守此禁。非獨虛煩一證也。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原注〕一作僻。

地者。眞武湯主之。

玉函。作發其汗而不解。兩下。有兩字。醫事類目。證。作驚。眞武。脈經。千金。千金翼。作玄武。眞武湯方。見少陰篇。

〔鑑〕大汗出。仍熱不解者。陽亡於外也。心下悸。振振然動。陽虛不能內守也。頭眩者。頭暈眼黑。陽微氣不能升也。身瞤動者。蠕蠕然動。陽虛液涸。失養於經也。振振欲擗地者。發動不已。不能興起。欲墮於地。陽虛氣力不能支也。〔錢〕汗出不解。仍發熱者。非仍前表邪發熱。乃汗後亡陽。虛陽浮散於外也。心下悸者。非心悸也。蓋心之下。胃脘之上。鳩尾之間。氣海之中。懸樞謂腹中爲氣之海也。誤汗亡陽。則腹中之陽氣不充。所以築築然跳動也。振振欲擗地。前注不解。而方氏引毛詩注云。擗。拊心也。喻氏謂無可置身。欲擗地而避處其內。並非也。愚謂振振欲擗地者。即所謂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之意。言頭眩而身體瞤動。振振然身不能自持。而欲仆地。因衛分之真陽。喪亡於外。周身經脈。總無定主也。方用眞武湯者。非行水導滯。乃補其虛。而復其陽也。

案仍發熱者。成氏方氏魏氏錫駒志聰張璐。並以爲表邪不解。非是也。又方喻二氏張璐魏氏。以此條證。爲

誤服大青龍之逆變。錢氏汪氏駁其執泥爲得矣。

案辨字與辟通。倒也。見唐慧琳藏經音義。可以確錢氏及金鑑之說也。

醫學綱目。孫兆治太乙宮道士周德真。患傷寒。發汗出多。驚悸目眩。身戰掉欲倒地。衆醫有欲發汗者。有作風治者。有用冷藥解者。病皆不除。召孫至。曰。太陽經病。得汗早。欲解不解者。因太陽經欲解。復作汗。腎氣不足。汗不來。所以心悸目眩身轉。遂作真武湯服之。三服微汗自出遂解。蓋真武湯。附子白朮。和其腎氣。腎氣得行。故汗得來也。若但資太陽者。惟能乾涸血液爾。仲景云。尺脈不足。營氣不足。不可以汗。以此知腎氣怯。則難得汗也矣。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張經。無痰字。玉函。汗上。有其字。

〔錢〕咽喉乾燥者。上焦無津液也。上焦之津液。卽下焦升騰之氣也。下焦之氣液不騰。則咽喉乾燥矣。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熱論篇云。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邪在少陰。故氣液不得上騰。卽上文尺中微遲之類變也。故曰不可發汗。〔程〕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方〕末後無發汗之變。疑有漏落。〔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小柴胡湯。其言於義未合。張璐云。宜小建中湯。其言猶近平理。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玉函。下汗上。有其字。

〔程〕淋家熱蓄膀胱。腎水必乏。更發汗以竭其津。水府告匱。徒遺血從小便出耳。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下焦之津液。有如此者。〔汪〕常云。宜猪苓湯。然用於汗後小便血者。亦嫌其過於滲利也。張璐云。未汗。宜黃耆

建中湯。蓋此湯。用於瘡家身疼痛者甚妙。若瘡家猶未盡善。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玉函。發汗。作攻其表。瘡作瘡。

〔錫〕瘡家久失膿血。則充膚熱肉之血虛矣。雖身疼痛而得太陽之表病。亦不可發汗。汗出必更內傷其筋脈。血無營筋。強急而爲瘡矣。亡血則瘡。是以產後及跌撲損傷。多病瘡。〔錢〕瘡家非謂疥癬之疾也。蓋指大膿大血。癰疽潰瘍。楊梅結毒。臙瘡痘疹。馬刀俠癰之屬也。身疼痛。傷寒之表證也。言瘡家氣虛血少。營衛衰薄。雖或有傷寒身體疼痛等表證。亦慎不可輕發其汗。若誤發其汗。則陽氣鼓動。陰液外泄。陽亡則不能柔養。血虛則無以滋澆。所以筋脈動急而成瘡也。故仲景於瘡病中有云。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瘡也。豈有所謂重感寒濕。外風襲虛之說哉。〔汪〕常云。誤汗成瘡。桂枝加葛根湯。其言雖爲可取。要不若王日休云。小建中湯。加歸耆更妙。

案成氏云。瘡家雖身疼痛如傷寒。不可發汗。柯氏注意亦同。並似失經旨矣。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原注〕音喚。又胡絹切。下同。一作瞬。不得

眠。玉函。發汗。作攻其表。作必額上促急而緊。病源同。促。作直。外臺。引病源。促。作脈。忘本。錫本。眴。作瞬。非。脈經。作必額陷脈上促急而緊。

〔成〕衄者。上焦亡血也。若發汗則上焦津液枯竭。經絡乾澀。故額上陷。脈急緊。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牽引其目。故直視不能眴也。鍼經曰。陰氣虛則目不眩。亡血爲陰虛。是以不得眠也。〔錢〕脈急緊者。言目系急緊也。眴。本作旬。音絢。目搖動也。血虛則系目之筋脈急緊而直視。所以睛不能轉側而搖動也。〔汪〕常云。可與犀角地黃湯。此不過治衄之常劑。許叔微云。黃耆建中湯。奪汗動血。加犀角。夫衄家係陽明經熱。上湯恐非陽

明藥也。呂澹州云：小建中湯加葱豉，誤汗直視者不可治。大抵衄家汗證，葱豉專豁陽明經鬱熱，爲對證之藥。

金匱心典曰：血與汗皆陰也。衄家復汗，則陰重傷矣。脈者血之府，額上陷者，額上兩旁之動脈，因血脫於上而陷下不起也。脈緊急者，寸口之脈，血不榮而失其柔，如木無液而枝槁勁也。直視不瞬不眠者，陰氣亡則陽獨勝也。經曰：奪血者無汗，此之謂矣。

全書韓氏曰：此人素有衄血證，非傷寒後如前條之衄也，故不可發汗。

案額上陷，謂額上肉脫而陷下也。錢氏云：額上非即額也，額骨堅硬，豈得即陷？蓋額以上之額門也。魏氏云：額上氣虛，陷入腦內。金鑑云：額角上陷中之脈，緊且急也。又案胸腧文云：目搖也，而成氏喻氏云：胸腧合目也。金鑑亦同，並與經義畔。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玉函：脈經：作不可攻其表汗出則。

〔成〕鍼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鑑〕凡失血之後，血氣未復，爲亡血虛家，皆不可發汗也。蓋失血之初，固屬陽熱，然亡血之後，熱隨血去，熱固消矣，而氣隨血亡，陽亦危矣。若再發汗，則陽氣衰微，力不能支，故身寒慄振，振振變動，所必然也。〔程〕亡血而更發汗，身內只剩一空殼子，陽于何有？寒自內生，故慄而振。〔汪〕常云：可與芍藥地黃湯。夫亡血家亦有陰虛發熱者，上湯固宜用也。石頑云：黃芪建中湯，誤汗振慄，苓桂朮甘湯，加當歸，據成注云：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愚以上二湯，皆亡血家汗後之劑。

案汗後寒慄而振。非餘藥可議。宜芍藥甘草附子湯。人參四逆湯之屬。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原注〕方本開。

〔成〕汗者心之液。汗家重發汗。則心虛。恍惚心亂。奪汗則無水。故小便已陰中疼。〔錢〕恍惚者心神搖蕩。而不能自持。心亂者。神虛意亂。而不能自主也。陰疼者。氣弱不利。而莖中澀痛也。〔程〕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之家。心虛血少。可知重發其汗。遂至心失所主。神恍惚而多忪悸之象。此之謂亂。小腸與心爲表裏。心液虛。而小腸之水亦竭。自致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其爲養心血和津液。不急於利小便。可意及也。

案禹餘糧丸。原方闕。仍有數說。未知孰是。今備錄左。金鑑云。案禹餘糧丸。爲瀉痢之藥。與此證不合。與禹餘糧丸五字。衍文也。汪氏云。補亡論。常器之云。禹餘糧一味。火煨。散服。亦可。郭白雲云。用禹餘糧。不用石。石乃穀也。愚以其言未必盡合仲景原方之義。今姑存之。魏氏云。愚臆度之。卽赤石脂禹餘糧湯耳。意在收澀小便。以養心氣。鎮安心神之義。如理中湯。可以制丸也。周氏載王日休補禹餘糧丸方。用禹餘糧赤石脂生梓白皮。各三兩。赤小豆半升。搗篩。蜜丸如彈丸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一服。張氏亦引王氏。四味。各等分。丸如彈子大。水煮。日二服。蔡正言甦生的鏡。補足禹餘糧丸。禹餘糧壹兩。龍骨八錢。牡蠣五錢。鉛丹六錢。茯苓六錢。人參五錢。右六味爲末。粳米爲丸。硃砂爲衣。如菉豆大。空心麻沸湯送下。硃砂所收斂而鎮驚。茯苓行水以利小便。加人參以養心血。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原注〕一作逆。

〔柯〕有寒。是未病時原有寒也。內寒則不能化物。飲食停滯而成蚘。以內寒之人。復感外邪。當溫中以逐寒。若

復發其汗。汗生于穀。穀氣外散。胃脘陽虛。無穀氣以養其虵。故虵動而上從口出也。虵多不止者死。吐虵不能食者亦死。〔方〕復反也。言誤也。〔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服烏梅丸。郭白雲云。宜理中湯。愚以烏梅丸乃治吐虵之藥。若於未發汗以前。還宜服理中湯也。

案活人書曰。先服理中圓。次用烏梅圓。金鑑云。宜理中湯。送烏梅丸。張氏云。後人以理中丸。加烏梅治之。仍不出仲景之成則耳。並此吐虵以後之方。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

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玉函。無若字。先發汗。先下之下。並有者字。

〔成〕病在表者。汗之爲宜。下之爲逆。病在裏者。下之爲宜。汗之爲逆。〔方〕復與覆同。古字通用。復亦反也。猶言誤也。〔鑑〕若表急於裏。本應先汗。而反下之。此爲逆也。若先汗而後下。治不爲逆也。若裏急於表。本應先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而後汗。治不爲逆也。〔汪〕太約治傷寒之法。表證急者。即宜汗。裏證急者。即宜下。不可拘拘於先汗而後下也。汗下得宜。治不爲逆。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玉函。有身字下。玉

〔錫〕此反應上文先下而後汗之之意。以見下之而表裏俱虛。又當救裏救表。不必拘于先下而後汗之說也。言傷寒下之而正氣內陷。續得裏虛之症。下利清穀不止者。雖身疼痛。表症仍在。急當救裏。救裏之後。身疼痛而清便自調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以復其陽。救表宜桂枝湯。以解其肌。生陽復而

肌腠解。表裏和矣。本經凡曰急者。急不容待。緩則無及矣。〔柯〕身疼本麻黃症。而下利清穀。其腠理之疎可知。必桂枝湯和營衛。而痛自解。故不曰攻。而仍曰救。救表仍合和中也。〔程〕急救其表。而用桂枝湯。壯陽以和營衛。誠恐表陽不壯。不但身疼痛不止。并裏所新復之陽。頃刻間重爲陰。寒所襲。故救之宜急。〔喻〕救裏與攻裏。天淵。若攻裏必須先表後裏。必無倒行逆施之法。惟在裏之陰寒極盛。恐陽氣暴脫。不得不急救其裏。俟裏症少定。仍救其表。初不敢以一時之權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陰篇下利腹脹。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曰先溫。曰乃攻。形容不得已之次第。足互此意。〔宸〕此大關鍵。不可不知。若兩感者。亦可類推矣。

案清便。方氏喻氏錢氏爲小便。非也。詳義見于桂枝麻黃各半湯條。

案錢氏汪氏以此條病。爲陰陽兩證並舉。非一證分表裏。而用二湯。辨前注之誤。却非也。案金匱藏府經絡先後論篇。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明是示當知緩急先後之序也。

活人書曰。兩感者。表裏俱病也。仲景無治法。但云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尋至第三卷中。言傷寒下之云云。遂以意尋比倣倣。治兩感有先後。宜先救裏。若陽氣內正。即可醫也。內才正。急當救表。蓋內尤爲急。才溫內則急救表。亦不可緩也。

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玉函。疼上。有更字。

〔柯〕此太陽麻黃湯證。病爲在表。脈當浮而反沈。此爲逆也。若汗之不差。即身體疼痛不罷。當憑其脈之沈。而

爲在裏矣。陽證見陰脈。是陽消陰長之兆也。熱雖發于表。爲虛陽。寒反據于裏。是裏陰矣。必有裏證。伏而未見。藉其表陽之尙存。乘其陰之未發。迎而奪之。庶無吐利厥逆之患。裏和而表自解矣。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脈有餘而證不足。則從證。證有餘而脈不足。則從脈。有餘可假。而不足爲真。此仲景心法。〔周〕身體疼痛。並不及惡寒微厥。則四逆何敢漫投。而仲景明言當救其裏。因脈本沉。中則陽素虛。復投汗藥。則陽氣外亡。陰寒內存。至此則發熱變爲身疼。敢不回陽。則身痛必如被杖。陰燥因致厥逆。勢所必至。然曰。當救者。可想而知也。〔程〕此條。乃太陽中之少陰。麻黃附子細辛湯條。乃少陰中之太陽。究竟二證。皆是發于陽。而病在陰。故皆陽病見陰脈。

案金鑑曰。身體疼痛之下。當有下利清穀四字。方合當溫其裏之文。果如其說。則與前條無別。似剩義矣。程本金鑑。改救作溫字。非也。

太陽病。先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裏未和。脈經。作表。和。成本。作得裏和。

先下下。成本有之字。玉函。脈經。無以此二字。家下。有當字。

〔程〕先下之而不愈。陰液先亡矣。因復發汗。營從衛泄。陽津亦耗。以此表裏兩虛。雖無邪氣擾亂。而虛陽戴上。無津液之升以和之。所以拂鬱而致冒。冒者。清陽不徹。昏蔽及頭目也。必得汗出津液到。而拂鬱始去。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汗者。陽氣之所驅。汗出。知陽氣復於表。故愈。則非用發表之劑。而和表之劑可知。而裏未和者。陽氣雖返於內。陰氣尙未滋而復得字宜玩。遲久之辭。蓋大便由澀而燥。由燥而鞭。至此不得不斟酌下之。

以助津液矣。和表藥桂枝加附子湯。或大建中湯類也。〔錫〕然後者。緩調也。如無裏證。可不必下也。〔鍾〕下之。宜調胃承氣湯和之。〔張〕胃爲發汗過多。胃中清陽氣傷。宜小建中湯加參耆。若更加熱附子。香豈耳聾。非大劑溫補。不能取效也。

案此條症。汪氏和表。用桂枝湯。小建中湯。黃耆建中湯。和裏。用桂枝加大黃湯。而較常器之和表用小柴胡湯。和裏用調胃承氣湯。並似乖于經旨焉。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

〔原注〕一作者。

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

出而解。但陰脈微。

〔原注〕一作者。

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原注〕一作者。

胡傷○玉函。作陰微者。先下之而解。汗之宜桂枝湯。下之宜承氣湯。千金同。服經。與本經同。唯調胃承氣湯。作大柴胡湯。玉函。脈經。無陽脈之脈。後汗出。作汗之。

〔程〕太陽病不解。脈陰陽俱停止。而不見者。是陰極而陽欲復也。三部既無偏勝。解之兆也。然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者。鬱極而欲復。邪正必交爭。而陰陽乃退耳。若見停止之脈。而仍不解者。必陰陽有偏勝處也。但於三部停止中。而陽脈微見者。即於陽微處。知陽部之邪實盛。故此處欲停之。而不能停也。先汗出以解其表。邪則愈於三部停止中。而陰脈微見者。即於陰微處。知其陰部之邪實盛。故此處欲停之。而不能停也。下之以解其裏。邪則愈。〔汪〕脈微二字。當活看。此非微弱之微。乃邪滯而脈道細伏之義。邪滯於經。則表氣不得條達。故陽脈微。邪滯於府。則裏氣不能通暢。故陰脈微。先汗出而解。仲景無方。千金云。宜桂枝湯。

傷寒類方曰。脈法無停字。疑似沈滯不起。即下微字之義。寸爲陽。尺爲陰。微字即上傳字之意。與微弱不同。微弱則不當復汗下也。

案傳脈。成氏爲均調之義。方喻張柯魏汪並同。程錢二氏及金鑑爲停止之謂。然據下文陰脈微陽脈微推之。宋版注一作微者。極爲允當。況傳脈。素難經。及本經中。他無所見。必是訛謬。且本條文意。與他條不同。諸注亦未明切。但程注稍似可通。故姑取之云。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此

玉函。脈經。千金翼。在太陽上篇桂枝湯方後。玉函。救。作解。

〔鑑〕此釋上條陽浮陰弱之義也。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衛爲風入。則發熱。邪風因之而實。故爲衛強。是衛中之邪氣強也。營受邪蒸。則汗出。精氣因之而虛。故爲營弱。是營中之陰氣弱也。所以使發熱汗出也。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喻〕邪風。即風邪。勿鑿看。〔方〕救者。解救救護之謂。

案方氏曰。不曰風邪。而曰邪風者。以本體言也。喻蓋非之。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玉函。作中風五六日。傷寒往來寒熱。脈經。作中風往來寒熱。心煩。作煩心。玉函。脈經。嘔。作嘔。心下悸。作心中悸。身。作外。外臺。作心下卒悸。成本。嘿嘿。作默默。下同。小柴胡上。有與字。

〔方〕此少陽之初證。叔和以無少陽明文。故猶類此。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互文也。言傷寒與中風。當五六日之時。皆有此往來寒熱已下之證也。五六日。大約言也。往來寒熱者。邪入軀殼之裏。藏府之外。兩夾界之隙地。所謂半表半裏。少陽所主之部位。故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併於陽則熱。出入無常。所以寒熱間作也。胸

奇苦滿者。少陽之脈循胸絡脅。邪滯其經。伏飲搏聚也。默靜也。胸脅既滿。穀不化消。所以靜默不言。不需飲食也。心煩喜嘔者。邪熱伏飲。搏胸脅者。湧而上溢也。或爲諸證者。邪之出入不常。所以變動不一也。(成)五六日。邪氣自表傳裏之時。中風者。或傷寒至五六日也。玉函曰。中風五六日傷寒。即是或中風或傷寒。非是傷寒再中風。中風復傷寒也。經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者。正是謂也。(錢)往來寒熱者。或作或止。或早或晏。非若瘧之休作有時也。(程)少陽脈循脅肋。在腹陽背陰兩岐間。在表之邪欲入裏。爲裏氣所拒。故寒往而熱來。表裏相拒。而留於岐分。故胸脅苦滿。神識以拒而昏困。故嘔嘔。木受邪則妨土。故不欲食。膽爲陽木。而居清道。爲邪所鬱。火無從泄。過炎心分。故心煩。清氣鬱而爲濁。則成痰滯。故喜嘔。此則少陽定有之證。(鑑)傷寒中風。見口苦咽乾目眩之證。與弦細之脈。更見往來寒熱云云證。知邪已傳少陽矣。(題)或爲諸證者。因其人平素氣血偏勝。各有所兼挾。以爲病也。

明理論曰。傷寒邪氣在表者。必續形以爲汗。邪氣在裏者。必瀉滌以爲利。其於不外不內。半表半裏。既非發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對。是當和解則可矣。小柴胡爲和解表裏之劑也。

醫史呂滄洲傳云。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鄞。病臥涵虛驛。召翁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逆而神煩。爲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脅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足。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瀉。加生地黃半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丹溪醫案。治一人。舊有下疳瘡。忽頭疼發熱。自汗。衆作傷寒治。尺劇。脈弦甚七至。重則瀉。丹溪曰。此病在厥

陰而與證不對。以小柴胡湯加草龍膽胡黃連熱服四貼而安。

小柴胡湯方

柴

胡

半斤〇千金翼。作八兩。

黃

芩

三兩

人

參

三兩

半

夏

半升洗

大

棗

十二枚擘〇全青。十三枚。

甘

草

炙

生

薑

各三兩切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枳椇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椇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脅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覆微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玉函。七味下。有咬咀字。再煎。作再煮。无翼。无枳椇根四兩五字。玉函。千金翼。穀。作堅。下有者字。牡蠣四兩。千金翼。外臺。作六兩。成本。玉函。千金翼。欬。桂枝之枝。錢氏不見宋版。故有爲桂枝無欬之說。

〔鑑〕邪傳太陽陽明。曰汗。曰吐。曰下。邪傳少陽。惟宜和解。汗吐下三法。皆在所禁。以其邪在半表半裏。而角於軀殼之內界。在半表者。是客邪爲病也。在半裏者。是主氣受病也。邪正在兩界之間。各無進退而相持。故立和解一法。既以柴胡解少陽在經之表寒。黃芩解少陽在府之裏熱。猶恐在裏之太陰。正氣一虛。在經之少陽。邪氣乘之。故以薑棗人參。和中而預壯裏氣。使裏不受邪而和。還表以作解也。世俗不審邪之所據。果在半表半裏之間。與所以應否和解之宜。及陰陽疑似之辨。總以小柴胡爲套劑。醫家幸其自處無過。病者喜其藥味平。

和。殊不知因循誤人。實爲不淺。故凡治病者。當識其未然。圖機於早也。(程)至若煩而不嘔者。火氣燥實。逼胸也。故去人參半夏。加括蕢實也。渴者。燥已耗液。逼肺也。故去半夏。加括蕢根也。腹中痛者。木氣散入土中。胃腸受困。故去黃芩以安土。加芍藥以戢木也。脅下痞硬者。邪既留則木氣實。故去大棗之甘而緩。加牡蠣之鹹而栗也。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邪侵乎心。故去黃芩之苦寒。加茯苓之淡滲也。不渴身有微熱者。半表之寒。尙滯於肌。故去人參。加桂枝以解之也。欬者。半表之寒。湊入於肺。故去參朮。加五味子。易生薑爲乾薑。以溫之。雖肺寒不減黃芩。恐乾薑助熱也。又腹痛爲太陰證。少陽有此。由邪氣自表之裏。裏氣不利所致。(錢)柴胡湯而有大小之分者。非柴胡有大小之異也。蓋以其用之輕重。力之大小而言也。牡蠣。名醫別錄云。治心脅下痞熱。加五味子乾薑者。以水寒傷肺。故以此收肺氣之逆。即小青龍湯之制也。肺熱氣盛者。未可加也。

古方選注曰。去滓再煎。恐剛柔不相濟。有礙於和也。七味主治在中。不及下焦。故稱之曰小。

傷寒類方曰。此湯除大棗。共二十八兩。較今秤亦五兩六錢零。雖分三服。已爲重劑。蓋少陽介於兩陽之間。須兼顧三經。故藥不宜輕。去渣再煎者。此方乃和解之劑。再煎則藥性和合。能使經氣相融。不復往來出入。古聖不但用藥之妙。其煎法俱有精義。古方治嗽。五味乾薑必同用。一以散寒邪。一以斂正氣。從無單用五味治嗽之法。後人不知。用必有害。況傷熱勞怯火喘。與此處寒飲犯肺之症不同。乃獨用五味。收斂風火。痰涎深入肺臟。永難救療。

案錢氏曰。五味子半升者。非今升斗之升也。古之所謂升者。其大如方寸七。以銅爲之。上口方各一寸。下底各六分。深僅八分。狀如小戛斗而方形。嘗于舊器中見之。而人疑其爲香爐中之器用。而不知卽古人用藥

之升也。與陶隱居名醫別錄之形像分寸皆同。但多一柄。想亦所以便用耳。如以此升之半作一劑。而分三次服之。亦理之所有。無足怪也。故本草序例。凡方云半夏一升者。秤五兩爲正。所謂一升。豈方一寸者哉。半夏之半升。與五味之半升。其升必同。錢說難從。

蘇沈良方曰。此藥傷寒論雖主數十證。大要其間有五證。最的當。服之必愈。一者。身熱心中逆。或嘔吐者。可服。若因渴飲水而嘔者。不可服。身體不溫熱者。不可服。二者。寒熱往來者。可服。三者。發潮熱者。可服。四者。心煩脅下滿。或渴或不渴。皆可服。五者。傷寒已差後。更發熱者。可服。此五證。但有一證。更勿疑。便可服。若有三兩證以上。更的當也。世人但知小柴胡湯治傷寒。不問何證。便服之。不徒无效。兼有所害。緣此藥差寒故也。元祐二年。時行無少長皆效。本方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各半兩。服此皆愈。常時上壅痰實。只依本方。食後臥時服。甚妙。赤白痢尤效。痢藥中無知此妙。蓋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

徐春甫古今醫統曰。張仲景著傷寒論。專以外傷爲法。其中顧盼脾胃元氣之秘。世醫鮮有知之。觀其少陽證小柴胡湯。用人參。則防邪氣之入三陰。或恐脾胃稍虛。邪乘而入。必用人參甘草。固脾胃以充中氣。是外傷未嘗不內因也。可見仲景公之立方。神化莫測。或者只以外傷是其所長。而內傷非所知也。此誠不知公之論也。

柯氏曰。本方爲脾家虛熱。四時瘟疫之聖藥。

千金方。婦人在產得風。蓋四肢苦煩熱。皆自發露所爲。若頭不痛。但煩熱。與三物黃芩湯。頭痛。與小柴胡湯。又黃龍湯。治傷寒瘧後。更頭痛壯熱煩悶方。仲景名小柴胡湯。活人書。黃龍湯。不用半夏。

聖惠方。治陽毒傷寒。四肢壯熱。心膈煩躁。嘔吐不定方。

於本方。去大棗。加麥門冬。竹葉。十便良方。名
人參飲子。

又治傷寒乾嘔不止。心膈煩躁。四肢熱。柴胡散方。

於本方。加麥門冬。枳殼。枇杷葉。

又治傷寒十餘日。熱氣結於胸中。往來寒熱。柴胡散方。

於本方。去人參。加枳實。赤芍藥。桔梗。

又治妊娠傷寒微嘔。心下支滿。外證未去。柴胡散方。

於本方。加芍藥。犀角。屑。麥門冬。

小兒直訣。地骨皮散。治虛熱。

於本方。加知母。茯苓。地骨皮。

直指方。小柴胡湯。治男女諸熱出血。血熱蘊隆。

於本方。加烏梅。

又治傷暑外熱內渴。於內更加生薑。爲妙。

保命集。治上焦吐。頭發痛。有汗脈弦。鎮青丸。

於本方。去棗。加青黛。爲細末。薑汁浸蒸餅爲丸。

又治產後經水適斷。感于異證。手足牽搐。咬牙昏冒。宜增損柴胡湯。

於本方加石膏知母黃芩。

又治產後日久。雖日久而脈浮疾者。宜服三元湯。

本方合四物湯。又名柴胡四物湯。香

又產後日久虛勞。鍼灸小藥俱不效者。宜服三分湯。

本方合四物湯加白朮茯苓黃芩。

得效方小柴胡湯。治挾嵐瘴溪源蒸毒之氣。自嶺以南。地毒苦炎。燥濕不常。人多患此狀。血乘上焦。病欲來時。令人迷困。甚則發躁狂忘。亦有啞不能言者。皆由敗毒瘀心。毒凝聚於脾所致。於此藥中。加大黃枳殼各五錢。

傷寒蘊要。近代名醫加減法。若胸膈痞滿不寬。或胸中痛。或脅下痞滿。或脅下痛。去人參。加枳殼桔梗各二錢。名柴胡枳殼湯。若胸中痞滿。按之痛者。去人參。加瓜蒌仁三錢。枳殼桔梗各二錢五分。黃連二錢。名柴胡陷胸湯。若脈弱虛發熱。口渴不飲水者。人參倍用。加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十五箇。名參胡清熱飲。又名清熱生脈湯。若脈弦虛發熱。或兩尺且浮無力。此必有先因房事。或曾夢遺走精。或病中還。不固者。宜加知母黃柏各二錢。蠟牡蛎一錢。名滋陰清熱飲。如有咳嗽者。更加五味子十一箇。若脈弦虛發熱。口乾。或大便不實。胃弱不食者。加白朮白茯苓芍藥各一錢五分。名參胡三白湯。若發熱煩渴。脈浮弦而數。小便不利。大便泄利者。加四苓散用之。名柴苓湯。內熱多者。此名協熱而利。加炒黃連一錢五分。白芍藥一錢五分。腹痛倍用。若腹疼惡寒者。去黃芩。加炒白芍藥二錢。桂一錢。名柴胡建中湯。若自汗惡風。腹

痛發熱者亦主之。

若心下痞滿發熱者加枳實二錢黃連一錢五分。若血虛發熱至夜尤甚者加當歸身川芎白芍藥各一錢五分。生地黃一錢。若口燥舌乾津液不足者去半夏加括蕢根一錢五分。麥門冬一錢五分。五味子十五箇。

若內熱甚者錯語心煩不得眠者加黃連黃芩山梔仁各一錢。名柴胡解毒湯。若脈弦長少陽與陽明合病而熱者加葛根三錢白芍藥二錢。名柴葛解肌湯。若脈洪數無外症惡熱內熱甚煩渴飲水者合白虎湯主之。名參胡石膏湯。

醫方考。瘧發時一身盡痛手足沈重寒多熱少脈濡者名曰濕瘧。柴平湯主之。

本方合平胃散。

內臺方議曰。如發熱小便不利者和五苓散。嘔惡者加橘紅。胸中痞結者加枳實。欬逆而發熱者加丁香柿蒂。嘔吐者加竹茹。

醫經會解曰。看下痞悶去棗加牡蠣枳實。名小柴胡加枳實湯。鼻衄加生地茅花。痰盛喘加桑白皮烏梅。口乾舌燥去半夏加天花粉貝母。自汗惡熱。續語煩渴去半夏。合白虎湯正方。血虛夜發熱有小柴胡一二錢。加當歸芍藥麥門冬熟地。壞證加鼈甲。

本草權度曰。玉莖挺長亦燥熱。小柴胡湯加連有塊青皮。外用絲瓜汁調五倍子付。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

休作有時。嘔嘔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原注〕

藏府相連。其病必下。發關中痛。小柴胡湯主之。玉函。飲食。作食飲。千金翼。同。結作在。使下。有其字。

〔成〕人之氣血。隨時盛衰。當月郭空之時。則爲血弱氣盡。腠理開疎之時也。邪氣乘虛。傷人則深。鍼經曰。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殘。腠理薄。垢落。當是時。遇賊風。則其入深者。是矣。邪因正虛。自表之裏。而結於脅下。與正分爭。作往來寒熱。默默不欲飲食。下爲自外之內。經絡與藏府相連。氣隨經必傳於裏。故曰其痛下。痛一作病。邪在上焦爲邪高。邪漸傳裏爲痛下。裏氣與邪氣相搏。逆而上行。故使嘔也。與小柴胡湯。以解半表半裏之邪。〔王〕血弱氣盡。至結於脅下。是釋胸脅苦滿句。正邪分爭三句。是釋往來寒熱句。倒裝法也。默默不欲飲食。兼上文滿痛而言。藏府相連四句。釋心煩喜嘔也。〔柯〕此仲景自注柴胡證首五句。釋胸脅苦滿之因。正邪三句。釋往來寒熱之義。此下多有闕文。故文理不連屬也。

案方氏喻氏程氏魏氏錢氏及金鑑。皆以爲申明熱入血室之由。似於經旨不相叶。故不敢從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千金翼。已。作而。玉函。屬上。有此字。成本。明下。有也字。

〔方〕已。畢也。渴亦柴胡或爲之一證。然非津液不足。水飲停逆。則不渴。或爲之渴。寒熱往來之暫渴也。今服柴胡湯。已畢而渴。則非暫渴。其爲熱已入胃。亡津液而渴。可知。故曰屬陽明也。〔錢〕但云以法治之。而不言法者。蓋法無定法也。假令無形之熱邪在胃。燥其津液。則有白虎湯之法以解之。若津竭胃虛。又有白虎加入參之法以救之。若有形之實邪。則有小承氣。及調胃承氣湯和胃之法。若大實滿。而潮熱譫語。大便硬者。則有大承氣攻下之法。若胃氣已實。而身熱未除者。則有大柴胡湯兩解之法。若此之類。當隨時應變。因證便宜耳。〔鄭〕

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渴當止。若服柴胡湯已加渴者。是熱入胃府。耗津消水。此屬陽明胃病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黃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飲水而嘔者。柴胡不中與也。食穀者噦。玉函。脈經。上而字。作其人。小便黃。作小便難。千金翼。成本。亦有復字。喻氏。周氏。魏氏。張氏本。並缺此條。亦作難。成本。本渴飲水而嘔者。作本渴而飲水者。玉函不中問。

〔柯〕浮弱爲桂枝脈。惡風寒。爲桂枝症。然手足溫而身不熱。脈遲爲寒。爲無陽。爲在藏。是表裏虛寒也。法當溫中散寒。而反二三下之。胃陽喪亡。不能食矣。食穀則噦。飲水則嘔。虛陽外走。故一身面目悉黃。肺氣不化。故小便難而渴。營血不足。故頸項強。少陽之樞機無主。故脅下滿痛。此太陽中風。誤下之壞病。非柴胡症矣。與小柴胡湯。後必下利者。雖有參甘。不禁柴芩之苦寒也。〔程〕後必下重者。脾氣而五液注下。液欲下。而已無液可下。則虛虛之禍。因裏寒而益甚耳。遇此之證。無論無裏熱證。即有裏熱證。亦屬假熱。柴胡湯不中與也。〔錢〕後謂大便也。下重者。非下體沈重。即大便後重也。若再誤犯穀氣。必至噦而不治矣。噦者。即呃逆也。蓋問寶命全形論云。病深者其聲噦。仲景陽明中風。即有加噦者不治之語。方氏疑末後尚有脫落。不知仲景以不治之證作結。彼竟茫然不知。何哉。尙論并棄而不載。又不知何意。前輩用心。終莫知其意指也。〔錫〕柴胡湯之害非小。今人不明是理。輒以小柴胡。爲和解之劑。不問表裏之虛實。而亂投之。且去人參。止用柴芩等輩。殺人更猛。學者能三復斯言。實蒼生之幸也。〔知〕後言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脇下滿痛。亦有不宣柴胡者。以爲戒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脈

千金翼。作身體熱。

〔錢〕身熱惡風項強。皆太陽表證也。脇下滿。邪傳少陽也。手足溫而渴。知其邪未入陰也。以太陽表證言之。似當汗解。然脇下已滿。是邪氣已入少陽。仲景原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雖有太陽未罷之證。汗之則犯禁例。故仍以小柴胡湯主之。但小柴胡湯。當從加減例用之。太陽表證未除。宜去人參加桂枝。脇下滿。當加牡蠣。渴則去半夏加括蘆根。爲是。〔志〕陸氏曰。手足溫者。手足熱也。乃病人自覺其熱。非按而得之也。案金鑑引。作手足溫者。手足不冷也。非病人自覺其熱。乃診者按之而得也。與原本左矣。何以本論既云身熱。而復云手足溫。有謂身發熱。而手足溫和者。非也。凡發熱中言溫者。皆謂熱也。非謂不熱也。

案參前條攷之。不身熱而手足溫者。非柴胡證。身熱而手足溫者。乃柴胡證。

案方氏喻氏。依頸項強之一證。爲三陽合病。非也。頸項強。乃太陽證。而非陽明證。詳義見于葛根湯。○又案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本條亦云。小柴胡湯主之。而其方則柴胡桂枝乾薑湯也。蓋從加減例。而攷易者。與錢氏之意符矣。

傷寒陽脈微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成本。痛下。有者字。者小間。有與字。玉函。者字。作即與。

〔汪〕此條。乃少陽病兼挾裏虛之證。傷寒脈弦者。弦本少陽之脈。宜與小柴胡湯。茲但陰脈弦。而陽脈則微。此陰陽以浮沈言。脈浮取之。則經而不流利。沈取之。亦弦而不和緩。經主氣血虛少。弦又主痛。法當腹中急痛。與

建中湯者。以溫中補虛。緩其痛。而兼散其邪也。先溫補矣。而弦脈不除。痛猶未止者。爲不差。此爲少陽經有留邪也。後與小柴胡湯。去黃芩。和芍藥。以和解之。蓋腹中痛。亦柴胡證中之一候也。愚以先補後解。乃仲景神妙之法。〔錫〕先與小建中。便有與柴胡之意。非因小建中不效。而又與小柴胡也。〔柯〕仲景有一證用兩方者。如用麻黃汗解。半日復煩。用桂枝更汗同法。然皆設法禦病。非必然也。先麻黃。繼桂枝。是從外之內法。先建中。繼柴胡。是從內之外法。〔魏〕此條亦即太陽陽明諸篇裏虛先治裏之義也。方氏則公然謂小建中爲不對。亦可哂矣夫。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〇玉函。成本。作三兩。金匱亦然。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〇千金。十一枚。

膠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玉函。成本。飴上。有膠字。外臺。作先煮五味。取三升。去滓。內飴。更上火煎。令消解。用。

作服。玉函。千金。亦作服。無建中湯二字。

〔成〕脾者土也。應中央。處四藏之中。爲中州。治中焦。生育營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營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必以此湯。溫建中藏。是以建中名焉。膠飴味甘溫。甘草味甘平。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建脾者。必以甘爲主。故以膠飴爲君。甘草爲臣。桂味辛熱。辛散也。潤也。營衛不足。潤而散之。芍藥味酸微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逮。收而行之。是以桂芍藥爲佐。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胃者衛之源。脾者營之本。黃帝鍼經曰。營出中焦。衛出

上焦是矣。衛爲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營爲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營衛通。是以靈素爲使。此係明理。〔汪〕內臺方議曰。桂枝湯中。桂枝芍藥等分。以芍藥佐桂枝。而治衛氣也。建中湯中。芍藥多半。而桂枝減少。以桂枝佐芍藥。而益其營氣也。是以大有不同。愚以蓋桂枝湯中。以芍藥佐桂枝。則辛甘相合。散而助表。建中湯中。以桂枝佐芍藥。則酸甘相合。斂而補中。能達此義。斯仲景制方之意。無餘蘊矣。〔柯〕建中湯禁與酒客。不可與桂枝同義。

案小建中。視之大建中。藥力和緩。故曰小爾。金鑑云。小小建立中氣。恐非也。錢氏注。及王子接解。同義。醫方集解曰。昂案此湯。以飴糖爲君。故不名桂枝芍藥。而名建中。今人用小建中者。絕不用飴糖。失仲景遺意矣。

傷寒總要曰。膠飴。卽飴糖也。其色紫深。如琥珀者佳。

案外臺載集驗黃芪湯。卽黃芪建中湯。方後云。嘔者。倍生薑。又古今錄驗黃芪湯。亦卽黃芪建中湯。方後云。嘔卽除飴糖。千金治虛勞內傷。寒熱嘔逆吐血方。堅中湯。卽本方。加半夏三兩。總病論曰。舊有微瘡。或嘔者。不用飴糖也。據以上數條。嘔家亦不可全禁建中湯。

案此方金匱要略。治虛勞裏急悸。腹中痛。夢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又治男子黃疸。小便自利。後來方書。增減藥味。所用頗博。今以本方治雜病者。茲錄其一二。

蘇沈良方曰。此藥治腹痛如神。然腹痛按之便痛。重按却不甚痛。此止是氣痛。重按愈痛而堅者。當自有積也。氣痛不可下。下之愈甚。此虛寒證也。此藥偏治腹中虛寒補血。尤止腹痛。若作散。卽每五錢七。生薑五片。

棗三箇。飴一栗大。若疾勢甚。須作湯劑。散服恐力不勝病也。

本事方後集。治腸風痔漏。赤芍藥。官桂去皮。甘草炙。已上等分。右咬咀。每服二錢。生薑二片。白糖一塊。水一盞。同煎至七分。去滓。空心服。坊本。糖字。作。誤。

證治準繩曰。治痢不分赤白久新。但腹中大痛者。神效。其脈弦急。或滿浮大。按之空虛。或舉按皆無力者。是也。

赤水玄珠曰。張二尹近川翁。始以內傷外感。過服發散消導之劑。致胃脘營心而痛。六脈皆弦而弱。此法當補而斂之也。白芍藥。酒炒五錢。炙甘草三錢。桂枝一錢半。香附一錢。大棗三枚。飴糖一合。煎服。一帖而瘳。張氏醫通。形寒飲冷。欬嗽。兼腹痛脈弦者。小建中湯。加桔梗。以提肺氣之陷。寒熱自汗。加黃芪。又云。案虛勞而至於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難爲力矣。內經於鍼藥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湯。黃芪建中湯。以急建其中氣。俾飲食增而津液旺也。

證治大還曰。凡膈氣病。由脾胃不足。陽氣在下。濁氣在上。故痰氣壅塞膈上。而飲食難入也。若脈弦。宜建中湯。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玉函。作小柴胡。誤。

〔汪〕傷寒中風者。謂或傷寒。或中風。不必拘也。柴胡證者。謂邪入少陽。在半表半裏之間也。但見一證。謂或口苦。或咽乾目眩。或耳聾無聞。或脅下脹滿。或嘔不能食。往來寒熱等。便宜與柴胡湯。故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不必待其證候全具也。〔志〕恐泥或煩或渴或痛或痞或悸或欬之並呈。故於此申明之。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復發熱汗出而解。玉函。千金翼。無病字。若字。及却復之後。成本。亦無復字。

〔成〕邪在半表裏之間。爲柴胡證。即未作裏實。醫便以藥下之。若柴胡證仍在者。雖下之不爲逆。可復與柴胡湯。以和解之。得湯邪氣還表者。外作蒸蒸而熱。先經下裏虛。邪氣欲出。內則振振然也。正氣勝陽氣生。却復發熱汗出而解也。〔錢〕蒸蒸者。熱氣從內達外。如蒸炊之狀也。邪在半裏。不易達表。必得氣蒸膚潤。振戰鼓慄。而後發熱汗出而解也。〔柯〕此與下後復用桂枝同局。因其人不虛。故不爲壞病。

顧氏溯源集曰。禽禽者。熱在表也。蒸蒸者。熱在裏也。繹蒸字之義。雖不言有汗。而義在其中矣。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外書。作傷寒二三日。

〔錢〕心中。心胸之間。非必心藏之中也。悸。虛病也。〔鑑〕傷寒二三日。未經汗下。即心悸而煩。必其人中氣素虛。雖有表證。亦不可汗之。蓋心悸陽已微。心煩陰已弱。故以小建中湯。先建其中。兼調營衛也。〔程〕雖悸與煩。皆小柴胡湯中兼見之證。而得之二三日。裏證未必便具。小柴胡湯非所與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原注〕一云。嘔止小安。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反字。玉函。外書。作及字。仍。服經。千金翼。作續。小柴胡下。成本。玉函。服經。千金翼。外書。有傷字。玉函。服經。千金翼。嘔不止。心下急。作嘔止小安。鬱鬱上。有其人二字。大柴胡湯之傷。成本脫。

〔汪〕此條。係太陽病傳入少陽。復入於胃之證。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知其時已傳入少陽矣。故以二三下之爲

反也。下之而四五日後更無他變。前此之柴胡證仍在者。其時縱有可下之證。須先與小柴胡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如和解之。而嘔止者。表裏氣和。爲已解也。若嘔不止。兼之心下急。鬱鬱微煩。心下者。正當胃府之中。急則滿悶已極。鬱鬱爲熱結於裏。此爲未解也。後與大柴胡湯。以下其裏熱則愈。(林)嘔不止。則半表裏證猶在。然心下急。鬱鬱微煩。必中有燥屎也。非下除之不可。故以大柴胡。兼而行之。

案過經。成注各條。其解不同。注本條云。日數過多。累經攻下。注調胃承氣湯條云。再傳經盡。謂之過經。注陽明篇汗出譫語條云。過太陽經無表證。攷之原文。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又曰。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又曰。須下者。過經乃可下之。凡曰過經者。與此條總四條。並言過太陽經無表證。明矣。其他二說。不可從也。柯氏云。經者。常也。過經。是過其常度。非經絡之經也。發于陽者。七日愈。七日已上自愈。以行其經盡故也。七日不愈。是不合陰陽之數。便爲過經。此解亦似未允。

大柴胡湯方

柴

胡

半斤○千金

黃

芩

三兩

芍

藥

三兩

半

夏

半升洗○外臺

生

薑

五兩切○玉

大

棗

十二枚擘○外

枳

實

四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

大黃二兩。若不加。恐不爲大柴胡湯。

再煎下。玉函。外臺。有取三升三字。依小柴胡湯煎法。此係脫文。成本。玉函。本方。有

大黃二兩。玉函。右七味。作八味。云一方。無大黃。不加不得名大柴胡湯也。案一方加大黃以下。肘後。千金。千金翼。外臺。及成本。共載之。本事方。本方有大黃。注云。伊尹湯液論。

八柴胡。同薑棗共八味。
今監本無。脫之也。

〔鑑〕許叔微曰。大柴胡湯。一方無大黃。一方有大黃。此方用大黃者。以大黃有瀉滌蘊熱之功。爲傷寒中要藥。王叔和云。若不用大黃。恐不名大柴胡湯。且經文明言下之則愈。若無大黃。將何以下心下之急乎。應從叔微爲是。柴胡證在。又復有裏。故立少陽兩解之法。以小柴胡湯。加枳實芍藥者。解其外以和其內也。去參草者。以裏不虛也。少加大黃。所以瀉結熱也。倍生薑者。因嘔不止也。

吳遵程方注曰。此湯治少陽經邪。漸入陽明之府。或誤下引邪內犯。而過經不解之證。故於小柴胡湯中。除去人參甘草。助陽戀胃之味。而加芍藥枳實大黃之沈降。以滌除熱滯也。與桂枝大黃湯同義。彼以桂枝甘草藥大黃。兩解太陽誤下之邪。此以柴胡黃芩半夏藥大黃。兩解少陽誤下之邪。兩不移易之定法也。

汪昂醫方集解曰。此乃少陽陽明。故加減小柴胡小承氣。而爲一方。少陽固不可下。然兼陽明府證則當下。宜大柴胡湯。

總病論 乾地黃湯。治婦人傷寒。差後猶有餘熱不去。謂之遺熱。

於本方。去半夏枳實薑棗。加乾地黃黃連。方用大黃。

衛生寶鑑。柴胡飲子。解一切骨蒸熱。積熱作發。或寒熱往來。畜熱寒戰。及傷寒發汗不解。或不經發汗。傳受表裏俱熱。口乾煩渴。或表熱入裏。下證未全。下後熱未除。及汗後餘熱勢復。或婦人經病不快。產後。但有如此證。並宜服之。

於本方。去半夏枳實大棗。加人參當歸甘草。方用大黃。

名醫類案曰。傳受川治一人。脈弦細而沈。天明時發寒熱。至晚二腿汗出。手心熱甚。則胸滿拘急。大便實而能食。似勞怯。詢之因怒而得。用大柴胡湯。但胸背拘急不能除。後用二陳湯。加羌活防風紅花黃芩。煎服愈。直指方附遺。本方治下痢舌黃口燥。胸滿作渴。身熱腹脹譫語。此必有燥屎。宜下。後服木香黃連苦堅之。又大柴胡湯。治瘧熱多寒少。目痛多汗。脈大。以此湯微利爲度。

醫經會解曰。本大柴胡證當下。醫以丸藥下之。病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潮熱微利。仍宜再下。加芒硝。○連日不大便。熱盛煩躁。舌焦口渴。飲水短氣。面赤脈洪實。加芒硝。○心下實滿。連於左脇。難以側臥。大便閉而痛。加瓜蒌青皮。○昏亂譫語。加黃連山梔。○發狂。加生地牡丹皮玄參。○發黃。加茵陳黃柏。○鼻衄。加犀角。○夏月熱病煩躁。脈洪大。加知母麥門冬石膏。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消湯主之。玉函。無所字。玉函。脈經。千金翼。無已字。外臺。作熱畢。脈經。千金

翼。本下。有當字。以不之以。外臺。無。成本。作而。無此非之比。先宜之宜。玉函。脈經。千金翼。作再字。

〔程〕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此傷寒十三日不解之本證也。微利者。已而之證也。本證經而兼府。自是大柴胡。能以大柴胡下之。本證且罷。何有於已而之下利。乃醫不以柴胡之辛寒下。而以丸藥之毒熱下。雖有所去。而熱以益熱。遂復留中而爲實。所以下利自下利。而潮熱仍潮熱。蓋邪熱不殺穀。而逼液下行。謂云熱利是也。潮熱者實也。恐人疑攻後之下利爲虛。故復指潮熱以證之。此實得之攻後。究竟非胃實。不過邪熱搏結而

成。只須於小柴胡解外。後但加芒硝一洗滌之。以從前已有所去。大黃并可不用。蓋節制之兵也。

錢云。胃邪雖實。奈少陽半表之邪未去。當用小柴胡湯。以解外邪。

明理論曰。潮熱。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即是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陽明者。胃。屬土。應時則王於四季。應日則王於未申。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鬱而為實熱。隨王而潮。是以日晡所發潮熱者。屬陽明也。喻氏云。申酉戌間獨熱。餘時不熱者。為潮熱。若他時熱。即為忽閃熱。非潮熱矣。汪氏云。潮熱二字。原兼汗出而言。然發熱汗出。為太陽中風本有者。何以辨之。不知太陽之發熱汗出。自是汗。陽明之大熱汗出。自是潮。潮者潮潤也。謂汗者汗漫之謂。各有意象。今諺謂潮濕者。即此。乃由熱氣薰蒸。鬱悶而作。當每年梅雨之時。衣物之間。無不潮濕者此也。案汪注奇甚。然潮熱。竟未知何義。

柴胡加芒消湯方

柴胡 二兩十錢

黃芩 一兩

人參 一兩

甘草 一兩

生薑 一兩

大棗 四枚

半夏 二十錢

芒硝 二兩

消 二兩

右八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消。更煮微沸。分溫再服。不解更作。【原注】臣意尋諸家金匱玉函。方中無芒消。別一方云。以水七升。下芒消二合。大黃四兩。桑葉五枚。煮取一升。服五合。微下即愈。本云柴胡。再服以解其外。餘二升。加芒消。大黃桑葉續煮也。○外證。黃芩。有七味二字。煮微沸。作上火煎一二沸七字。再服下。玉函。有以解為差四字。千金翼。有以解其外四字。成本。不載本方。第十卷云。小柴胡方內。加芒消。

六兩。餘依前法服。不解更服。案今本玉函。有芒消二兩。而方後云。右七味。如是後人所添。而本方後。更載柴胡加大黃芒消桑螵蛸湯方。柴胡二兩。黃芩。人參。甘草。各一兩。生薑。各十八銖。半夏五枚。大黃四枚。芒消三合。大黃四兩。桑螵蛸五枚。右前七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去滓。下芒消大黃桑螵蛸。煮取一升。去滓。溫服五合。微下即愈。本方柴胡湯。再服以解其外。餘一服加芒消大黃桑螵蛸。千金翼並同。作大黃四分。右方解。詳見王子接古方選注。

〔汪〕醫用丸藥。此是許學士所云巴豆小丸子藥。強迫瘴糞而下。夫巴豆辛烈。大傷胃氣。若仍用大柴胡。則枳實大黃之峻。胃中之氣。已不堪受其削矣。故易以小柴胡加芒消湯。用人參甘草。以扶胃氣。且微利之後。瘴者已去。燥者自留。加芒消者。能勝熱攻堅。又其性速下。而無礙胃氣。乃一舉而兩得也。〔柯〕不加大黃者。以地道原通。不用大柴胡者。以中氣已虛也。後人有加大黃桑螵蛸者。大背仲景法矣。

傷寒類方曰。本草。芒消治六府積聚。因其利而復下之。所謂通因通用之法也。潮熱而利。則邪不停結。故較之大柴胡症。用藥稍輕。

又曰。不解。不大便也。此藥劑之最輕者。以今秤計之。約二兩。分二服。則一服止一兩耳。案大柴胡湯。加大黃枳實。乃合用小承氣也。此加芒消。乃合用調胃承氣也。皆少陽陽明同治之方。○案不解。邪氣不解散也。以大便解之。恐非也。

案張錫駒云。本柴胡症。乃大柴胡也。柴胡加芒消。亦大柴胡加芒消也。其不言小者。大柴胡可知矣。此說不可從。

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

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成本。過經上。有不解二字。玉函。脈經。千金翼。辨上。有而字。以有熱也。作內有

熱也。千金翼。无調胃字。何本刪既字。

〔鑑〕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詳其治也。〔汪〕譴語者。自言也。惡邪鬱裏。胃中有熱。熱氣熏腸。則神昏而自言也。譴語有熱。法當以湯瀉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滲。大便當堅鞫而不出。今反下利。及診其脈又調和。而非自利之脈。知醫非其治。而以丸藥下之也。若其人不因誤下。而自利者。其脈當微。而手足見厥。此爲內虛。不可下也。今脈反和。反和者。言其脈與陽明府證不相背之意。若脈果調和。則無病矣。此爲內實。故見譴語下利等證。與調胃承氣湯者。以下胃中之實熱也。腸中堅實之物不能去。所下者旁流澀垢耳。據仲景法。下利譴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今改用調胃者。以醫誤下之故。內實不去。胃氣徒傷。故於小承氣湯。去厚朴枳實。而加甘草。以調和之也。因大便堅實。以故復加礬石。〔錫〕若胃氣虛寒。而自利者。脈當微厥。厥者。脈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也。

成云。當以諸承氣湯下之。錢云。曰湯而不曰承氣者。以上四句。是起下文語。乃借客形主之詞。故在所忽也。案汪注。脈微而手足厥。本于成注。錫駒以厥爲脈狀。出于不可下篇。錢氏云。微厥者。忽見微細也。微厥則正氣虛衰。裏陽欲亡。乃虛寒之脈證也。意與錫駒同。此他諸家並與成注同。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原注〕後云解外。宜桂枝湯。

○玉函。自上。有必字。愈上。有即字。成本。解下。無其字。脈經。其外下。有屬桂枝湯證五字。千金翼同。

〔成〕太陽膀胱經也。太陽經邪熱不解，隨經入府，爲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爲未至於狂，但不寧爾。經曰：其人如狂者，以熱在下焦。太陽多熱，熱在膀胱，必與血相搏。若血不爲畜，爲熱迫之，則血自下，血下則熱隨血出而愈。若血不下者，則血爲熱搏，畜積於下，而少腹急結，乃可攻之。與桃核承氣湯。下熱散血。〔柯〕衝任之血，會于少腹，熱極而血不下而反結，故急。然病自外來者，當先審表熱之輕重，以治其表，繼用桃核承氣，以攻其裏之結血。〔汪〕解其外，補亡論。郭白雲探千金方云：宜桂枝湯。及考內臺方議云：若其外證不解，或脈帶浮，或惡寒，或身痛等證，尙未可攻，且與葛根湯以解其外。二湯皆太陽病解外之藥，學者宜臨證消息用之。案金匱：當先以麻黃湯解外。〔錢〕注家有血蓄膀胱之說，尤爲不經。蓋太陽在經之表邪不解，故熱邪隨經內入於府，而瘀熱結於膀胱，則熱在下焦，血受煎迫，故溢入迴腸，其所不能自下者，蓄積於少腹，而急結也。膀胱爲下焦清道，其蒸騰之氣，白氣化而入，氣化而出，未必能藏蓄血也。若果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則膀胱瘀塞，所謂少腹硬滿，小便自利者，又何自出乎？有識者不爲然也。

案傷寒類方曰：當先解外，宜桂枝湯。注云：宜桂枝湯四字，從金匱增入。然金匱無所考，活人書亦云：宜桂枝湯。總病論曰：不惡寒，爲外解。

桃核承氣湯方

○玉函：作桃仁承氣湯。嚴經同。案桃核，卽是桃仁。獨杏子杏仁。

桃仁

五十箇
去皮尖

大黃

四兩

桂枝

二兩
去皮

甘草

二兩

芒消

二兩○千
金匱：一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

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玉函。作先煮四味。取二升半。去滓。內消。更煮微沸。溫服三三。千金翼。作更煎一沸。分溫三服。

〔成〕少腹急結。緩以桃仁之甘。下焦蓄血。散以桂枝辛熱之氣。故加二物於調胃承氣湯中也。〔錢〕神農本經。桃仁主瘀血。血閉。潔古云。治血結血秘。通潤大腸。破蓄血。大黃下瘀血。積聚。蕪滌腸胃。推陳致新。芒消走血。軟堅。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之義也。桂之爲用。通血脈。消瘀血。尤其所長也。甘草所以保脾胃。和大黃芒消之寒峻耳。

醫方考曰。傷寒外證已解。小腹急。大便秘。小便利。其人如狂者。有蓄血也。此方主之。無頭痛發熱惡寒者。爲外證已解。小腹急者。邪在下焦也。大便秘者。瘀血積之也。小便利者。血病而氣不病也。上焦主陽。下焦主陰。陽邪居上焦者。名曰重陽。重陽則狂。今瘀熱客于下焦。下焦不行。則于上部清陽之分。而天君不寧矣。故其證如狂。桃仁潤物也能潤腸而滑血。大黃行藥也。能推陳而致新。芒消鹹物也。能軟堅而潤燥。甘草平劑也。能調胃而和中。桂枝辛物也。能利血而行滯。又曰。血寒則止。血熱則行。桂枝之辛熱。君以桃仁硝黃。則入血而助下行之性矣。斯其制方之意乎。

案方中用桂枝。方氏喻氏程氏汪氏柯氏魏氏並云。以太陽隨經之熱。原從表分傳入。非桂枝不解耳。恐不爾。本草序例曰。病在胸膈已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已下者。先服藥而後食。傷寒類方曰。微利。則僅通大便。不必定下血也。

柯氏方論曰。此方治女子月事不調。先期作痛。與經閉不行者。最佳。外臺古今錄驗。探往來寒熱。胸脇逆滿。桃仁承氣湯。即本方

總病論曰。桃仁承氣湯。又治產後惡露不下。喘脹欲死。服之十差十。

三因陰癰門。兼金丸。治熱入膀胱。臍腹上下。兼脇肋疼痛。便燥欲飲水。按之痛者。本方五味爲末。蜜丸梧子大。米飲下。五七丸至十丸。婦人血閉疼痛。亦宜服之。

直指方。桃仁承氣湯。治下焦蓄血。飲水迷忘。小腹急痛。內外有熱。加生蒲黃。出小便不通門。

儒門事親。夫婦人月事沈滯。數月不行。肌肉不減。內經曰。此名爲瘕。爲沈也。沈者。月事沈滯不行也。急宜服桃仁承氣湯。加當歸。大作劑料服。不過三服立愈。後用四物湯補之。

醫史掇寧生傳。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緩子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疑。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滑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證治準繩。掇寧生卮言云。血溢血泄。諸畜妄證。其始也。予率以桃仁大黃。行血破瘀之劑。折其銳氣。而後區別治之。雖往往獲中。猶不得其所以然也。後來四明。遇故人蘇伊舉。問論諸家之術。伊舉曰。吾鄉有善醫者。每治失血畜妄。必先以快藥下之。或問失血復下。虛何以當。則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則以妄爲常。曷以藥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虛之有。予聞之愕然曰。名言也。昔者之疑。今釋然矣。

諸證辨疑。一婦長夏患痢疾。痛而急迫。其下黃黑色。諸醫以藳芩湯。倍用枳殼黃連。其患愈劇。因請余治。診脈兩尺脈緊而瀼。知寒傷營也。細問之。婦人答曰。行經之時。渴飲冷水一椀。遂得此症。余方覺悟。血被冷水所凝。瘀血歸於大腸。熱氣所以墜下。遂用桃仁承氣湯。內加馬鞭草玄胡索。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許。痛止。臟

清。次用調脾活血之劑。其患遂痊。今後治病。不可不察。不然。則誤人者多矣。

傳信尤易方。治淋血。桃仁承氣湯。空心服效。

證治大還。吐血勢不可遏。胸中氣塞。上吐紫黑血。此瘀血內熱盛也。桃仁承氣湯。加減下之。打撲內損。有瘀血者。必用。

張氏醫通。虛人雖有瘀血。其脈亦芤。必有一部帶弦。宜兼補以去其血。桃核承氣。加入參五錢。分三服。緩攻之。可救十之二三。

又齕齒。數年不愈。當作陽明畜血治。桃核承氣。爲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服之。好飲者多此。屢服有效。

傷寒入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讞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

加龍骨牡蠣湯主之。下之下。外臺。有發字。脈經。千金翼。有熱重二字。

〔張〕此係少陽之裏證。諸家注作心經病。誤也。蓋少陽有三禁。不可妄犯。雖八九日過經下之。尙且邪氣內犯。胃土受傷。膽木失榮。痰聚膈上。故胸滿煩驚。驚者。膽不寧。非心虛也。小便不利。讞語者。胃中津液竭也。一身盡重者。邪氣結聚。痰飲於胸中。故令不可轉側。主以小柴胡。和解內外。逐飲通津。加龍骨牡蠣。以鎮肝膽之驚。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

胡四

黃芩

本。無

生薑

切

鉛

丹

○玉函。
作黃丹。

桂枝

皮去

茯苓

各名一
兩半

半

夏

二合半。先○千金翼。
一合。成本。二合。

大

黃

二

大

枳實
六枚

牡蠣 一兩半。熬。外臺。○外臺。
一兩半。全書。煨。人參 龍骨

右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碁子。更煮一兩沸。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柴胡湯。今加龍骨等。成本。十二味。作十一味。切如碁子。玉函。無。外臺。基上。有博字。一兩沸。玉函。外臺。作取二升。服一升。外臺。作分再服。本云以下。玉函。作本方柴胡湯內。加龍骨牡蠣黃丹桂枝苓大黃也。今分作半劑二十四字。

〔吳〕此湯治少陽經邪犯本之證。故於本方中。除去甘草。減大棗上行陽分之味。而加大黃行陰。以下奪其邪。兼茯苓以分利小便。龍骨牡蠣鉛丹。以鎮肝膽之怯。桂枝以通血脈之滯也。與救逆湯同義。彼以龍骨牡蠣鎮太陽經火逆之神亂。此以龍骨牡蠣鉛丹鎮少陽經悞下之驚煩。亦不易之定法也。

傷寒類方曰。此乃正氣虛耗。邪已入裏。而復外擾三陽。故現症錯雜。藥亦隨症施治。真神化無方者也。案此方能治肝膽之驚痰。以之治癰癩。必效。

又曰。大黃只煮一二沸。取其生而流利也。

案汪氏云。是方也。表裏齊走。補瀉兼施。通澀並用。恐非仲景之舊。或係叔和採輯時。有差錯者。若臨是證而用是藥。吾不敢也。何也。倘謂胸滿譫語。是實證。則當用大黃者。不當用人參。倘謂驚煩小便不利身重。是虛證。則當用人參大棗茯苓龍骨等藥者。不當用大黃。况龍骨牡蠣鉛丹。皆係重墜收澀陰毒之品。恐非小便不利所宜也。汪氏此說。似有所見。然而今以是方治此症。而奏效者不鮮。故未敢爲得矣。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玉函。服經。滿下。有而字。錢本。何

本。同本。張本。無此及次條。

〔成〕腹滿譫語者。脾胃疾也。浮而緊者。肝脈也。脾病見肝脈。木行乘土也。經曰水行乘火。木行乘土。名曰縱。此其類矣。期門者。肝之募。刺之以瀉肝經盛氣。〔錫〕縱。謂縱勢而往。無所顧慮也。〔鍾〕傷寒脈浮緊。太陽表寒證也。腹滿譫語。太陰陽明裏熱也。欲從太陽而發汗。則有太陰陽明之裏。欲從太陰陽明而下之。又有太陽之表。主治設爲兩難。故不藥而用刺法也。雖然太陰論中。太陽表不解。太陰腹滿痛。而用桂枝加大黃湯。亦可法也。此肝乘脾。名曰縱。刺期門。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傷寒發熱。齋齋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

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水。玉函。要經。作肝。二字。千金翼。作期門。

〔成〕傷寒發熱。齋齋惡寒。肺病也。大渴欲飲水。肝氣勝也。玉函曰。作大渴欲飲水。是知肝氣勝也。傷寒欲飲水者。愈若不愈而腹滿者。此肝行乘肺。水不得行也。經曰。水行乘金。名橫。刺期門以瀉肝之盛氣。肝肺氣平。水散而津液得通。外作自汗出。內爲小便利而解也。〔錫〕橫。謂橫肆妄行。無復忌憚也。〔鍾〕傷寒發熱。齋齋惡寒。無汗之表也。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停飲之滿也。若自汗出。表可自解。小便利。滿可自除。故曰其病欲解也。若不汗出。小便閉。以小青龍湯。先解其外。外解已。其滿不除。十棗湯下之。亦可愈也。此肝乘肺。名曰橫。刺期門。亦與上文義不屬。似有遺誤。

太陽病二日反躁。凡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原注〕一作二日內燒瓦熨。背。大汗出。火氣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硬。小便當數。而反不

數及不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凡。全書。作反。反躁至大

熱入胃。玉函。作而反燒瓦毀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脈經同。作火氣入胃。躁煩。脈經。作燥。玉函。脈經。作十餘日振而反汗出者。無故字。脈經。作其人欲小便反不得。嘔。及不多。成

本。脈經。無不字。任氏云。凡。當作反。此爲欲解也。也字。當在故字之下。案玉函無故字。似是。

〔成〕太陽病二日。則邪在表。不當發躁而反躁者。熱氣行於裏也。反熨其背。而發汗大汗出。則胃中乾燥。火熱入胃。胃中燥熱。躁煩而譫語。至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火邪勢微。陰氣復生。津液得復也。故爲欲解。火邪去大汗出則愈。若從腰以下不得汗。則津液不得下通。故欲小便不得。熱氣上逆而反嘔也。欲失溲足下惡風者。氣不得通於下而虛也。津液偏滲。令大便鞭者。小便當數。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也。此以火熱內燥。津液不得下通。故小便不數。及不多也。若火熱消。津液和。則結鞭之便得潤。因自大便也。便已頭卓然而痛者。先大便鞭。則陽氣不得下通。既得大便。則陽氣降下。頭中陽虛。故卓然而痛。穀氣者。陽氣也。先陽氣不通於下之時。足下惡風。今陽氣得下。故足心熱也。〔柯〕此指火逆之輕者言之。太陽病經二日。不汗出而煩躁。此大青龍證也。〔方〕卓。特也。頭特然而痛。陰氣上逆也。病雖不言解。而解之意。已隱然見於不言之表矣。讀者當自悟可也。〔汪〕欲失溲者。此是形容不得小便之狀。案郭白雲云。火氣入胃。胃中枯燥。用白虎加人參湯。小便不利者。當用五苓散。其大便鞭者。用調胃承氣湯。於諸證未生時。必須先去火邪。宜救逆湯。愚以五苓散斷不可用。此係胃中水竭。津液燥故也。其用調胃承氣湯。不若麻仁丸代之。

案玉函脈經。無下利。與下文連接。似是欲解也。故之故。玉函無之。亦似是。成注云。大汗出則愈。且注文代故以苦字。皆與玉函符。極覺明暢。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玉函。無病字。發下。有其字。張經。陰虛下。成本。有則發黃。陽盛則云云。陰陽俱虛竭。腹滿云云。劑。程本。作病。非。

〔錫〕此火攻之危症也。夫風爲陽邪。太陽病中風。復以火劫發汗。則邪風被火熱之氣。逼其血氣。流溢于外。而失其行陰行陽之常度矣。風火爲兩陽。風火熾盛。兩相熏灼。故其身發黃。陽盛則迫血妄行於上。而欲衄。陰虛則津液不足于下。而小便難。所謂陽盛者。乃風火之陽。非陽氣之陽也。風火傷陰。亦能傷陽。故陰陽俱虛竭也。虛則不能充膚澤毛。濡潤經脈。故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者。火熱上攻。而津液不能周遍也。夫身體既枯燥。安能有汗。所以劑頸而還。脾爲津液之主。而肺爲水之上源。火熱竭其水津。脾肺不能轉輸。故腹滿微喘也。因于風者。上先受之。風火上攻。故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者。風火之陽邪。合併于陽明也。甚者至噦。火熱入胃。而胃氣敗逆也。四肢爲諸陽之本。陽實于四肢。故不能自主。而手足躁擾。捻衣摸床也。小便利者。陰液未盡消亡。而三焦決瀆之官。尙不失職也。故其人可治。〔錢〕上文曰陽盛。似不當言陰陽虛竭。然前所謂陽盛者。蓋指陽邪而言。後所謂陽虛者。以正氣言也。經所謂壯火食氣。以火邪過盛。陽亦爲之銷鑠矣。

案劑頸而還。諸家無詳釋。特喻氏以爲劑頸以下之義。蓋劑。劑限之謂。而還。猶謂以還。言劑限頸以還。而頭汗出也。王氏脈經。有劑腰而還之文。方氏云。劑。齊分也。未允。

案此條證。程氏主以猪苓湯。汪氏亦同。結語云。小便利者。其人可治者。蓋以此驗津液之虛竭與否也。非以利小便治之。二氏未深考耳。補亡論亦云。與五苓散發黃者。宜茵陳蒿湯。不大便。宜大承氣湯。未知是非。案舒云。門人張蓋仙曰。此證純陽無陰。何得云陰陽俱虛竭。是必後人有誤。此說近是。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

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脈經。千金翼。浮下。有而字。無必字。玉函亦無。臥起。成本。作起臥。

〔鑑〕傷寒脈浮。醫不用麻桂之藥。而以火劫取汗。汗過亡陽。故見驚狂起臥不安之證。蓋由火劫之誤。熱氣從心。且大脫津液。神明失倚也。然不用附子四逆輩者。以其爲火劫亡陽也。〔方〕亡陽者。陽以氣言。火能助氣。甚則反耗氣也。驚狂起臥不安者。神者。陽之靈。陽亡則神散亂。所以動皆不安。陽主動也。〔錢〕火迫者。或煎或熨。或燒鍼。皆是也。劫者。要挾逼脅之稱也。以火劫之。而強逼其汗。陽氣隨汗而泄。致衛陽喪亡。而真陽飛越矣。

案此條論。喻氏以下。多爲風寒兩傷證。不必執拘矣。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〇成本。作龍骨牡蠣

桂枝三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牡蠣五兩

熬

龍骨四兩

炙

蜀漆三兩

洗去腥

〇全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

成本。作爲末。非也。玉函。七味下。有咬啞字。作水八升。本

云。作本方。方後云。一法。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五升。千金翼同。

〔鑑〕桂枝湯去芍藥者，恐其陰性過勝，兼制桂枝，不能迅走其外，反失救急之旨。況既加龍蟠之固脫，亦不須芍藥之酸收也。蜀漆氣寒味苦寒，能勝熱，苦能降逆，火邪錯逆，在所必需也。〔汪〕湯名救逆者，以驚狂不安，皆逆證也。

成云：火邪錯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方云：蜀漆辛平，散火邪之錯逆。

案柯氏云：蜀漆不見本草，未詳何物。若云常山苗，則謬。蓋本草蜀漆條，無散火邪之主療，故有此說，不可從也。錢氏汪氏並云：痰隨氣逆，飲逐火升，故驚狂。蜀漆有劫痰之功，故用。此說亦難信焉。

千金方：蜀漆湯，治小兒潮熱。本方無桂枝大棗生薑，有知母，各半兩。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玉函：我經。無形作二字。而下。無一弱字。千金翼同。成本：火下。有者字。論本：弱本。無此條。任氏云：發熱二字。當在渴字之前。金鑑云：三弱字。當俱是數字。

若是弱字。熱從何有。不但文義不屬。且論中並無此說。案任氏及金鑑所改。並難從。

〔錢〕此溫病之似傷寒者也。形作傷寒者，謂其形象有似乎傷寒，亦有頭項強痛，發熱體痛，惡寒無汗之證，而實非傷寒也。因其脈不似傷寒之弦緊而反弱，弱者細軟無力之謂也。如今之發斑者，每見輕軟細數無倫之脈，而其實則口燥舌焦，齒垢目赤，發熱譫語，乃脈不應證之病也。故弱者必渴，以脈雖似弱，而邪熱則盛於裏，故胃熱而渴也。以邪熱熾盛之證，又形似傷寒之無汗，故誤用火劫取汗之法，必至溫邪得火，邪熱愈熾，胃熱神昏而語言不倫，遂成至劇難治之病矣。若前所謂，其脈不弦緊而弱者，身發熱而又見浮脈，乃弱脈變為浮脈，為邪氣還表，而復歸於太陽也，宜用解散之法，當汗出而愈矣。

案此條難解。方氏汪氏以弱爲風脈。張氏周氏志聰錫駒並云。東垣所謂內傷發熱者。汪氏程氏乃爲大青龍湯證。金鑑改弱作數云。當汗出。宜大青龍。沈數發熱。宜調胃承氣湯。渴而譫語。宜白虎湯。黃連解毒湯。以上數說。未有明據。只錢氏稍似允當。故姑採錄以俟考。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爲火邪。玉函。汗下。有者字。成

本無經字。然涉注文。係于遺脫。方本無經字。注意亦然。柯本。到。作獨。

〔成〕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陽病用火熏之。不得汗。則熱無從出。陰虛被火。必發躁也。六日傳經盡。至七日再到太陽經。則熱氣當解。若不解。熱氣迫血下行。必清血。清。則也。〔方〕熏。亦劫汗法。蓋當時庸俗用之。燒坑鋪陳。灑水取氣。臥病人以熏蒸之。類是也。躁。手足疾動也。清血。便血也。〔喻〕名爲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汪〕案此條論。仲景無治法。補亡論。用救逆湯。

案到經二字未詳。方氏無經字。注云。到。反也。反不得解也。喻氏不解。志聰錫駒錢氏汪氏並從成注。柯氏改爲過經。程氏云。到經者。隨經入裏也。魏氏云。火邪散到經絡之間爲害。數說未知孰是。姑依成解。

王氏云。到。與倒通。反也。到不解者。猶云反不解而加甚也。本文稱太陽病。則不可便注爲傳經盡也。案王氏依經字脫文本立說。故釀成注如此。

脈浮熱甚。而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甚。玉函。作感。無必字。

吐。張經。千金翼。作唾。成。本同。程本。柯本。金鑑。作吐。餘與成同。

〔程〕脈浮熱甚。無灸之理。而反灸之。由其人虛實不辨故也。表實有熱。誤認虛寒。而用灸法。熱無從泄。因火而

動自然內攻邪束於外。火攻於內。肺金被傷。故咽燥而吐血。〔錫〕上節以火熏發汗。反動其血。血即汗。汗即血。不出于毛竅而爲汗。即出于陰竅而團血。此節言陽不下陷。而反以下陷灸之。以致迫血上行而唾血。下節言經脈虛者。又以火攻。散其脈中之血。以見火攻同。而致症有上下之異。〔汪〕常器之云。可依前救逆湯。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程〕血少陰虛之人。脈見微數。尤不可灸。虛邪因火內入。上攻則爲煩爲逆。陰本虛也。而更加火。則爲追虛。熱本實也。而更加火。則爲逐實。夫行於脈中者。營血也。血少被追。脈中無復血聚矣。艾火雖微。孤行無禦。內攻有力矣。無血可逼。焦燎乃在筋骨。蓋氣主煦之。血主濡之。筋骨失其所濡而火所到處。其骨必焦。其筋必損。蓋內傷真陰者。未有不流散於經脈者也。雖復滋營養血。終難復舊。此則枯槁之形立見。縱善調護。亦終身爲殘廢之人而已。可不慎歟。〔方〕近來。人之以火灸陰虛發熱者。猶比比焉。竊見其無有不焦骨傷筋而斃者。吁。是豈正命哉。可哀也已。

案煩逆者。煩悶上逆之謂。吳遵程云。心胸爲之煩逆。是也。錢氏云。令人煩悶而爲火逆之證矣。恐不然耳。

汪氏云。常器之云。可依前救逆湯。其有汗者。宜桂枝柴胡湯。愚以二湯俱與病未合。另宜斟酌用藥。案今依程氏注。宜擇張介賓滋陰諸方而用之也。

案千金方狐惑篇。引本條以甘草瀉心湯主之。非也。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

火逆也。欲自解者，必當先煩。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

玉函。張經。千金翼。作當以汗解而反灸之。名字。作此爲二字。有汗下。有汗下二字。成本。解下。有也字。欲自解二十五字。成本。爲別節。方氏。喻氏。程氏。錢氏。爲兩條異義。特志。錫嗣。汪氏。爲一條。是也。

〔錫〕本論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故宜以汗解。用火灸之。傷其陰血。無以作汗。故邪無從出。反因火勢而加盛。火性炎上。陽氣俱從火而上騰。不復下行。故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也。經曰。真氣不能周。命曰痺。此因火爲逆。以致氣不能周而爲痺。非氣之爲逆。而火之爲逆也。欲自解者。邪氣還表。與正分爭。必爲煩熱。乃能有汗而解也。何以知之。以脈浮。氣機仍欲外達。故知汗出而解也。〔程〕名曰火逆。則欲治其痺者。宜先治其火矣。〔汪〕補亡論。郭白雲云。宜與救逆湯。

案方氏諸家。載欲自解以下。移較上篇。以爲太陽病自解之總例。大失本條之義。

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二兩也。玉函。張經。并。作貴。張經。無各字。注云。一本。作各一壯。玉函。張經。

千金翼。无更以下六字。二。兩。全書。作三兩。非。

〔錢〕燒鍼者。燒熱其鍼而取汗也。玉機真藏論云。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觀此則風寒本當以汗解。而漫以燒鍼取汗。雖或不至於因火爲邪。而鍼處孔穴不閉。已被寒邪所浸。故腫起如核。皮膚赤色。直達陰經。陰邪迅發。所以必發奔豚氣也。〔魏〕崇明何氏云。奔豚一經。乃寒邪自鍼孔入。風邪不能外出。直犯太陽本府。引動腎中素有陰寒。因發而上

衛〔錫〕張均衛問曰。燒鍼亦是火攻。因火而逆。何以復用火灸。答曰。灸者。灸其被寒之處也。外寒束其內火。火鬱于內。故核起而赤也。

傷寒類方曰。不止一鍼。故云各一壯。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三兩切

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桂枝湯。今加桂滿五

兩。所以加桂者。以能泄奔豚氣也。〔案〕成本。不載方。爲是。本條已云更加桂二兩故也。玉函。無滿以下十五字。

〔柯〕寒氣外束。火邪不散。發爲赤核。是將作奔豚之兆也。從少腹上冲心。是奔豚已發之象也。此因營汗不發。汗陽氣不舒。陰氣上逆。必灸其核以散寒。仍用桂枝以解外。更加桂者。益火之陽。而陰自平也。桂枝更加桂。治陰邪上攻。只在一味中加分兩。不於本方外求他味。不即不難之妙如此。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證已在裏。而奔豚未發。此症尙在表而發。故治有不同。

案方中桂。方氏以下。多用肉桂。是泥于後世諸本草之說。不可從。

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鍾〕火逆者。謂凡火劫取汗。致逆者也。此火逆。因火鍼也。〔吳〕病者既火逆矣。治者從而下之。于是真陰重傷。因燒鍼餘毒。使人煩躁不安者。外邪未盡。而真陽欲亡。故但用桂枝以解外。龍骨牡蠣以安內。甘草以溫補元

氣而散表寒也。〔錢〕因發汗而又下之病仍不解而煩躁以茯苓四逆湯主之者以汗下兩亡其陽故用溫經復陽之治此雖汗下而未經誤汗且挾火邪而表猶未解故止宜解肌鎮陰之法也。

寒燒鍼即火逆非火逆而又燒鍼成氏以爲先火而下之又加燒鍼凡三誤程氏汪氏志聰錫駒魏氏等注並同皆鑿矣。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
熬

龍骨二兩○玉函以
上三味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二服成本四味作湯末非也玉函無半字

〔成〕桂枝甘草之辛甘以發散經中之火邪龍骨牡蠣之澁以收斂浮越之正氣〔魏〕煩躁即救逆湯驚狂臥起不安之漸也故用四物以扶陽安神爲義不用薑棗之溫補不用蜀漆之辛快正是病輕則藥輕也。

柯琴方論曰近世治傷寒者無火熨之法而病傷寒者多煩躁驚狂之變大抵用白虎承氣輩作有餘治之然此證屬實熱者固多而屬虛寒者間有則溫補安神之法不可廢也更有陽盛陰虛而見此症者當用灸

甘草加減用棗仁遠志茯苓當歸等味又不可不擇。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玉函無者字。脈經千金翼無太陽二字。千金翼作火鍼。

〔錢〕溫鍼即前燒鍼也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乃爲正治若以溫鍼取汗雖欲以熱攻寒而邪受火迫不得外泄而反內走必致火邪內犯陽神故震驚搖動也〔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依前救逆湯。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反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

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爲小逆。

玉函：兩惡寒下，並有而字，通。作故。成本：無反字。一二日上。厥經：有若得病三字。

〔錢〕病在太陽，自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而不惡寒，已屬陽明。然陽明當身熱汗出，不惡寒而反惡熱，今不發熱，及關上脈見細數，則又非陽明之脈證矣。其所以脈證不相符合者，以醫誤吐而致變也。夫太陽表證，當以汗解。自非邪在胸中，豈宜用吐？若妄用吐法，必傷胃氣。然因吐得汗，有發散之義，焉故不惡寒發熱也。關上脾胃之部位也。細則爲虛，數則爲熱。誤吐之後，胃氣既傷，津液耗亡，虛邪誤入陽明，胃脘之陽虛躁，故細數也。一二日邪在太陽之經，因吐而散，故表證皆去。雖誤傷其胃中之陽氣，而胃未大損，所以腹中猶飢。然陽氣已傷，胃中虛冷，故口不能食。三四日則邪已深入，若誤吐之，損胃尤甚。胃氣虛冷，狀如陽明中寒，不能食，故不喜糜粥也。及胃陽虛躁，故反欲食冷食。及至冷食入胃，胃中虛冷不化，故上逆而吐也。此雖因誤吐致變，然表邪既解，無內陷之患，不過當溫中和胃而已。此爲變逆之小者也。〔程〕吐之不當，則周身之氣皆逆，而五臟顛覆，下空上逆，氣不能歸，故有如此景氣。〔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小半夏湯，亦與半夏乾薑湯，郭白雲云，居人審大小半夏加茯苓湯，半夏生薑湯，皆可選用。

錫駒云：自行出者，吐傷中氣，而脾津外泄也。程云：表邪不外越而上越，故爲小逆。

志聰云：本論曰：脈浮大，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爲大逆。今但以醫吐之，故爲小逆。

吳金鑑云：欲食冷食之下，當有五六日吐之者六字。若無此一句，則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與朝食暮吐之文，不相聯屬。且以上文一二日、三四日之文，細玩之，則可知必有五六日吐之一句。由淺及深之謂也。柯氏本。

此爲小逆四字。移吐之過也。下二說皆不可從。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鑑〕太陽病吐之表解者。當不惡寒。裏解者亦不惡熱。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者。是惡熱也。此由吐之後。表解裏不解。內生煩熱也。蓋無汗煩熱。熱在表。大青龍證也。有汗煩熱。熱在裏。白虎湯證也。吐下後心中懊憹。無汗煩熱。大便雖鞭。熱猶在內。梔子豉湯證也。有汗煩熱。大便已鞭。熱悉入府。調胃承氣湯證也。今因吐後。內生煩熱。是爲氣液已傷之虛煩。非未經汗下之實煩也。已上之法。皆不可施。惟宜用竹葉石膏湯。於益氣生津中。清熱寧煩可也。〔方〕此亦誤吐之變證。不惡寒不欲近衣。言表雖不顯熱。而熱在裏也。內煩者。吐則津液亡。胃中乾。而熱挽內作也。〔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竹葉石膏湯。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此以發汗。玉函作以發其汗。脈乃數也。作脈則爲數。汪本。

〔錢〕此條之義。蓋以發熱汗自出之中風。而又誤發其汗。致令衛外之陽。與胃中之陽氣皆微。膈間之宗氣大虛。故虛陽浮動。而脈乃數也。若胃脘之陽氣盛。則能消穀引食矣。然此數非胃中之熱氣盛而數也。乃誤汗之後。陽氣衰微。膈氣空虛。其外越之虛陽所致也。以其非胃脘之真陽。故爲客熱。其所以不能消穀者。以胃中虛冷。非唯不能消穀。抑且不能容納。故吐也。〔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小半夏湯。又云宜小溫中湯。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

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澀者。此非柴胡湯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玉函。微澀。作嘔。而作反。無柴胡二字。脈經。無調胃。

二字。成本。無柴胡湯之湯。千金翼。無若不下三十字。柯本亦刪。

〔錢〕此辨症似少陽。而實非柴胡症也。言邪在太陽。過一候而至十餘日。已過經矣。而有心下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澀。腹微滿。鬱鬱微煩之證。若先此未有諸症之時。已自極其吐下之者。則知胃氣爲嘔吐誤下所傷。致溫溫欲吐而大便反澀。邪氣乘虛入裏。故胸中痛。而腹微滿。熱邪在裏。所以鬱鬱微煩。乃邪氣內陷。胃實之症也。胃實則當用攻下之法。以胃氣既爲吐下所虛。不宜峻下。唯當和其胃氣而已。故與調胃承氣湯。陽明篇所謂胃和則愈也。若不爾者。謂先此時未曾極吐下也。若未因吐下。而見此諸症者。此非由邪陷所致。蓋胸爲太陽之分。邪在胸膈。故溫溫欲吐。而胸中痛也。大便反澀。熱邪未結于裏也。腹滿鬱煩。邪將入裏。而煩滿也。若此者。邪氣猶在太陽。爲將次入裏之徵。若以承氣湯下之。必致邪熱陷入。而爲結胸矣。故曰不可與也。但前所謂欲嘔。胸中痛微澀者。雖有似乎少陽之心煩喜嘔。胸脇苦滿。腹中痛之證。然此非柴胡症也。更何以知其爲先此時極吐下乎。以欲嘔乃胃氣受傷之見證。故知極吐下也。〔錫〕嘔者。即溫溫欲吐也。欲吐而不得吐。故嘔。〔程〕心中溫溫欲吐。而胸中痛。是言欲吐時之象。欲吐則氣逆。故痛。着一而字。則知痛從欲嘔時見。不爾亦不痛。凡此之故。緣胃有邪畜。而胃之上口。被濁薰也。大便澀。腹微滿。鬱鬱微煩。是言大便時之象。氣逆則不下行。故以大便澀爲反。大便澀則氣得下洩。腹不應滿。煩不應鬱。今仍腹微滿。鬱鬱微煩。凡此之故。緣胃有阻留。而胃於下後。仍不快暢也。云先其時者。見未吐下之先。向無此證。緣吐下徒虛其上下二焦。而中焦之氣阻升。

降。遂從津液乾燥處。凝結成實。胃實則滯。故日進之水穀。只從胃傍留下。不得胃氣堅結之大便反滯。而屎氣之留中者。自攪擾不寧。而見出諸證。其過在胃。故與調胃承氣。一蕩除之。

案王氏云。案經文。溫溫。當作嘔嘔。此本于玉函。程氏云。溫溫者。熱氣泛沃之狀。欲吐而不能吐。則其爲乾嘔可知矣。此以溫熱之義爲解。並不可從矣。蓋溫溫。與嘔嘔同。素問玉機真藏。背痛嘔嘔。爲氏注。嘔嘔。不舒暢也。脈經。作溫溫。可以證矣。少陰篇第三十九條。心中溫溫。千金。作嘔嘔。

案非柴胡證。汪氏用葛根加半夏湯。郭白雲云。宜大半夏加橘皮湯。金鑑則云。須從太陽少陽合病。下利若嘔者。與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可也。魏氏云。若不爾者。指心下鬱滿微煩言。若不鬱滿微煩。則其人但正虛。而無邪以相滯。豈謂胃承氣可用乎。又係建中甘草附子等湯之證矣。又豈諸柴胡可言耶。示禁甚深也。以上三說。未知孰是。王氏云。以嘔下。當有關文。徐大椿云。此段疑有誤字。千金翼。刪若不下三十字。柯氏遂從之。要之此條極難解。姑舉數說備考。定應編附注。以若不用者。爲裏虛。意與魏氏同。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沈。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玉函。六七。作七八。營氣篇。作堅而滿。

〔錢〕太陽病至六七日。乃邪當入裏之候。不應表證仍在者。法當脈微而沈。又非邪氣在表之脈矣。邪氣既不在表。則太陽之邪。當陷入而爲結胸矣。今又反不結胸。而其人發狂者。何也。蓋以邪不在陽分氣分。故脈微。邪不在上焦胸膈而在下。故脈沈。熱在下焦者。即桃核承氣條。所謂熱結膀胱也。熱邪煎

迫。血沸妄溢。留於少腹。故少腹當鞭滿。熱在陰分血分。無傷於陽分氣分。則三焦之氣化。仍得運行。故小便自利也。若此者。當下其血乃愈。其所以然者。太陽以膀胱為腑。其太陽在經之表邪。隨經內入於腑。其熱之邪。瘀蓄於裏故也。熱瘀膀胱。逼血妄行。溢入迴腸。所以少腹當鞭滿也。桃核承氣條。不言脈。此言脈微而沈。彼言如狂。此言發狂。彼云少腹急結。此云少腹硬滿。彼條之血。尚有自下而愈者。其不下者。方以桃仁承氣下之。此條之血。必下之乃愈。證之輕重。迥然不同。故不用桃仁承氣湯。而以攻堅破瘀之抵當湯主之。〔方〕瘀血氣壅秘也。

案瘀。傷寒直格。於預切。積也。又音於。

吳氏瘟疫論曰。案傷寒太陽病不解。從經傳府。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抵當湯。今溫疫起無表證。而惟胃實。故腸胃畜血多。膀胱畜血少。然抵當湯。行瘀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然畜血結甚者。在桃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蓋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故名之。然抵當證。所遇亦少。

抵當湯方

桃

仁

水

蛭

蟲

各三十箇

去翅足熬

大

黃

三兩酒洗○玉函。成本。酒
浸。千金翼。作二兩。破六片。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更服。〔四味下。玉函。成本。有為末二字。〕

〔柯〕蛭。昆蟲之巧於飲血者也。蟲。飛蟲之猛於吮血者也。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仁

之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以蕩滌邪熱。〔錢〕抵當者。言瘀血凝聚。固結膠黏。即用桃仁承氣。及破血活血諸藥。皆未足以破其堅結。非此尖銳鑽研之性。不能抵當。故曰抵當。

張氏醫通曰。如無蟲蛭。以乾漆灰代之。

案抵當。方氏云。抵。至也。亦至當不易之正治也。喻氏汪氏輩皆同。錫駒云。抵拒大敵。四物當之。柯氏云。抵當者。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

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千金。黃。作重。下。有滿字。

〔錢〕此又以小便之利與不利。以別血證之是與非是也。身黃。遍身俱黃也。沈爲在裏。而主下焦。結則脈來動而中止。氣血凝滯。不相接續之脈也。前云少腹當鞕滿。此則竟云少腹硬。脈鞕如此。若猶小便不利者。終是胃中痰熱鬱蒸之發黃。非血證發黃也。故爲無血。若小便自利而如狂。則知熱邪與氣分無涉。故氣化無乖。其邪在陰血矣。此乃爲蓄血發黃。〔柯〕濕熱留于皮膚而發黃。衛氣不行之故也。燥血結于膀胱而發黃。營氣不敷之故也。水結血結。俱是膀胱病。故皆少腹硬滿。小便不利是水結。小便自利是血結。如字。助語辭。若以如字實讀。與發狂分輕重。則輕矣。〔方〕諦。審也。言如此則爲血證審實。無復可疑也。

案小便不利者。成氏云。可與茵陳蒿湯。補亡論云。與五苓散。程氏云。屬茵陳五苓散。柯氏云。麻黃連軹赤小豆湯症也。以上宜擇而用之。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

抵當丸。有熱下。玉函。服經。外臺。有而字。

〔成〕傷寒有熱。少腹滿。是畜血於下焦。若熱畜津液不通。則小便不利。其熱不畜津液。而畜血不行。小便自利者。乃爲畜血。當與桃仁承氣湯。抵當湯下之。然此無身黃尿黑。又無喜忘發狂。是未至於甚。故不可餘峻峻之藥也。可與抵當丸。小可下之也。〔柯〕有熱。即表證仍在。

抵當丸方

水蛭 二十箇。熬。○玉函。吳。作

蟲 二十箇。去翅足。熬。○玉函。二十五箇。

桃仁 二十五箇。去皮尖。○玉函。外臺。成本。三十箇。千金。一二。一箇。吳。有熱字。

大黃 三兩。

右四味。搗分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晡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千金。作右四味。爲末。寶和合。分爲四丸。

〔柯〕小其制。而丸以緩之。方變湯爲丸。然名雖丸也。猶煮湯焉。〔張〕寒而連滓服之。與大陷胸同意。陶弘景云。晡時者。周時也。從今日至明日。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病源。作太陽。小便不利。

者。爲多飲水。心下必悸云云。非也。

〔成〕飲水多。而小便自利者。則水不內蓄。但腹中水多。令心下悸。金匱要略曰。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飲水多。而小便不利。則水畜於內而不行。必苦裏急也。〔錢〕水寒傷胃。停畜不及即行。必令心下悸動。心下者。胃之部分也。悸者。水滿胃中。氣至不得流通。而動惕也。〔程〕若小便少。而欲得水者。此渴。熱在下焦。屬五苓散

證強而與之。縱不格拒。而水積不行。必裏作急滿也。〔註〕常器之云。可茯苓甘草湯。又猪苓湯。推常氏之意。小便利者。用茯苓甘草湯。小便少者。猪苓湯。

傷寒論輯義卷三

東都 丹波元簡康夫 學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沈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玉函。作其脈寸口浮。關上自沈。時時下利云云。作時小。便不利。關脈浮。關上細沈而緊。惡寒。發熱。作苔。

〔注〕此言結胸病狀與藏結。雖相似而各別。夫結胸藏結。何以云太陽病。以二者皆太陽病誤下所致也。蓋結胸病。始因誤下。而傷其上焦之陽。陽氣既傷。則風寒之邪。乘虛而入。上結於胸。按之則痛者。胸中實也。寸浮關沈者。邪氣相結。而爲實之診也。若藏結病。則不然。其始亦因誤下。而傷其中焦之陰。陰血既傷。則風寒之邪。亦乘虛而入。內結於藏。狀如結胸者。以藏氣不平。逆於心下故也。飲食如故者。胸無邪阻。而胃中空也。時時下利者。藏虛邪結。不能運化。胃中之水穀。不泌別不分清。因偏滲於大腸。而作利也。寸浮關沈者。結胸脈也。今軫關脈。兼得小細緊者。則是藏虛。而風寒之邪內結可知。舌上白胎者。經云。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今者胎滑。則是舌經潤而冷也。此係誤下太過。而變成藏寒之證。故難治也。按結胸證。其人本胃中挾食。下之太早。則食不能去。外邪反入。結於胸中。以故按之則痛。不能飲食。藏結證。其人胃中本無食。下之太過。則藏虛邪入。冷積於腸。所以狀如結胸。按之不痛。能飲食。時下利。舌上胎滑。此非真寒證。乃過下之誤也。〔魏〕人知仲景辨結胸非藏結。

爲論。不知仲景正謂藏結與痞有相類。而與結胸實不同耳。蓋結胸者。陽邪也。痞與藏結。陰邪也。痞則尙有陽浮於上。藏結則上下俱無陽獨陰矣。陰氣內滿。四逆湯證之對也。

誤解

金鑑曰。案此條舌上白胎滑者難治句。前人舊注。皆單指藏結而言。未見明晰。悞人不少。蓋舌胎白滑。即結胸證具。亦是假實。舌胎乾黃。雖藏結證具。每伏真熱。藏結陰邪。白滑爲順。尙可溫散。結胸陽邪。見此爲逆。不堪攻下。故爲難治。由此可知。著書立論。必須躬親體驗。真知灼見。方有濟於用。若徒就紙上陳言。牽強附會。又何異案圖索驥耶。○案金鑑此說。未知於經旨如何。然係于實驗。故附于此。

案汪注。結胸傷上焦之陽氣。藏結傷中焦之陰氣。於理未允。

案胎。錫駒作苔。原于龐氏總病論。知是胎本苔字。从肉作胎。與胚胎之胎。義自別。又聖惠方。載本經文。亦並作苔。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原注〕一云。寒而不熱。其入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不往來寒熱。作寒而不熱。胎滑。果然。作不胎。屬氏。胎。作苔。錫駒同。

〔柯〕結胸。是陽邪之陷。尙有陽症見于外。故脈雖沈緊。有可下之理。藏結。是積漸凝結而爲陰。五藏之陽已竭也。外無煩躁潮熱之陽。舌無黃黑芒刺之胎。雖有硬滿之症。慎不可攻。理中四逆輩溫之。尙有可生之義。

案藏結。補亡論。王朝奉刺關元穴。非也。汪氏云。宜用艾灸之。蘊要曰。灸氣海關元穴。宜人參三白湯。加乾薑。寒甚者加附子。全生集曰。灸關元。與茱萸四逆加附子湯。以上宜撰用。準繩曰。王朝奉服小柴胡湯。其已云。不往來寒熱。何用小柴胡湯。是甚謬矣。金鑑。程知云。經於藏結白胎滑者。祇言難治。未嘗言不可治也。低言

藏結無熱。舌胎滑者。不可攻。未嘗言藏結有熱。舌胎不滑者。亦不可攻也。意者。丹田有熱。胸中有寒之證。必有和解其熱。溫散其寒之法。俾內邪潛消。外邪漸解者。斯則良工之苦心乎。○汪氏云。藏結本無可下之證。成注云。於法當下者。誤。集注。潘氏曰。案文義。若藏結有陽證。亦屬可攻。此說亦恐不必矣。○案反字。對結胸煩躁而言。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原注〕一因作痞

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成〕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表中之陽邪入裏。結於胸中。爲結胸。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而反下

〔成〕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而反下之。則表中之陽邪入裏。結於胸中。爲結胸。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而反下

之。表中之陰入裏。結於心下爲痞。〔錢〕發於陽者。邪在陽經之謂也。發於陰者。邪在陰經之謂也。反下之者。不

當下而下也。兩反下之。其義迥別。一則以表邪未解。而曰反下。一則以始終不可下。而曰反下也。因者。因誤下

之虛也。結胸則言熱入者。以發熱惡寒。表邪未解。誤下則熱邪乘虛陷入。而爲結胸。以熱邪實於裏。故以大小

陷胸攻之。痞不言熱入者。蓋陰病本屬無陽。一誤下之。則陽氣愈虛。陰邪愈盛。客氣上逆。即因之而爲痞。觀如

甘草半夏生薑三瀉心湯證是也。末句但言下早爲結胸之故。而不及痞者。以邪在陽經而未解。邪猶在表。若

早下之。則裏虛而邪熱陷入。致成結胸。若表邪已解而下之。自無變逆之患。故以下早爲嫌。至於邪入陰經之

證。本無可下之理。陰經雖有急下之條。亦皆由熱邪傳裏。非陰經本病也。除此以外。其可反下之乎。〔程〕發於

陽者。從發熱惡寒而來。否則熱多寒少者。下則表熱陷入。爲膈中之陽所格。兩陽相搏。是爲結胸。結胸爲實邪。

發於陰者。從無熱惡寒而來。否亦寒多熱少者。下則虛邪上逆。亦爲膈中之陽所拒。陰陽互結。是爲痞。痞爲虛

邪〔張〕病發於陽者。太陽表證誤下。邪結於胸也。病發於陰者。皆是內挾痰飲。外感風寒。中氣先傷。所以汗下不解。而心下痞也。或言中風爲陽邪。傷寒爲陰邪。方論金。皆然。安有風傷衛氣。氣受傷而反變爲結胸。寒傷營血。血受傷而反成痞之理。復有誤認直中陰寒之陰。下早變成痞者。則陰寒本無實熱。何得有下早之變。設陰結陰躁。而誤下之。立變危逆。恐不至於成痞停日。待變而死也。

案發於陽。發於陰。成氏程氏錢氏。皆原于太陽上篇第八條之義。然所謂陰。非少陰直中之謂。但是寒邪有餘。後世所謂挾陰之證。若果直中純陰。則下之有不立斃者乎。張氏所論。雖似於經旨未明切。而驗之病者。往往有如此者。故並採而錄之。張兼善駁成氏。以陰陽爲表裏。柯氏亦以爲外內。周氏則云。發於陰者。尙是陰證。但是陽經傳入之邪。皆不可從也。

總病論曰。發熱惡寒。爲發于陽。誤下則爲結胸。無熱惡寒。爲發於陰。誤下則爲痞氣。○案成注原于此。病源候論。結胸者。謂熱毒結聚於心胸也。否則。心下滿也。按之自硬。但氣否耳。不可復下也。又痞者。塞也。言府藏否塞。不宜通也。釋名曰。痞。否也。氣否結也。說文。徐曰。痞。病結也。直指方曰。乾上坤下。其卦爲否。陽隔陰而不降。陰爲陽而不升。此否之所以痞而不通也。傷寒百問經終圓曰。但滿而不痛者爲痞。任人揉按。手不占護。按之且快意。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症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玉函。千金翼。項上。有其字。連。玉函。張經。作。連。是。

〔成〕結胸病項強者。爲邪結胸中。胸膈結滿。心下緊實。但能仰而不能俯。是項強也。〔程〕夫從胸上結。觀而勢連甚於下者。大陷胸湯。不容移易矣。若從胸上結。觀而勢連甚於上者。緩急之形既殊。則湯丸之製稍異。結胸

而至項亦強。如柔煙狀。如邪液布滿胸中。升而上阻。更不容一毫正液。和養其筋脈矣。胸邪至此。緊逼較甚。下之則和去邪液。即所以和正液也。改大陷胸湯。爲大陷胸丸。峻治而行以緩。得建瓴之勢。而復與邪相當。是其法也。〔柯〕頭不痛而項強。不惡寒而頭汗出。故如柔煙狀。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斤

葶藶子半升

芒消半升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消。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白蜜二合。玉函。千金。并異外。作一兩。

〔錢〕大黃芒消甘遂。即大陷胸湯。白蜜一合。亦即十棗湯中之大棗十枚也。增入葶藶杏仁者。蓋以胸爲肺之所處。膈中爲氣之海。上通於肺而爲呼吸。邪結胸膈。硬滿而痛。氣道阻塞。則有少氣躁煩。水結胸脇之害。故用葶藶甘遂。以逐水滿肺。杏仁以利肺下氣也。所用不過一彈丸。劑雖大而用實小也。和之以白蜜。藥雖峻而佐則緩也。豈如承氣陷胸湯之人行十里二十里之迅速哉。

吳氏曰。凡云圓者。皆大彈圓。養化而和。津服之也。後抵當圓理中圓同。凡云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四十梧桐子准之。案出本草序例。

千金方秘澁門。本方不用甘遂。蜜丸如梧子大。服七丸。名練中丸。主宿食不消。大便難。肘后方。名承氣丸。龐氏總病論曰。虛弱家。不耐大陷胸湯。即以大陷胸丸下之。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論〕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表邪未盡下之是令其結而又結也所以主死此見一經不堪再誤也

張兼善曰脈浮大心下雖結其表邪尚多未全結也若輒下之重虛其裏外邪復聚而必死矣柴胡加桂枝乾薑湯以和解之

案汪氏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增損理中丸如未效用黃連巴豆搗如泥封臍上灼艾炙熱漸效此蓋藏結治法恐與此條證不相涉也汪氏以爲不可用是矣

案方氏錢氏程氏以大爲虛脈恐非是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玉函煩作而

〔論〕亦字承上〔成〕結胸證悉具邪結已深也煩躁者正氣散亂也邪氣勝正病者必死〔程〕此時下之則死不下亦死唯從前失下至於如此須玩一悉字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

〔原注〕一云頭痛

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

膈內拒痛玉函脈經千金翼作頭痛即眩客氣外壅作客熱始處玉函脈經作其餘全書脈虛字劑脈經千金翼作齊黃下成本有也字表發

察飛本脈經。有惡寒胡蘆子湯六字。金鑑云。數則爲虛句。疑是衍文。是也。心下因軟。程本。作心中因軟。非也。

〔成〕動數皆陽脈也。當實邪在表。睡而汗出者。謂之盜汗。爲邪氣在半表半裏。則不惡寒。此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當發其汗。醫反下之。虛其胃氣。表邪乘虛則陷。邪在表則見陽脈。邪在裏則見陰脈。邪氣內陷。動數之脈。所以變遲。而浮脈獨不變者。以邪結胸中。上焦陽結。脈不得而沈也。客氣者。外邪乘胃中空虛入裏。結於胸膈。膈中拒痛者。客氣動膈也。金匱要略曰。短氣不足以患者。實也。短氣燥煩。心中懊憹。皆邪熱爲實。陽氣內陷。氣不得通於膈。壅於心下。爲腹滿而痛。成結胸也。與大陷胸湯。以下結熱。若胃中空虛。陽氣內陷。不結於胸膈。下入於胃中者。通身汗出。則爲熱越。不能發黃。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者。熱不得越。必發黃也。〔方〕太陽之脈本浮。動數者。欲傳也。浮則爲風四句。承上文以釋其義。頭痛至表未解也。言前證。然太陽本自汗。而言微盜汗。本惡寒而言反惡寒者。稽久而然也。醫反下之。至大陷胸湯主之。言誤治之變。與救變之治。膈。心胸之間也。拒格拒也。言邪氣入膈。膈氣與邪氣相格拒而爲痛也。空虛。言真氣與食氣皆因下而致虧損也。客氣。邪氣也。湯氣。客氣之別名也。以本外邪。故曰客氣。以邪本風。故曰陽氣。裏虛而陷入。故曰內陷。〔汪〕夫曰膈內。曰心中。曰心下。皆胸之分也。名曰結胸。其邪實陷於胃。胃中真氣虛。斯陽邪從而陷入於胸。作結鞭之形也。補亡論。常器之云。發黃者。與茵陳蒿湯。煎茵陳瀉汁。調五苓散。亦可。錢氏云。表未解。乃桂枝湯證也。竊疑當是柴胡桂枝湯證。又云。動數之脈。變遲之後。陽邪已陷。豈尚有浮脈乎。必無浮脈再見之理矣。

明理論曰。傷寒盜汗。非若雜病者之責其陽虛而已。是由邪在半表半裏使然也。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干

衛則自汗出。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邪。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之陽氣不緻。津液得泄。而爲盜汗。亦非若自汗有爲之虛者。有爲之實者。其於盜汗。悉當和表而已。

案客氣。外臺作客熱。知是陽氣。乃陽熱之邪氣也。

案證治準繩。載朱震亨說云。胃中空虛。短氣煩躁。虛之甚矣。豈可迅攻之乎。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而可也。錢氏則稱朱氏不善讀書者。因歷舉七條。以辨其誤。可謂至當矣。文繁。今省之。

大陷胸湯方

大

黃

六兩去皮。○千金及翼。無去皮二字。

芒

消

一升

甘

遂

一錢七。○千金及翼。外臺。一上。有末字。成本。說七字。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一升。去滓。內芒消。煮一兩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成〕大黃謂之將軍。以苦蕩滌。芒消一名消石。以其鹹能更緩。夫間有遂。以通水也。甘遂若夫間之遂。其氣可以直達透結。陷胸三物爲允。〔注〕案甘遂。若夫間之遂。考周禮。凡治野。夫間有遂。注云。自一夫尺曰遂。則是甘遂。乃通水之要藥。陷胸湯中。以之爲君。乃知結胸證。非但實熱。此係水邪結於心下故也。○案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鄭玄注云。遂。溝也。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錢〕大黃六兩。漢之六兩。即宋之一兩六錢二分。李時珍云。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約遂深二尺。溝倍之。〔錢〕大黃六兩。漢之六兩。即宋之一兩六錢二分。李時珍云。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約即今之一甌也。每服一甌。約大黃五錢外。結胸惡症。理亦宜然。未爲太過。況快利止後服乎。

明理論曰。胸爲高邪。陷下以平之。故治結胸。曰陷胸湯。利藥中此爲最劇。傷寒錯惡。結胸爲甚。非此湯則不

能通利，大而數少，取其迅疾，分解結邪也。

柯琴方論曰：以上二方，比大承氣更峻，治水腫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視其人之壯實者施之，如平素虛弱，或病後不任攻伐者，當念虛虛之禍。

玉函又大陷胸湯方：桂枝四兩，甘遂四兩，大棗十二枚，枳實一枚，去皮，人參四兩，芍藥五兩，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胸中無堅，勿服之。古方還注曰：枳實陷胸中之痰，甘遂陷經隧之水，以桂枝回護經氣，以人參奠安裏氣，仍以大棗泄營，徐徐縱熱下行，得成陷下清化之功。○案此方，大陷胸湯證，而兼裏虛者，宜用也，故附載于此。又案亦見活人書，分兩少異。

千金翼陷胸湯：主胸中心下結堅，食飲不消方。甘遂、大黃各一兩，枳實、甘草各一兩，黃連六兩，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五合，分三服。千金：無甘遂。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脈沈而緊，玉

面。作其脈浮緊，三鞭者。玉面。脈經。千金翼。作如石堅。

〔程〕結胸一證，雖曰陽邪陷入，然陰陽二字，從虛實寒熱上區別，非從中風傷寒上區別。表熱盛實，轉入胃府，則爲陽明證，表熱盛實，不轉入胃府，而陷入膈，則爲結胸證，故不必誤下始成。傷寒六七日，有竟成結胸者，以熱已成實，而填塞在胸也。脈沈緊，心下痛，按之石硬，知邪熱聚於此一處矣。不因下而成結胸者，必其人胸有燥邪，以失汗而表邪合之，遂成裏實。此處之緊脈，從痛得之，不作寒斷。〔魏〕六七日之久，表寒不解，而內熱大盛，於是寒邪能變熱於裏，在胃則爲陽明，在胸則爲結胸矣。入胃則爲胃實，入胸則爲胸實，實者邪熱已盛。

而實也。〔兼〕下早結胸。事之常。熱實結胸。事之變。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玉函。無也。但二字。

〔喻〕治結胸之證。取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挾內飲。搏結胸間。未全入於裏也。若十餘日熱結在裏。則是無形之邪熱蘊結。必不定在胸上。加以往來寒熱。仍兼半表。當用大柴胡湯。以兩解表裏之熱邪。於陷胸之義無取矣。無大熱。與上文熱實互意。內陷之邪。但結胸間。表裏之熱。反不熾盛。是爲水飲結在胸脇。其人頭有微汗。乃邪結在高。而陽氣不能下達之明徵。此則主用大陷胸湯。尤爲的對也。後人反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證。案活人書。另用小可笑極矣。〔程〕熱盡入裏。表無大熱矣。無大熱。更無往來之寒可知。〔錢〕若是水飲必不與熱邪並結。則大陷胸方中。何必有逐水利痰之甘遂乎。可謂一言破惑。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

〔原注〕一云。日晡所發心下大煩。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玉函。千金。

〔原注〕一作如。千金。作日晡有小潮熱。心下大煩。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玉函。千金。

〔喻〕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硬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大熱。從心上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爲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蕩滌始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胸上痰飲。則非祛痰矣。〔錢〕日晡未申之時也。所者。即書云多歷年所之所也。邪從太陽誤入陽明。故從心上至少

腹無少空陳。皆鞭滿而痛。至手不可近也。

案證治準繩。朱震亨云。汗下之後。表裏俱虛矣。不大便五六日。可見津液之耗。今雖有鞭痛。而可以迅攻之乎。調胃承氣。緩取之乎。此乃與前用梔子豉湯之見同矣。皆坐不熱經旨而已。

案舌上燥乾而渴。與藏結之舌上滑白。大分別處。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王雷。病。作者。得下。無者字。

〔成〕心下鞭痛。手不可近者。結胸也。正在心下。按之則痛。是熱氣猶淺。謂之小結胸。結胸脈沈緊。或寸浮關沈。今脈浮滑。知熱未深結。與小陷胸湯。以除胸膈上結熱也。〔王〕上文云鞭滿而痛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則痛。是手按之。然後作痛爾。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則少腹不鞭痛可知矣。熱微於前。故云小結胸也。〔喻〕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〇玉函作二兩 半夏半升

栝樓實大者一枚〇成本。作一箇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樓。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

三服。三服下。總病論。有微解下黃連即愈七字。活人書。律編。並同。

〔錢〕夫邪結雖小。同是熱結。故以黃連之苦寒。以解熱開結。非比大黃之苦寒蕩滌也。邪結胸中。則胃氣不行。痰飲留聚。故以半夏之辛溫滑利。化痰蠲飲。而散其滯結也。栝樓實之甘寒。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氣下降也。此方之制。病小則制方亦小。即內經所云。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

內臺方議曰。又治心下結痛。氣喘而悶者。

汪昂醫方集解。劉心山曰。結胸。多挾痰飲。凝結心胸。故陷胸瀉心。用甘遂半夏括樓枳實旋復之類。皆爲痰飲而設也。

汪氏云。大抵此湯。病人痰熱內結者。正宜用之。錫駒云。案湯有大小之別。症有輕重之殊。今人多以小陷胸湯。治大結胸症。皆致不救。遂謾結胸。爲不可治之證。不知結胸之不可治者。止一二節。餘皆可治者也。苟不體認經旨。以致臨時推諉。悞人性命。深可嘆也。

傷寒直格曰。括樓實。惟剉其殼。子則不剉。或但用其中子者。非也。

醫學綱目曰。工部郎中鄭忠厚。因患傷寒。胸腹滿。面黃如金色。諸翰林醫官商議。略不定。推讓曰。胸滿可下。恐脈浮虛。召孫兆至。曰。諸公雖疑。不用下藥。鄭之福也。下之必死。某有一二服藥。服之必獲。遂下小陷胸湯。尋利。其病遂愈。明日面色改白。京城人稱服。

又曰。孫主簿述之母。患胸中痞急。不得喘息。按之則痛。脈數且滿。此胸痺也。因與仲景三物小陷胸湯。一劑而和。二劑而愈。

醫鑑元戎。小陷胸湯。去半夏。加大黃。

赤水玄珠。徐文學三泉先生令郎。每下午發熱。直至天明。夜發更甚。右脇脹痛。欬嗽吊疼。坐臥俱疼。醫以瘧治。罔效。逆予診之。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予曰。內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據脈。肝膽之火。爲痰所凝。必勉強作文。過思不決。鬱而爲痰。夜甚者。肝邪實也。乃以仲景小陷胸湯爲主。瓜蒌一兩。黃連三錢。半夏二錢。前胡

青皮各一錢。水煎飲之。夜服當歸龍會丸。微下之。夜半痛止熱退。兩帖全安。

醫林集要。加味陷胸湯。治癰熱痞滿。胸膈痛。或兩脇痛。

於本方。加桔梗。黃芩。黃連。麥門冬。薑水煎。飢時服。利下黃涎。即安。凡癰痢病後餘熱。留滯胸膈。及有飲酒過度。胸結痛。亦宜服此。神效。一法。只用小陷胸湯。加桔梗。枳殼。甚効。

醫學入門。小調中湯。治一切痰火。及百般怪病。善調脾胃神効。

於本方。加甘草。生薑。

證治大選。加味小陷胸湯。秘方治火動其痰。續雜。

於本方。加枳實。梔子。

張氏醫通。凡咳嗽面赤。胸腹脇常熱。惟手足有涼時。其脈洪者。熱痰在膈上也。小陷胸湯。即本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

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玉函。脈經。千金翼。起下。有者字。作此本

寒也。反上。有而字。四下。有五字。復下。有重字。協。作挾。脈經。不上。有者字。外臺。寒分。作久寒。神巧萬全方。分。作故。王本。刪分字。金匱云。復下之之字。當是利字。上文利未止。豈有復下之理乎。細玩自知。是必解寓之。方云。未有此下。疑有脫誤。是不必矣。

〔錢〕二三日。表邪未解。將入裏而未入裏之時也。不能臥。但欲起者。邪勢攪擾。坐臥不寧之狀也。若此則知邪已在胸次之湯位矣。以尚未入胃。故知心下必結。必者。決詞也。本文雖不言治法。以理推之。即梔子豉湯之類症也。若此症而脈見微弱者。其中氣本屬虛寒。尤爲不可下之證。而反下之。若利隨下止。則陷入之邪。不得乘

勢下走，必凝結於胸中矣。若三日下之，而利未止者，第四日復下之，則已誤再誤，有不至中氣不守，胃氣下陷，以虛協熱而下利者乎？此所以重以爲戒也。桂枝人參湯證，誤下而利下不止，故因虛寒而成痞，此條誤下利止，亦因虛寒而成結胸，均屬太陽未解之證，一痞一結，似有虛實之殊，然脈微弱而本有寒分者，其可竟以實熱待之耶？協熱二字，當與桂枝人參湯條，不甚相遠也。

案寒分，汪氏云，痰飲也，以痰飲本寒，故曰寒分。然分字不成義，當從外臺而作久寒，或依玉函等，刪之亦得。○協熱之協，成本作協並挾同，成注作挾熱利，程氏云，裏寒挾表熱而下利，是曰協熱，是也。元玉函等作挾，可爲確證矣。方氏云，協，互相和同之謂，後世注家，多宗其說，不可從矣。

案此條結胸證，乃屬虛寒，常器之云，可增損理中丸，方出外臺天行病，即理中丸，加枳實、芍藥、牡蠣，云治下後虛逆，而氣已不理，而毒復上攻，結於胸中，乃於此條證，爲切當矣。協熱利，成氏而降，皆云邪熱下攻腸胃，爲熱利，常氏主以白頭翁湯，而此條曰脈微弱，曰有寒分，豈是熱利耶？錢氏注，似於經旨不相戾也。太陽病下之，其脈促，〔原注〕一作緩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玉函。脈經。脈上。並有其字。協。作挾。

〔錢〕此條詳言誤下之脈證，以盡其變，誤下之後脈促，既不能盛於上而爲喘汗，亦不至陷於內而爲結胸，脈雖促而陽分之邪，已自不能爲患，是邪勢將衰，故爲欲解，此誤下之僥倖者也。若脈仍浮者，可見表邪甚盛，不爲下衰，將必乘誤下之裏虛，陷入上焦陽陽之分，而爲結胸矣。若脈見緊者，則下後下焦之虛陽，爲少陰之陰

寒所逼。循經上衝。必作咽痛也。脈弦者。邪傳少陽。經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少陽之脈循脇。故云必兩脇拘急也。脈細數者。細則爲虛。數則爲熱。下後虛陽上奔。故頭痛未止。若脈見沈緊。則爲下後陽虛。致下焦陰邪上逆而嘔也。沈爲在裏。沈主下焦。滑爲陽動。滑主裏實。誤下之後沈滑。熱在裏而仍挾表。水穀下趨。隨其誤下之勢。必爲脇熱下利也。若脈浮滑。陽邪止在陽分。而邪熱下走。擾動其血。故必下血也。〔鑑〕咽痛。少陰寒熱俱有之證也。咽乾腫痛者爲熱。不乾不腫而痛者爲寒。故少陰論中。有甘桔湯通脈四逆湯二治法也。〔錫〕不曰必頭痛。而曰頭痛未止者。以見太陽原有之頭痛。因脈細數而未止也。〔程〕據脈見證。各著一必字。見勢所必然。考其源頭。總在太陽病。下之而來。故雖有已成壞病。未成壞病之分。但宜以活法治之。不得據脈治脈。據證治證也。

脈浮者。必結胸。王日休云。桂枝去芍藥湯。脈緊者。必咽痛者。王日休云。甘草湯。汪氏云。桔梗湯。更妙。脈弦者。兩脇拘急者。王日休云。小柴胡加桂枝。脈細數者。頭痛未止。王日休云。當歸四逆湯。常器之云。可惡齋湯。脈沈緊者。必欲嘔。王日休云。甘草乾薑湯。常器之云。七物黃連湯。脈沈滑者。協熱利。王日休云。白頭翁湯。脈浮滑者。必下血。芍藥甘草湯。加秦皮。常氏云。可與類要槧皮湯。汪氏云。愚以臨證用藥。亦當活變。古方不宜執也。

金鑑曰。脈促當是脈浮。始與不結胸爲欲解之文義相屬。脈浮當是脈促。始與論中結胸胸滿同義。脈緊當是脈細數。脈細數當是脈緊。始合論中二經本脈。脈浮滑。當是脈數滑。浮滑。是論中白虎湯證之脈。數滑。是論中下膿血之脈。細玩諸篇自知。○案金鑑所改。未知舊文果如是否。然此條。以脈斷證。文勢略與辨平二

脈相似。疑非仲景原文。柯氏刪之。可謂有所見矣。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得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作藥。程。錢。亦同。玉函。脈經。無冷字。脈經。外臺。無波字。却。作却。玉函。脈經。外臺。無更二字。肉。作皮。〇此條。舊與小陷胸白散。合爲一條。今從張氏周氏柯氏及金鑑。分爲二條。喻氏魏氏。並缺此條及白散條。可疑。

〔汪〕病在陽者。爲邪熱在表也。法當以汗解之。醫反以冷水澀之。澀者。口含水噴也。若灌之。灌。澆也。灌則更甚於澀矣。表熱被水止劫。則不得去。陽邪無出路。其煩熱必更甚於未用水之前矣。彌更益者。猶言甚之極也。水寒之氣。客於皮膚。則汗孔閉。故肉上起粒如粟也。意欲飲水不渴者。邪熱雖甚。反爲水寒所制也。先與文蛤散。以解煩導水。若不差者。水寒與熱相搏。下傳太陽之府。與五苓散。內以消之。外以散之。乃表裏兩解之法也。

傷寒類方曰。此熱結在皮膚肌肉之中。不在胃口。故欲飲而不渴。文蛤取其輕堅逐水。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方寸匕。服湯用五合。

一方寸匕。成本。作一錢七。玉函。和。下。有服字。無服以下五字。

〔方〕文蛤。即海蛤之有文理者。〔王〕文蛤。即海蛤粉也。河間丹溪多用之。大能治痰。〔錢〕文蛤。似蛤而背有紫斑。即今吳中所食花蛤。俗誤呼爲蒼蠶。或昌蛾者。是也。

案沈括夢溪筆談曰。文蛤。即今吳人所食花蛤也。其形一頭小一頭大。殼有花斑的便是。王氏以海蛤粉。爲

文蛤恐不然也。李時珍本草附方收此方於文蛤條而不載于海蛤條。其意可見也。又案文蛤海蛤其實無大分別。神農本草經海蛤主治欬逆上氣喘急煩滿。唐本云主十二水滿急痛利膀胱大小腸甄權云治水氣浮腫下小便本方所用皆取于此義。

古方選注曰文蛤取用紫斑紋者得陰陽之氣若黯色無紋者餌之令人狂走赴水。

金鑑曰文蛤即五倍子也。○案三因方云文蛤即五倍子最能回津本草在海蛤文甚失其性識者當知之金鑑乃襲其誤耳。

案柯氏云文蛤一味爲散以沸湯和方寸匕服薄五合此等輕劑恐難散濕熱之重邪。彌更益煩者金匱要略云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治微風脈緊頭痛審症用方則移彼方而補入於此而可也其方麻黃湯去桂枝加文蛤石膏薑棗此亦大青龍之變局也此說頗有理故附載此文蛤湯出嘔吐噦下利篇又消渴篇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即與本方同。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原注〕一云與三物小白散。

及亦可證三字。作與三物小白散。金鑑云無熱證之下。與三物小陷胸湯。當是三物白散。小陷胸湯四字。必是傳寫之誤。特授貝母巴豆三物。其色皆白。有三物白散之義。溫而能攻。與寒實之理相屬。小陷胸湯乃性寒之品。豈可以治寒實結胸之證乎。亦可證三字。亦衍文也。柯氏改作三物小陷胸湯。爲散亦可服。案金鑑改訂爲是。

〔鑑〕結胸證身無大熱口不燥渴則爲無熱實證乃寒實也與三物白散然此證脈必當沈緊若脈沈遲或經見三陰則又非寒實結胸可比當以枳實理中丸治之矣。〔鄭〕水寒結實在胸則心陽被據自非細故用三物白散下寒而破結皆不得已之兵也。

總病論曰。寒實結胸。無熱症者。與三物白散。注云。小陷胸者。非也。傷寒類方曰。結胸。皆係熱陷之症。此云寒實。乃水氣寒冷所結之痰飲也。活人書云。與三物白散。無小陷胸湯。亦可用。七字。蓋小陷胸寒劑。非無熱之所宜也。

醫方考曰。此證或由表解裏熱之時。過食冷物。故令寒實結胸。然必無熱證者爲是。

白散方

桔梗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玉

貝母三分○玉面。桔梗。貝母。各十八銖。

右三味爲散。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澀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冷粥一杯。千金翼注。一云。冷水一杯。身熱皮粟以下四十九字。玉面。外臺。並無。錢本。柯本。亦刪之。爲是。錫駒亦同。志聰。刪病在膈上以下七十六字。

〔錢〕寒實結於胸中。水寒傷肺。必有喘欬氣逆。故以苦梗開之。貝母入肺解結。又以巴豆之辛熱有毒。斬關奪門之將。以破胸中之堅結。蓋非熱不足以開其水寒。非峻不足以破其實結耳。〔柯〕白飲和服者。甘以緩之。取其留戀于胸。不使速下耳。散者。散其結塞。比湯以蕩之更精也。身熱皮粟一段。使人難解。今從刪。〔汪〕不利進熱粥。利不止進冷粥者。以熱能助藥力。冷能解藥力也。〔錫〕巴豆性大熱。進熱粥者。助其熱性。以行之也。進冷

粥者。制其熱勢。以止之也。俱用粥者。助胃氣也。

案本草。徐子才云。中巴豆毒者。用冷水。

外臺祕要。仲景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卽本方。分兩同。方後云。若利不止者。飲冷水一杯則定。

傷寒類方曰。古法二錢五分爲一分。○案此宋以降事。今以一兩爲一錢。則一分爲二分五厘。類方又云。半錢七。今秤約重三分。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五下。成本。玉函。有六字。

〔鑑〕太陽與少陽併病。故見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之證。而曰或。曰時如者。謂兩陽歸併未定之病狀也。病狀未定。不可以藥。當刺肺俞。以瀉太陽。以太陽與肺通也。當刺肝俞。以瀉少陽。以肝與膽合也。故刺而俟之。以待其機也。苟不如此。而發其汗。兩陽之邪。乘燥入胃。則發譫語。較脈長大。則猶爲順。可以下之。今脈不大而弦。五六日譫語不止。是土病而見木脈也。慎不可下。當刺期門。以直瀉其肝可也。〔汪〕當刺大椎第一間者。謂當刺大椎一穴。在第一椎之間。爲背部中行之穴。乃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先刺之以瀉太少併病之邪。

案金鑑以大椎第一間爲肺俞。其說原于成氏。果然則當曰第三間。又金鑑載林瀾說云。第一間。疑卽商陽。

在手食指內側。此乃依有二間三間穴。而云爾者。尤屬牽強。又案後條云。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正與此條同義。

本事方曰。記一婦人。患熱入血室證。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藥。猶養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小柴胡湯。予曰。小柴胡用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則有一焉。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針。轉告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者問云。熱入血室。何爲而成結胸也。予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或遇經水。適來適斷。邪氣乘虛而入血室。爲邪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譫言而見鬼。復入腹中。則血結於胸也。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營養於木。血營養於肝也。方未受孕。則下行之。以爲月事。既妊娠。則中畜之以養胎。及已產。則上養之以爲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肝經。聚於腹中。結於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湯劑可及。故當刺期門也。活人書。海蛤散。治血結胸。

海 蛤

滑 石

甘 草

炙各一兩

芒 硝

兩半

右爲末。每服二錢。雞子清調下。小腸通利。則胸膈血散。腹中血聚。則小腸壅。小腸壅。腹中血不流行。宜此方。小便血數行。更宜桂枝紅花湯。發其汗則愈。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膈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其實問。王肅。其經有虛字。

取。成本。作寓。經之下。有平病云。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三焦。與此相反。豈謂藥不調針耶。二十六字。

〔程〕婦人中風。發熱惡寒。自是表證。無關於裏。乃經水適來。且七八日之久。於是血室空虛。陽熱之表邪。乘虛

而內據之。陽入裏。是以熱除。而脈還身涼。經停邪。是以胸脇滿如結胸狀。陰被陽擾。是以如見鬼狀。而譫語。凡此熱入血室故也。邪熱入而居之。實非其所實矣。刺期門以瀉之。實者去。而虛者回。即瀉法爲補法耳。〔汪〕熱入血室。而痰積必歸於肝。故隨其經之實。而用刺法以瀉之也。成注反云。審看何經氣實。更隨其實而瀉之。殊出不解。邪傳少陽。熱入血室。故作譫語等證。仲景恐人誤認爲陽明府實證。輕用三承氣。以伐胃氣。故特出一刺期門法療之。

案血室。方氏云。爲營血停留之所。經血集會之處。即衝脈。所謂血海是也。諸家皆從其說。只柯氏云。血室者。肝也。肝爲藏血之藏。故稱血室。以上並未見明據。陳自明婦人良方云。葉氏病源。并產寶方。並謂之胞門子戶。張仲景謂之血室。衛生寶鑑云。血室者。素問所謂女子胞。即產腸也。程式醫輟云。子宮。即血室也。張介賓類經附翼云。子戶者。即子宮也。俗名子腸。醫家以衝任之脈盛於此。則月事以時下。故名之曰血室。又案方注。原于明理翰。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程〕前條之熱入血室。由中風在血來之前。邪胃容血空盡其室而入之。室中略無血。而渾是邪。故可用刺法。盡瀉其實。此條之熱入血室。由中風在血來之後。邪乘血半離其室而入之。血與熱搏。所以結。正邪爭。所以如瘧狀。而休作有時。邪半實而血半虛。故只可用小柴胡爲和解法。〔方〕適來者。因熱入室。迫使血來。血出而熱遂還也。適斷者。熱乘血來。而遂入之。與後血相搏。俱留而不出。故曰其血必結也。〔志〕案經水適斷四字。當在

七八日之下。〔錢〕小柴胡湯中。應量加血藥。如牛膝桃仁丹皮之類。其脈遲身涼者。或少加薑桂。及酒製大黃少許。取效尤速。所謂隨其實而瀉之也。若不應用補者。人參亦當去取。尤未可執方以爲治也。

案熱入血室。許叔微小柴胡湯。加地黃。張璧加牡丹皮。楊士瀛云。小柴胡湯。力不及者。於內加五靈脂。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明丁。脈經。作了了。必下。玉函。脈經。有當字。脈經注云。二字疑。

〔成〕傷寒發熱者。寒已成熟也。經水適來。則血室虛空。邪熱乘虛入於血室。若晝日讖語。爲邪客於府而陽爭也。此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是邪不入府。入於血室。而陰爭也。陽盛讖語則宜下。此熱入血室。不可與下藥。犯其胃氣。熱入血室。血結寒熱者。與小柴胡湯。散邪發汗。此雖熱入血室。而無血結寒熱。不可與小柴胡湯發汗。以犯上焦。熱入血室。胸脇滿如結胸狀者。可刺期門。此雖熱入血室。而無滿結。不可刺期門。犯其中焦。必自愈者。以經行則熱隨血去而下也。已則邪熱悉除而愈矣。所爲發汗爲犯上焦者。發汗則動衛氣。衛氣出上焦故也。刺期門爲犯中焦者。刺期門則動營氣。營氣出中焦故也。〔方〕無禁止之辭。犯胃氣。言下也。必自愈者。言伺其經行血下。則邪熱得以隨血而俱出。猶之鼻衄紅汗。故自愈也。蓋醫人勿妄攻以致變亂之意。

案胃氣及上二焦。方氏程氏汪氏並云。言汗吐也。柯氏改作上下焦。蓋僭妄耳。脈經疑之。似是。成氏以汗爲小柴胡。且以刺期門爲犯中焦。於義未妥。然亦他無明注。故姑揭成注爾。

程林金匱直解曰。上章以往來寒熱如瘧。故用小柴胡。以解其邪。下章以胸脇下滿。如結胸狀。故刺期門。以瀉其實。此章則無上下二證。似待其經行血去。邪熱得以隨血出而解也。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

枝湯主之。支節。玉函。作肢節。成
本。柴胡下。有加字。

〔柯〕傷寒至六七日正寒熱當退之時反見發熱惡寒證此表證而兼心下支結之裏證表裏未解也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但肢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不煩疼可知表證微故取桂枝之半內證微故取柴胡之半此因內外俱虛故以此輕劑和解之也〔王〕支節猶云枝節古字通也支結猶云支撐而結南陽云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

案方氏云支節者四肢百節也若言百節則似周身百節煩疼此恐不然當是四肢之關節煩疼柯注爲得明理翰曰煩疼即熱疼

錢氏云成氏曰支散也王肯堂云支結支撐而結也若訓作散則不能結矣方注云支結言支飲搏聚而結也喻氏云心下支結邪結于心下偏旁不中正也若謂支飲結于心下夢語喃喃舌不識支飲爲何物也諸說紛紛略無定論嘗以支撐之解爲近是○案金鑑云支側也小也支結者即心下側之小結也此解尤非傷寒百問經絡圖曰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王冰曰支拄妨也按心下滿鞣若柔人者皆治之○案王說見六元正紀支痛注爲是

柴胡桂枝湯方

黃芩	半兩	人參	二兩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
芍藥	一兩	大棗	六枚	生薑	一兩	柴胡	四兩

桂枝

去皮○成本。玉函。一兩半。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本云。人參湯。作如桂枝法。加半夏。柴胡黃芩。復如柴胡法。今用人參。作半劑。成本。不見此方。載在第十卷。無本云三十九字。玉函同。
〔鑑〕不名桂枝柴胡湯者。以太陽外證雖未去。而病機已見於少陽裏也。故以柴胡冠桂枝之上。意在解少陽為主。而散太陽為兼也。

外臺秘要。療寒疝腹中痛者。柴胡桂枝湯。即本方。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成〕傷寒五六日。已經汗下之後。則邪當解。今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即邪氣猶在半表半裏之間。為未解也。胸脇滿微結。寒熱心煩者。邪在半表半裏之間也。小便不利而渴者。汗下後亡津液內燥也。若熱消津液。令小便不利而渴者。其人必嘔。今渴而不嘔。知非裏熱也。傷寒汗出則和。今但頭汗出。而餘處無汗者。津液不足。而陽虛於上也。與柴胡桂枝乾薑湯。以解表裏之邪。復津液而助陽也。〔注〕微結者。言其邪不甚。未入於府。正當表裏之間也。小便不利者。此因汗下之後。而津液少也。惟津液少。而非停飲。以故渴而不嘔。但頭汗出者。此熱鬱於經。不得外越。故但升於頭而汗出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外臺。名小柴胡湯。而主療。係中篇第六十八條。

柴胡

桂枝

枳實根

乾

薑

半斤

三兩

四兩

二兩○全書。外臺。作三兩。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

牡蠣二兩。燒。O全書。外臺。作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注〕即小柴胡湯加減方也。據原方加減法云。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枳實。若渴者。去半夏。若心煩渴而不嘔。故去人參半夏。加栝實根四兩。若脇下痞。去大棗。加牡蠣。若胸脇滿微結。即痞也。故去大棗。加牡蠣二兩。若心憊小便利者。去黃芩。加茯苓。若小便不利。心不憊而但煩。是為津液少而躁熱。非水蓄也。故留黃芩。不加茯苓。又云。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茲不因欬。而以乾薑易生薑者。何也。蓋乾薑味辛而氣熱。其用有二。一以辛散胸脇之微結。一以熱濟黃芩栝實根之苦寒。使陰陽和而鬱熱已蕩。

金匱要略附方。外臺。柴胡桂薑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案今外臺。無所引。

活人書。乾薑柴胡湯。婦人傷寒。經脈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即本方。無黃芩。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沈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沈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玉函。在裏也。作爲病在裏。

〔知〕此言少陽病。有似少陰者。當細辨其脈證也。〔成〕傷寒五六日。邪當傳裏之時。頭汗出微惡寒者。表仍未解也。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邪結於裏也。大便鞭爲陽結。此邪熱雖傳於裏。然以外帶表邪。則熱結猶淺。故曰陽微結。脈沈雖爲在裏。若純陰結。則更無頭汗惡寒之表證。諸陰脈皆至頸胸中而還。不上循頭。今頭汗出。知非少陰也。與小柴胡湯。以除半表半裏之邪。服湯已。外證罷而不了了者。爲裏熱未除。與湯取其微利則愈。故云得屎而解。〔程〕半裏之熱。以拂鬱不能外達。故頭汗出。半表之寒。以持久不能解散。故微惡寒。兩邪互拒。知陽氣鬱滯而成結矣。唯其陽氣鬱而滯也。所以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既有結滯之證。便成結滯之脈。所以脈亦細。所云陽證似陰者。此其類也。凡脈細。脈沈。脈緊。皆陽熱鬱結之診。無關少陰也。可見陽氣一經鬱結。不但陽證似陰。并陽脈似陰矣。只據頭汗出一證。其人陽氣鬱結。必夾苦口咽乾目眩而成。其餘半在表證。但一審之微惡寒。而凡往來寒熱等證。不必一具。即可作少陽病處治。與以小柴胡湯矣。得屎自解。即大柴胡。與柴胡加芒消湯。皆所當斟酌者耳。

案汗出爲陽微。錫駒云。汗出爲太陽表氣虛微。與陽微結之微不同。錢氏以爲陽微而結。與汗出爲陽微。同爲陽氣衰微之義。汪氏則并下陽微。爲陽微結之義。俱失之。金鑑云。脈細當是脈沈細。觀本條下文。脈沈亦在裏也。之亦字自知。脈雖沈緊之緊字。當是細字。本條上文。並無緊字。如何說。雖沈緊。雖字何所謂耶。必是傳寫之誤。此說亦不必矣。

案汪氏云。補亡論。郭白雲云。實者。大柴胡湯。虛者。蜜煎導之。其說甚是。而今推成氏之意。當是調胃承氣湯。本事方曰。有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心下痞悶。大便秘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炙各三兩

半

夏

半升洗〇外薑
注。一方五兩。

黃

連

雨一

大

棗

十二枚擘〇玉
面作十六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須大陷胸湯者。方用前第二法。再煎。成本。玉面。作再煮。
須以下十二字。成本無。

〔程〕瀉心雖同。而經中且嘔。則切專滌飲。故以半夏名湯耳。曰瀉心者。言瀉在心下清陽之位。熱邪挾飲。尚未成實。故清熱滌飲。使心下之氣得通。上下自無阻留。陰陽自然交互矣。然樞機全在於胃。故復補胃家之虛。以爲之幹旋。與實熱入胃。而瀉其畜滿者。大相逕庭矣。痞雖虛邪。乃表氣入裏。寒成熱矣。寒雖成熱。而熱非實。故用苦寒。以瀉其熱。兼佐辛甘。以補其虛。不必攻痞。而痞自散。所以一方之中。寒熱互用也。〔柯〕即小柴胡。去柴胡。加黃連乾薑湯也。不往來寒熱。是無半表症。故不用柴胡。痞因寒熱之氣互結而成。用黃連乾薑之大寒大熱者。爲之兩解也。〔吳〕去滓復煎者。要使藥性合而爲一。漫無異同。併俾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而裏之未知者。遂無不和。

醫方考曰。傷寒下之早。以既傷之中氣。而邪乘之。則不能升降。痞塞於中。如天地不交而成否。故曰痞。瀉心者。瀉心下之邪也。薑夏之辛。所以散痞氣。芩連之苦。所以瀉痞熱。已下之後。脾氣必虛。人參甘草大棗。所以補脾之虛。

傷寒通錄曰。凡言瀉心者。少陽邪將入太陰。邪在胸中之下。非心經受邪也。傷寒蘊要曰。瀉心非瀉心火之熱。乃瀉心下痞之滿也。

千金心虛實門。瀉心湯。治老少下利。水穀不消。腸中雷鳴。心下痞滿。乾嘔不安。即本方

黃法後云。并治霍亂。若寒。加附子一枚。渴。加栝實根二兩。嘔。加橘皮一兩。痛。加當歸一兩。客熱。以生薑代乾薑。

又冷痢門。瀉心湯。治卒大下利熱。唇乾口燥。嘔逆引飲。

於本方。去大棗。加栝實根。橘皮。注。引胡洽。文與心虛實門同。唯云。仲景用大棗十二枚。

三因心實熱門。瀉心湯。治心實熱。心下痞滿。身重發熱。乾嘔不安。腹中雷鳴。溼瀉不利。水穀不消。欲吐不吐。煩悶喘急。

於本方。去大棗。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玉函。脈經。利下。有復字。不下。有肯字。其入下。有必字。

〔汪〕太陽病在經者。不可下。少陽病下之。亦所當禁。故以下之為反也。下之則陽邪乘虛。上結於胸。則心下鞭。下入於腸。則利不止。中傷其胃。則水漿不入。其人心煩者。正氣已虛。邪熱躁極也。條辨云。心煩下。疑有脫簡。大抵其候為不治之證。仲景云。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况兼下利。水漿不下者邪。其為不治之證宜也。〔錫〕凡遇此病。宜重用溫補。即小陷胸亦不可與也。

案此條證。喻氏以降。皆以為死證。特錢氏云。愚恐未必盡皆死證。或有治法。未可知也。當于仲景諸煩證中。約略尋討其活法可也。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玉函。復。作反。

〔方〕瀰與軟同。古字通用。復亦反也。緊反入裏。言寒邪轉內伏也。瀰。言不鞭不痛。而柔緩也。痞。言氣隔不通而否塞也。〔錢〕脈浮而緊。浮爲在表。緊則爲寒。乃頭痛發熱。身疼腰痛。惡風無汗。寒邪在表之脈。麻黃湯證也。而復下之者。言不以汗解。而反誤下之也。緊反入裏者。言前所見緊脈之寒邪。因誤下之虛。陷入於裏。而作心下痞滿之症也。此不過因表邪未解。誤下裏虛。無形之邪氣。陷入於裏。而成痞耳。其脈證不同。治法各異者。又於下條分出。以爲臨症施治之用。

案此條症。常器之主小陷胸湯。生薑瀉心湯。郭白雲。主半夏瀉心湯。枳實理中丸。喻氏程氏魏氏。主大黃黃連瀉心湯。金鑑。主甘草瀉心湯。未如錢氏不主一方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漿漿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乾嘔短氣。玉函。作嘔即短氣。玉函。無汗出不惡寒者六字。玉函。張隱。千金翼。此下。有爲字。

〔柯〕中風下利嘔逆。本葛根加半夏症。若表既解。而水氣淫溢。不用十棗攻之。胃氣大虛。後難爲力矣。然下利嘔逆。固爲裏症。而本于中風。不可不細審其表也。若其人漿漿汗出。似乎表證。然發作有時。則病不在表矣。頭痛是表證。然既不惡寒。又不發熱。但心下痞硬而滿。脇下牽引而痛。是心下水氣泛溢。上攻于腦。而頭痛也。與傷寒不大便六七日而頭痛。與承氣湯同。乾嘔汗出。爲在表。然而汗出而有時。更不惡寒。乾嘔而短氣。爲裏症也明矣。此可以見表之風邪已解。而裏之水氣不和也。然諸水氣爲患。或喘或渴。或噎或悸。或煩。或利而不吐。

或吐而不利。或吐利而無汗。此則外走皮毛而汗出。上走咽喉而嘔逆。下走腸胃而下利。結結其藥。非得利水之峻劑。以直折之。中氣不支矣。此十棗之劑。與五苓青龍瀉心等法懸殊矣。

案金鑑云。下利之下。當是不字。發作之作字。當是熱字。汪氏云。頭痛二字。當在發作有時之上。一說並非也。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柯〕頭痛短氣。心腹脇下。皆痞澀滿痛。是水邪尙留結於中。三焦升降之氣。拒隔而難通也。表邪已罷。非汗散所宜。裏邪充斥。又非滲泄之品所能治。非通利水之至銳者。以直折之。中氣不支。亡可立待矣。甘遂芫花大戟。皆辛苦氣寒。而秉性最毒。並毒而任之。氣同味合。相須相濟。決瀆而大下。一羸而水患可平矣。然邪之所壅。其氣已虛。而毒藥攻邪。脾胃必弱。使無健脾調胃之品。主宰其間。邪氣盡而元氣亦隨之盡。故通毒之大肥者。爲君。預培脾土之虛。且制水勢之橫。又和諸藥之毒。既不使邪氣之盛而不制。又不使元氣之虛而不支。此仲景立方之盡善也。張子和製瀉川禹功神祐等方。治水腫痰飲。而不知君補劑以護本。但知用毒藥以攻邪。所以害全者鮮。〔方〕羸。瘦劣也。糜粥。取糜爛過熟。易化而有能補之意。

吳云。一錢七者。七者。匙也。謂錢大之匙也。○千金云。錢七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七者。則是一錢抄

取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

金匱要略。病懸飲者。此湯主之。又欬家其脈弦。爲有水。此湯主之。又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此湯。

外臺秘要。深師朱雀湯。療久病癰飲。停痰不消。在胸膈上液液。時頭眩痛苦。眼暗。身體手足十指甲盡黃。亦療脇下支滿。飲輒引脇下痛。即本方。用甘遂。芫花。各一分。大戟三分。大棗十二枚。聖濟總錄。三聖散。治久病飲癰停痰。及脇滿支飲。輒引胸下痛。即本方。

汪氏云。陳無擇三因方。以十棗湯藥爲末。用棗肉和丸。以治水氣四肢浮腫。上氣喘急。大小便不通。蓋善變通者也。

醫學綱目。昔杜壬問孫兆曰。十棗湯。畢竟治甚病。孫曰。治太陽中風。表解裏未和。杜曰。何以知裏未和。孫曰。頭痛心下痞滿。脇下痛。乾嘔汗出。此知裏未和也。杜曰。公但言病症。而所以裏未和之故。要緊總未言也。孫曰。某嘗於此未決。願聞開竅。杜曰。裏未和者。蓋痰與燥氣。壅於中焦。故頭痛乾嘔。短氣汗出。是痰瀦也。非十棗湯不治。但此湯不得輕用。恐損人於倏忽。用藥者慎之。

宣明論。此湯。兼下水腫腹脹。并酒食積。腸垢積滯。疝瘕堅積。蓄熱暴痛。瘴氣久不已。或表之正氣與邪熱。并甚於裏。熱極似陰。反寒戰。表氣入裏。陽厥極深。脈微而絕。并風熱燥甚。結於下焦。大小便不通。實熱腰痛。及小兒熱結。乳癰積熱。作發風潮。斑疹熱毒。不能了絕者。○又云。芫花。慢火炒變色。仲景鄉語。云炒作熬。下凡言熬者。皆乾炒也。案楊雄方言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即其義也。

嘉定縣志。唐果字德明。善醫。太倉武指揮妻。起立如常。臥則氣絕欲死。果言是爲懸飲。飲在喉間。坐之則墜。故無害。臥則墜。塞諸竅。不得出入。而欲死也。投以十棗湯而平。

醫學六要。一人飲茶過度。且多憤懣。腹中常轉轉有聲。秋來發熱。寒似瘧。以十棗湯料。黑豆煮。晒乾。研末。棗肉和丸。芥子大。而以棗湯下之。初服五分。不動。又治五分。無何腹痛甚。以大棗湯飲。大便五六行。皆糖糞。無水。時蓋晡時也。夜半乃大下數斗。積水而疾平。當其下時。瞑眩特甚。手足厥冷。絕而復甦。舉家號泣。咸咎藥峻。嗟乎藥可輕哉。

方脈正宗。治五種飲證。芫花。醋煮。大戟。醋煮。甘遂。童便煮。三處煮過。各等分。焙乾爲末。每服二錢。大棗十枚。煎湯調下。出本草。藥言。

直指方。治小瘕方。先用甘草煎膏。筆蘸桂瘕四圍。乾而復粘。凡三次。後以大戟芫花甘遂。右等爲細末。米醋調。別筆粘傳其中。不得近着甘草處。次日縮小。又以甘草膏。粘小瘕三次。中間仍用大戟芫花甘遂如前。自然無縮。

活人書。用此湯。合下不下。令人腹滿。通身浮腫而死。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暄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心上。玉函。脈經。有則字。噴下。有如此二字。脈經。作火。

〔成〕太陽病因發汗。遂發熱惡寒者。外虛陽氣。邪復不除也。因復下之。又虛其裏。表中虛邪內陷。傳於心下爲

痞。發汗表虛爲竭陽。下之裏虛爲竭陰。表證罷爲無陽。裏有痞爲陰獨。又加燒鍼。虛不勝火。火氣內攻。致胸煩也。傷寒之病。以陽爲主。其人面色青。膚肉動者。陽氣大虛。故云難治。若面色微黃。手足溫者。陽氣得復。故云易愈。

案既云陰陽氣並竭。而又云無陽則陰獨。義不明切。方氏云。無陽以俱虛言也。陰獨謂痞也。喻氏云。雖曰陰陽氣並竭。實蘇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程氏云。陰陽氣並竭。則并陷入之陽邪。亦不成其爲陽。而兼併於陰矣。無陽則陰獨。恐發熱者不發熱。而單惡寒矣。志聰云。無太陽之表陽。有陰邪之獨陷也。錫駒云。言無陽氣于外。則陰血獨守于內也。錢氏云。並竭之陰陽者。乃人身之真氣也。此所謂無陽者。指胃中之陽氣空虛也。陰獨者。謂唯有陰邪否塞於中也。魏氏云。陰陽之正氣雖俱竭。而陰藥之性。痞塞於心下之陰分者。獨不散。故曰無陽則陰獨。金鑑云。陰陽並竭。已成壞證矣。況無陽則陰不生。陰獨則陽不化。而復加燒鍼。火氣內攻。陰陽皆病。汪氏云。痞證爲天氣不降。地氣不升。氣屬陽。二氣不能交通。故曰無陽。中州之土閉塞。猶之孟冬之月。則純陰用事。故曰陰獨。以上數說。糊塗不通。特柯氏於此二句。不敢解釋。豈其遵關如之聖訓耶。郭白雲云。此爲難治之證。須臨時更詳輕重。痞甚。先瀉心湯。發熱惡寒甚。則先小柴胡。火逆甚。則先救逆湯。從所重治之。汪氏云。小柴胡不宜用。發熱惡寒甚。乃太陽表證在也。仲景法。宜更用桂枝湯以解肌。○案醫壘元戎。此條證。治以大黃黃連瀉心湯。恐不允矣。錢氏云。手足溫。則知陽氣猶未敗亡。溫經復陽之治。尙可施也。錫駒云。予親遇此證。不啻千百。皆從溫補而愈。二家之言。當切當矣。宗印曰。本經多有立論而無方者。有借醫之汗下。而爲說辭者。多意在言外。讀論者當活潑潑看去。若留著

於眼，便爲糟粕。如補立方劑，何異懸壺。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千金翼。關上。有自字。玉函。浮上。有自字。

〔汪〕關上浮者。諸陽之脈皆浮也。以手按其痞處雖濡。純是邪熱壅聚。故用此湯以導其熱而下其邪也。成注云。虛熱者誤。夫中氣雖虛。邪熱則聚。故仲景以實熱治之。若係虛熱。則不用大黃黃連矣。〔錢〕心下者。心之下。中脘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其脈關上浮者。浮爲陽邪。浮主在上。關爲中焦。寸爲上焦。因邪在中焦。故關上浮也。按之濡。乃無形之邪熱也。熱雖無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此湯主之。

柯氏改濡作韌。柯氏方論。又以濡爲汗出濡濡之義。徐靈胎亦爲心下濡濡。金鑑。濡上。補不字。並非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_{二兩} 黃連_{一斤}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原注〕至億等看詳大黃黃連瀉心湯。諸本皆二味。

又後附子瀉心湯。用大黃黃連芩附子。恐是前方中。亦有黃芩。後但加附子也。故後云附子瀉心湯。本云加附子也。

〔汪〕麻沸湯者。熱湯也。湯將熱時。其面沸泡如麻。以故云麻。痞病者。邪熱聚於心下。不比結胸之大實大堅。故用沸湯。漬絞大黃黃連之汁溫服。取其氣味皆薄。則性緩懸屬。能泄心下痞熱之氣。此爲邪熱稍輕之證。大抵非虛熱也。〔錢〕麻沸湯者。言湯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謬甚。

千金翼注。此方必有黃芩。醫壘元戎。本方加黃芩。爲伊尹三黃湯。

金匱要略。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於本方。加黃芩一兩。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千金方。巴郡太守。奏三黃圓。治男子五勞七傷。消渴不生肌肉。婦人帶下。手足寒熱。加鎮固四時。

又三黃湯。治下焦結熱。不得大便。

於本方。去黃連。加梔子。甘草。若大便秘。加芒消二兩。

外臺秘要。集驗。療黃疸。身體面目皆黃。大黃散。三味各等分。搗篩爲散。先食服方寸匕。日三服。亦可爲丸服。

又出千金。

聖惠方。治熱蒸在內。不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後身面悉黃。名爲內黃。即本方。

和劑局方。三黃圓。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焦有熱。攻衝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熱。心膈煩

躁。不食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澀。大便秘結。五臟俱熱。即生瘡癰瘡癰。及治五般痔疾。黃門腫痛。或下鮮血。

三味各等分。爲細末。煉蜜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熱水吞下。小兒積熱。亦宜服之。案本出聖惠方。熱病門。

括人書。瀉心三黃湯。婦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屎。大便秘。煩躁譫語。目赤毒氣閉塞。不得通。即本方。

如目赤腫疼。宜加白茯苓。嫩竹葉。瀉肝餘之氣。

拔萃方。犀角地黃湯。治主脈浮。客脈芤。浮芤相合。血積胸中。熱之甚。血在上焦。此藥主之。

於本方加地黃。

張氏醫通。噤口痢。有積熱太多。惡氣薰蒸者。大黃黃連瀉心湯。加木香。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玉函。心上有若字。

〔錢〕傷寒鬱熱之邪，誤入而爲痞。原非大實，而復見惡寒汗出者，其命門真陽已虛，以致衛氣不密，故玄府不得緊閉而汗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寒也。〔程〕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與此條宜參看。彼條何以主桂枝解表，此條何以主附子回陽。緣彼條發汗汗未出，而原來之惡寒不罷，故屬之表。此條汗已出，惡寒已罷，而復惡寒汗出，故屬之虛。凡看論中文字，須於異同處，細細參攷互勘，方得立法處方之意耳。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別煮取汁，○成

黃芩一兩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切。玉函。作
咬啞二字。

〔錢〕以熱邪痞於心下，則仍以大黃黃連瀉之，加附子以扶真陽，助其蒸騰之衛氣，則外衛固密矣。因既有附子之加，併入黃芩，以爲微熱之助，而寒熱並施，各司其治，而陰陽之患悉傾，否之功又立矣。〔程〕二經俱用大黃，以條中無自利證，則知從前下後，腸中反成壅滯，閉住陰邪，勢不得不破其結，使陰邪有出路也。此雖曰瀉心，而瀉熱之中，卽具回陽之力，故以附子名湯耳。〔鑑〕其妙尤在以麻沸湯漬三黃，須臾絞去滓，內附子別煮汁，義在瀉痞之意輕，扶陽之意重也。〔舒〕案此湯治上熱下寒之證，確平有理。三黃略浸，卽絞去滓，但取輕清之氣，以去上焦之熱。附子煮取濃汁，以治下焦之寒，是上用涼而下用溫，上行瀉而下行補，瀉取輕而補取重。

制度之妙，全在神明運用之中，是必陽熱結于上，陰寒結于下，用之乃爲的對。若陰氣上逆之痞證，不可用也。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服經無煩字。成本無一方以下九字。而注中釋其義。則係于遺脫。

〔成〕本因下後成痞，當與瀉心湯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爲水飲內畜，津液不行，非熱痞也。與五苓散，發汗散水則愈。一方忍之一日乃愈者，不飲者，外水不入，所停之水得行，而痞亦愈也。

案口燥煩之煩，諸家不解。特魏氏及金鑑云：渴而口燥心煩，然則煩字，當是一字句。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硬，乾噦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

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方〕解。謂大邪退散也。胃爲中土，溫潤則和。不和者，汗後亡津液，邪乍退散，正未全復，而尙弱也。痞硬，伏飲搏

膈也。噦，飽食患也。食臭，穀氣也。平人過飽傷食，則噦食臭。病人初瘳，脾胃尙弱，化輸未強，雖無過飽，猶之過飽而然也。水氣，亦謂飲也。雷鳴者，脾胃不和，譫動之聲也。下利者，水穀不分清，所以難進而走注也。〔成〕乾噦食臭者，胃虛而不殺穀也。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土弱不能勝水也。〔錢〕傷寒汗出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裏症未除也。

案乾噦之乾，諸家無注義。程氏解乾噦云：乾，空也。此原鄭玄注禮記，正與此同義。噦有吐出酸苦水者，今無之，故曰乾噦。柯氏改作乾嘔，大失經旨矣。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

甘草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附子

瀉心湯。本云。加附子。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同體別名耳。生薑瀉心

湯。本云。理中人參黃芩湯。去桂枝朮。加黃連。并瀉肝法。附子瀉心湯以下。玉函。成本。無。

〔鑑〕名生薑瀉心湯者。其義重在散水氣之痞也。生薑半夏。散脇下之水氣。人參大棗。補中州之虛。乾薑甘草。

以溫裏寒。黃芩黃連。以瀉痞熱。備乎虛水寒熱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焉有不愈者乎。

施氏續易簡方。生薑瀉心湯。治大病新差。脾胃尚弱。穀氣未復。強食過多。停積不化。心下痞硬。乾噦食臭。脇

下有水。腹中雷鳴。下利發熱。名曰食復。最宜服之。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中痞硬而

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熱結。

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嘔也。甘草瀉心湯主之。穀上。外臺。有水字。心煩。玉函。脈經。作而煩。不得問。外

臺。有能字。脈經。千金翼。謂作爲。復下。有重字。使願。作使之堅。外臺並同。玉函。亦有之字。

〔鑑〕毋論傷寒中風。表未解。總不當下。醫反下之。或成痞。或作利。今其人以誤下之故。下利日數十行。水穀不

化。腹中雷鳴。是邪乘裏虛而利也。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是邪陷胸虛而上逆也。似此痞利表裏兼

病。法當用桂枝加入參湯兩解之。醫惟以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可見此痞非熱結。亦非寒結。乃

乘誤下中虛。而邪氣上逆。陽陷陰凝之痞也。故以甘草瀉心湯。以緩其急。而和其中也。〔志〕挾邪內入。有邪蒸變。故穀不化。而腹中雷鳴。

案穀不化。喻氏錢氏張氏柯氏。以完穀不化為解。非也。謂胃弱不能轉運。故水穀不得化。留滯於腹中。作響而雷鳴也。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〇外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洗〇外薑

黃連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原注〕臣億等

謹案上生薑瀉心湯法。本云理中人参黃芩湯。今詳瀉心以療痞。痞氣因發陰而生。是半夏生薑甘草瀉心三方。皆本於理中也。其方必各有人參。今甘草瀉心中無者。脫落之也。又案千金。并外薑要。治傷寒瀉食。用此方。皆有人參。知脫落無疑。〇外薑云。一方。有人參三兩。

〔鑑〕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緩之意也。用甘草大棗之甘。補中之虛。緩中之急。半夏之辛。降逆止嘔。芩連之寒。瀉陽陷之痞熱。乾薑之熱。散陰凝之痞寒。緩中降逆。瀉痞除煩。寒熱并用也。

案總病論。本方有人參注云。胃虛故加甘味。醫聖元戎。伊尹甘草瀉心湯。即本方有人參。云伊尹湯液。此湯也七味。今監本無人參。脫落之也。又案元戎文。醫方類聚。引南陽活人書。今所傳無求子活人書。无此文。金匱要略曰。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開。臥起不安。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嘶。甘草瀉心湯主之。〔即本方。〕亦用人參三兩。

張氏醫通曰。痢不納食。俗名噤口。如因邪留胃中。胃氣伏而不宣。脾氣因而滯隔者。香連枳朴橘紅茯苓之屬。熱毒衝心。頭疼心煩。嘔而不食。手足溫煖者。甘草瀉心湯。去大棗。易生薑。此證胃口有熱。不可用溫藥。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傷寒下。瀉經。千金。有而字。復不止。玉函。瀉經。作若不止。復下。成本。有利字。已。千金。作竟。應氏。末句。改作復利不

止。當以五苓散利小便。

〔成〕傷寒服湯藥下後。利不止。而心下痞硬者。氣虛而客氣上逆也。與瀉心湯攻之則痞也。醫復以他藥下之。又虛其裏。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虛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虛。故與之。其利益甚。聖濟經曰。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失。澁劑所以收之。此利由下焦不約。與赤石脂禹餘糧湯。以澁洞泄。下焦主分清濁。下利者水穀不分也。若服澁劑。而利不止。當利小便。以分其氣。〔汪〕利其小便。仲景無方。補亡論。常器之云。可五苓散。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 太一禹餘糧一斤
碎。本。無大一二字。成。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成本。右字。作已上二字。誤。脫分溫二字。

〔成〕本草云。澁可去脫。石脂之澁。以收斂之。重可去怯。餘糧之重。以鎮固之。〔柯〕甘薑參朮。可以補中宮火氣之虛。而不足以固下焦脂膏之脫。此利在下焦。未可以理中之劑收功也。然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關門之不

緊。仍責在脾。此二味皆土之精氣所結。能實胃而健腸。蓋急以治下焦之標者。實以培中宮之本也。要之此證。是土虛而非火虛。故不宜於薑附。若水不利而濕甚。復利不止者。則又當利其小便矣。凡下焦虛脫者。以二物爲本。參湯調服。最效。

案志聰云。按神農本草經。太乙餘糧。禹餘糧。各爲一種。既云太乙禹餘糧。此方宜於三味。或相傳有誤。此說大誤。證類本草。圖經云。本草有太乙餘糧。禹餘糧。兩種。治體猶同。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瘥。脈經發上。無後字。

〔成〕傷寒吐下後發汗。則表裏之氣俱虛。虛煩脈甚微。爲正氣內虛。邪氣獨在。至七八日。正氣當復。邪氣當罷。而心下痞。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者。正氣內虛而不復。邪氣留結而不去。經脈動惕者。經絡之氣虛極。久則熱氣還經。必成痿弱。〔錫〕痿者。肢體委廢。而不爲我用也。久而成瘥者。經血不外行于四末也。〔錢〕如此陰盛陽虛之證。雖或僥倖而不至危殆。若經久不愈。必至陽虛不治。筋弛骨痿。而成廢疾矣。〔魏〕此條證。仍用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或加附子。倍加桂枝爲對也。

案成注熱氣還經。於義未允。汪氏引作表氣虛不能充養於身。似是。金鑑云。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三句。與上下文義不屬。必是錯簡。注家因此三句。皆薑衍支離。牽強注釋。不知此證。總因汗出過多。大傷津液而成。當用補氣補血。益筋壯骨之藥。經年始可愈也。未知此說果是否。姑存俟攷。汪氏引補亡輪云。可茯苓甘草白朮生薑湯。郭白雲云。當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成瘥者。振痿湯。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硬。噯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玉函。成

發汗。作汗出。復。作覆。成本。玉函。赭下。有石字。

〔方〕解。謂大邪已散也。心下痞硬。噯氣不除者。正氣未復。胃氣尙弱。而伏飲爲逆也。〔汪〕此噯氣。比前生薑瀉心湯之乾噯不同。是雖噯而不至食臭。故知其爲中氣虛也。與旋復代赭石湯。以補虛散痞。下逆氣。

旋復代赭湯方

旋復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〇成

大棗十二枚

甘草二兩

半夏半升

代赭一兩〇玉函。成本。代赭石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成本。右下。

有伴字。

〔周〕旋覆花。能消痰結。軟痞。治噯氣。代赭石。止反胃。除五臟血脈中熱。健脾。乃痞而噯氣者用之。誰曰不宜。於是佐以生薑之辛。可以開結也。半夏。逐飲也。人參。補正也。甘草大棗。益胃也。予每借之。以治反胃噯食。氣逆不降者。靡不神效。

傷寒類方曰。懸樞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噯。俗名噯氣。皆陰陽不和於中之故。此乃病已向愈。中有留邪。在於心胃之間。與前諸瀉心法。大約相近。本草云。旋復治結氣脇下滿。代赭治腹中邪毒氣。如此二物。以治噯氣。餘則散痞補虛之法也。

吳儀洛方論曰。去滓復煎。亦取共行其事之義。與生薑瀉心湯等同義。

居人書曰。有旋復代赭石證。其人或欬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胃寒者。先服理中丸。次服旋復代赭湯。爲夏喻氏寓意草曰。治一人。膈氣。粒食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而安。金匱有云。噎氣不除者。旋復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爲胃底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之津。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系。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使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達奇奏勳。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匙。與之。緩入口。即覺其轉入丹田矣。但困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將息二月而愈。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

湯。玉函。作大下以後。杏子。作杏仁。

〔成〕前第三卷十六證云。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爲與此證治法同。汗下雖殊。既不當損正氣。則一邪氣所傳既同。遂用一法治之。經所謂若發汗若下若吐後者。是矣。〔程〕下在用桂枝後。是從更字上看出。

案志聰錫駒並云。此節重出。下字疑本汗字。非也。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協。成本。作協。玉函。下。經。千金翼。作挾。

〔程〕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表熱不去。而裏虛作利。是曰協熱。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者。裏氣虛。而土來心

下也。表裏不解者，陽因痞而被格於外也。桂枝行陽於外以解表，理中助陽於內以止利。陰陽兩治，總是補正令邪自却。緣此痞無客氣上逆，動膈之陽邪，輒防陽欲入陰，故不但瀉心中苓連不可用，并桂枝中芍藥不可用也。協熱而利，向來俱作陽邪陷入下焦，果爾，安得用理中耶？利有寒熱二證，但表熱不罷者，皆爲協熱利也。案此條，方氏諸家並爲熱邪陷入證。至汪氏則云：此係邪熱未解，乃實熱之證，非虛寒也。桂枝人參湯，大都是叔和撰次時，傳寫之誤。此蓋以協熱之協，爲合同之義，而不知與挾同。皆坐不博攷之弊也。程氏辨晰之極是矣。錫駒以挾熱爲解，然而未能免陷入之說，殊可惜也。案此心下痞，與金匱胸痹心中痞，與人參湯之證略同。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

四兩別切○別切二字。玉函。成本。作去皮。

甘草

四兩

白朮

三兩

人參

三兩

乾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日再，夜一服。

五升下。玉函。有去滓二字。成本。三升下。脫去滓二字。方氏。圓白朮之白。吳本。刪。

〔喻〕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吳〕桂枝辛香，經火久煎，則氣散而力有不及矣。故須遲入。凡用桂枝諸方，俱當依此爲例。用肉桂，亦當隨用去粗皮，切碎，俟藥煎好，方入煎二三沸，卽服。傷寒類方曰：桂枝後，欲其於治裏症藥中，越出於表，以散其邪也。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

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玉函：服桂枝湯。有其字。

〔柯〕心下痞，是誤下後裏症。惡寒，是汗後未解症。裏實表虛，內外俱病，皆因汗下倒施所致。表裏交持，仍當遵先表後裏，先汗後下正法。蓋惡寒之表，甚於身疼，心下之痞，輕於清穀，與救急之法不同。〔錢〕心下已痞，而仍惡寒者，猶有表邪未解也。前條同是痞證而惡寒，以附子瀉心者，因惡寒汗出，所以知其爲陽虛之惡寒也。此則惡寒而不汗出，是以知其爲表未解也。〔方〕傷寒病初之表當發，故用麻黃湯。此以汗後之表當解，故曰宜桂枝湯。

〔人〕書曰：大抵結胸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總病論曰：前加附子，是汗出多而惡寒，表汗解而裏結未除故也。此症是發後無汗惡寒故也，先須解表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中：玉函：正寒。作下。方本：狂。

同本。

〔程〕心中痞硬，嘔吐而下利，較之心腹滿軟，嘔吐而下利，爲裏虛者不同。發熱汗出不解，較之嘔吐下利，表解者乃可攻之。竟用十棗湯者又不同。況其痞不因下後而成，并非陽邪陷入之痞，而裏氣內拒之痞，痞氣填入心中，以致上下不交，故嘔吐而下利也。大柴胡湯，雖屬攻劑，然實管領表裏上中之邪，總從下焦爲出路，則攻中自寓和解之義，主之是爲合法。

〔案〕金鑑云：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吐下利，而以大柴胡湯下之之理乎？此說似是，而實非也。所謂下利，乃是熱利。若改作不利，則與小便何別？可謂失考矣。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鞅。氣上衝喉咽。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頭上。項上。服經。有其字。千金翼。作頭項不強。喉咽。玉函。成本。作咽喉比爲胸有寒。千金。作比以內有久痰。

〔成〕病如桂枝證。爲發熱汗出惡風也。〔方〕頭不痛。項不強。言太陽經中無外入之風邪。以明非中風也。寸候身半已上微浮。邪自內出也。胸中痞鞅。痰涎塞膈也。氣上衝咽喉者。痰湧上逆。或謂喉中聲如曳鋸。是也。寒以痰言。〔喻〕寒者。痰也。痰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頭不痛。項不強。此非外入之風。乃內蘊之痰。窒塞胸間。宜用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周〕寒飲停蓄。阻遏胸中之陽。使衛氣不能外固。故發熱惡寒汗出也。〔程〕邪氣蘊蓄於膈間。此爲胸有寒也。痞鞅一證。因吐下者爲虛。不因吐下者爲實。實邪填塞心胸。中下二焦。爲之阻絕。自不得不從上焦爲出路。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

案方氏諸家。以寒爲痰。蓋瓜蒂能吐膈間之頑痰。故有此說。而不可以寒直斥爲痰。程氏則爲邪字看。極穩當矣。如錢氏單爲風寒之寒。亦恐不爾。厥陰篇。瓜蒂散條云。邪結在胸中。又云。病在胸中。程說有所據。

瓜蒂散方

瓜 蒂 一分

赤小豆 一分

玉函 一分 作各六錢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一錢匕。千金。作半錢匕。

〔鑑〕胸中者。清陽之府。諸邪入胸府。阻遏陽氣。不得宣達。以致胸滿痞鞅。熱氣上衝。燥渴心煩。嘔嘔欲吐。脈數促者。此熱鬱結也。胸滿痞鞅。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手足寒冷。欲吐不能吐。脈遲緊者。此寒鬱結也。凡胸中寒熱。與氣與飲。鬱結爲病。諒非汗下之法所能治。必得酸苦湧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陽氣得復。痞鞅可消。胸中可和也。瓜蒂極苦。赤豆味酸。相須相益。能疏胸中實邪。爲吐劑中第一品也。而佐香豉汁合服者。藉穀氣以保胃氣也。服之不吐。少少加服。得快吐即止者。恐傷胸中元氣也。此方奏功之捷。勝於汗下。所謂汗吐下三大法也。今人不知仲景子和之精義。置之不用。可勝惜哉。然諸亡血虛家。胸中氣液已虧。不可輕與。特爲申禁。〔汪〕傷寒一病。吐法不可不講。華元化云。傷寒至四日在胸。宜吐之。巢元方云。傷寒病三日以上。氣浮在上部。胸心填塞滿悶。當吐之則愈。仲景以此條論。特出之太陽下篇者。以吐不宜遲。與太陽汗證相等。當於兩三日間。審其證而用其法也。條辨以胸有寒爲痰。亦通。蓋胸有風寒。則其人平素飲食之積。必鬱而成熱。變而爲痰。所以瓜蒂散。亦湧痰熱之藥也。尙論篇以此條證。竟列入痰病中。誤矣。痰作稀糜。言以湯七合。煮香豉如糜粥之爛也。方氏以稀糜爲另是稀粥。大謬之極。

古方選注曰。瓜蒂散。乃酸苦涌泄重劑。以吐胸寒者。邪結於胸。不涉太陽表實。只以三物爲散。煮作稀糜。留戀中焦。以吐之。能事畢矣。瓜蒂性升。味苦而湧。豆性酸斂。味苦而泄。恐其未必即能宣越。故復以香豉湯。陳腐之性。開發實邪。定當越上而吐矣。

外臺秘要張文仲瓜蒂散。主傷寒胸中痞塞。瓜蒂。赤小豆。各一兩。右二味。搗散。白湯服一錢匕。又范汪。療傷寒及天行。瓜蒂散方。同上二味。搗作散。溫湯二合。服一錢匕。藥下便臥。若吐便且急忍也。候食頃不吐者。取

錢五七散。二合湯和服之。便吐矣。不吐復稍增。以吐爲度。吐出青黃如菜汁者。五升以上爲佳。若吐少病不除者。明日如前法。復服之。可至再三。不令人虛也。藥力過時不吐。服湯一升。助藥力也。吐出便可食。無復餘毒。若服藥過多者。益飲冷水解之。和服之下。活人書。有以手指蘸之五字。

東垣試効方曰。若有宿食而煩者。仲景以梔子大黃湯主之。氣口三盛則食傷太陰。填塞悶亂。極則心胃大疼。兀兀欲吐。得吐則已。俗呼食迷風是也。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宜瓜蒂散之。類吐之。經云。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

醫方集解曰。治卒中痰迷。涎潮壅盛。顛狂煩亂。人事昏沈。五癰痰壅上膈。及火氣上衝。喉不得息。食填中脘。欲吐不出。量人虛實服之。吐時須令閉目緊束肚皮。吐不止者。葱白湯解之。良久不出者。含砂糖一塊。即吐。○案張子和不用豆豉。加人參甘草。薑汁調下。吐不止者。用煎藥香湯。瓜苗開辟香即死。所以立解。

活人指掌辨疑曰。瓜蒂。卽絲瓜蒂。俗名藤羅。○案此說。本草所不載。錄以俟試驗。舒氏亦云。如無甜瓜。絲瓜蒂可代。

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玉函。脈經。病下。有者若二字。入陰

筋。作入陰。俠陰筋。

〔程〕其人脅下素有痞積。陰邪之伏裏者。根柢深且固也。今因新得傷寒。未察其陰經之痞。誤行攻下。致邪氣入裏。與宿積相互。使藏之真氣。結而不通。因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故名藏結。蓋痞爲陰邪。而臍旁陰分也。在藏爲陰。以陰邪結於陰經之藏。陽氣難開。至此而結勢已成。於法爲死。〔錢〕其痛下引少腹。入厥陰而控

引舉九之陰筋者。此等藏結。以陰氣過極。陽氣竭絕。故曰死。（錫）上文論藏結。曰難治。曰不可攻。此復論藏結之死症。以見藏結可生。而亦可死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白虎加人參湯。服經千金。千金翼作白虎湯。傷寒下。成本。有病字。）

（成）若吐若下後七八日。則當解。復不解而熱結在裏。表熱者。身熱也。裏熱者。內熱也。本因吐下後。邪氣乘虛內陷。爲結熱。若無表熱。而純爲裏熱。則邪熱結而爲實。此以表熱未罷。時時惡風。若邪氣純在表。則惡風無時。若邪氣純在裏。則更不惡風。以時時惡風。知表裏俱有熱也。邪熱結而爲實者。則無大渴。邪熱散漫則渴。今雖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未爲結實。邪氣散漫。熏蒸焦渴。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與白虎加人參湯。散熱生津。（錢）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則裏熱甚於表熱矣。謂之表熱者。乃熱邪已結於裏。非尚有表邪也。因裏熱太甚。其氣騰達於外。故表間亦熱。即陽明篇所謂蒸蒸發熱。自內達外之熱也。（汪）時時惡風者。乃熱極汗多。不能收攝。腠理疎。以故時時惡風也。裏熱。則胃府中燥熱。以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此因吐下之後。胃氣虛。內亡津液。以故燥渴甚極也。（周）口至乾。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

案金鑑云。傷寒二字之下。當有若汗二字。蓋發汗較吐下。更傷津液爲多也。時時惡風。當是時汗惡風。若非汗字。則時時惡風。是表不解。白虎湯在所禁也。論中謂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讀者細玩經文自知。此說難從。柯氏云。當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則津

液亡于上下得津液亡于下是也。

傷寒類方曰。胃液已盡不在經不在腑亦非若承氣症之有實邪。因胃口津液枯竭。內火如焚。欲引水自救。故其證如此。與熱邪在府者迥別。

外臺秘要。仲景傷寒論。療傷寒汗出。惡寒身熱。大渴不止。欲飲水一二斗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條本經不載。姑附存于此。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

母六兩

石膏

碎一斤

人參

二兩○上篇。玉函。作三兩。

甘草

炙二兩

粳米

六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此方立夏後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後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凜冷。亦不可與服之。與之則嘔利而腹痛。諸亡血虛家。亦不可與。得之則腹痛利者。但可溫之當愈。玉函。作春三月病常苦裏冷。案此方。已見太陽上篇。而無此方立夏以下六十二字。故再舉于斯。此六十二字。疑是後人所添。而玉函。千金。及翼方。外臺秘要。并有之。故不存其舊耳。

內臺方議。問曰。活人書云。白虎湯。惟夏至發可用。何耶。答曰。非也。古人一方對一證。若嚴冬之時。果有白虎湯證。安得不用石膏。盛夏之時。果有真武湯證。安得不用附子。若老人可下。豈得不用硝黃。壯人可溫。豈得不用薑附。此乃合用者必需之。若是不合用者。強而用之。不問四時。皆能爲害也。

汪氏引徐春沂云。立夏後云云。疑是後人所加。

張氏傷寒百問經絡圖曰。白虎加人參。名化斑湯。出異書。

傷寒無大熱。口渴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玉函。心。作而。千金。及異。外臺。

作白虎湯。

〔鑑〕傷寒身無大熱。不煩不渴。口中和。背惡寒。附子湯主之者。屬少陰病也。今傷寒身無大熱。知熱漸去。表入裏也。口渴燥渴。心煩。知熱已入陽明也。雖有背微惡寒一證。似乎少陰。但少陰證口中和。今口渴燥渴。是口中和也。背惡寒。非陽虛。惡寒乃陽明內熱。熏蒸於背。汗出肌疎。故微惡之也。主白虎湯。以直走陽明。大清其熱。加人參者。蓋有意以顧肌疎也。〔錢〕此條之背惡寒。口渴燥渴而心煩者。乃內熱生外寒也。非口中和之背惡寒可比。擬而論也。〔汪〕內蒸熱而表必多汗。以故惡寒。與上條惡風之義相同。

案背惡寒。成氏以爲表邪未盡。程氏以爲陽虛。並非也。傷寒類方曰。此亦虛燥之症。微惡寒。謂雖惡寒而甚微。又周身不寒。寒獨在背。知外邪已解。若大惡寒。則不得用此湯矣。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解下。成本。玉函。外臺。有者字。千金。及異。外臺。作白虎湯。

〔魏〕脈浮而不至於沉。則熱未變而深入。正發熱無汗。表證顯然如此。不可與白虎湯。徒傷胃氣。言當於麻黃湯。大青龍。桂枝二越婢一之間。求治法也。如其人渴欲飲水。與之水。果能飲者。是表邪變熱。已深入矣。再診脈無浮緩。浮緊之表脈。審證無頭身疼痛。發熱無汗之表證。即用白虎加人參。補中益氣。止其燥渴。〔錢〕若渴欲

飲水。則知邪熱已入陽明之裏。胃中之津液枯燥矣。然猶必審其無表證者。方以白虎湯解其煩熱。又加人參以救其津液也。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硬。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玉

太陽下。有與字。疑。作痞堅二字。大椎下。有一間二字。成本。無肝俞二字。致注文。係脫文。

〔成〕心下痞硬而眩者。少陽也。頸項強者。太陽也。刺大椎肺俞。以瀉太陽之邪。而以太陽脈下項俠脊。故爾。肝俞以瀉少陽之邪。以膽爲肝之府故爾。太陽爲在表。少陽爲在裏。明是半表半裏證。前第八證云。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是發汗攻太陽之邪。少陽之邪益甚于胃。以發譫語。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陽之邪。太陽之邪乘虛入裏。必作結胸。經曰。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方〕頸項亦頭項之互詞。前條言眩冒。此有眩無冒。差互詳略耳。〔汪〕大椎一穴。實合太少而齊。諸家注皆不明用鍼之理。竟置大椎而不論。大誤之極。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成〕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爲在表。當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裏。可與承氣湯下之。此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半表半裏。非汗下所宜。故與黃芩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嘔者。胃氣逆也。故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氣。〔錢〕太少兩陽經之經。並見而爲合病。太陽雖在表。而少陽偏處于裏。已爲半表半裏。以兩經之熱邪內攻。令胃中之水穀下奔。故自下利。〔汪〕太少合病。而至自利。則在表之寒邪。悉鬱而爲裏熱矣。裏熱不實。故與黃芩湯以清熱益陰。使裏熱清而陰氣得復。斯在表之陽熱自解。所以此條病。不但太陽桂枝在所當禁。并少陽柴胡亦不須用也。〔鑑〕太陽與少陽合病。謂太陽發熱頭痛。或口苦咽乾目眩。或胸滿。脈或大

而弦也。若表邪盛。肢節煩疼。則宜與柴胡桂枝湯。兩解其表矣。今裏熱盛而自下利。則當與黃芩湯清之。以和其裏也。

案此條證。張璐周禹載。以爲溫病。魏氏駁之。是也。

醫方集解曰。合病者。謂有太陽症之身熱頭痛脊強。又有少陽症之耳聾脇痛。嘔而口苦。裏熱往來也。自利者。不因攻下。而泄瀉也。自利。固多可溫。然腸胃有積結。與下焦客熱。又非溫劑所能止。或分利之。或攻泄之。可也。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〇玉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成本。一服下。有若嘔者。加半夏半

升。生薑三兩。十二字。而無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成本。第十卷。生薑一兩半。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三兩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生薑一兩半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注〕此小柴胡加減方也。熱不在半表。已入半裏。故以黃芩主之。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須人參補中也。〔錢〕黃芩撤其熱。而以芍藥斂其陰。甘草大棗。和中而緩其津液之下奔也。若嘔者。是邪不下走而上逆。邪在

胃口胸中氣逆而爲嘔也。故加半夏之辛滑。生薑之辛散。爲調飲治嘔之專劑也。〔徐〕因此而推廣之。凡雜證因裏未和而下利者。黃芩湯可爲萬世之主方矣。

玉函經。黃芩人參湯方。黃芩人參桂枝乾薑各二兩。半夏半升。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此方無治證。蓋與黃連湯略同。此方外臺名黃芩湯。治乾嘔下利。

醫方集解曰。昂案二經合病。何以不用二經之藥。蓋合病而兼下利。是陽邪入裏。則所重者在裏。故用黃芩以微其熱。而以甘芍大棗和其太陰。使裏氣和。則外證自解。和解之法。非一端也。仲景之書。一字不苟。此經單言下利。故此方亦單治下利。機要用之。治熱痢腹痛。更名黃芩芍藥湯。又加木香枳殼大黃黃連當歸官桂。更名芍藥湯。治下痢。仲景此方。遂爲萬世治痢之祖矣。本方除大棗。名黃芩芍藥湯。治火升鼻衄及熱痢。出活人書。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亦治膽府發熱。嘔苦水。如膽汁。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成〕此傷寒邪氣傳裏。而爲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治於下。爲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爲胸中熱。欲嘔吐。與黃連湯。升降陰陽之氣。〔程〕此等證。皆本氣所生之寒熱。無關干表。故着二有字。〔鑑〕傷寒未解。欲嘔吐者。胸中有熱。邪上逆也。腹中痛者。胃中有寒。邪內攻也。此熱邪在胸。寒邪在胃。陰陽之氣不和。失其升降之常。故用黃連湯。寒溫互用。甘苦並施。以調理陰陽。而和解之也。傷寒邪氣入裏。因人藏氣素有之寒熱而化。此則隨胃中有寒。胸中有熱而化。腹中痛欲嘔吐。故以是方主之。〔汪〕條辨尙論篇。皆以風寒二邪。分陰陽寒熱。殊不知風之初來。未必非寒。寒之既入。亦能成熱。不可拘也。

病源候論。冷熱不調候曰。夫人營衛不調。致令陰陽否塞。陽并於上則上熱。陰并於下則下冷。上焦有熱。或喉口生瘡。胸膈煩滿。下焦有冷。則腹脹腸鳴。絞痛泄利。

宣明論曰。腹痛欲嘔吐者。上熱下寒也。以陽不得降。而胸熱欲嘔。陰不得升。而下寒腹痛。是升降失常也。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〇玉 甘草二兩〇玉

草三兩〇玉 乾薑三兩〇玉

薑三兩〇玉 桂枝三兩去皮〇

枝三兩去皮〇

人參二兩〇千金 大棗十二枚

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洗〇玉

夏半升洗〇玉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晝三夜二。疑非仲景方。成本。作溫服一升。日

三服。夜二服。無疑非仲景方五字。玉函亦無。

〔鑑〕君黃連。以清胸中之熱。臣乾薑。以溫胃中之寒。半夏降逆。佐黃連嘔吐可止。人參補中。佐乾薑腹痛可除。桂枝所以安外。大棗所以培中也。然此湯寒溫不一。甘苦並投。故必加甘草。協和諸藥。此爲陰陽相格。寒熱並施之治法也。〔柯〕此與瀉心湯大同。而不名瀉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熱。而非寒熱相結于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換處。大有分寸。

傷寒類方曰。即半夏瀉心湯。去黃芩。加桂枝。諸瀉心之法。皆治心胃之間。寒熱不調。全屬裏症。此方以黃芩易桂枝。去瀉心之名。而曰黃連湯。乃表邪尙有一分未盡。胃中邪氣尙當外達。故加桂枝一味。以和表裏。則意無不到矣。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濡者。

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艱。〔原注〕一云。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

主之。〔成〕本。作煩疼。脈經。不渴下。外臺。有下之二字。千金翼。有下已二字。去桂加白朮湯。玉函。脈經。千金翼。作朮附子湯。成本。桂下。有枝字。

〔鑑〕傷寒八九日。不嘔不渴。是無傷寒裏病之證也。脈浮虛。是無傷寒表病之脈也。脈浮虛。主在表虛風也。痛者。主在經寒濕也。身體疼痛。屬風也。不能轉側。屬濕也。乃風濕相搏之證。非傷寒也。與桂枝附子湯。溫散其風濕。使從表而解也。若脈浮實者。則又當以麻黃加朮湯。大發其風濕也。如其人有是證。雖大便艱。小便自利。而不議下者。以其非邪熱入裏之觀。乃風濕濕去之觀。故仍以桂枝附子湯。去桂枝。以大便艱。小便自利。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也。加白朮。以身重著濕在肉分。用以佐附子。逐濕氣於肌也。

程林金匱直解曰。風淫所勝。則身煩疼。濕淫所勝。則身體難轉側。風濕相搏於營衛之間。不干於裏。故不嘔不渴也。脈浮爲風。痛爲濕。以其脈近於虛。故用桂枝附子湯。溫經以散風濕。小便利者。大便必艱。桂枝近於解肌。恐大汗。故去之。白朮去肌濕。不妨乎內。故加之。

內臺方議曰。問曰。此書皆是傷寒之法。又兼此風濕之證。雜之。何耶。答曰。此人先有濕氣。因傷中風寒。合而成此證。以此添入傷寒法中。昔自祖師張仲景開化以來。此風濕風濕溫濕等證。皆在金鏡外臺法中。因三國混亂。書多亡失。外臺之書。流傳不全。因王叔和得傷寒足六經之法。集成傷寒論。間得風濕數篇。雜入此中。故曰痿濕喘三種。宜應別論。惟得正傳者方知之。

案相搏之搏。方氏改作搏。注云。搏。挽聚也。言風與濕。挽合團聚。共爲一家之病也。此說非也。蓋搏。薄同。王冰平人氣象論注。引辨脈。陰陽相搏。名曰動。作相薄。可以證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附子三枚 炮去皮破○成本。破八片。錢本。作二枚。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甘草二兩 炙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去桂加白朮湯方

○金匱白朮附子湯。即是。玉函。名朮附。湯。金鑑。作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

附子三枚 炮去皮破

白朮四兩

生薑三兩 切○玉函。作二兩。

甘草二兩 炙○玉函。作三兩。

大棗十二枚 擘○玉函。作十五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初服。其人身如痺。半日許復服之。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附子朮併走皮內。逐水氣未得除。故使之耳。法當加桂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鞭。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鞭。小便不利。當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虛弱家及產婦。宜減服之。去桂加白朮湯。金匱。用附子一枚。白朮二兩。生薑甘草各一兩。大棗六枚。水六升。作三升。二升。作一升。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本云附子一枚。今加之一枚。名附子湯。又云。此二方。但治風濕。非治傷寒也。

〔徐〕是風濕相搏。以不頭疼。不嘔渴。知風濕之邪。不在表。不在裏。而在軀殼。然其原因於寒。幾於風寒濕合而為痺矣。桂枝湯。本屬陽劑。而芍藥非寒濕證所宜。故易以附子之辛熱。多至三枚。從桂枝之後。為純陽剛劑。以開凝結之陰邪。然服不單瀉而浮虛。先見是濕少而風多也。故藉一附子。而迅掃有餘。否則又宜去桂枝加朮。

湯。驅濕爲主矣。

吳儀洛方論曰。此卽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又加附子二枚。又卽後條之甘草附子湯。以薑棗易朮之變制也。汪氏云。若其人大便艱。小便自利者。後條辨云。此濕雖盛而津液自虛也。於上湯中。去桂。以其能走津液。加朮。以其能生津液。或問云。小便利。則濕去矣。何以猶言濕盛。余答云。濕熱鬱於裏。則小便不利。寒濕搏於經。則小便自利。又有昧理者云。大便澀。宜加白朮。殊不知白朮爲脾家主藥。後條辨云。燥濕以之。滋液亦以之。

直指方帶下論云。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衛氣若虛。則分肉不溫。皮膚不充。腠理不肥。而開闔失其司耳。況胃爲血海。水液會焉。胃者中央之土。又所以主肌肉。而約血水也。衛氣與胃氣俱虛。則肌弱而膚空。血之與水。不能約制。是以漏漏漏漏。休作無時。而不暫停矣。然則封之止之。其可不加意於固衛厚脾之劑乎。此桂枝附子湯。以之固衛。而人參白朮茯苓甘草藥丁香木香以之厚脾。二者俱不可闕也。

風濕相搏。骨節疼痛。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痿煩。成本。作煩。是。

〔喻〕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辨其症之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正相搏之最劇處。〔錢〕掣痛者。謂筋骨肢節抽掣疼痛也。不得屈伸。寒濕之邪。流著於筋骨肢節之間。故拘攣不得屈伸也。近之則痛劇者。卽煩疼之甚也。疼而煩甚。人近之則聲步皆畏。如動觸之而其痛愈劇也。汗出。卽中風

汗自出也。短氣邪在胸膈而氣不得伸也。小便不利。寒濕在中。清濁不得升降。下焦真陽之氣化不行也。惡風不欲去衣。風邪在表也。或微腫者。濕淫肌肉。經所謂濕傷肉也。風邪寒濕搏聚而不散。故以甘草附子湯主之。〔方〕或未定之詞。身微腫。濕外薄也。不外薄則不腫。故曰或也。〔程〕已上二條。雖云風濕相搏。其實各夾有一寒字在內。即三氣合而為痺之證也。邪留于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掣骨痛。

甘草附子湯方

白

朮

二兩〇玉
面。作二兩。

桂

枝

四兩
去皮

附

子

二枚炮去皮〇
任。用。作破八片

甘

草

二兩炙〇玉面。
外。作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將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始。玉面。二升。作

通。成本。作汗出。無汗字。始。合。成。本。作妙。千金翼。作愈。徐彬金匱論注。沈明宗編注。作佳。

〔徐〕此與桂枝附子湯證。同是風濕相搏。然彼以病淺寒多。故肢體為風濕所困。而患止軀殼之中。此則風濕兩勝。挾身中之陽氣而奔逸為災。故骨節間風入增動。不能屈伸。大傷其衛。而汗出短氣惡風。水亦乘風作勢。而身微腫。其病勢方欲擾亂於肌表。與靜而困者不侔矣。〔吳〕此方用附子除濕溫經。桂枝祛風和營。朮去濕實衛。甘草輔諸藥而成斂散之功也。〔周〕此證較前條更重。且裏已受傷。曷為反減去附子耶。前條風濕尚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條風濕半入裏。入裏者妙在緩攻。仲景止恐附子多。則性猛且急。筋節之礙。未必驟開。風濕之邪。豈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盡耳。君甘草也。欲其緩也。和中之力短。戀藥之用長也。此仲景所以

前條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條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爲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盡劑之意。學者於仲景書有未解，卽於本文中求之，自得矣。（錢）雖名之曰甘草附子湯，實用桂枝去芍藥湯，以汗解風邪，增入附子白朮，以驅寒濕也。（汪）後條辨云：以上三方，俱用附子者，以風傷衛而表陽已虛，加寒濕而裏陰更勝，凡所見證，皆陽氣不充，故經絡關節得著濕，而衛陽愈虛耳。愚以此言，實發仲景奧義。

案千金方，脚氣門，四物附子湯，卽是。方後云：體腫者，加防己四兩，擇氣小便不利，加茯苓三兩，三因方，六物附子湯，卽是。

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原注〕臣億等謹案前篇云：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白虎湯主之。又

云：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者，必表裏字差矣。又陽明一證云：脈浮滑，表裏俱熱，四逆湯主之。又少陰一證云：裏寒外熱，脈沉四逆，湯主之。以此表裏自差，明矣。千金云：白通湯，非也。○玉函：作傷寒脈浮滑，而表裏俱熱者，白通湯主之。舊云白通湯，一作白虎湯者，是也。注云：舊云以下，出叔和今攷千金翼。作白虎湯，疑玉函誤矣。此字，玉函作而。成本，無以字。程本，舊本，作裏有熱表有寒。蓋原于成注。

〔鑑〕王三陽云：經文寒字，當邪字解，亦熱也。其說甚是。若是寒字，非白虎湯證矣。此言傷寒太陽證罷，邪傳陽明，表裏俱熱，而未成胃實之病也。脈浮滑者，浮爲表有熱之脈，陽明表有熱，當發熱汗出，滑爲裏有熱之脈，陽明裏有熱，當煩渴引飲，故曰表有熱，裏有熱也。此爲陽明表裏俱熱之證。白虎乃解陽明表裏俱熱之藥，故主之也。不加人參者，以其未經汗吐下不虛也。（錢）若胃實而痛者，爲有形之邪，當以承氣湯下之。此但外邪入裏，爲無形之熱邪，故用寒涼清肅之白虎湯，以解陽明胃府之邪熱也。

案此條諸說不一，成氏云：裏有寒，有邪氣傳裏也，以邪未入府，故止言寒，如瓜蒂散證云：胸上有寒者，是也。

方氏云。裏有寒者。裏字非對表而稱。以熱之裏言。蓋傷寒之熱。本寒因也。故謂熱。裏有寒。指熱之所以然者言也。喻氏云。裏有寒者。傷寒傳入於裏。更增裏熱。但因起於寒。故推本而曰裏有寒。程氏云。讀厥陰篇中。脈增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處表裏二字。爲錯簡。裏有熱。表有寒。亦是熱結在裏。鬱住表氣于外。但較之時時惡風。背微惡寒者。少倏忽零星之狀。張氏亦改表有寒裏有熱云。熱邪初乘肌表。表氣不能勝邪。其外反顯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發未盡。裏熱猶盛。故云裏有熱。志聰云。此表有太陽之熱。裏有癸水之寒。夫癸水雖寒。而與陽明相搏。則戊己化火。爲陽熱有餘。故以白虎湯。清兩陽之熱。錫駒云。太陽之標熱在表。此表有熱也。太陽之本寒在裏。此裏有寒也。凡傷于寒。則爲病熱。故宜白虎湯主之。魏氏云。此裏尙爲經絡之裏。非臟府之裏。亦如衛爲表。營爲裏。非指臟府而言也。錢氏云。白虎湯爲表邪未解之所忌用。若云傷寒表有熱。固非所宜。而曰裏有寒。尤所當忌。而仲景反以白虎湯主之。何也。以意推之。恐是先受之寒邪。已經入裏。鬱而爲熱。本屬寒因。故曰裏有寒。邪既入裏。已入陽明。發而爲蒸蒸之熱。其熱自內達外。故曰表有熱。柯氏改寒作邪。云舊本作裏有寒者誤。此雖表裏並言。而重在裏熱。所謂結熱在裏。表裏俱熱者也。以上諸說如此。特林氏程氏解。似義甚切當。其餘則含糊牽扭。難以適從。至其順文平穩。則金鑑爲得。故姑揭其說爾。

湯液本草。東垣云。胸中有寒者。瓜蒂散吐之。又表熱裏寒者。白虎湯主之。瓜蒂知母。味苦寒。而治胸中寒。又裏寒何也。答曰。成無已注云。即傷寒。寒邪之毒。爲熱病也。讀者要逆識之。如論語言亂臣十人。書言唯以亂民。其能而亂四方。亂皆治也。乃治亂者也。故云亂臣亂四方也。仲景所言寒之一字。舉其初而言之。熱病在

其中矣。若以寒爲寒冷之冷，無復用苦寒之劑。兼言白虎，訂脈尺寸俱長，則熱可知矣。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二服。外臺：作水一斗二升，煮取米熟，去米內藥。

煮取六升，去滓，分六服。

〔柯〕陽明邪從熱化，故不惡寒而惡熱。熱蒸外越，故熱汗出，熱熾胃中，故渴欲飲水。邪盛而實，故脈滑。然猶在經，故兼浮也。蓋陽明屬胃，外主肌肉，雖內外大熱而未實，終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能沈內，辛能走外。此味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爲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用爲臣。甘草粳米，調和於中宮，且能土中瀉火，稼穡作甘，寒劑得之緩其寒，苦劑得之平其苦，使二味爲佐。庶大寒大苦之品，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煮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爲西方金神，取以名湯者，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

傷寒明理論曰：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肺，熱甚於內者，以寒下之，熱甚於外者，以涼解之。其有中外俱熱，內不得泄，外不得發者，非此湯則不能解也。夏熱秋涼，暑暍之氣，得秋而止。秋之令曰處暑，是湯以白虎名之，謂能止熱也。

活人書化斑湯，治斑毒。

於本方加萎蕤，用糯米，云大抵發斑，不可用表藥，表虛裏實，若發汗開泄，更增斑爛也。當用此湯。

又曰。問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此名瀰溫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又胸多汗。頭目痛。苦妄言。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暈。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白虎加蒼朮湯。

於本方加蒼朮三兩。此方出傷寒微旨。亦倣金匱白虎加桂湯。

和劑局方。白虎湯。治傷寒。大汗出後。表證已解。心胸大煩渴。欲飲水。及吐或下後。七八日邪毒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宜服之。又治夏月中暑。毒汗出惡寒。身熱而渴。醫李綱目曰。孫兆治一人自汗。兩足逆冷至膝下。腹滿不省人事。孫診六脈。小弱而急。問其所服藥。取視皆陰病藥也。孫曰。此非受病重。藥能重病耳。遂用五苓散。白虎湯。十餘帖。病少甦。再服全愈。或問治法。孫曰。病人傷暑也。始則陽微厥。而脈小無力。醫謂陰病。遂誤藥。其病厥。用五苓散利小便。則腹減。白虎解利邪熱。則病愈。凡陰病脛冷。則臂亦冷。故今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微厥也。

又曰。火喘。用本方加瓜蒌仁。枳殼。黃芩。神效。出初虞世。醫方選要。人參石膏湯。治膈痞。上焦燥渴。不飲多食。於本方加黃芩杏仁人參。

活人大全。病在半表半裏。熱不退。脈尚浮洪者。當微表者。小柴胡湯。合本方和之。方脈正宗。治胃家實熱。或嘈雜。消渴。善飢。或齒痛。

於本方。去粳米。加竹葉芍藥。出本草彙言。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心動悸。玉函。
作心中驚悸。

〔鑑〕心動悸者。謂心下築築惕惕然。動而不自安也。若因汗下者。多虛。不因汗下者。多熱。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屬飲。厥而下利者。屬寒。今病傷寒。不因汗下。而心動悸。又無飲熱寒虛之證。但據結代不足之陰脈。即主以炙甘草湯者。以其人平日血氣衰微。不任寒邪。故脈不能續行也。此時雖有傷寒之表未罷。亦在所不顧。總以補中生血復脈爲急。通行營衛爲主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

生薑三兩

人參二兩

桂枝三兩

生地黃一斤○金匱。有酒洗。字。千金翼。有切字。

大棗三十枚。○成本。玉函。作十二枚。

阿膠二兩

麻仁半升○成本。作麻子人。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柯〕一百十三方。未有用及地黃麥冬者。恐亦叔和所附。然以二味。已載神農本草經。爲滋陰之上品。因傷寒一書。故置之不用耳。此或陽亢陰竭而然。復出補陰制陽之路。以開後學滋陰一法。生地黃麥冬阿膠。滋陰。人參桂枝清酒。以通脈。甘草薑棗。以和營衛。結代可和。而悸動可止矣。〔張〕津液枯槁之人。宜預防二便秘結之虞。麥冬生地。導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膠。專主大腸之枯約。免致陰虛泉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陰退陽之妙法也。

柯氏方論曰。仲景凡於不足之脈。陰弱者用芍藥以益陰。陽虛者用桂枝以通陽。甚則加人參以生脈。此以

中虛脈結代。用生地黃爲君。麥冬爲臣。峻補真陰者。然地黃麥冬。味雖甘。而氣則寒。非發陳蕃秀之品。必得人參桂枝。以通陽脈。生薑大棗。以和營衛。阿膠補血。甘草之緩。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於上行。內外調和。悸可寧而脈可復矣。酒七升。水八升。祇取三升者。久煎之。則氣不峻。此虛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黃麥冬。得酒則更。此證當用酸棗仁。肺痿用麻子仁。可也。如無真阿膠。以龜板膠代之。

案名醫別錄。甘草通經脈。利血氣。證類本草。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脈結代者。甘草二兩。水三升。煮一半。服七合。日一服。由是觀之。心悸脈結代。專主甘草。乃是取平通經脈利血氣。此所以命方曰炙甘草湯也。諸家層而不釋者何。

千金翼。復脈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二十一日死。越公楊素。因患失脈七日。服五劑而復。

千金方。炙甘草湯。治肺痿癰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者。即本方。外臺秘要。引仲景傷寒論。主療並同。

衛生寶鑑。至元庚辰。六月中。許伯威五旬有四。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者見其熱甚。以涼劑下之。又食梨三四枚。傷脾胃。四肢冷。時昏憤。請予治之。診其脈。動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脈也。亦心動悸。吃噎不絕。色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踈臥惡人語。予以炙甘草湯治之。減生地黃。恐損陽氣。劉壹兩。服之不效。再於市鋪。選營氣味厚者。再煎服之。其病減半。再服而愈。凡藥昆蟲草木。生之有地。根葉花實。採之有時。失其地性味少異。失其時氣味不全。又况新陳不同。精粗不等。倘不擇用。用之不效。醫之過也。

張氏醫通曰。酒色過度。虛勞少血。津液內耗。心火自炎。致令燥熱乘肺。咯唾膿血。上氣涎潮。其嗽連續不已。

加以邪客皮毛。入傷於肺。而自背得之尤速。當炙甘草湯。徐彬金匱論注曰。余妻曾病此。初時凝沫成塊。服過半月。痰少而愈。但最難喫。三四日內。猝無捷效耳。

脈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成本。緩下。有而字。無復動之者。玉函。無此條。

〔喻〕此段本爲結代二脈下注脚。〔方〕此承結代而推言結陰代陰。以各皆詳辨其狀。與辨脈第九章意同。〔汪〕脈以指按之來。來者。滑伯仁云。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者。是也。〔錢〕結者。邪結也。脈來停止暫歇之名。猶繩之有結也。凡物之繫於繩上者。遇結必礙。雖流走之甚者。亦必少有逗留。乃得過也。此因氣虛血滯。邪氣間隔於經脈之間耳。虛衰則氣力短淺。間隔則經絡阻礙。故不得快於流行而止歇也。動而中止者。非辨脈法中陰陽相搏之動也。謂緩脈正動之時。忽然中止。若有所遏而不得動也。更來小數者。言止後更勉強作小數。小數者。鬱而復伸之象也。小數之中。有脈還而反動者。名曰結陰。辨脈法云。陰盛則結。故謂之結陰也。代。替代也。氣血虛憊。真氣衰微。力不支給。如欲求代也。動而中止句。與結脈同。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前因中止之後。更來小數。隨即有還者反動。故可言自還。此則止而未即復動。若有不復再動之狀。故謂之不能自還。又略久復動。故曰因而復動。本從緩脈中來。爲陰盛之脈。故謂之代陰也。上文雖云脈結代者。皆以炙甘草湯主之。然結爲病脈。代爲危候。故又有得此脈者。必難治句。以申明其義。

案脈來動之動。周氏柯氏志聰。並以爲陰陽相搏之動脈。非也。

脈經曰。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

診家正眼曰。結脈之止。一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之見。爲藏氣衰微。脾氣脫絕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七情太過。或跌仆重傷。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脈未可斷其必死。

案方氏云。本條結代。下文無代。而有代陰。中間疑漏代一節。金鑑云。脈按之來緩。時一止至。名曰結陰也。數語。文義不順。且前論促結之脈已明。當是衍文。二書所論如是。要之此條實可疑爾。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

【原注】一作寒。

是也

玉函。以此條冠本篇之首。是也。成本。無是字。

〔柯〕陽明爲傳化之府。當更實更虛。食入胃實而腸虛。食下腸實而胃虛。若但實不虛。斯爲陽明之病根矣。胃實不是陽明病。而陽明之爲病。悉從胃實上得來。故以胃家實爲陽明一經之總綱也。然致實之由。最宜詳審。有實于未病之先者。有實于得病之後者。有風寒外束。熱不得越而實者。有妄汗吐下。重亡津液而實者。有從本經熱盛而實者。有從他經轉屬而實者。此只舉其病根在實耳。案陽明提綱。與內經熱論不同。熱論重在經終。病爲在表。此經裏證爲主。裏不和。即是陽明病。是二經所由分也。〔方〕實者。大便結爲鞭滿。而不得出也。作於遲早不同。非日數所可拘。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玉函。也上。有病字。千金翼。衣下。有而字。

〔成〕本太陽病不解。因汗利小便亡津液。胃中乾燥。太陽之邪入腑。轉屬陽明。古人登廁必更衣。不更衣者。還爲不大便。不更衣。則胃中物不得泄。故爲內實。胃無津液。加之畜熱。大便則難。爲陽明裏實也。〔汪〕或問。太陽病若下。則胃中之物已去。縱亡津液。胃中乾燥。未必復成內實。余答云。方其太陽初病時。下之不當。徒亡津液。胃中之物。依然不泄。必轉屬陽明。而成燥糞。故成內實之證。

總病論曰。更衣。卽登廁也。非顏師古注漢書更衣之義。集驗方。痔有更衣掇出。妨于更衣。更衣出清血。故以知之。○集驗方之說。今見外臺五痔論。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玉函。千金翼。反上。有但字。

〔汪〕上言陽明病。係胃家內實。其外見證。從未言及。故此條又設爲問答。夫身熱與發熱異。以其熱在肌肉之分。非若發熱之翕翕然。僅在皮膚以外也。汗自出者。胃中實熱。則津液受其蒸迫。故其汗自出。與太陽中風。汗雖出而不能透。故其出甚少。亦有異。此條病。則汗由內熱蒸出。其出必多。而不能止也。不惡寒者。邪不在表也。反惡熱者。明其熱在裏也。傷寒當惡寒。故以惡熱爲反。夫惡熱雖在內之證。其狀必見於外。或揚手擲足。進去覆蓋。勢所必至。因外以徵內。其爲陽明胃實證無疑矣。尙論篇以此條病。辨陽明中風證兼太陽。若以其邪猶在於經。大誤之極。大抵此條病。乃承氣湯證。〔柯〕四證。是陽明外證之提綱。故胃中虛冷。亦得稱陽明病者。因其外證如此也。

案方氏魏氏金鑑。並以此條證。爲陽明病由太陽中風而傳入者。非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發熱。玉函。作惡熱。干金翼。發上。無不字。

〔周〕案承上言。雖云反惡熱。亦有得之一日而惡寒者。曰此尙在太陽居多耳。若至轉陽明。未有不罷而惡熱者。〔程〕陽明惡寒終是帶表。至於府病。不唯不惡寒。且惡熱。表罷不罷。須於此驗之。故從反詰以辨出。

案無熱惡寒發于陰。此云不發熱而惡寒。恐不得爲陽明內實之證。玉函作惡熱。似極是。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成本。玉函。干金翼。無主字。

〔鑑〕此釋上條陽明惡寒自罷之義。陽明屬胃。居中。土也。土爲萬物所歸。故邪熱歸胃。則無所復傳。亦萬物歸

土之義。陽明初病一日。雖仍惡寒。是太陽之表未罷也。至二日惡寒自止。則是太陽之邪已悉歸併陽明。此爲陽明病也。〔柯〕太陽病八九日。尙有惡寒證。若少陽寒熱往來。三陰惡寒轉甚。非發汗溫中。何能自罷。惟陽明惡寒。未經表散。即能自止。與他經不同。始雖惡寒二句。語意在陽明居中句上。夫知陽明之惡寒易止。便知陽明爲病之本矣。胃爲戊土。位處中州。表裏寒熱之邪。無所不歸。無所不化。皆從燥化而爲實。實則無所復傳。此胃家實。所以爲陽明之病根也。

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方〕微除也。言汗發不對。病不除也。此言由發太陽汗不如法。致病入胃之大意。〔程〕汗出不透。則邪未盡出。而辛熱之藥性反內留。而助動燥邪。因轉屬陽明。辨脈篇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是也。〔魏〕太陽初受風寒之時。發其汗。而汗終出不徹者。則在表之邪。亦可以日久變熱於外。內鬱之熱日久。耗津於內。汗難出未太過。而津已坐耗爲多。其陽盛津亡。大便因艱。轉屬陽明。無二也。

案太陽中篇第四十八條。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云云。正與此條同義。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傷寒二字。王作病一字。

〔成〕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者。太陽受病也。若反汗出漉漉然者。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經曰。陽明病法多汗。〔錢〕寒邪在表。則發熱無汗。寒邪在胸。則嘔不能食。皆太陽寒傷營之表證也。〔程〕反汗出漉漉然者。知大便已結燥於內。雖表證未罷。已是轉屬陽明也。漉漉。連綿之意。俗云汗一身不了。又一身也。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鑑〕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內經言傳經之次第，非必以日數拘也。此云三日陽明脈大者，謂不兼太陽陽明之浮大，亦不兼少陽陽明之弦大，而正見正陽陽明之大脈也。蓋由去表傳裏，邪熱入胃，而成內實之診，故其脈象有如此者。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輒者，爲陽明病也。

〔程〕脈浮而緩，是爲表脈，然無頭痛發熱惡寒等外證，而只手足溫，是邪不在表而在裏，但入裏有陰陽之分，須以小便別之。小便不利者，濕蒸痰熱而發黃，以其人胃中原來無燥氣也。小便自利者，胃乾便輒而成實，以其人胃中本來有燥氣也。病雖成於八九日，而其始輕，却脈浮而緩，手足自溫，則實是太陰病轉屬來也。既已轉繫陽明，其脈之浮緩者，轉爲沈大，不必言矣，而手足之溫，不止溫已也，必澀然微汗出，蓋陰經無汗，汗出者，必陽氣充於內，而後溢於外，其大便之實可知也。

案太陰篇云：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當與此條互攷。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澀然微汗出也。

玉函：作澀然。千金翼：轉，作傳。方本：澀然。本：澀然。程本：此條，接上爲一條。

〔汪〕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上言傷寒繫在太陰，要之既轉而繫於陽明，其人外證不但小便利，當澀然微汗出，蓋熱蒸於內，汗潤於外，汗雖微而府實之證的矣。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知〕此言陽明兼有太陽少陽表邪。即不可攻也。陽明中風。熱邪也。腹滿而喘。熱入裏矣。然喘而微。則未全入裏也。發熱惡寒。脈浮而緊。皆太陽未除之證。口苦咽乾。爲有少陽之半表半裏。若誤下之。表邪乘虛內陷。而腹益滿矣。兼以重亡津液。故小便難也。

案下條云。陽明病能食者。爲中風。金鑑則云。陽明謂陽明裏證。中風謂太陽表證。非也。

案此條。常器之云。可桂枝麻黃各半湯。又小柴胡湯。汪氏云。以葛根湯爲主。加黃芩等涼藥以治之。金鑑云。太陽陽明病多。則以桂枝加大黃湯兩解之。少陽陽明病多。則以大柴胡湯和而下之。若惟從裏治。而遽下之。則表邪乘虛復陷。故腹更滿也。裏熱愈竭其液。故小便難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二名字。玉函。千金翼。作爲。

〔程〕本因有熱。則陽邪應之。陽化穀。故能食。就能食者。名之曰中風。其實乃痰熱在裏證也。本因有寒。則陰邪應之。陰不化穀。故不能食。就不能食者。名之曰中寒。其實乃胃中虛冷證也。〔柯〕此不特以能食不能食別風寒。更以能食不能食。審胃家虛實也。要知風寒本一體。隨人胃氣而別。〔方〕名。猶言爲也。中寒。即傷寒之互詞。案程氏云。論中總無中寒字。獨此處見之。猶云風與寒自內得也。此解恐未允。

陽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厥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成本。寒下。無者字。玉函。千金翼。無若字。食下。有而字。固。作堅。

〔周〕此條陽明中之變證。着眼只在中寒不能食句。此係胃弱素有積飲之人。兼膀胱之氣不化。故邪熱雖入。未能實結。況小便不利。則水併大腸。故第手足汗出。不若潮熱之遍身熱。繫有汗。此欲作固瘕也。其大便始雖硬。後必溏者。豈非以胃中陽氣向衰。不能蒸腐水穀。爾時急以理中溫胃。尙恐不勝。況可誤以寒下之藥乎。仲景懼人於陽明證中。但知有下法。及有結未定。俟日而下之法。全不知有不可下。反用溫之法。故特揭此以爲戒。〔程〕此之手足澼然汗出者。小便不利所致。水溢非胃蒸也。固瘕者。固而成瘕。水氣所結。其腹必有響聲。特以結在胸。爲水結胸。結在腹。爲固瘕。陰陽冷熱攸別。〔錢〕注家以前人堅固積聚爲瘕。而大便初硬後溏。因成癰泄。癰泄。即瘕泄也。久而不止。則爲固瘕。案此喻注。後柯氏張氏志聰金鑑。並宗其說。愚以固瘕二字。推之。其爲堅凝固結之寒積可知。豈可但以瘕泄久而不止爲解。況初硬後溏。乃欲作固瘕之徵。非謂已作固瘕。然後初硬後溏也。觀欲作二字。及必字之義。皆逆料之詞。未可竟以爲然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翕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澼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并。脈緊則愈。成本。無初字。不利。玉函。作不數。

并。成本。玉函。作併。脈緊。千金翼。作堅一字。喻本。程本。有初字。

〔成〕陽病客熱。初傳入胃。胃熱則消穀而欲食。陽明病熱爲實者。則小便當數。大便當硬。今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者。熱氣散漫。不爲實也。欲食則胃中穀多。穀多則陽氣勝。熱消津液則水少。水少則陰血弱。金匱要略曰。陰氣不通。即骨疼。其人骨節疼者。陰氣不足也。熱甚於表者。翕翕發熱。熱甚於裏者。蒸蒸發熱。此熱氣散漫。不專著於表裏。故翕翕如有熱狀。奄忽也。忽然發狂者。陰不勝陽也。陽明證熱爲實者。須下之愈。熱氣散漫。不爲

實者。必待汗出而愈。故云戰然而汗出解也。水穀之等者。陰陽氣平也。水不勝穀氣。是陰不勝陽也。汗出則陽氣衰。脈緊則陰氣生。陰陽氣平。兩無偏勝則愈。故曰。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汪氏云。脈緊則愈。補亡論。闕疑。常器之云。一本作脈去則愈。郭白雲云。千金作緊者則愈。無脈字。是誤以脈緊爲去。爲緊者。或漏脈字。或漏者字。當云脈緊者則愈。愚今校正。當云脈緊去則愈。喻氏云。脈緊則愈。言不遲也。脈緊疾。則胃氣強盛。周氏柯氏並同。程氏云。脈緊則愈者。言脈緊者得此則愈也。張氏宗印云。此直中之寒邪。不能勝穀精之正氣。與汗共併而出。故其脈亦如蛇之紆迴而欲出也。魏氏云。緊者。緩之對言。脈緊者。言不若病脈之緩而已。非必如傷寒之緊也。錢氏云。緊則浮去。而裏氣充實也。○案以上數說。未審孰是。姑從成注。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成〕四月爲陽。土旺於申酉戌。向旺時。是爲欲解。〔柯〕申酉爲陽明主時。即日哺也。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攻其熱必噦。

〔魏〕陽明病不能食。即使有手足戰然汗出等證之假熱。見於膚表面目之間。一考驗之於不能食。自不可妄言攻下。若以爲胃實之熱而攻之。則胃陽愈陷而脫。寒邪愈盛而衝。必作噦證。谷氣將絕矣。再明其所以然。確爲胃中虛冷之故。以其人本屬胃冷而虛。并非胃熱之實。誤加攻下。下陷上逆。則醫不辨寒熱虛實。而妄爲陽明病。必當下之之過也。〔志〕高子曰。通關結經。止有噦而無呃。則噦之爲呃也。確乎不易。詩云。嚶聲噦噦。謂呃

之發聲有序。如車鑿聲之有節奏也。凡經輸之言職者。俱作呃解無疑。（錢）胃陽敗絕。而成呃逆。難治之證也。

〔汪〕愚謂宜用附子理中湯。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庫）成本。作疸。微。玉函。作發。柯本。脈遲下。補腹滿二字。金匱。遲食間。有者字。微。作發。必小便難。作小便必難。

〔程〕脈遲爲寒。寒則不能宣行胃氣。故非不能飽。特難用飽耳。飢時氣尚流通。飽則填滯。以故上焦不行。而有微煩頭眩證。下脘不通。而有小便難證。小便難中。包有腹滿證在內。欲作穀疸者。中焦升降失職。則水穀之氣不行。鬱積而成黃也。曰穀疸者。明非邪熱也。下之。兼前後部言。茵陳蒿湯。五苓散之類也。曰腹滿如故。則小便仍難。而疸不得除。可知。再出脈遲。欲人從脈上悟出胃中冷來。熱畜成黃之腹滿。下之可去。此則穀氣不得宣洩。屬胃氣虛寒使然。下之益虛其虛矣。故腹滿如故。（印）案金匱。穀疸有二證。此則虛寒而冷顯者也。（錢）謂之欲作。蓋將作未作之時也。陰陽應象論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又云。濁氣在上。則生脹。若不溫中散寒。徒下無益也。

案汪氏云。補亡論。常器之云。宜猪苓湯。五苓散。愚以上二方。未成穀疸時。加減出入。可隨證選用。郭白雲云。已發黃者。茵陳蒿湯。此爲不可易之劑。張氏云。脈遲胃虛。下之無益。則發汗利小便之法。用之無益。惟當用和法。如甘草乾薑湯。先溫其中。然後少與調胃。微和胃氣。是也。以上二說。似未妥帖。當致。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玉函。千金翼。作陽明病久久。

而堅者。陽明當多汗。而反無汗云云。

〔成〕胃爲津液之本。氣虛津液少。病則反無汗。胃候身之肌肉。其身如蟲行皮中者。知胃氣久虛也。〔程〕陽明病。陽氣充盛之候也。故法多汗。今反無汗。胃陽不足。其人不能食可知。蓋汗生于穀精。陽氣所宣發也。胃陽既虛。不能透出肌表。故拂鬱皮中。如蟲行狀。虛字指胃言。療有寒。久字指未病時言。〔柯〕此又當益津液和營衛。使陰陽自和。而汗出也。

案汪氏云。常器之云。可桂枝加黃耆湯。郭白雲云。桂枝麻黃各半湯。愚以還當用葛根湯主之。金鑑云。宜葛根湯小劑。微汗和其肌表。自可愈也。魏氏云。補虛清熱。人參白虎湯之類。並似與經旨相畔矣。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原注〕一云。冬陽明。○玉函。作各陽明病。千金翼。作冬陽明病。

〔成〕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而小便利者。陽明傷寒。而寒氣內攻也。至二三日。嘔欬而支厥者。寒邪發於外也。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是寒邪但攻裏。而不外發。其頭亦不痛也。

案此條難解。錄數說于左。方氏云。此亦寒勝。故小便利。嘔。手足厥。喻氏云。得之寒因。而邪熱深也。然小便利。則邪熱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苦頭痛也。程氏云。胃中獨治之寒。厥逆上攻。故頭痛者。標。欬嘔手足厥者。本。張璐注與喻同。云。仍宜小青龍主之。汪氏云。此陽明經傷寒。熱氣上攻。必苦頭痛。當用葛根湯。類要用小建中湯。常氏用小柴胡湯。並非也。錢氏云。其所以無汗者。寒在陽明之經。而小便不利者。裏無熱邪也。柯氏云。此胃陽不敷布于四肢。故厥。不上升于額顙。故痛。緣邪中于膺。結在胸中。致嘔欬而傷陽也。當用瓜蒂散吐之。嘔欬止。厥痛自除矣。兩者字。作時看更醒。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效。其人咽必痛。若不效者。咽不痛。【原注】

冬陽明。○玉函。作各陽明病。千金翼。作冬陽明病。

〔錢〕但頭眩者。熱在上也。不惡寒。即陽明篇首。所謂不惡寒反惡熱之義也。能食。陽明中風也。咳者。熱在上焦。而肺氣受傷也。中風之陽邪。壅於上焦。故咽門必痛也。若不咳者。上焦之邪熱不甚。故咽亦不痛。此條純是熱邪。當與前條之不咳不嘔。手足不厥。頭不痛一條。兩相對待。示人以風寒之辨也。〔程〕夫咽痛。惟少陰有之。今此以效傷致痛。若不效則咽不痛。况更有頭眩不惡寒。以證之。不難辨其爲陽明之鬱熱也。

案此條證。常器之張璐並云。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常氏又云。咽痛者。桔梗湯。柯氏云。此邪結胸中。而胃家未實也。當從小柴胡加減法。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成〕陽明病無汗。而小便不利者。熱蘊於內。而不得越。心中懊憹者。熱氣鬱蒸。欲發於外而爲黃也。〔志〕陽明之氣。不行於表裏上下。則內逆於心中。而爲懊憹。陽熱之氣留中。入胃之飲不布。則濕熱鬱積。而身必發黃。〔柯〕口不渴。腹不滿。非茵陳湯所宜。與梔子蘗皮湯。黃自解矣。

案金鑑云。心中懊憹。濕熱鬱於裏也。宜麻黃連軀赤小豆湯。若經行吐下後。或小便利。而心中懊憹者。熱鬱也。便數者。宜調胃承氣湯。便數者。宜梔子豉湯。視之柯注。却似於經旨不切矣。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而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成本。無而字。玉函同。

〔喻〕陽明病。濕停熱鬱。而煩渴有加。勢必發黃。然汗出。熱從外越。則黃可免。小便多。熱從下洩。則黃可免。若額

攻之其熱邪愈陷。清液愈傷。而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周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柯〕非梔子蘗皮湯。何以挽津液于涸竭之餘耶。

案常氏云。可與茵陳蒿湯。汪氏云。五苓散。去桂枝加葛根。白朮當改用蒼朮。金鑑云。若小便利。則從燥化。必煩渴。宜白虎湯。小便不利。則從濕化。必發黃。茵陳蒿湯。並於經旨未妥。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玉函。千金翼。作其熱必潮。

〔錢〕邪在太陽。以浮緊爲寒。浮緩爲風。在陽明。則緊爲在裏。浮爲在表。脈浮而緊者。言浮而且緊也。謂邪雖在經。大半已入于裏也。邪入於裏。必發潮熱。其發作有時者。陽明氣旺于申酉。故日晡時潮熱也。潮熱則已成可下之證矣。若但脈浮者。風邪全未入裏。其在經之邪未解。必盜汗出。猶未可下也。陽明本多汗多眠。故有盜汗。然不必陽明始有盜汗。如太陽上篇。脈浮而動數。因自汗出之中風。即有盜汗。蓋由目瞑則衛氣內入。皮膚不固。則盜汗出矣。此示人當以脈證辨認表裏。未可因潮熱而輕用下法也。〔錫〕睡中汗出。如盜賊乘人之不覺而竊去也。

案補亡論。與柴胡桂枝湯。汪氏及金鑑云。桂枝加葛根湯。補亡論爲是。

案程氏云。脈浮而緊者。緣裏伏陰寒。繫陽於外故也。陰盛陽不敢爭。僅乘旺時而一爭。故潮熱發作有時也。但浮者。胃陽虛。而中氣失守也。睡則陰氣盛。陽益不能入。而盜汗出也。夫潮熱汗出。皆陽明裏實證。而今屬之虛寒。則於其脈辨之。更可互參及能食不能食之內法也。此亦一說。故表而出。又集注。金氏曰。無病之人。則日有潮而不覺。病則隨潮外現矣。此說太奇。故附于此。

金鑑曰：自汗是陽明證。盜汗是少陽證。盜汗當是自汗。文義始屬。○案此說太緩。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漢。千金。作咽。

〔喻〕口中乾燥與渴異。漱水不欲嚥。知不渴也。陽明氣血俱多。以漱水不欲嚥。知邪入血分。陽明之脈起於鼻。故知血得熱而妄行。必齟鼻而出也。

魏氏云。漱水非渴也。口中黏也。

周氏云。使此時以葛根湯汗之。不亦可以奪汗而無血乎。此必衄者。仲景正欲人之早爲治。不致衄後更間成流與否也。汪氏云。常器之曰。可黃芩芍藥地黃湯。一云。當作黃芩芍藥甘草湯。愚以此二湯。乃衄後之藥。於未衄時。還宜用葛根湯加減主之。柯氏云。宜桃仁承氣。犀角地黃輩。○案本條下一必字。宜衄前防衄。犀角地黃之類。蓋爲的對矣。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此必大便硬。成本。作此大便必硬。津液。玉函。作精液。汪氏云。當重二字。作還當。其義乃順。非也。○案據柯注。數。如字。

〔柯〕胃者。津液之本也。汗與溲。皆本于津液。本自出汗。本小便利。其人胃家之津液本多。仲景揭出亡津液句。爲世之不惜津液者告也。病差。指身熱汗出言。煩即惡熱之謂。煩而微。知惡熱將自罷。以尙不了。故大便硬耳。數少。即再行之謂。大便硬。小便少。皆因胃亡津液所致。不是陽盛于裏也。因胃中乾燥。則飲入于胃。不能上輸。

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小便反少。而遊溢之氣。尙能輸精於脾。津液相成。還歸于胃。胃氣因和。則大便自出。更無用導法矣。以此見津液素盛者。雖亡津液。而津液終自還。正以見胃家實者。每躊躇顧慮。示人以勿妄下與妄汗也。歷舉治法。脈遲不可攻。心下滿不可攻。嘔多不可攻。小便自利。與小便數少。不可攻。總見胃家實。不是可攻證。〔方〕蓋水穀入胃。其清者爲津液。粗者成渣滓。津液之滲而外出者。則爲汗。澀而下行者。爲小便。故汗與小便出多。皆能令人亡津液。所以渣滓之爲大便秘者。乾燥結靱而難出也。然二便者。水穀分行之道路。此通則彼塞。此塞則彼通。小便出少。則津液還停胃中。胃中津液足。則大便輒滑。此其所以必出可知也。〔汪〕病家如欲用藥。宜少與麻仁丸。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沈〕嘔多則氣已上逆。邪氣偏侵上脘。或帶少陽。故雖有陽明證。慎不可攻也。〔方〕雖字當讀味。〔柯〕嘔多是水氣在上焦。雖有胃實證。只宜小柴胡以通液。攻之恐有利遂不止之禍。要知陽明病。津液未亡者。慎不可攻。蓋腹滿嘔吐。是太陰陽明相關證。胃實胃虛。是陽明太陰分別處。胃家實。雖變證百出。不失爲生陽。下利不止。參附不能挽回。便是死陰矣。

常氏云。宜小柴胡湯。汪氏云。兼有陽明證。宜用葛根加半夏湯。案汪以葛根爲陽明藥。不可從。

喻氏云。嘔多。諸病不可攻下。不特傷寒也。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玉函。千金。作愈利。

〔成〕陽明病腹滿者。爲邪氣入府。可下之。心下鞭滿。則邪氣尙淺。未全入府。不可便下之。得利止者。爲邪氣去。

正氣安。正氣安則愈。若因下利不止者。爲正氣脫而死。〔魏〕言陽明病。則發熱汗出之證具。若胃實者。鞭滿在中焦。今陽明病。而見心下鞭滿。非胃實可知矣。雖陽明亦可以痞輪也。主治者。仍當察其虛實寒熱。於瀉心諸方中求治法。〔汪〕結胸證。心下鞭滿而痛。此爲胃中實。故可下。此證不痛。當是虛鞭虛滿。故云不可攻也。常器之云。未攻者。可與生薑瀉心湯。利不止者。四逆湯。愚以須理中湯救之。

程氏云。心下鞭滿者。邪聚陽明之膈。膈實者。腹必虛。氣從虛閉。亦見陽明假實證。攻之是爲重虛。錫駒云。心下鞭滿者。胃中水穀空虛。胃無所仰。虛氣上逆。反鞭滿也。故太陽篇曰。此非結熱。但以胃中空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案以上二說。以心下鞭滿。爲虛滿假證。此證世多有之。然今攷經文。唯云心下鞭滿。並不拈出虛候。故難信據焉。

陽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者。小便不利也。

玉函。成本。色赤。作赤色。黃下。無者字。

玉函。必上。更有攻之二字。案無者字。爲是。

〔成〕合。通也。陽明病。面色通赤者。熱在經也。不可下之。下之虛其胃氣。耗其津液。經中之熱。乘虛入胃。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柯〕面色正赤者。陽氣拂鬱在表。當以汗解。而反下之。熱不得越。故復發熱。而赤轉爲黃也。總因津液枯涸。不能通調水道而然。須梔子蘗皮。滋化源而致津液。非滲洩之劑所宜矣。

汪氏云。郭白雲曰。既不可攻。但茵陳蒿湯。調五苓散服之。太謬之極。此與二陽併病。面色緣緣正赤相同。可小發汗。宜桂枝加葛根湯。以微汗之。

案張璐云。下虛之人。纔感外邪。則挾虛火。而面色通紅。總由真陽素虛。無根之火。隨表藥之性上升。云云。世

素有此證。然與本條之義。不相干焉。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玉函。千金翼。作不吐下而煩。脈經同。无調胃二字。

〔柯〕言陽明病。則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矣。若吐下後而煩。爲虛邪。宜梔子豉湯。〔汪〕不吐不下者。熱邪上不得越。下不得泄。鬱胃府之中。其氣必上熏於膈。則心煩。悶而熱也。〔錢〕但心煩。不若潮熱便硬之胃實。所以不必攻下。而可與調胃承氣湯也。〔張〕可與者。欲人臨病裁酌。不可竟行攻擊也。〔舒〕案心煩一證。陰陽互關。宜加細察。而後用藥。調胃承氣。不可輕試。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原注〕一法。與桂枝湯。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

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至大泄下。

攻裏間。玉函。脈經。有其字。濇然下。成本。有而字。汗多間。

玉函。有出字。外未解也下。千金。外書。有桂枝湯主之五字。不惡寒。脈經。千金作不大便。勿令下。成本。無至字。外書。至。作致。

〔魏〕汗出。太陽所有。而不惡寒。則太陽所無也。身疼體痛。太陽所有。而身重。則太陽所無也。兼以短氣腹滿。喘而潮熱。純見裏證。而不見表證。知此外之太陽病。欲解而非解也。乃轉屬陽明。而陽明之胃實將成也。故驗於此八者。乃可攻裏無疑矣。但攻裏又非一途。更必於汗於熱辨之。如手足濇然。而汗出者。胃熱盛而逼汗於四末。津液知其內亡矣。大便必已乾硬。胃實之成。確乎不易。大承氣湯。蕩積通幽。何容緩乎。若汗雖多。而發熱反微。且帶惡寒。仍存於表可知矣。再歸之於熱。汗出雖多。熱却不潮。則陽明之病未盡全。仍當從太陽表治可也。

或病人患腹大滿不通者。則胃家已有悶塞之徵。小承氣調和胃氣下而非下。勿令大泄下。以傷正氣也。〔張〕仲景既言腹邊尚未可攻。而此證首言腹邊。復言可攻者。何也。夫所謂腹邊。尚未可攻者。以腹中熱尚未甚。燥結未定。故尚未宜攻下。攻之必脹滿不食。而變結胸痞滿等證。須俟腹實結定。後方可攻之。此條雖云腹邊而按之必實。且其證一一盡顯胃實。故當攻下無疑。若以腹邊妨礙一切下證。則大陷胸之下證最急者。亦將因循縮手待斃乎。〔程〕身重者。經脈有所阻也。表裏邪盛。皆能令經脈阻。邪氣在表而喘者。滿或在胸。而不在腹。此則腹滿而喘。知外欲解。可攻裏也。

案程氏以腹邊爲尚未可攻之邊脈。柯氏錢氏。爲中寒無陽之邊脈。並與經旨左矣。

錢氏云。熱邪歸胃。邪氣依附于宿食粕滓。而鬱蒸煎迫。致胃中之津液枯竭。故發潮熱。而大便秘也。若不以大承氣湯下之。必至熱邪敗胃。譫語狂亂。循衣摸牀等變而至不救。

錫駒云。四肢皆稟氣于胃。手足汗出者。陽明胃氣盛也。

舒氏云。吾家有時宗者。三月病熱。予與仲遠同往視之。身壯熱而譫語。胎刺滿口。穢氣逼人。少腹硬滿。大便閉。小便短。脈實大而遲。仲遠謂熱結在裏。其人發狂。小腹硬滿。胃實而兼畜血也。法以救胃爲急。但此人年已六旬。證兼畜血。下藥中宜重加生地黃。一以保護元陰。一以破瘀行血。予然其言。主大承氣湯。稍黃各用八錢。加生地一兩。搗如泥。先炒數十沸。乃納諸藥同煎。連進五劑。得大下數次。人事貼然。少進米飲。一二口輒不食。呼之不應。欲言不言。但見舌胎乾燥異常。口內噴熱如火。則知裏燥尚未盡滅。復用犀角地黃湯加大黃。三劑又下膠滯二次。色如敗醬。臭惡無狀。于是口臭乃除。裏燥仍盛。三四日無小便。忽自取夜壺。小便

一回。予令其子取出視之。半壺鮮血。觀者駭然。經言血自下。下者愈。亦生地之功也。復診之。脈轉浮矣。此按邪有向表之機。合以柴胡湯。迎其機而導之。但此時表裏俱還熱極。陰津所存無幾。柴胡亦非所宜。惟宜白虎湯。加生地黃。芩以救裏。倍用石膏之質重氣輕。專達肌表。而兼解外也。如是二劑。得微汗。而脈靜身涼。舌胎退。而人事清矣。再用清燥養榮湯。二十劑而全愈。

大承氣湯方

厚朴半斤炙

枳實五枚

芒消三合

大黃四兩酒洗〇外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更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成本。無上。无更字。微火。作火。非也。

〔鑑〕諸積熱結於裏。而成滿痞燥實者。均以大承氣湯下之也。滿者。腹脹滿急。腹脹。故用厚朴。以消氣壅。痞者。心下痞塞硬堅。故用枳實。以破氣結。燥者。腸中燥屎乾結。故用芒消。潤燥軟堅。實者。腹痛大便不通。故用大黃。攻積瀉熱。然必審四證之輕重。四藥之多少。適其宜。始可與也。若邪重劑輕。則邪氣不服。邪輕劑重。則正氣轉傷。不可不慎也。〔柯〕諸病皆因於氣。穢物之不去。由氣之不順也。故攻積之劑。必用氣分之藥。故以承氣名湯。煎法更有妙義。大承氣用水一斗。煮朴枳取五升。去滓。內大黃。再煮取二升。內芒消。何哉。蓋生者氣銳而先行。熟者氣純而和緩。仲景欲使芒消先化燥屎。大黃繼通地道。而後枳朴除其痞滿。若小承氣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黃。而煎法不同。此可見仲景微和之意也。〔知〕調胃承氣。大黃用酒浸。大承氣。大黃用酒洗。皆爲芒硝之鹹寒。而以酒制之。若小承氣。不用芒硝。則亦不事酒浸洗矣。

明理論曰。承順也。傷寒邪氣入胃者。謂之入府。府之爲言。聚也。胃爲水穀之海。營衛之源。水穀會聚於胃。變化而爲營衛。邪氣入於胃也。胃中氣鬱滯。糟粕秘結。壅而爲實。是正氣不得舒順也。本草曰。通可去滯。洩可去邪。塞而不利。閉而不通。以湯藥滌。使塞者利而閉者通。正氣得以舒順。是以承氣名之。

總病論。凡脈沉細數。爲熱在裏。又兼腹滿咽乾。或口燥舌乾而渴者。或六七日不大便。小便自如。或目中瞳子不明。無外證者。或汗後脈沉實者。或下利三部脈皆平。心下堅者。或連發汗已。不惡寒者。或已經下。其脈浮沉按之有力者。宜大承氣湯。

醫壘元戎曰。大承氣湯。治大實大滿。滿則胸腹脹滿。狀若合瓦。大實。則不大便也。痞滿燥實。四證俱備。則用之。雜病則進退用之。○案王叔和傷寒例云。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好古之說。蓋原于此。

內臺方議曰。仲景所用大承氣者。二十五證。雖曰各異。然即下泄之法也。其法雖多。不出大滿大熱大實。其脈沉實滑者之所當用也。

傷寒隱要曰。大抵下藥。必切脈沉實。或沉滑沉疾有力者。可下也。再以手按臍腹。硬者。或叫痛不可按者。則下之無疑也。凡下後不解者。再按臍腹。有無硬處。如有手不可按。下未盡也。復再下之。若下後腹中虛軟。脈無力者。此爲虛也。

外臺。崔氏承氣丸。療十餘日不大便者。

於本方。去厚朴。加杏仁二兩。蜜和丸如彈子。以生薑湯六合。研一丸服之。須臾即通。

衛生寶鑑。治發狂因觸冒寒邪。失於解利。因轉屬陽明證。胃實譫語。本方加黃連。

理傷續斷方。大成湯。一名大承氣湯。治傷損瘀血不散。腹肚膨脹。大小便不通。上攻心腹。悶亂至死者。急將此藥。通下瘀血。後方可服損藥。

於大承氣湯。加甘草陳皮紅花當歸蘇木木通。○損藥。乃本方小承氣湯。

醫經會解。加味承氣湯。治痢疾邪毒在裏。

於本方。加黃連木香皂角刺。

本草彙言。嘉祐方。治傷寒熱實結胸。鐵鑪磨水。入承氣湯。服之極驗。

醫學正傳。治一人。六月投網取魚。至深秋雨涼。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脈沉弦細實。重取如循刀責責然。夫腹痛脈沉弦細實。如循刀責責然。陰邪固結之象。便不當有汗。今大汗出。此必瘀血留結。營氣不能內守。而溢泄於外也。且弦脈亦肝血受傷之候。與大承氣加桂。二服微利痛減。連日於未申時。復堅硬不可近。與前藥加桃仁泥。下紫血升餘。痛止。脈雖稍減。而責責然猶在。又以前藥加川附子。下大便四五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

吳勉學彙纂單方。余治一少年。腹痛目不見人。陰莖縮入。喊聲徹天。醫方灸臍愈痛。欲得附子理中湯。余偶過其門。諸親友邀入。余曰。非陰症也。主人曰。晚於他處有失。已審侍兒矣。余曰。陰症聲低少。止呻吟耳。今高厲有力。非也。脈之伏而數且弦。肝爲甚。外腎爲筋之會。肝主筋。肝火盛也。肝脈遷陰莖。肝開竅於目。故目不明。用承氣湯。一服立止。知有結糞在下故也。凡痛須審寒熱虛實。諸症皆然。久腹痛。多有積。宜消之。

醫方集解曰。古人有治惡寒戰慄。用大承氣。下燥屎而愈者。此陽邪入裏。熱結於裏。表虛無陽。故惡寒戰慄。此陽盛格陰。乃熱病非寒證。誤投熱藥。則死矣。朱丹溪曰。初下利腹痛。不可用參朮。然氣虛胃虛者。可用。初得之。亦可用大承氣調胃承氣下之。看其氣病血病。然後加減用藥。嘗治葉先生患瀉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症。但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白。此必平昔過食傷胃。寧忍二三日辛苦。遂與參朮陳芍藥十餘帖。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二帖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寧免後患乎。此先補後下。例之變也。傷寒直格曰。活人書。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而緩下急下。皆開發而難難結。可通用者。大承氣湯。最爲妙也。故今加甘草。名曰三一承氣湯。通治三承氣湯。於效甚速。而無加害也。儒門事親曰。大承氣湯。劉河間加甘草。以爲三一承氣。以甘和其中。余嘗以大承氣。改作調中湯。加以薑棗煎。俗見薑棗。以爲補脾胃而害服。衛生寶鑑曰。若大承氣證。反用調胃承氣治之。則邪氣不散。小承氣湯證。反以大承氣湯下之。則過傷正氣。此仲景所以分而治之。後之學者。以此三藥合而爲一。且云通治三藥之證。及傷寒雜病。內外一切所傷。與仲景之方。甚相違背。失軒岐緩急之旨。使病人暗受其弊。將誰咎哉。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

朴

二兩炙去皮

枳

實

三枚大者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千金翼。作初服湯即止。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外臺。作若一服得利。勿服之。

〔錢〕小承氣者。即大承氣。而小其制也。大邪大熱之實于胃者。以大承氣湯下之。邪熱輕者。及無大熱。但胃中

津液乾燥而大便難者。以小承氣微利之。以和其胃氣。胃和則止。非大攻大下之訣劑也。以無大堅實。故於大承氣中。去芒硝。又以邪氣未大結滿。故減厚朴枳實也。創法立方。惟量其緩急輕重。而增損之。使無太過不及。適中病情耳。

案錢氏云。大黃四兩。既名之曰小。當是二兩。漢之二兩。即宋之五錢外。分二次服耳。此說無明證。唯外臺崔氏承氣湯。即本方。用厚朴大黃各三兩。枳實六片。龐氏用大黃二兩。而減厚朴一兩。枳實一枚。

吳有性瘟疫論曰。案三承氣湯。功用彷彿。熱邪傳裏。但上焦痞滿者。宜小承氣湯。中有堅結者。加芒硝。輕堅而潤燥。病久失下。雖無結糞。然多粘膩結臭惡物。得芒硝。則大黃有蕩滌之能。設無痞滿。惟存宿結。而有痰熱者。謂胃承氣宜之。三承氣。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不耐藥湯者。或嘔或下。當爲細末。蜜丸湯下。醫曩元戎。小承氣湯。治痞實而微滿。狀若飢人。食飽腹中無轉失氣。即大承氣。只去芒硝。心下痞大便或通。熱甚。宜此方。

金匱要略。治腹滿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即本方。用厚朴八兩。枳實五枚。

又治支飲胸滿。厚朴大黃湯。即本方。用厚朴一尺。大黃六兩。枳實四枚。

宜指方。枳殼剉散。治熱證腹滿。

於本方。加桔梗甘草烏梅薑棗。

保命集。順氣散。治中熱在胃而能食。小便赤黃微利。至不欲食爲效。不可多利。即本方。又三化湯。治中風邪氣作實。二便不通。

於本方加羌活。

按萃方。順氣散。消中者。熱在胃。而能飲食。小便赤黃。以此下之。不可多利。微微利。至不欲食而愈。即本方。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不可與之。成本。說可字。玉函。作勿與之。此有燥屎也。成本。無也字。轉失氣。玉函。並作轉失

氣。其後發熱。玉函。作其後發熱。周本。錢本。失。作矢。千金。下二轉矢氣。作轉氣。

〔成〕潮熱者。實得大便微鞭者。便可攻之。若不鞭者。則熱未成實。雖有潮熱。亦未可攻。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當先與小承氣湯。正服。全書。作汪校。作探。之。如有燥屎。小承氣湯。藥勢緩。不能宣泄。必轉氣下失。若不轉失氣。是胃中無燥屎。但腸間少鞭爾。止初頭鞭。後必溏。攻之則虛其胃氣。致腹脹滿不能食也。胃中乾燥。則欲飲水。水入胃中。虛寒相搏。氣逆則噦。其後却發熱者。則熱氣乘虛。還復聚於胃中。胃燥得熱。必大便復鞭。而少與小承氣湯。微利。與全書。作以。和之。故以重云不轉失氣。不可攻內。慎之至也。〔知〕上條曰。外欲解可攻裏。曰外未解未可與承氣。曰可與小承氣。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此條曰可與。曰不可與。曰乃可攻之。不可攻之。曰少與小承氣。曰以小承氣和之。慎不可攻。多少商量。慎重之意。故惟手足微汗出。大便燥鞭者。始生之以大承氣。若小承氣。猶是微和胃氣之法也。〔汪〕轉失氣。則知其人大便已鞭。腸胃中燥熱亢甚。故其氣不外宣。時雖而

下。不轉失氣。則腸胃中雖有熱。而滯孔未至於燥。此但初頭觀。後必結也。

黃仲理曰。作五段看之。

錢氏云。其後發熱句。當從不轉失氣句落下爲是。觀末句復云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則前後照應顯然矣。而注家謂攻後重復發熱。胃熱至此方熾。此必無之事。下筆詳慎。智慮周密者。當不應若是。魏氏曰。欲飲水者以下。細玩原文。明係另起一頭。而注家含混。故文難愈甚。○案虛變爲實。寒轉爲熱。豈是必無之事。發熱即言潮熱。玉函可證。成氏順文注釋。却覺允當。

舒氏云。案此條原文。止在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文意已畢。其下數句。平空插入。亦後人之誤。

案轉失氣。傷寒直格。謂動轉失泄之氣也。爲是。條辨曰。黃氏曰。矢。漢書作屎。古屎矢通。失傳寫誤。續醫說。醫學全書曰。是下焦泄氣。俗云去屁也。考之篇韻。屎矢通用。竊恐傳寫之誤。矢爲失耳。宜從轉失氣爲是。且文理頗順。若以失字。則於義爲難訓矣。舒氏云。案矢氣二字。從前書中。皆云失氣。此誤也。緣矢字誤寫出頭耳。蓋矢與屎同。矢氣者屁。乃矢之氣也。且失字之上。無轉字之理。轉乃轉運也。以其氣由轉運而出。若果失下。夫何轉之有。確爲矢字無疑。然致內經。有失氣語。歟而失氣。氣與歟俱失之類。是也。乃改作矢者。却鑿矣。張兼善曰。或問傷寒論中。所言轉失氣者。未審其氣何如。若非腹中雷鳴。轉失氣也。予曰。不然。凡泄瀉之人。不能滿氣。惟腹中雷鳴。滾動而已。然滾動者。水勢奔流。則聲響。泄氣者。失氣下趨。而爲鼓滿。空虛則聲響。充實則氣泄。故腹滾與泄氣。爲不同耳。其轉失氣。先硬後瀉者。而氣猶不能轉也。况大便不實者乎。

夫實則嘔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出上。玉函。有是字。外臺。以鄭聲者。重語也。爲細注。直視以下。或氏以障。分爲別條。只志隨。錫駒。爲一條。

〔錫〕此章。統論讖語有虛實之不同。生死之各異也。實則讖語者。陽明燥熱甚。而神昏氣亂。故不避親疎。妄言罵詈也。虛則鄭聲者。神氣虛而不能自主。故聲音不正。而語言重複。即素問所謂。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是也。直視者。精不灌目。目系急而不轉也。夫讖語當無死證。若喘滿者。脾肺不交。而氣脫于上。故死。下利者。脾液不收。而氣陷于下。亦死。鄭聲者。即讖語之聲。聆其聲有不正之聲。輕微重複之語。即是鄭聲。非讖語之中。別有一種鄭聲也。故止首提鄭聲。而後無鄭聲之證。〔張〕喘滿者。邪乘陽位而上爭。氣從上脫。故主死。下利者。邪聚陰位而下奪。氣從下脫。亦死也。設讖語內結。下傍流清水者。又不可誤認死證也。〔錢〕喘則膈中迫促。而氣不接。備則傳化不通。而胃氣絕。故死。

經治要訣曰。讖語者。顛倒錯亂。言出無倫。常對空獨語。如見鬼狀。鄭聲者。鄭重頻繁。語雖謬而詳詳重複。不自己。年老之人。遇事則碎語不休。以陽氣虛也。二者本不難辨。須以他證別之。大便秘小便赤。身熱煩渴。而妄言者。乃裏實之讖語也。小便如常。大便洞下。或發躁。或反發熱。而妄言者。乃陰隔陽之讖語也。此讖語鄭聲。虛實之所以不同也。

醫學綱目曰。讖語者。謂亂語無次第。數數更端也。鄭聲者。謂鄭重頻煩也。只將一句舊言。重疊頻言之。終日殷勤。不換他聲也。蓋神有餘。則能機變而亂語。數數更端。神不足則無機變。而只守一聲也。成無已謂鄭聲爲鄭重之聲。非是。

傷寒選錄曰。鄭聲。說過又說也。

舒氏云。李登夫曰。重字讀平聲。重語。當是絮絮叨叨。說了又說。細語呢喃。聲低息短。身重惡寒。與譫語之聲。雄氣粗。身輕惡熱者迥別。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玉函。重發汗下。無者字。有若已下。

復發其汗七字句。多下。無若字。

〔汪〕此係太陽病轉屬陽明譫語之證。本太陽經得病時。發汗多。轉屬陽明。重發其汗。汗多亡陽。汗本血之液。陽亡則陰亦虧。津血耗竭。胃中燥實而譫語。譫語者。脈當弦實。或洪滑。為自和。自和者。言脈與病不相背也。是病雖甚不死。若譫語脈短者。為邪熱盛正氣衰。乃陽證見陰脈也。以故主死。或以陽亡為脫陽。脫陽者見鬼。故譫語。擬欲以四逆湯。急回其陽。大誤之極。〔柯〕亡陽。即津液越出之互辭。

案方氏以此條為太陽經錯簡。喻氏辨其誤。是也。程氏錫駒。并以此條證為脫陽。亦非是。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

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原注〕一云。順衣。妄。惕。不安。

微喘直視。脈弦者生。瀕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

利。則止後服。成本。止上。脫則字。晡下所字。玉函。作時。摸床。玉函。作摸空。脈經。作妄。瀕。脈氏。亦作妄。注云。常見有此摸空候。故改之。惕而。玉函。脈經。作。惕。

傷。脈經。讀下。無者字。是。五六日下。無上字。

〔汪〕此條舉譫語之勢重者而言。傷寒若吐若下後。津液亡而邪未盡去。是為不解。邪熱內結。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此為可下之時。日晡所發潮熱者。府實燥甚。故當其王時。發潮熱也。不惡寒者。表證罷也。獨語者。

即讞語也。乃陽明府實。而妄見妄聞。病劇則不識人。劇者甚也。熱氣甚大。昏冒正氣。故不識人。循衣摸牀者。陽熱偏勝。而躁動於手也。惕而不安者。胃熱冲膈。心神爲之不寧也。又胃熱甚。而氣上逆則喘。今者喘雖微。而直視。直視則邪干藏矣。故其死生之際。須於脈候決之。後條辨云。以上見證。莫非陽亢陰絕。孤陽無依。而擾亂之象。弦澹皆陰脈。脈弦者爲陰未絕。猶帶長養。故可生。脈澹者爲陰絕。已成涸竭。以故云死。其熱邪微。而未至於劇者。但發潮熱讞語。宜以大承氣湯。下胃中實熱。腸中燥結。一服利止。後服者。蓋大承氣。雖能抑陽通陰。若利而再服。恐下多反亡其陰。必至危殆。可不禁之。〔錢〕傷寒法當先汗。此但曰若吐若下後不解。明是當汗不汗。而誤吐誤下。以致外邪內陷。而不解也。〔柯〕如見鬼狀。獨語。與鄭聲詰語不同。潮熱不惡寒。不大便是可下證。目直視不識人。循衣摸牀等症。是日晡發熱時事。不發熱自安。故勿竟斷爲死症。凡直視讞語。喘滿者死。此微喘而不滿也。

傷寒準繩。趙嗣真云。此段當分作三截看。自傷寒云云。止如見鬼狀。爲上一截。是將潮熱讞語。不惡寒不大便。對爲現證。下文又分作一截。以辨劇者微者之殊。微者但發熱讞語。但字爲義。以發熱讞語之外。別無他證。又云。弦者陽也。澹者陰也。陽病見陰脈者生。在仲景法中。弦澹者屬陰。不屬陽。得無疑乎。金鑑曰。今觀本文內。脈弦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若是弦字。弦爲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爲陽。始有生理。滑者通。澹者塞。凡物理皆以通爲生。塞爲死。玩後條脈滑而疾者。小承氣主之。脈微澹者。裏虛爲難治。益見其誤。○案辨脈。以弦爲陰脈。故金鑑依趙氏之言。有此說。然而弦與滑。字形音韻迥別。決無相誤之理。汪注原于成氏爲允當。不復容他議也。弦義詳予所著脈學輯要。

本事方曰。有人病傷寒。大便秘利。日晡發潮熱。手循衣縫。兩手撮空。直視喘急。更數醫矣。見之皆走。此誠惡候。得之者十中九死。仲景雖有證而無法。但云脈弦者生。牆者死。已經吐下。難以下藥。緩且救之。若大便秘通。而脈弦者。庶可治也。與小承氣湯一服。而大便秘。諸疾漸退。脈且微弦。半月愈。予嘗觀錢仲陽小兒直舛云。手尋衣領。及捻物者。肝熱也。此證在玉函。列於陽明部。蓋陽明者胃也。肝有熱邪。淫于胃經。故以承氣瀉之。且得弦脈。則肝平而胃不受克。此所謂有生之理。讀仲景論。不能博通諸醫書。以發明其隱奧。吾未之見也。

張氏直解曰。丁巳秋。予治一婦人。傷寒九日。發狂面白。譫語不識人。循衣摸牀。口目瞤動。肌肉抽搐。遍身手足盡冷。六脈皆脫。死證悉具。諸醫皆辭不治。予因審視良久。聞其聲重而且長。句句有力。乃曰。此陽明內實。熱鬱于內。故令脈道不通。非脫也。若真元敗絕而脈脫。必氣息奄奄。不久即死。安得有如許氣力。大呼疾聲。久而不絕乎。遂用大承氣湯。啓齒而下。夜間解黑糞滿牀。脈出身熱神清。舌燥而黑。更服小陷胸湯。二劑而愈。因思此症大類四逆。若誤投之立死。確黃固不可以誤投。參附又豈可以輕試也哉。

金鑑曰。循衣摸牀。危惡之候也。大抵此證。多生於汗吐下後。陽氣大虛。精神失守。經曰。四肢諸陽之本也。陽虛故四肢擾亂。失所倚也。以獨參湯救之。汗多者。以參耆湯。厥冷者。以參附湯治之。愈者不少。不可概謂陽極陰竭也。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秘。緩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者。更莫復服。成本。止下。無者字。

〔程〕陽明病法多汗。其人又屬汗家。則不必發其汗。而津液外出。自致胃燥便硬而譫語。證在虛實之間。故雖小承氣湯。亦只一服爲率。譫語止。更莫後服者。雖燥未全除。輒于實處防虛也。〔柯〕多汗。是胃燥之因。便硬是譫語之根。一服譫語止。大便雖未利。而胃濡可知矣。〔周〕經云。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者。今自汗亦如是耶。〔汪〕武陵陳氏亮云。大承氣證。必如前條不大便五六日。或至十餘日之久。漸漸搏實。而後用之。今則汗多燥。而譫語。其機甚速。此亡津液之故。而非漸漸搏實。雖堅而不大滿。故止當用小承氣主之。且津液不足。非大承氣所宜。服藥後譫語雖止。即未大便。亦莫盡劑。恐過傷元氣耳。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氣者。勿更與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轉氣。成本。並作轉失氣。玉函。作轉失氣。成本。服勿上者字。及又字。千金翼。譫語下。有妄言二字。

張經。千金翼。無小承氣湯之小字。

〔成〕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若脈沉實者。內實者也。則可下。若脈滑疾。爲裏熱未實。則未可下。先與小承氣湯和之。湯入腹中。得失氣者。中有燥屎。可更與小承氣湯一升以除之。若不轉失氣者。是無燥屎。不可更與小承氣湯。至明日邪氣傳時。脈得沈實緊牢之類。是裏實也。反得微澀者。裏氣大虛也。若大便利後。脈微澀者。止爲裏虛而猶可。此不會大便秘。脈反微澀。是正氣內衰。爲邪氣所勝。故云難治。〔魏〕增雖熱盛於裏之兆。而疾則熱未成實之徵。熱之初傳入府。脈又變沈大。而兼帶遲滯之象。遲乃疾之對。向之滑疾。今乃沈大而遲滯。斯見胃以成實矣。今脈見滑疾。是猶帶數。熱變而傳入。尚未堅凝結聚。小承氣湯主之。消熱調津。足以已病矣。〔柯〕虛甚

者與四逆湯陰得陽則解矣。

汪氏三案後條辨云。詰語潮熱。脈反微澀。爲裏氣大虛。并前此之脈滑疾。亦屬虛陽泛上之假象。其言似是而非。愚以譏語潮熱。脈滑疾者。乃陽證見陽脈。其人邪氣盛而正氣未衰也。故云可與承氣湯。脈反微澀者。是陽證見陰脈。其人邪氣盛。正氣衰。故云不可更與承氣湯也。不轉失氣。並不大便。非腸中空虛。而無物。乃胃家正氣既衰。雖得湯藥。內助其惡濁之物。仍然不能下泄。故云難治。後之人議用補虛回陽之法。是與仲景初時用承氣之意相反。補亡論。常器之云。可用黃耆人參建中湯。亦與論不合。大抵此條病。但云難治。其非不治之證明矣。如欲用藥。還宜補瀉兼施之劑。

案白虎證脈滑。方氏以降。多以宿食解之。蓋原于脈訣。不可從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不能食者。但嘔耳。宜大承氣湯下之。耳。成本。作余。反上。玉函。脈經。有而字。玉函。無宜字。脈經。無大承氣之大。宜大承氣湯主之七字。柯本。移在若能食

者上。張本同。周氏義同。金鑑以爲譫誤。非也。

〔張〕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詳仲景言。病人潮熱譫語。皆胃中熱盛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原不爲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硬。而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若以能食便硬。而用承氣。殊失仲景平昔顧慮津液之旨。〔汪〕補亡論。宜大承氣湯下之句。在若能食者之前。蓋能食既異。治法必不相同。仲景法。宜另以調胃承氣湯主之也。〔周〕案大承氣湯。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句者至於

不能食。爲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嘔。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

此事難知。曰。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難經云。胃上口爲贛門。胃下口爲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即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爲闌門。水滲泄入于膀胱。粗滓入于大腸。結廣腸。廣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火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也。言胃是連及大腸也。○案魏氏云。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阻塞於胃底腸間。此言得之。

徐靈胎云。案燥屎當在腸中。今云胃中。何也。蓋邪氣結成糟粕。未下則在胃中。欲下則在腸中。已續者即謂之燥屎。言胃則腸已該矣。

又云。不能食者。客熱不能消穀。能食。非真欲食。不過粥飲猶入口耳。不能食。則穀氣全不近腸胃。實極故也。案陽明病。讞語潮熱。燥結甚者。皆不能食。而今下一反字。爲可疑矣。注家消穀之說。乃是熱中消導證。邪熱不殺穀。傷寒家之常。何言之反。順文解釋。往往有如是者。又案程氏錢氏志聰錫駒。不論不能食與能食。並以大承氣湯爲主。非也。

陽明病。下血讞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寫之。

微然汗出則愈。

寓。成本。作滿。玉函。千金翼。刺上。有當字。則上。有者字。服經同。金匱要略。婦人雜病篇。有此條。刺上。有當字。則。作者。

〔汪〕案此條。當亦是婦人病。邪熱鬱於陽明之經。迫血從下而行。血下則經脈空虛。熱得乘虛而入其室。亦作讞語。後條辨云。血室。雖衝脈所屬。而心君實血室之主。室被熱擾。其主必昏故也。但頭汗出者。血下奪則無汗。

熱上擾則汗蒸也。刺期門以瀉經中之實。則邪熱得除。而津液回復。遂戰然汗出而解矣。或問此條病。仲景不言是婦人。所以尙論諸家直指爲男子。今子偏以婦人論之。何也。余答云。仲景於太陽篇中。一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再則曰。婦人中風云云。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三則曰。婦人傷寒云云。經水適來。此爲熱入血室。則是熱入血室。明係婦人之證。至此實不待言而可知矣。且也此條。言下血。當是經水及期。而交錯妄行。以故血室有虧。而邪熱得以乘之。故成熟入血室之證。考之靈樞海論云。衝脈爲十二經之海。注云。此即血海也。衝脈起於胞中。又考素問天真論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夫任也。衝也。其經脈皆行於腹。故其血必由前陰而下。斯血室有虧。邪熱方得而入。則是仲景云下血。乃經水交錯妄行。又不問而自明矣。

金鑑曰。血已止。其熱不去。蓄於陽明。不得外越而上蒸。故但頭汗出也。

錢氏云。肝爲藏血之藏。邪既入血。則熱邪實滿於經脈。故刺之以泄其實邪。然不以桃仁承氣及抵當等湯治之者。仲景原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蓋以此也。

案此條證。喻氏斷爲男子病。方氏三陽志聰錫駒柯氏周氏皆爲男女俱有之證。金鑑則與喻同。特汪氏以婦人論之。可謂超卓之見矣。然不知血室即是胞。殊可惜耳。程氏魏氏錢氏並無男女之說。疑是疑而不決歟。

汗出【原注】汗一作臥。讞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者。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原注】一云。大柴胡湯。○成本。下

通。下者。作下之。
愈上。有則字。

〔成〕胃中有燥屎。則讞語。以汗出爲表未罷。故云風也。燥屎在胃。則當下。以表未和。則未可下。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三〕陽明多汗。況有讞語。故又當下。但風家有汗。恐汗出則表未罷。故頭過經可下。若早燥屎雖除。表邪乘虛復陷。又將爲表虛裏實矣。下之則愈二句。又申明乃可下之一句耳。

錢氏云。若下早。則胃氣一虛。外邪內陷。必至熱盛神昏。語言必亂。蓋以表間之邪氣。皆陷入於裏。表空無邪。邪皆在裏。故謂之表虛裏實也。

汪氏云。補亡論。以末二句。移之過經乃可下之句下。誤矣。○案補亡論。移原文者。固誤矣。然而經旨必當如此耳。

又案魏氏以此條證。爲內經所謂胃風腸風。汪氏則爲風燥症。并非也。

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沈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讞語。

〔張〕傷寒四五日。正熱邪傳裏之時。况見脈沈喘滿。裏證已具。而反汗之。必致燥結讞語矣。蓋燥結讞語。頗似大承氣證。此以過汗傷津。而不致大實大滿腹痛。止宜小承氣。爲允當耳。〔舒〕脈沈而喘滿。則知爲陽明宿燥阻滯。濁氣上干而然也。故曰。沈爲在裏。明非表也。而反發其汗。則津越便難。而成實矣。至久則讞語者。自宜大承氣湯。此因奪液而成燥者。原非大熱入胃者比。故仲景不出方。尙有微甚之斟酌耳。〔方〕越出。謂枉道而出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原注）又作枯。一云向經。譫語遺尿。發汗則

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口下。服經。有中

面上。有而字。面垢二字。千金翼。作有語向經四字。則

譫語。玉函。作則發語甚。逆冷。作厥冷。千金翼同。

〔鑑〕三陽合病者。必太陽之頭痛發熱。陽明之惡熱不眠。少陽之耳聾寒熱等證。皆具也。太陽主背。陽明主腹。少陽主側。今一身盡爲三陽熱邪所困。故身重難以轉側也。胃之竅出於口。熱邪上攻。故口不仁也。陽明主面。熱邪蒸越。故面垢也。熱結於裏。則腹滿。熱盛於胃。故譫語也。熱迫膀胱。則遺尿。熱蒸肌腠。故自汗也。證雖屬於三陽。而熱皆聚胃中。故當從陽明熱證主治也。若從太陽之表發汗。則津液愈竭。而胃熱愈深。必更增譫語。若從陽明之裏下之。則陰益傷。而陽無依則散。故額汗肢冷也。要當審其未經汗下。而身熱自汗出者。始爲陽明的證。宜主以白虎湯。大清胃熱。急救津液。以存其陰可也。〔柯〕裏熱而非裏實。故當用白虎。而不當用承氣。若妄汗則津竭。而訥語誤下則亡陽。而額汗出。手足厥也。此自汗出。爲內熱甚者言耳。接遺尿句來。若自汗。而無大煩大渴證。無洪大浮滑脈。當從虛治。不得妄用白虎。若額上汗出。手足冷者。見煩渴訥語等證。與洪滑之脈。亦可用白虎湯。〔方〕口不仁。謂不正而飲食不利便。無口之知覺也。

錢云。靈樞曰。胃和則口能知五味矣。此所云口不仁。是亦陽明胃家之病也。

方云。生汗。生不流也。

案手足逆冷。成氏程氏魏氏汪氏宗印。皆爲熱厥。誤矣。周氏以此條。移于溫病熱病篇。亦非也。○又案玉函。則譫語下。有甚字。文意尤明矣。

三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漿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成〕本太陽病。併於陽明。名曰併病。太陽證罷。是無表證。但發潮熱。是熱併陽明。一身汗出。爲熱越。今手足熱。漿汗出。是熱聚於胃也。必大便難而譫語。經曰。手足熱。然而汗出者。必大便已鞭也。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實熱。〔柯〕太陽證罷。是全屬陽明矣。先揭二陽併病者。見未罷時便有可下之症。今太陽一罷。則種種皆下症。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讞語。若加溫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反惡熱。脈經。千金翼。作反偏惡熱。心下。千金翼。有中字。溫針。成本。作燒針。舌上胎。總病論。作若生舌上。玉函。千金翼。無加入參三字。〕

〔鑑〕此條表裏混淆。脈證錯雜。不但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也。若以脈浮而緊。誤發其汗。則奎液傷陰。或加燒針。必益助陽邪。故讞語煩躁。怵惕懊憹不眠也。或以證之腹滿惡熱。而誤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邪熱。擾動胸膈。心中懊憹。舌上生胎。是皆誤下之過。宜以梔子豉湯。一涌而可安也。若脈浮不緊。證無懊憹。惟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爲太陽表邪已衰。陽明燥熱正甚。宜白虎加入參湯。滋液以生津。若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是陽明飲熱並盛。宜猪苓湯。利水以滋乾。〔成〕舌上胎黃者。熱氣客於胃中。舌上胎白。知熱氣客於胸中。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柯〕連用五若字。見仲景設法繁病之詳。梔豉湯所不及者。白虎湯繼之。白虎湯不

及者。猪苓湯繼之。此陽明起手之三法。所以然者。總爲胃家惜津液。既不肯令胃燥。亦不肯令水漬入胃耳。〔程〕熱在上焦。故用梔子豉湯。熱在中焦。故用白虎加人參湯。熱在下焦。故用猪苓湯。〔汪〕陳亮斯云。案本文。汗下燒針。獨詳言誤下治法者。以陽明一篇。所重在下。故辨之獨深悉焉。

喻云。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四端。則皆陽明之見症。錢云。舌上胎。當是邪初入裏。胃邪未實。其色猶未至於黃黑焦紫。必是白中微黃耳。

案若脈浮之浮。其義未詳。魏氏錢氏錫駒並云。表邪未盡。果然。則與五苓散證何別。汪氏云。非風邪在表之脈浮。乃熱邪傷氣之脈浮也。此亦未見經中有其說。張氏乃以此條。編入溫熱病篇云。傷寒小便不利。以脈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脈沈者。屬血分。猪苓湯。而溫熱病之小便不利。脈浮者屬表證。猪苓湯。脈沈者。屬裏證。承氣湯。此說亦是臆造。經無明文。不可從也。特括人書。若傷寒引飲。下焦有熱。小便不通。脈浮者。五苓散。脈沈者。猪苓湯。王氏則云。此條浮字。誤也。若脈字下。脫一不字矣。成氏直以脈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脈沈言之。胥失之矣。若曰脈浮者五苓散。不浮者猪苓湯。則得仲景之意矣。蓋其作沈。作不浮。未知本經舊文。果然否。然推之於處方之理。極覺明確。故姑從其說焉。○汪昂云。改脈浮爲不浮。方書中。無此文法。

案喻氏云。四段。總頂首段。醫學綱目。引本條云。陽明病脈浮緊。咽燥口苦。腹滿發熱。汗出不惡寒。若下後。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正與喻意符矣。

汪氏云。白虎湯證。即或有不便利者。但病人汗出多。水氣得以外泄。今觀下條云。汗出多。不可與猪苓湯。乃知此證。其汗亦少。汗與瀉俱無。則所飲之水。安得不停。故用猪苓湯。上以潤燥渴。下以利濕熱也。又云。今

人病熱。大渴引飲。飲愈多則渴愈甚。所飲之水既多。一時小便豈能盡去。況人既病熱。則氣必偏勝。水自趨下。火自炎上。此即是水濕停而燥渴之徵。故猪苓湯潤燥渴而利濕熱也。

猪苓湯方

猪苓 去皮

滑石

石

碎各一兩〇外
裹。有錦囊二字。

茯苓

澤瀉

阿膠

膠

〇外裹。
有炙字。

澤瀉

瀉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一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

服。或本。內下。有下字。
烱消。玉函。作消盡。

〔鑑〕趙羽皇曰。仲景製猪苓湯。以行陽明少陰二經水熱。然其旨全在益陰。不專利水。蓋傷寒表虛。最忌亡陽。而裏虛又患亡陰。亡陰者。亡腎中之陰。與胃家之津液也。故陰虛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輕動。即小水亦忌下通。倘陰虛過於滲利。則津液反致竭。方中阿膠質膏。養陰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熱而利水。佐以二苓之滲瀉。既疏燭熱。而不留其壅滯。亦潤真陰。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傷陰之善劑也。故利水之法。於太陽用五苓。加桂者。溫之以行水也。於陽明少陰。用猪苓。加阿膠滑石者。潤之以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利水雖同。寒溫迥別。惟明者知之。

醫方考曰。四物皆滲利。則又有下多亡陰之懼。故用阿膠佐之。以存津液於決瀆爾。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成〕鍼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天熱衣厚則爲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爲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猪苓湯利小便也。案鍼經文。出五。柯。汗多而渴。當白虎湯。胃中燥。當承氣湯。具在言外。

案魏氏云。若見虛。則炙甘草之證。實則調胃承氣之證。炙甘草。蓋爲不對矣。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錢〕此與少陰厥陰。裏寒外熱。同義。若風脈浮而表熱。則浮脈必數。今表雖熱而脈遲。則知陰寒在裏。陰盛格陽于外。而表熱也。虛陽在外。故脈浮。陰寒在裏。故脈遲。所以利清穀。此爲裏寒假熱。故以四逆湯。祛除寒氣。恢復真陽也。若以爲表邪。而汗之。則殆矣。〔魏〕此雖有表證。且不治表而治裏。則雖有陽明假熱之證。寧容不治裏寒。而治假熱乎。是皆學者所宜明辨。而慎出之者也。

案此其實少陰病。而假現汗出惡熱等。陽明外證者。故特揭出斯篇。方氏云。此疑三陰篇錯簡。恐不然也。

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玉函。冷下。有其人二字。千金真。无若字。脈經。若上。有陽明病三字。冷下。有其人二字。是。

〔錫〕此論陽明中焦虛冷也。若者。承上文而言也。言不特下焦生陽不啓。而爲虛寒。即中焦火土衰微。而亦虛冷也。夫胃氣壯。則穀消而水化。若胃中虛冷。則穀不消。而不能食。夫既不能食。則水必不化。兩寒相得。是以發噦。〔汪〕武陵陳氏云。法當大溫。上節已用四逆。故不更言治法。愚案常器之云。宜溫中湯。然不若用茯苓四逆湯。即四逆湯中。加入參以補虛。茯苓以利水也。〔鑑〕宜理中湯。加丁香吳茱萸。溫而降之可也。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王肯堂校千金。鼻。作舌。

〔魏〕脈浮發熱。太陽病尚有存者。而口乾鼻燥能食。雖陽明裏證未全成。陽明內熱已太盛。熱盛則上逆。上逆則引血。血上則衄。此又氣足陽亢之故。熱邪亦隨之而洩。〔錫〕能食者則衄。言病不在胃。非因能食而致衄也。〔汪〕常器之云。可與黃芩湯。愚云。宜犀角地黃湯。

案舒氏云。熱病得衄則解。能食者。胃氣強。邪當自解。故曰能食者則衄。俗謂紅衣傷寒。不治之證。何其陋也。太陽發衄者。曰衄乃解。曰自衄者愈。以火劫致衄者。亦云邪從衄解。即以陰邪。激動營血者。尙有四逆湯可救。安見衄證。皆爲不可治乎。大抵俗醫見衄。概以寒涼。冰凝生變。釀成不治。故創此名色。以欺世而逃其責耳。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

梔子豉湯主之。

脈經。千金翼。俱上。有若字。

〔汪〕此亦陽明病誤下之變證。陽明誤下。邪熱雖應內陷。不比太陽病誤下之深。故其身外猶有餘熱。手足溫不結胸。手足溫者。徵其裏和而無大邪。不結胸者。徵其裏和而無大邪。表裏已無大邪。其邪但在胸膈之間。以故心中懊憹。饑不能食者。言懊憹之甚。則似飢非飢。嘈雜不能食也。但頭汗出者。成注云。熱自胸中。熏蒸於上。故但頭汗出。而身無汗也。〔志〕梔豉湯。解心中之虛熱。以下交則上下調和。而在外之熱。亦清矣。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者。與小柴胡湯。

成本。無與字。下。有主之二

字。玉函同。調上。有而字。千金翼同。

〔王〕陽明爲病。胃實是也。今便溏。而言陽明病者。謂陽明外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之病也。〔成〕陽明病

潮熱。爲胃實。大便鞭而小便數。今大便澀。小便自可。則胃熱未實。而水穀不別也。大便澀者。應氣降而胸脅滿去。今反不去者。邪氣猶在半表半裏之間。與小柴胡湯。以去表裏之邪。〔錢〕蓋陽明雖屬主病。而仲景已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故凡見少陽一證。便不可汗下。惟宜以小柴胡湯和解之也。

陽明病。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成本。解下。有也字。

〔成〕陽明病。腹滿不大便。舌上胎黃者。爲邪熱入府。可下。若脅下鞭滿。雖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爲邪未入府。在表裏之間。與小柴胡湯。以和解之。上焦得通。則嘔止。津液得下。則胃氣因和。汗出而解。〔錢〕不大便。爲陽明裏熱。然嘔則又少陽證也。若熱邪實於胃。則舌胎非黃即黑。或乾硬。或芒刺矣。舌上白胎。爲舌胎之初現。若夫邪初在表。舌尚無胎。既有白胎。邪雖未必全在於表。然猶未盡入於裏。故仍爲半表半裏之證。〔方〕津液下。大便行也。〔程〕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自是大柴胡湯證。其用小柴胡湯者。以舌上白胎。猶帶表寒故也。若胎不滑而澀。則所謂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之謂。熱已耗及津液。此湯不可主矣。〔錫〕不大便者。下焦不通。津液不得下也。嘔者。中焦不怡。胃氣不和也。舌上白胎者。上焦不通。火鬱于上也。可與小柴胡湯。調和三焦之氣。上焦得通。而白胎去。津液得下。而大便利。胃氣因和。而嘔止。三焦通暢。氣機旋轉。身濈然汗出而解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

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成本。玉函。目上。有面字。脈經注云。按之氣不通。一作按之不痛。正脈。腹滿。作腹滿。

〔方〕弦。少陽浮。太陽大。陽明脇下痛。少陽也。小便難。太陽之膀胱不利也。腹滿。鼻乾。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潮熱。陽明也。時時噦。三陽具見。而氣逆甚也。耳前後腫。陽明之脈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太陽之脈。其支者從巔至耳。少陽之脈。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也。然則三陽俱見證。而曰陽明者。以陽明居多。而任重也。〔錢〕久按之。氣不通者。言不按已自短氣。若久按之。則氣愈不通。蓋言其邪氣充斥也。嗜臥。陽明裏邪也。小便難者。邪熱閉塞。三焦氣化不行也。若小便利。則不能發黃矣。〔程〕此條證。以不得汗三字爲主。蓋風熱兩壅。陽氣重矣。拂鬱不得越。欲出不得出。欲入不得入。經絡被擾。無所不至。究竟無宣泄處。故見證如此。刺法。從經脈中泄其熱耳。其風邪被纏者。固未去也。故紆而緩之。乃酌量于柴胡麻黃二湯間。以通其久閉。總是要得汗耳。不尿。腹滿加噦。胃氣已竭。而三焦不復流通。邪永無出路矣。〔柯〕本條不言發熱。看中風二字。便藏表熱在內。外不解。即指表熱而言。即暗伏內已解句。病過十日。是內已解之互文也。當作外不解句上。無餘證句。接外不解句來。刺之。是刺足陽明。隨其實而瀉之。少差句。言內能俱減。但外證未解耳。非刺耳前後。其腫少差之謂也。脈弦浮者。向之浮大減小。而弦尚存。是陽明之證已罷。惟少陽之表邪尚存。故可用小柴胡以解外。若脈但浮而不弦大。則非陽明少陽脈。無餘證。則上文諸證悉罷。是無陽明少陽證。惟太陽之表邪未散。故可與麻黃湯以解外。若不尿。腹滿加噦。是接耳前後腫來。此是內不解。故小便難者。竟不尿。腹部滿者。竟不減。時時噦者。更加噦矣。非刺後所致。亦非用柴胡麻黃後變證也。〔志〕耳前後腫。即傷寒中風之發頭證。但發頭之證。有死有生。陰陽並逆者死。氣機旋轉者生。朱氏曰。此與太陽篇中。十日以去。胸滿胸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

與麻黃湯同一義也。案出第三十七條中篇。

金鑑云。此等陰陽錯雜。表裏混淆之證。但教人俟其病勢所向。乘機而施治也。故用刺法。待其小差。

案金鑑云。續浮之浮字。當是弦字。始與文義相屬。則可與小柴胡湯。若俱是浮字。則上之浮。既宜用小柴胡湯。下之浮。又如何用麻黃湯耶。此說近是。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輒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爲導。成本。及下。有經。猪上。无大字。

〔成〕津液內竭。腸胃乾燥。大便因硬。此非結熱。故不可攻。宜以藥外治。而導引之。〔鑑〕陽明病自汗出。或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大便硬。而無滿痛之苦。不可攻之。當待津液還胃。自欲大便。燥屎已至直腸。難出肛門之時。則用蜜煎。潤竅滋燥。導而利之。或土瓜根。宣氣通燥。或豬膽汁。清熱潤燥。皆可爲引導法。擇而用之可也。〔柯〕連用三自字。見胃實而無變證者。當任其自然。而不可妄治。更當探苦欲之情。于欲大便時。因其勢而利導之。不欲便者。宜靜以俟之矣。

案方氏云。雖上或下。當有大便二字。可謂拘矣。

汪氏云。或問。小便自利大便硬。何以不用麻仁丸。余答云。麻仁丸。治胃熱屎結於回腸以內。茲者。胃無熱證。屎已近肛門之上。直腸之中。故云因其勢而導之也。

蜜煎方。成本。作蜜煎導。

食

蜜七合○成本。玉函。千金翼。无食字。

右一味。於銅器內。微火煎。當須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輟。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疑非仲景意。已試甚良。○又大猪膽一枚。瀉汁。和少許法醋。以灌穀道內。如一食頃。當大便出宿食惡物。甚效。成本。玉函。於銅器內。作內銅器中。當須。作之稍。如。作似。無疑以下九字。和少許法醋。作和醋少許。穀道內。作穀道中。無宿以下六字。正脈。攪。作擾。玉函。欲可丸。作俟可丸。成本。大猪膽上。無又字。方本。挺下。有子字。王本。併手。作以手。抱字。作捺住二字。

〔汪〕內臺方。用蜜五合。煎凝時。加皂角末五錢。煎捻作挺。以猪膽汁或油。潤穀道內之。猪膽汁方。不用醋。以小竹管。插入臍口。留一頭。用油潤。內入穀道中。以手將臍捻之。其汁自入內。此法。用之甚便。土瓜根方缺。肘後方。治大便不通。土瓜根。探根搗汁。筒吹入肛門內。取通。此與上猪膽方同義。內臺方。用土瓜根。削如挺。內入穀道中。誤矣。蓋蜜挺。入穀道。能烺化而潤大便。土瓜根。不能烺化。如削挺用之。恐失仲景製方之義。

志聰本。蜜煎後。有或用土瓜根搗汁。竹管灌入穀道十三字。蓋據肘后補綴者。錢本。蜜煎。及猪膽汁法。與原文異。今錄左。蜜煎導法。白蜜七合。一味。入銅銚中。微火煎老。試其冷則硬。勿令焦。入猪牙皂角末少許。熱時手捻作挺。令頭銳。根凹。長寸半者三枚。待冷硬。蘸油少許。納穀道中。其次以銳頭頂凹。而入三枚。盡。以布著手指抵定。若即欲大便。勿輕去。俟先入者已化。大便急甚。有旁流者出。方去手。隨大便出。猪膽導法。極大猪膽一枚。用蘆管長三寸餘。通之。磨光一頭。以便插入穀道。用尖鋒刀。刺開臍口。以管插入臍中。用線紮定。管

口抹油。撚入穀道。插盡蘆管。外以布襯手。用力捻之。則膽汁盡入。方去之。少頃大便即出。

傷寒準繩曰。凡多汗傷津。或屢汗不解。或尺中脈遲弱。元氣素虛人。便欲下而不能出者。並宜導法。但須分津液枯者。用蜜導。邪熱盛者。用膽導。煙熱痰飲固結。薑汁麻油。浸枯薑根導。惟下傍流水者。導之無益。非諸承氣湯攻之不效。以實結在內。而不在下也。至於陰結便閉者。宜於蜜煎中。加薑汁生附子末。或削陳薑薑導之。凡此皆善於推廣仲景之法者也。

外臺秘要。崔氏。胃中有燥糞。令人錯語。正熱盛。令人錯語。宜服承氣湯。亦應外用生薑兌。讀作錢。下同。使必去

燥糞。薑兌法。削生薑。如小指長二寸。鹽塗之。內下部中立通。

三因方。蜜兌法。蜜三合。鹽少許。煎如錫。出冷水中。捏如指大長三寸許。納下部。立通。

得效方。蜜兌法。蜜三合。入豬膽汁兩枚在內。煎如飴。以井水出冷。候凝撚如指大。長三寸許。納下部。立通。活人書。單用蜜。一法。入皂角末。在人斟酌用。一法。入薄荷末。代皂角用。尤好。又或偶無蜜。只嚼薄荷。以津液調作挺用之。亦妙。

丹溪心法。凡諸秘。服藥不通。或兼他證。又或老弱虛極。不可用藥者。用蜜熬。入皂角末少許。作兌以導之。冷秘。生薑兌亦可。丹溪纂要。蜜導方。以紙撚爲骨。便。

醫學入門。白蜜半盞。於銅杓內。微火熬。令滴水不散。入皂角末二錢攪勻。捻成小棗大。長寸。兩頭銳。蘸香油。推入穀道中。大便即急而去。如不通。再易一條。外以布掩肛門。須忍住蜜。待糞至。方放開布。

吳儀洛方論。海藏法。用蜜煎鹽相合。或草烏頭末相合。亦可。薑鹽。能軟堅潤燥。草烏。能化寒消結。可隨證陰

陽所宜而用之。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玉函。千金翼。脈上。有其字。多下。

有而字。

〔注〕此條言陽明病。非胃家實之證。乃太陽病。初傳陽明。經中有風邪也。脈遲者。太陽中風緩脈之所變。傳至陽明。邪將入裏。故脈變遲。汗出多者。陽明熱而肌腠疎也。微惡寒者。太陽在表之風邪未盡解也。治宜桂枝湯。以解肌發汗。以其病從太陽經來。故仍從太陽經例治之。

金鑑曰。汗出多之下。當有發熱二字。若無此二字。脈遲汗出多微惡寒。乃是表陽虛。桂枝附子湯證也。豈有用桂枝湯發汗之理乎。必是傳寫之遺。○案揭以陽明病三字。其發熱可不須言而知也。金鑑之說。却非是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而字。玉函。千金翼。作其人必三字。無者字。

〔鑑〕是太陽之邪。未悉入陽明。猶在表也。當仍從太陽傷寒治之。發汗則愈。〔錢〕此條脈證治法。皆寒傷營也。若無陽明病三字。不幾列之太陽篇中。而仲景何故以陽明病冠之邪。蓋以太陽篇曰。惡寒體痛。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其次條又曰。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此條雖亦無汗而喘。然無惡風惡寒之證。即陽明所謂不惡寒。反惡熱之意。是以謂之陽明病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汗出上。玉函。有而字。

無汗出者之者字。成本同。身無汗之汗。千金翼。外臺。作有。劑。玉函。千金翼。作齊。玉函。成本。千金翼。無黃字。程本。劑。作。金鑑同。方本。引。作。喻程諸本。並同。

〔成〕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者。熱不得越也。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熱甚於胃。津液內竭也。胃爲土而色黃。胃爲熱蒸。則色奪於外。必發黃也。與茵陳湯。逐熱退黃。〔程〕無汗而小便利者。屬寒。無汗而小便不利者。屬濕熱。兩邪交鬱。不能宣泄。故壅而發黃。解熱除鬱。何黃之不散也。〔柯〕身無汗。小便不利。不得用白虎。痰熱發黃。內無津液。不得用五苓。故製茵陳湯。以佐梔子承氣之所不及也。

汪昂云。熱外越而表不鬱。濕下滲而裏不傳。今小便既不利。身又無汗。故鬱而爲黃。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大

黃

二兩 去皮

梔子

子

十四枚 擘○千金作四十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一斗二升。千金。

〔函〕成本。作一斗。六升下。肘後。千金。外臺。有去滓二字。分下。金匱。及玉函。成本。有溫字。什。千金。並黃。作。一宿二字。千金作當一字。千金翼。無腹減二字。

〔錢〕茵陳。性雖微寒。而能治濕熱黃疸。及傷寒濕熱。通身發黃。小便不利。梔子苦寒。瀉三焦火。除胃熱時疾黃病。通小便。解消渴。心煩懊惱。鬱熱結氣。更入血分。大黃苦寒下泄。逐邪熱通腸胃。三者皆能蠲濕熱。去鬱滯。故爲陽明發黃之首劑云。

金匱要略。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千金方注。范汪療穀疸。小品方。用石膏一斤。

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尿雖便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當湯下之。喜忘。外臺。作善忘。成本。黑下。無者字。玉函。下。作主。

〔錢〕喜忘者。語言動靜。隨過隨忘也。言所以喜忘者。以平日本有積久之瘀血在裏故也。前太陽證中。因鬱熱之表邪不解。故隨經之瘀熱。內結膀胱。所以有如狂發狂之證。此無瘀熱。故但喜忘耳。素問調經論云。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者是也。〔錫〕喜忘。猶善忘也。〔程〕血畜於下。則心竅易塞。而識智昏。故應酬問答。必失常也。病屬陽明。故屎鞭。血與糞併。故易而黑。

傷寒準繩曰。案邪熱燥結。色未嘗不黑。但瘀血則瘡。而黑黏如漆。燥結則鞭。而黑晦如煤。此爲明辨也。又海藏云。初便褐色者重。再鞭深褐色者愈重。三便黑色者爲尤重。色變者。以其火爆也。如衄血在日色中。須臾變褐色。久則漸變而爲黑色。卽此意也。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瘡。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玉函。脈經。千金翼。腹上。有其人二字。初頭鞭後必瘡。作頭堅後瘡。

〔成〕下後心中懊憹。而煩者。虛煩也。當與梔子豉湯。若胃中有燥屎者。非虛煩也。可與大承氣湯下之。其腹微滿。初鞭後瘡。是無燥屎。此熱不在胃。而在上也。故不可攻。〔鑑〕陽明病。下之後。心中懊憹而煩者。若腹大滿。不大便。小便數。知胃中未盡之燥屎復鞭也。乃可攻之。〔程〕末句。乃申可攻句。以決治法。〔柯〕腹微滿。猶是梔子厚朴湯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錢〕不大便五六日。而繞臍痛者。燥屎在腸胃也。煩躁。實熱鬱悶之所致也。發作有時者。日晡潮熱之類也。陽明胃實之裏證悉備。是以知其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程〕繞臍痛。則知腸胃乾屎無去路。故燥澀在一處而作痛。〔志〕不言大承氣湯者。省文也。上文云。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此接上文而言。此有燥屎。則亦宜大承氣湯明矣。〔汪〕仲景用大承氣湯。證必辨其有燥屎。則是前言潮熱譫語。手足汗出。轉失氣。其法可謂備矣。此條復云繞臍痛。可見證候多端。醫者所當通變而診治之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

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玉函。又。作復。上一宜字。並作當字。與。作宜。

〔鑑〕病人謂病太陽經中風傷寒之人也。〔錢〕言病人煩熱。至汗出而後解者。又或如瘧狀。必至日晡時發熱者。即潮熱也。如此則邪氣已屬陽明矣。然表裏之分。當以脈辨之。若按其脈而實大有力者。為邪在陽明之裏。而胃實。宜攻下之。若脈浮虛者。即浮緩之義。為風邪猶在太陽之表而未解。宜汗解之。謂之浮虛者。言浮脈按之本空。非虛弱之虛也。若虛弱則不宜于發汗矣。宜詳審之。脈實者下之。以其胃熱。故宜與大承氣湯。浮虛者汗之。以其風邪未解。故宜與桂枝湯。〔印〕此章與太陽併病章。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太

中篇五十六條 大意相同。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程〕煩不解。指大下後之證。腹滿痛。指六七日不大便後之證。從前宿食。經大下而棲泊於迴腸曲折之處。胃

中尙有此。故煩不解。久則宿食結成燥屎。擋住去路。新食之濁穢。總蓄於腹。故滿痛。下後亡津液。亦能令不大便。然煩有解時。腹滿不痛可驗。〔錫〕此證着眼。全在大七日上。以六七日不大便。則六七日内所食之物。又爲宿食。所以用得大承氣。然今人本虛弱。大下後得此者。亦什不得一耳。

舒氏云。此證雖經大下。而宿燥隱匿未去。是以大便復閉。熱邪復集。則煩不解。而腹爲滿爲痛也。所言有宿食者。卽胃家實之互辭。乃正陽陽明之根因也。若其人本有宿食。下後隱匿不去者。固有此證。且三陰寒證。胃中隱匿宿燥。溫散之後。而傳實者。乃爲轉屬陽明也。予內弟以采者。患腹痛作泄。逾月不愈。姜附藥服過無數。其人稟素盛善啖肉。因自恃強壯。病中不節飲食。而釀胃實之變。則大便轉閉。自汗出。昏憤不省人事。譫語狂亂。心腹脹滿。舌胎焦黃。乾燥開裂。反通身冰冷。脈微如絲。寸脈更微。殊爲可疑。予細察之。見其聲音烈烈。揚手擲足。渴欲飲冷。而且夜不寐。參諸腹滿舌胎等證。則胃實確無疑矣。于是更察其通身冰冷者。厥熱亢極。隔陰于外也。脈微者。結熱阻截中焦。營氣不達于四末也。正所謂陽極似陰之候。宜急下之。作大承氣湯一劑投之。無效。再投一劑。又無效。服至四劑。竟無效矣。予因忖道。此證原從三陰而來。想有陰邪未盡。觀其寸脈。其事著矣。竟于大承氣湯中。加附子三錢。以破其陰。使各行其用。而共成其功。服一劑。得大下。寸脈即出。狂反大發。予知其陰已去矣。附子可以不用。乃單投承氣一劑。病勢略殺。復連進四劑。其前計十劑矣。硝黃各服過半斤。諸證以漸而愈。可見三陰寒證。因有宿食。轉屬陽明。而反結燥者。有如是之可畏也。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原注〕一作患。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錢〕凡小便不利。皆由三焦不運。氣化不行所致。惟此條小便不利。則又不然。因腸胃壅塞。大氣不行。熱邪內瘀。津液枯燥。故清道皆涸也。乍難。大便燥結也。乍易。旁流時出也。時有微熱。潮熱之餘也。喘者。中滿而氣急也。胃者。熱邪不得下泄。氣蒸而鬱胃也。胃邪實滿。喘胃不寧。故不得臥。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也。若驗其舌胎黃黑。按之痛。而脈實大者。有燥屎在內故也。宜大承氣湯。〔程〕易者。新屎得潤而流利。難者。燥屎不動而阻留。〔王〕此證不宜妄動。必以手按之。大便有鞭塊。喘胃不能臥。方可下之。何也。乍難乍易故也。

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玉函。成本。嘔。下。有者字。

〔程〕食穀欲嘔者。納不能納之象。屬胃氣虛寒。不能消穀使下行也。曰屬陽明者。別其少陽喜嘔之藥半表。太陽乾嘔不嘔食之屬表者不同。溫中降逆爲主。〔汪〕得湯反劇者。成注云。以治上焦法治之。而無其方。準繩云。葛根半夏湯。誤矣。尙論篇云。仍屬太陽熱邪。而非胃寒。條辨云。上焦以膈言。戒下之意。此又泥於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皆大謬之極。竊思先賢用藥。豈如今醫之魯莽。誤以胃家虛寒。爲實熱證。但虛寒在膈。以上不與胃腑之中脘同一治。上條證。治以吳茱萸湯。寒熱虛實。原無誤也。其有得湯反劇者。補亡論。常器之云。宜橘皮湯。注云。類要方。用橘皮二兩。甘草一兩。生薑四兩。人參三兩。水煎服。斯言庶得之矣。

魏氏云。何以得湯反劇耶。不知者。以爲胃熱而非胃寒矣。仲師示之曰。此固有熱也。而熱不在胃脘之中焦。乃在胸膈之上焦。惟其中焦有寒。所以上焦有熱。吳茱萸人參之辛溫。本宜於中焦之寒者。先乖於上焦之熱。此吳茱萸之所以宜用而未全宜耳。主治者。見茲上熱下寒之證。則固有黃連炒吳茱萸。生薑易乾薑一法。似爲溫中而不僭上。一得之愚。不知當否。喻謂得湯轉劇。屬太陽。謬矣。程謂仍與吳茱萸。亦膠柱之見也。

熱因寒用。以豬膽爲引。如用於理中湯之法。或亦有當乎。○案柯氏云。服湯反劇者。以痰飲在上焦爲患。嘔盡自愈。非謂不宜服也。錢氏云。得湯反劇者。邪猶在胸。當以梔子豉湯涌之。庶幾近似。二氏並失經旨矣。

吳茱萸湯方

人

參

三兩。○肘後方。作一兩。

生

薑

六兩切。

吳茱萸

一升。洗。○肘後。作半斤。外臺。洗。作炒。

大

棗

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金匱。七升。作五升。二升。作三升。外臺。亦作五升。

〔汪〕嘔爲氣逆。氣逆者必散之。吳茱萸辛苦。味重下泄。治嘔爲最。兼以生薑。又治嘔聖藥。非若四逆中之乾薑。守而不走也。武陵陳氏云。其所以致嘔之故。因胃中虛生寒。使溫而不補。嘔終不愈。故用人參補中。合大棗。以爲和脾之劑焉。

錢氏云。吳茱萸一升。當是一合。即今之二勺半。人參三兩。當是一兩。即宋之二錢七分。生薑六兩。當是二兩。即宋之五錢餘。大棗當是四五枚。水七升。亦當是三升。觀小承氣湯。止用水四升。調胃承氣。只用水三升。此方以辛熱補劑。而用之于表裏疑似之間。豈反過之。大約出之後人之手。非仲景本來升合分兩。學者當因時酌用。○案此說未知然否。姑舉于此。

金匱要略。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肘後方。治人食畢噦醋。及醋心。即本方。

醫方集解曰。服湯反劇者。宜葛根加半夏湯。小柴胡湯。梔子豉湯。黃芩湯。又云。吳茱萸。爲厥陰本藥。故又治

肝氣上逆。嘔涎頭痛。本方加附子。名吳茱萸加附子湯。治寒疝腹痛。牽引臍丸。尺脈沈遲。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艱。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玉函。關下。有小字。如其以下十三字。作若不下其人復不惡寒而渴十二字。

〔成〕太陽病。脈陽浮陰弱。爲邪在表。今寸緩關浮尺弱。邪氣漸傳裏。則發熱汗出。復惡寒者。表未解也。傳經之邪入裏。裏不和者。必嘔。此不嘔。但心下痞者。醫下之早。邪氣留於心下也。如其不下者。必漸不惡寒而渴。太陽之邪。轉屬陽明也。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小便數。大便鞭者。當與小承氣湯和之。此不因吐下發汗後。小便數。大便鞭。若是無滿實。雖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候津液還入胃中。小便數少。大便必自出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以潤胃氣。但審邪氣所在。以法攻之。如渴不止。與五苓散是也。〔吳〕寸緩。風傷衛也。關浮。邪猶在經。未入府也。尺弱。其人陰精素虧也。

王三陽云。此處五苓散難用。不然。經文渴字上。當有缺文也。金鑑云。但以法救之五字。當是若小便不利。方與上文小便數。下文渴者之義相合。此條病勢不急。救之之文。殊覺無謂。必有遺誤。汪氏云。渴欲飲水。至救之十三字。當在小便數者之前。不惡寒而渴者。者字可刪。吳儀洛刪渴欲以下十九字。注云。舊本多衍文。今刪之。○案此條難解。以上四家。各有所見。未知何是。姑存而舉于此。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原注〕一作如。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

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者，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難也。

成本。太過下。無者字。陽虛實以下。

爲別條。方本。周本。錢本。汪本。魏本。並同。

〔鑑〕脈陽微，謂脈浮無力而微也。陽脈實，謂脈浮有力而盛也。凡中風傷寒，脈陽微則熱微，微熱蒸表作汗。若汗出少者，爲自和欲解。汗出多者，爲太過不解也。陽脈實則熱盛，因熱盛而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則陽極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難，而成內實之證矣。〔汪〕陽明病，陽脈不微而實者，按之搏指而有力也。〔魏〕經文陽絕之義，似是阻絕。蓋謂陽盛阻陰也。非斷絕之絕。內經言絕多如此。〔程〕陽絕於裏者，燥從中起，陽氣閉絕於內，而不下通也。下條其陽則絕，同此。

汪氏云：總於後條用麻仁丸以主之，補亡論，議用小柴胡湯。又柴胡桂枝湯以通津液，如大便益堅，議用承氣等湯，大誤之極。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二爲字下。玉百有則字。

〔錢〕浮爲陽邪盛，芤爲陰血虛。陽邪盛則胃氣生熱，陰血虛則津液內竭，故其陽則絕。絕者，非斷絕敗絕之絕，言陽邪獨治，陰氣虛竭，陰陽不相爲用，故陰陽阻絕而不相流通也。即生氣通天論所謂陰陽離決，精氣乃絕之義也。注家俱謂陽絕乃無陽之互詞，恐失之矣。〔沈〕此辨陽明津竭之脈也。若見此脈，當養津液，不可便攻也。

跌陽脈浮而瀼，浮則胃氣強，瀼則小便數。浮瀼相搏，大便則硬，其脾爲約，麻子仁丸主之。

成本。無子字。仁。作人。何本。無此條。及麻仁丸方。

〔成〕跌陽者，脾胃之脈，診浮爲陽，知胃氣強，雖爲陰，知脾爲約，約者，儉約之約，又約束之約，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於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致小便數大便難，與脾約丸通腸潤燥。〔汪〕跌陽者，胃脈也，在足趺上五寸骨間，去陷谷三寸，即足陽明經衝陽二穴，按之其脈應手而起，按成注以胃強脾弱爲脾約作解，推其意以胃中之邪熱盛爲陽強，故見脈浮，脾家之津液少爲陰弱，故見脈澀。〔程〕脾約者，脾陰外溢，無液以滋，脾家先自乾稿了，何能以餘陰蔭及腸胃，所以胃火盛而腸枯，大便堅而糞粒小也。麻仁丸寬腸潤燥，以軟其堅，欲使脾陰從內轉耳。

案喻氏謂成氏脾弱之說云：脾弱即當補矣，何爲麻仁丸中反用大黃枳實厚朴乎？汪氏則暗爲成注解紛，大是又案胃強脾弱，究竟是中焦陽盛而陰弱之義，不必拘拘脾與胃也。

傷寒選錄曰：愚案跌陽脈一名會元，又名衝陽，在足背上去陷谷三寸，脈動處是也。此陽明胃脈之用由出，夫胃者水谷之海，五臟六府之長也，若胃氣以億水穀不進，穀神以去，藏府無所稟受，其脈不動而死也，故診跌陽脈以察胃氣之有無，仲景又謂跌陽脈不惟傷寒，雖雜病危急亦當診此以察其吉凶。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

芍

藥

枳

實

牛斤各二兩，各八兩。

大黃

厚

朴

杏

仁

各一兩，各八兩。

右六味，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六味下。成

有爲末煉三字。和。作爲。成本。無悟字。
證類本草。飲服十丸。作以藥水飲下十丸。

〔徐〕即小承氣。加芍藥二仁也。〔方〕麻子杏仁。能潤乾燥之堅。枳實厚朴。能導固結之滯。芍藥斂液以輔潤。大黃推陳以致新。脾雖爲約。此之疏矣。

吳儀洛方論曰。此治素懷脾約之人。復感外邪。預防燥結之法。方中用麻杏二仁。以潤腸燥。芍藥以養陰血。枳實大黃。以泄實熱。厚朴以破滯氣也。然必因客邪加熱者。用之爲合轍。後世以此。藥治老人津枯血燥之悶結。但取一時之通利。不顧愈傷其真氣。得不逮其咎耶。

案明理論。即名脾約丸。

張氏續論曰。云圖者。如理中陷胸抵當。皆大彈圓。裏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和麻仁烏梅。皆用小丸。取連下焦也。蓋丸圓後世互用。今據張說考論中。其言不誣。然論中丸字。千金外臺。多作圓。不知其義如何。姑而存疑。

案本草序例。厚朴一尺無致。醫心方。引小品方云。厚朴一尺。及數寸者。厚三分。廣一寸半爲准。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外臺。作發其汗。病不解。玉函。

作蒸蒸熱。脈經。
無調胃二字。

〔程〕何以發汗不解。屬胃。蓋以胃燥素盛。故他表證雖罷。而汗與熱不解也。第徵其熱。如炊籠蒸蒸而盛。則知其汗必連綿濺濺而來。此即大便已鞭之徵。故曰屬胃也。熱雖聚於胃。而未見潮熱譫語等證。主以調胃承氣湯者。於下法內。從乎中治。以其爲日未深故也。表熱未除。而裏熱已待。病勢久蘊于前矣。只從發汗後。一交

替耳。凡本篇中云太陽病。云傷寒。而無陽明病字者。皆同此病機也。要之脈已不浮而大。可必。〔錢〕蒸蒸發熱。猶釜甑之蒸物。熱氣蒸騰。從內達外。氣蒸濕潤之狀。非若翕翕發熱之在皮膚也。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程〕吐法爲陽邪而設。吐後無虛煩等證。必吐其所當吐者。只因胃家素實。吐亡津液。燥氣不能下達。遂成土鬱。是以腹脹。其實無大穢濁之在腸也。調胃承氣湯。一奪其鬱可耳。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

愈。成本。玉函。无後字。

〔錢〕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不解。入裏微煩者。乃梔子豉湯證也。今小便數。大便因硬。是津液下奪也。當與小承氣湯和之。以其結熱未甚。入裏未深也。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受食。〔原注〕一云。不大便。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尿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受。成本。玉函。作能。千金翼。不受。

〔汪〕得病二三日。不言傷寒與中風者。乃風寒之邪皆有。不須分辨之病也。脈弱者。謂無浮緊等在表之脈也。無太陽柴胡證。謂無惡寒發熱。或往來寒熱在表。及半表半裏之證也。煩躁心下硬者。全是陽明府熱邪實。經云。腸實則胃虛。故能食。能食者。其人不痞不滿。結在腸間。而胃火自盛。止須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因其

人煩躁必不大便。令其小安也。至六日。仍煩躁不安。而不大便者。前用小承氣湯。可加至一升。使得大便而止。此言小承氣湯。不可多用之意。若不大便。句承上文煩躁心下鞕而言。至六七日不大便。爲可下之時。但小便少。乃小水不利。此係胃中之水穀不分清。故不能食。非譴語潮熱有燥屎之不能食也。故云雖不能食。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而攻之。并鞕者。必化而爲瀉矣。須待小便利。屎定成鞕。乃可用大承氣湯攻之。此言大承氣亦不可驟用之意。〔方〕太陽不言藥。以有桂枝麻黃之不同也。柴胡不言證。以專少陽也。凡似此爲文者。皆互發也。以無大小。故知諸證屬陽明。以脈弱。故宜微和。至六日已下。歷敘可攻不可攻之節度。〔喻〕此段之雖能食。雖不能食。全與辨風寒無涉。另有一義。凡雖能食者。不可以爲胃強而輕下也。雖不能食者。不可以爲胃中有燥屎而輕下也。前條云。譴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與此互發。

案脈弱。非微弱虛弱之弱。蓋謂不浮盛實大也。錢氏云。虛寒之候。柯氏云。無陽之徵。並誤矣。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錢〕六七日。邪氣在裏之時也。外既無發熱惡寒之表證。內又無譴語腹滿等裏邪。且非不大便。而曰大便難。又非發大熱。而身僅微熱。勢非甚重也。然目中不了了。是邪熱伏於裏。而耗竭其津液也。經云。五臟六府之精。皆上注於目。熱邪內燥。津液枯燥。則精神不得上注於目。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也。〔汪〕不了了者。病人之目視物不明了也。睛不和者。乃醫者視病人之睛光。或昏暗。或散亂。是爲不和。〔鑑〕目中不了了。而睛和者。陰證也。睛不和者。陽證也。此結熱神昏之漸。危惡之候。急以大承氣湯下之。瀉陽救陰。以全未竭之水可也。睛不和。

者謂睛不活動也。〔方〕了了。猶瞭瞭也。

活人指掌曰。目中不了了。了了。謂明了也。或謂之病差。案汪氏云。無表裏證。裏字。當是傳寫錯誤。宜從刪。此說大誤。

傷寒選錄。刪裏字云。無表裏證。則無病。何以用承氣湯下之。裏實者病可見矣。○案此說却非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原注〕一云。大柴胡湯。○成本。脫病字。張本。汗下。補出字。

〔錢〕潮熱自汗。陽明胃實之本證也。此曰汗多。非復陽明自汗可比矣。裏熱熾盛之極。津液泄盡。故當急下。然必以脈症參之。若邪氣在經。而發熱汗多。胃邪未實。舌胎未乾厚而黃黑者。未可下也。〔程〕發熱而復汗多。陽氣大蒸於外。虛陰液暴亡于中。雖無內實之兼證。宜急下之。以大承氣湯矣。此等之下。皆爲救陰而設。不在奪實。奪實之下。可緩。救陰之下。不可緩。不急下。防成五實。經曰。五實者死。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成〕發汗不解。邪熱傳入府。而成腹滿痛者。傳之迅也。是須急下之。〔程〕發汗不解。津液已經外奪。腹滿痛者。胃熱遂爾迅攻。邪陽盛實而瀰漫。不急下之。熱毒熏蒸。糜爛連及腸胃矣。陰虛不任陽填也。

柯氏云。表雖不解。邪甚于裏。急當救裏。裏和而表自解矣。○案太陽中篇。八十九條云。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柯氏蓋據此條爲解。然而考經文。不解。邪氣不解也。非謂表不解也。故其說難憑。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成〕腹滿不減。邪氣實也。經曰。大滿大實。自可除下之。大承氣湯。下其滿實。若腹滿時減。非內實也。則不可下。

金匱要略曰。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是減不足言也。（喻）減不足言四字。形容腹滿如輪。見滿至十分。即減去一二分。不足殺其勢也。（錢）然有下之而脈症不爲少減者。死症也。

舒氏云。案以上二條。俱未言其病之來由。又未明其所以當急之理。令人不無餘憾。

案玉函經。此下有一條。云。傷寒腹滿。按之不痛者爲虛。痛者爲實。當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宜大承氣湯。金匱要略亦載此條。恐此經遺脫之。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爲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成）本。類上。無爲字。負也之也。玉函。作若。脈經。當下之以下。作脈

大柴胡承氣湯證。同本。刪此條。

（成）陽明土。少陽木。二經合病。氣不相和。則必下利。少陽脈不勝。陽明不負。是不相尅。爲順也。若少陽脈勝。陽明脈負者。是鬼賊相尅。爲正氣失也。脈經曰。脈滑者。爲病食也。又曰。滑數則胃氣實。下利者。脈當微厥冷。脈滑數。知胃有宿食。與大承氣湯。以下之。（程）見滑數之脈。爲不負。爲順。見弦直之脈。爲負。爲失。

案金匱要略曰。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乃知脈滑以下。正是別條。與陽明少陽合病不相干。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喜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便膿血也。（玉函）。連脈。作脈。協。作挾。若脈以下。原本爲別條。今依玉函。千金。合而爲一條。喻本。難本。周本。柯本。程本。並同玉函。

〔鑑〕病人無表裏證。是無太陽表。陽明裏證也。但發熱而無惡寒。七八日雖脈浮數。不可汗也。若屎鞕。可下之。假令已下。脈不浮。而數不解。是表熱去。裏熱未去也。至六七日。又不大便。若不能消穀善飢。是胃實熱也。以大承氣湯下之。今既能消穀善飢。是胃和合熱。非胃邪合熱。故屎雖鞕。色必黑。乃有瘀血熱結之不大便也。宜用抵當湯下之。若脈數不解。不大便。而下利不止。必有久瘀。協熱腐化。而便膿血也。則不宜用抵當湯下之矣。

〔周〕傷寒一書。凡太陽表證未盡者。仲景戒不可攻。今發熱七八日。太陽表證也。脈浮數。太陽表證也。此仲景自言者也。七八日中。未嘗更衣。陽明府證也。此仲景言外者也。何云病人無表裏證。乃至自爲矛盾耶。必始先發熱。至七八日。則熱勢已殺。且熱不潮。七八日雖不更衣。未嘗實滿。則裏不爲急。故曰無表裏證。然脈尚浮數。仲景以爲可下者。正以浮雖在外。而數且屬府。不一兩解。恐內外之邪。相持而不去也。爾時以大柴胡湯下。不可乎。〔柯〕七八日下。當有不大便句。故脈雖浮數。有可下之理。熱利不止。必太陽瘀血。宜黃連阿膠湯。〔汪〕成注云。可下之。與大承氣湯。以爲清滌陽明裏熱也。尙論編云。可下之。如大柴胡湯之類。誤矣。便膿血者。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白頭翁湯。

程氏云。今之醫者。不論病人表罷不罷。裏全未全。但見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以爲可下之。不知發熱脈浮。邪渾在表。豈可計日妄下。故一下而變證各出。○案依程說。下則爲誤治。然觀文脈殊不爾。第此條亦是不明。數姑舉數說俟後致。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原注〕一作溫。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玉函。寒濕下。有相搏二字。以爲下。有非惡熱而四字。也於間。有當字。

〔汪〕傷寒發汗已。熱氣外越。何由發黃。今者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其人在裏。素有寒濕。在表又中寒邪。發汗已。在表之寒邪雖去。在裏之寒濕未除。故云不解也。且汗爲陽液。乃中焦陽氣所化。汗後中氣愈虛。寒濕愈滯。脾胃受寒濕所傷。而色見於外。此與濕熱發黃不同。故云不可下。或問云。濕挾熱則鬱蒸。故發黃。今挾寒。何以發黃。余答云。寒濕發黃。譬之秋冬陰雨。草木不應黃者亦黃。此冷黃也。王海藏云。陰黃。其體身冷。汗出脈沈。身如蠶黃。色黯。終不如陽黃之明如橘子色。治法。小便利者。尤附湯。小便利。大便秘快者。五苓散。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玉函。腹上。有少字。干。

金方。身上。有內黃字。結五字。微下。有脹字。

〔錢〕此言陽明發黃之色狀。與陰黃如烟薰之不同也。傷寒至七八日。邪氣入裏已深。身黃如橘子色者。濕熱之邪在胃。獨傷陽分。故發陽黃也。小便不利。則水濕內蓄。邪食壅滯。而腹微滿也。以濕熱實於胃。故以茵陳蒿湯主之。

傷寒身黃發熱。梔子蘗皮湯主之。熱下。成本。有者字。

〔成〕傷寒身黃。胃有痰熱。須當下去之。此以發熱爲熱未實。與梔子蘗皮湯解之。〔汪〕武林陳氏曰。發熱身黃者。乃黃蘗中之發熱。而非麻黃桂枝證之發熱也。熱既鬱而爲黃。雖表而非純乎表證。但當清其鬱以退其黃。則發熱自愈。〔鑑〕傷寒身黃發熱者。設有無汗之表。宜用麻黃連軀赤小豆。汗之可也。若有成實之裏。宜用茵陳蒿湯下之亦可也。今外無可汗之表證。內無可下之裏證。故惟宜以梔子蘗皮湯清之也。

梔子蘗皮湯方

肥梔子

十五箇。○成本。無肥字。玉函同。作十四枚。

甘草

一兩。黃藥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一升半。千金。作二升。

〔錢〕梔子苦寒。瀉三焦火。除胃熱。特疾黃病。通小便。治心煩懊憹。鬱熱結氣。癰皮苦寒。治五藏腸胃中結熱黃疸。故用之以瀉熱邪。又恐苦寒傷胃。故以甘草和胃保脾。而爲調劑之妙也。

素金鑑云。此方之甘草。當是茵陳蒿。必傳寫之誤也。此說太謬。不可從焉。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之。必下。成本。有發字。千金。並買。軀。作軀。

〔錢〕瘀。留蓄壅滯也。言傷寒鬱熱。與胃中之濕氣。互結濕蒸。如渾渾中之淤泥。水土黏滯而不分也。經云。濕熱相交。民多病瘡。蓋以濕熱膠固。壅積於胃。故曰瘀熱在裏。身必發黃也。麻黃連軀赤小豆湯。治表利小便。解鬱熱。故以此主之。〔瀾〕此證雖曰在裏。必因邪氣在表之時。有失解散。今雖發黃。猶宜兼汗解以治之。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方

麻黃

二兩。去節。

連軀

二兩。連軀根是。○千金。並買。軀。作軀。程同。

杏仁

四十箇。去皮尖。

赤小豆

一升。

大棗

十二枚。

生薑

二兩。切。

甘草

二兩。各。○成本。作一兩。

生梓白皮

一升。切。

右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半日服盡。右字。成本。作已上二字。再沸。玉函。作一二沸。成。本。脫去半二字。潦。千金。作勞。蓋此湯字之訛。

〔錢〕麻黃湯。麻黃桂枝杏仁甘草也。皆開鬼門而泄汗。汗泄則肌肉腠理之鬱熱濕邪皆去。減桂枝而不用者。

恐助發熱也。赤小豆除濕散熱。下水腫而利小便。梓白皮。性苦寒。能散溫熱之邪。其治黃。無所致據。連翹根。陶弘景云。方藥不用。人無識者。王好古云。能下熱氣。故仲景治傷寒發熱用之。李時珍云。療水乃雨水所積。韓退之詩云。潢潦無根源。朝灌夕已除。蓋謂其無根而易涸。故成氏謂其味薄。不助濕氣而利熱也。〔方〕韋本。韋作翹。翹本為尾。以草子拆開。其間片片相比。如翹得名。韋本使者。小車乘馬者。無義。疑誤。已上四條。疑太陽中篇錯簡。當移。

傷寒類方曰。連翹。即連翹根。氣味相近。今人不採。即以連翹代可也。

案內臺方議曰。療水。又曰甘澗水。誤也。醫學正傳曰。療水。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去處。新上科曰。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土氣內存。乃與時珍有少異。當致。

辨少陽病脈證并治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成本。無爲字。

〔成〕足少陽膽經也。內經曰。有病口苦者。名曰膽痺。甲乙經曰。膽者。中精之府。五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眦。少陽受邪。故口苦咽乾目眩。〔鑑〕口苦者。熱蒸膽氣上溢也。咽乾者。熱耗其津液也。目眩者。熱薰眼發黑也。此據中風傷寒。邪傳少陽之總綱。凡篇中稱少陽中風傷寒者。即具此證之謂也。〔柯〕太陽主表。頭項強痛爲提綱。陽明主裏。胃家實爲提綱。少陽居半表半裏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爲提綱。蓋口咽目三者。不可謂之表。又不可謂之裏。是表之入裏。裏之出表處。所謂半表半裏也。苦乾眩者。人所不知。惟病人獨知。診家所以不可無問法。〔程〕少陽在六經中。與開闔之樞機。出則陽。入則陰。凡客邪侵入其界。裏氣輒

從而中起。故云半表半裏之邪。半表者。指經中所到之風寒而言。所云往來寒熱。胸脇苦滿等。是也。半裏者。指膽府而言。所云口苦咽乾目眩。是也。表爲寒。裏爲熱。寒熱互拒。所以有和解一法。觀其首條所揭口苦咽乾目眩之證。終篇總不一露。要知終篇無一條不具此條之證也。有此條之證。而兼一二表證。小柴胡湯方可用。無此條之證。而只據往來寒熱等。及或有之證。用及小柴胡。府熱未具。而裏氣預被寒侵。是爲開門揖盜矣。余目擊世人之以小柴胡湯殺人者不少。非其認證不真。蓋亦得半而止耳。入裏不解。則成胃熱。傷陰。入陰漸深。則爲厥逆亡陽。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鑑〕少陽。即首條口苦咽乾目眩之謂也。中風。謂此少陽病。是從中風之邪傳來也。少陽之脈。起目銳眥。從耳後。入耳中。其支者。會缺盆。下胸中。循脇。表邪傳其經。故耳聾目赤。胸中滿而煩也。然此少陽半表半裏之胸滿而煩。非太陽證具之邪陷。胸滿而煩者。比。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則虛其中。神志虛怯。則悸而驚也。〔汪〕補亡論。龐安時云。可小柴胡湯。吐下悸而驚者。郭白雲云。當服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煩而悸。〔原注〕一云。煩○煩上。成本。玉函。有則字。

〔鑑〕脈弦細。少陽之脈也。上條不言脈。此言脈者。補言之也。頭痛發熱無汗。傷寒之證也。又兼見口苦咽乾目眩。少陽之證。故曰屬少陽也。蓋少陽之病。已屬半裏。故不可發汗。若發汗。則益傷其津。而助其熱。必發譫語。既發譫語。則是轉屬胃矣。若其人津液素充。胃能自和。則或可愈。否則津乾熱結。胃不能和。不但譫語。且更煩而悸矣。〔王〕凡頭痛發熱。俱爲在表。惟此頭痛發熱。爲少陽者。何也。以其脈弦細。故知邪入少陽之界也。〔錢〕以

小承氣和胃。令大便微瀉。胃和則愈也。胃不和者。以陽氣虛損之胃。邪熱陷入而胃虛邪實。所以煩悶而築築然悸動。此少陽誤汗之變證也。可不慎哉。

案不可發汗。蓋此屬柴胡桂枝湯證。程氏云。煩而悸。當是小建中湯。汪氏云。和胃之藥。成注云。與調胃承氣湯。愚以須用大柴胡湯。未知的當否。

傷寒選錄曰。少陽小柴胡加薑桂。陽明調胃承氣湯。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脹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沈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湯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若已吐下以下。原本。別爲二條。今據玉函。及千金翼。全爲一條。論本。張本。柯本。錢本。魏本。並以兩條。合爲一條。玉函。千金翼。

無本字。其下。有欬字。誤。無譫語二字。
〔鑑〕脈沈緊。當是脈沈弦。若是沈緊。是寒實。在胸。當吐之診也。惟脈沈弦。始與上文之義相屬。故可與小柴胡湯。〔沈〕太陽不解。而傳少陽。當與小柴胡和解。乃爲定法。反以吐下發汗溫鍼。以犯少陽之戒。而邪熱陷入陽明。故發譫語。已爲壞證。要知譫語。乃陽明受病。即當知犯陽明之逆而治之。若無譫語。而見他經壞證。須憑證憑脈。另以活法治之也。〔程〕此條云。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桂枝壞病條亦云。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只此一觀字。一知字。已是仲景見病知源地位。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眠。睡。玉函。千金翼。作寐一字。吳本。與陽明篇第四十一條三陽合病。與

滿身重云云。白虎湯條。合爲一條。

〔錢〕關上者，指關脈而言也。仲景辨脈篇中，稱尺脈曰尺中，關脈曰關上，寸脈曰寸口。〔程〕大爲陽明主脈，太陽以其脈合，故浮大上關上，從關部連上寸口也。少陽以其體合，故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但欲眠，爲陽熱，盜汗爲半表裏也。當是有汗則主白虎湯，無汗則主小柴胡湯也。〔吳〕上關上，熱勢瀰漫之象也。〔鑑〕但欲眠睡，非少陰也，乃陽盛神昏之睡也。

汪氏云：常器之云，可柴胡桂枝湯，屬安時云：脈不言弦者，隱於浮大也。○案此說未知是否，姑附存于斯。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玉函：無故字。

〔成〕表爲陽，裏爲陰。邪在表則外有熱，六七日，邪氣入裏之時，外無大熱，內有躁煩者，表邪傳裏也。故曰陽去入陰。〔印〕無大熱者，邪不在表矣。其人躁煩者，邪入於裏陰矣。此爲去表之陽而入於裏之陰也。〔張〕邪氣傳裏則躁煩，不傳裏則安靜也。

方氏云：去，往也。言表邪往而入於裏。○案此說未穩。又案汪氏金鑑以陽去入陰，爲三陽傳經之熱邪入於三陰之義，恐不然也。表邪入於裏陰，而躁煩者，蓋此陽明胃家實而已。錢氏注與汪氏同。

傷寒二三日，二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汪〕傷寒三日者，即素問相傳日數，上條言六七日，此止言三日，可見日數不可拘也。邪在少陽，原嘔而不能食，今反能食而不嘔，可徵裏氣之和，而少陽之邪自解也。既裏和而少陽邪解，則其不傳三陰，斷斷可必，故云三陰不受邪也。此注本武陵陳亮斯語。〔印〕以上二章，與太陽篇之第三章同義。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玉函。此條無。

〔成〕內經曰。大則邪至。小則平。傷寒三日。邪傳少陽。脈當弦緊。今脈小者。邪氣微而欲已也。

案此語。內經中無所致。脈要精微云。大則病進。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成〕內經曰。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寅卯辰。少陽木王之時。〔柯〕辰上者。卯之盡。辰之始也。

傷寒論輯義卷五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

結。穀。王。面。作。客。塵。張。經。千金翼。不下下。有下之二字。無自利二字。及若下之必四字。

〔程〕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爲寒脹。吐與食不下。總爲寒格也。陽邪亦有下利。然乍微乍甚。而痛隨利減。今下利益甚。時腹自痛。則陽虛而寒益留中也。雖曰邪之在藏。實由胃中陽乏。以致陰邪用事。升降失職。故有此下之則胸中結。不頂上文吐利來。直接上太陰之爲病句。如後條設當行大黃芍藥者亦是也。曰胸下。陰邪結於陰分。異于結胸之在胸。而且按痛矣。曰結穀。無陽以化穀。則爲堅滯。異於痞之滿而裏矣。彼皆陽從上陷而阻留。此獨陰從下逆而不歸。寒熱大別。〔鑑〕吳人駒曰。自利益甚四字。當在必胸下結穀句之下。其說甚是。若在吐食不下句之下。則是已吐食不下。而自利益甚矣。仲景復曰若下之。無所謂也。

黃仲理曰。宜理中湯。陰經少有用桂枝者。如此證。若脈浮。即用桂枝湯微汗之。若惡寒甚不已者。非理中四逆不可。

黃自利益甚四字。不允當。故姑從吳人駒之說。且脈經千金翼。文有異同。可知此條固有差錯也。

傷寒提要曰。凡自利者。不因攻下而自瀉利。俗言瀉底傷寒者也。大抵瀉利。小便清白不澀。完穀不化。其色

不變有如驚漉。或吐利腥穢。小便澄澈清冷。口無燥渴。其脈多沈。或細。或遲。或微。而無力。或身雖發熱。手足逆冷。或惡寒踈臥。此皆屬寒也。凡熱症。則口中燥渴。小便或赤。或黃。或澀。而不利。且所下之物。皆如垢膩之狀。或黃。或赤。所去皆熱臭氣。其脈多數。或浮或滑。或弦或大。或洪也。亦有邪熱不殺穀。其物不消化者。但脈數而熱。口燥渴。小便赤黃。以此別之矣。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瀋而長者。爲欲愈。

〔錫〕太陰中風者。風邪直中於太陰也。〔魏〕太陰病。而類於太陽之中風。四肢煩疼。陽脈微而熱發。陰脈瀋而汗出。純乎太陽中風矣。然腹自滿。有時痛。下利甚。吐而不能食。是非太陽之中風。宜表散也。〔錢〕四肢煩疼者。言四肢酸疼。而煩擾無措也。蓋脾爲太陰之藏。而主四肢故也。脾病四肢不得稟水穀。見素問陽明脈解。陽微陰瀋者。言輕取之而微。重取之而瀋也。脈者。氣血伏流之動處也。因邪入太陰。脾氣不能散精。肺氣不得流經。營陰不利于流行。故陰脈瀋也。陽微陰瀋。正四肢煩疼之病脈也。長脈者。陽脈也。以微瀋兩陰脈之中。而其脈來云皆長。爲陰中見陽長。則陽將回。故爲陰病欲愈也。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成〕脾爲陰主。王於丑亥子。向王。故爲解時。〔柯〕經曰。夜半後而陰隆。爲重陰。又曰。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脾爲陰中之至陰。故主亥子丑時。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汪〕夫曰太陰病。當見腹滿等候。診其脈不沈細而浮。則知太陽經風邪。猶未解也。故宜桂枝湯。以汗解之。

鑑」即有吐利不食腹滿時痛一二證其脈不沈而浮便可以桂枝發汗先解其外俟外解已再調其內可也於此又可知論中身痛腹滿下利急先救裏者脈必不浮矣（程）條中有桂枝湯而無麻黃湯桂枝胎建中之體無礙於溫也

案舒氏云此言太陰病是必腹滿而吐腹脹自利矣證屬裏陰脈雖浮亦不可發汗即令外兼太陽表證當以理中爲主內加桂枝兩經合治此一定之法也今但言太陰病未見太陽外證其據脈浮即用桂枝專治太陽不顧太陰大不合法恐亦後人有錯此說有理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玉函千金翼無服字輩脈經作傷

（鑑）凡自利而渴者裏有熱屬陽也若自利不渴則爲裏有寒屬陰也今自利不渴知爲太陰本藏有寒也故當溫之四逆輩者指四逆理中附子等湯而言也（魏）以其人脾藏之陽平素不足寒濕凝滯則幹運之令不行所以胃腸水穀不分而下洩益甚自利二字乃未經悞下悞汗吐而成者故知其藏本有寒也（舒）口渴一證有爲實熱亦有虛寒若爲熱邪傷津而作渴者必小便短大便硬若自利而渴者乃爲火衰不能蒸騰津液故口渴法主附子助陽溫經正所謂釜底加薪津液上騰而渴自止若寒在太陰于腎陽無干故不作渴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以一字玉函作所以然者四字暴煩下利千金翼作煩暴利

（錢）緩爲脾之本脈也手足溫者脾主四肢也以手足而言自溫則知不發熱矣邪在太陰所以手足自溫不

至如少陰厥陰之四肢厥冷。故曰繫在太陰。然太陰濕土之邪鬱蒸。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其濕熱之氣已從下泄。故不能發黃也。如此而至七八日。雖發暴煩。乃陽氣流動。腸胃通行之徵也。下利雖一日十餘行。必下盡而自止。脾家之正氣實。故腸胃中有形之積腐去。微腐去。則脾家無形之濕熱亦去故也。此條當與陽明篇中。傷寒脈浮而緩云云至八九日。大便硬者。此爲轉屬陽明條互看。〔喻〕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其證又與少陰無別。而利盡積腐當自止。則不似少陰之煩躁有加。下利漫無止期也。〔汪〕成注云。下利煩躁者死。此爲先利而後煩。是正氣脫。而邪氣擾也。茲則先煩後利。是脾家之正氣實。故不受邪。而與之爭。因暴發煩熱也。下利日十餘行者。邪氣隨腐穢而去。利必自止。而病亦愈。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

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王臣。無本字。爾。全書。程本。作而。厥經。千金翼。無別條。非也。爲。

成氏及諸本。爲別條。非也。

〔錢〕本太陽中風。醫不汗解。而反下之。致裏虛邪陷。遂入太陰。因爾腹滿時痛。故曰屬太陰也。然終是太陽之邪未解。故仍以桂枝湯解之。加芍藥者。因誤下傷脾。故多用之以收斂陰氣也。〔汪〕如腹滿痛甚者。其人胃家本實。雖因太陽病誤下。熱邪傳入太陰。然太陰之邪已歸陽明。而入於府。此非裏虛痛。乃裏實痛也。成注云。大實大滿。自可下除之。故加大黃。以下裏實。其仍用桂枝湯者。以太陽之邪。猶未盡故也。〔程〕因而二字。宜玩。太陰爲太陽裏及耳。非傳邪也。

內臺方議曰。表邪未罷。若便下之。則虛其中。邪氣反入裏。若脈虛弱。因而腹滿時痛者。乃脾虛也。不可再下。

與桂枝加芍藥湯。以止其痛。若脈沈實。大實滿痛。以手按之不止者。乃胃實也。宜再下。與桂枝湯。以和表。加芍藥大黃。以攻其裏。

桂枝加芍藥湯方。〇玉函。加上有倍字。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六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生薑二兩切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分三服。本云桂枝湯。今加芍藥。溫分。

千金翼。作分溫。

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大黃二兩〇玉函。作三兩。成本。作一兩。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腹滿。爲太陰陽明俱有之證。然位同而職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腐穢氣凝不利。故滿而時痛。陽明主內。陽明病。則腐穢燥結不行。故大實而痛。是知大實痛。是陽明病。而非太陰病矣。仲景因表證未解。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益脾調中。而除腹滿之時痛。此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陽明。則加大黃。以潤胃通結。而除其大實之痛。此雙解表裏也。凡妄下。必傷胃之氣液。胃氣虛。則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液涸。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實。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滿大實。而痛。陽道實也。滿而時

痛。是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故倍加芍藥。小變建中之劑。少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也。〔汪〕案桂枝加大黃湯。仲景雖入太陰例。實則治太陽陽明之藥也。與大柴胡湯。治少陽陽明證義同。〔錢〕攷漢之一兩。卽宋之二錢七分也。以水七升。而煮至三升。分作三次服之。止瀉服一升。案李時珍云。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卽今之一飯甌也。大黃不滿一錢。亦可謂用之緩。而下之微矣。

案方氏云。曰桂枝加。則以本方加也。而用芍藥六兩。水七升。不合數。皆後人之苟用者。此說非也。總病論曰。小建中湯。不用飴糖。芍藥爲君。止痛復利邪故也。

聖濟總錄。芍藥湯。治產後血氣攻心腹痛。

卽桂枝加芍藥湯。無生薑大棗。

聖惠方。赤芍藥散。治小兒初生。及壹年內兒。多驚啼不休。或不得眠臥。時時肚脹。有似鬼神所爲。

卽桂枝加大黃湯。去薑棗。加白朮五味。

太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原注〕下利者。先煎芍藥三沸。○成本。無下利云云九字注文。

〔程〕前條之行大黃芍藥者。以其病爲太陽誤下之病。自有浮脈驗之。非太陰爲病也。若太陰自家爲病。則脈不浮。而弱矣。縱有腹滿大實痛等證。其來路自是不同。中氣虛寒。必無陽結之慮。目前雖不便利。續自便利。只好靜以俟之。大黃芍藥之宜行者減之。況其不宜行者乎。誠恐胃陽傷動。則洞泄不止。而心下痞鞭之證成。雖復從事於溫。所失良多矣。胃氣弱。對脈弱言。易動。對續自便利言。太陰者。至陰也。全憑胃氣鼓動。爲之生化。胃

陽不衰。津陰自無邪入。故從太陰爲病。指出胃氣弱來。〔錫〕曰便利。其非大實痛可知也。曰穀當行。其不當行可知也。總之傷寒無分六經。一切皆以胃氣爲本。〔印〕案本經凡下後皆去芍藥。蓋以芍藥爲苦洩也。

案錫駒云。續者。大便陸續而利出也。汪氏云。大便必接續自利而通。蓋續者。謂雖今不便利。而續必便利之義。非自利陸續頻併之謂。程注爲得。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鑑〕少陰腎經。陰盛之藏也。少陰受邪。則陽氣微。故脈微細也。衛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少陰受邪。則陰盛而行陰者多。故但欲寐也。此少陰病之提綱。後凡稱少陰病者。皆指此脈證而言也。〔程〕前太陰。後厥陰。俱不出脈象。以少陰一經。可以該之也。少陰病六七日。多與人以不覺。但起病甚。厚衣近火。善瞋睡。凡後面亡陽發躁。諸劇證。便伏于此處矣。最要隄防。

案太陽中篇三十七條云。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此當以脈浮沈而別陰陽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具下。小便白。玉函。作所以然二字。水。玉函。作瘦。

〔程〕人身陰陽中分。下半身屬陰。上半身屬陽。陰盛于下。則陽擾于上。欲吐不吐。心煩證尙模糊。以但欲寐徵之。則知下焦寒而胸中之陽被壅。治之不急。延至五六日。下寒甚而閉藏徹矣。故下利。上熱甚而津液亡矣。故

渴。虛故引水自救。非徒釋渴字。指出一虛字來。明其別于三陽證之實邪作渴也。然則此證也。自利爲本病。渴白。正以徵其寒。故不但煩與渴以寒斷。卽從煩渴而悉及少陰之熱證。非戴陽卽格陽。無不可以寒斷。而從溫治。腎水欠溫。則不能納氣。氣不歸元。逆於腸。（汪）此與熱邪之但欲寐不同。其寐必不昏濁。其呼吸必促。而細也。常器之云。可四逆湯。又甘草乾薑湯。應以五六日之前。宜四逆湯。加生薑二兩。五六日後。宜茯苓四逆湯。〔魏〕引水自救。以理論之。雖渴未必能多飲水。或多飲多尿。尿色淡白。則少陰腎藏爲真寒。附子湯主之。少陰腎藏爲病。內素虛寒者。十之六七。外寒乘入者。十之三四。無內寒。則不能召外寒。君子平日。寧可不以命門之火爲寶。而用喬道平。〔舒〕經絡攷云。舌下有二隱竅。名曰廉泉。運動開張。津液湧出。然必藉腎中真陽。爲之薰騰。乃是以上供。若寒邪侵到少陰。則真陽受困。津液不得上潮。故口渴。與三陽經之邪熱。燥乾津液者。大相反也。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亡。脈經作無。

〔方〕陰陽俱緊。傷寒也。傷寒不當有汗。故謂汗爲反出。〔周〕案脈至陰陽俱緊。陰寒極矣。寒邪入裏。豈能有汗。乃反汗出者。則是真陽素虧。無陽以固其外。遂致腠理疎泄。不發熱而汗自出也。此屬少陰。正用四逆急溫之。時庶幾真陽驟回。裏證不作。否則陰邪上逆。則爲咽痛。爲吐。陰寒下泄。而復爲利。種種危候。不一而足也。〔魏〕利者。少陰本證。吐而咽痛。則孤陽飛越。欲自上脫也。可不急回其陽。鎮其腎藏陰寒。以救欲亡之陽乎。真武四逆附子等湯。斟酌用之可也。

案亡陽之亡。程氏魏氏爲出亡之亡。以譌無陽之解。然太陽上篇。桂枝二越婢一湯條。有無陽字。此條亡字。

脈經作無字。則必不出亡之義也。

柯氏云。上焦從火化。而咽痛嘔吐。下焦從陰虛。而下利不止也。宜八味腎氣丸主之。○案柯氏所論。於雜病往往有如此者。此條證。決非腎氣丸所主也。

少陰病。效而下利。讞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以。

為。作。

〔錫〕此三節。俱論少陰不可發汗。平脈篇云。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是效者。少陰精血少。奔氣上逆也。下利者。少陰腎氣微。津液下注也。復以火劫其汗。則少陰精氣妄泄。神氣浮越。水不勝火。則發讞語。故曰。讞語者。被火氣劫故也。然不特讞語。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腎藏之精。而為汗。竭其津液之源故也。蔣賓侯曰。少陰下利極多。何曾皆是被火。且被火未必下利。惟讞語。乃是被火。經云。被火者必讞語。故效而下利讞語者。當分看為是。〔程〕少陰病效而下利。真武中有此證。〔方〕強責。謂過求也。

案汪引補亡論云。常器之用。救逆湯。猪苓湯。五苓散。以通小便。金鑑曰。白虎猪苓二湯。擇而用之。可耳。並誤也。蓋因喻氏熱邪挾火力之解。而襲其弊耳。當是茯苓四逆證矣。

少陰病。脈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程〕何謂之裏。少陰病脈沈是也。毋論沈細沈數。俱是藏陰受邪。與表陽是無相干。法當固密腎根為主。其不可發汗。從脈上斷。非從證上斷。麻黃附子細辛湯。不可恃為常法也。薛慎菴曰。人知數為熱。不知沈細中見數為寒甚。真陰寒證。脈常有一息七八至者。盡聚此一數字中。但按之無力而散耳。宜深察也。

案此條方喻諸家以熱邪入裏無解乃與經旨乖矣。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瀋者復不可下之。亡陽經千金翼。

作無。錢云亡音無。

〔錢〕微者細小軟弱似有若無之稱也。脈微則陽氣大虛衛陽衰弱故不可發汗以重竭其陽。以汗雖陰液爲陽氣所蒸而爲汗汗泄而陽氣亦泄矣。今陽氣已虛故曰亡陽故也。若陽已虛而其尺脈又弱瀋者如命門之真火衰微腎家之津液不足不惟不可發汗復不可下之又竭其陰精陽氣也。此條本爲少陰禁汗禁下而設故不言治然溫經補陽之附子湯之類卽其治也。〔程〕拈出尺脈弱瀋字則少陰之有大承氣湯證其尺脈必強而滑已伏見於此處矣。

汪云補亡論並宜附子湯以補陽氣散陰邪助營血也。周云不可汗用四逆加人參湯不可下者用蜜煎導。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
雖煩下利必自愈。

〔錢〕脈緊見于太陽則惡熱惡寒而爲寒邪在表見于少陰則無熱惡寒而爲寒邪在裏至七八日則陰陽相持已久而始下利則陽氣耐久足以自守矣。雖至下利而以絞索之緊忽變而爲輕細軟弱之微脈微則恐又爲上文不可發汗之亡陽脈矣。爲之如何不知少陰病其脈自微方可謂之無陽。若以寒邪極盛之緊脈忽見暴微則緊峻化而爲寬緩矣。乃寒邪弛解之兆也。曰手足反溫則知脈緊下利之時手足已寒若寒邪不解則手足不當溫脈緊不當去。因脈本不微而忽見暴微故手足得溫脈緊得去是以謂之反也。反溫反去寒氣已

弛故爲欲解也。雖其人心煩然煩屬陽而爲煖氣已回故陰寒之利必自愈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踰臥手足溫者可治。

利本。刪下利二字。方本。作倦。

〔程〕少陰病下利而利自止則陰寒亦得下祛而又不致于脫雖有惡寒踰臥不善之證但使手足溫者陽氣有挽回之機雖前此失之於溫今可尙溫而救失也。〔錢〕大凡熱者僵臥而手足弛散寒則踰臥而手足斂縮下文惡寒踰臥而手足逆冷者卽爲裏陽敗絕而成不治矣若手足溫則知陽氣未敗尙能溫煖四肢故曰可治。〔汪〕溫經散寒宜四逆湯主之。

活人書釋音曰踰具員切踰踰不伸也。

少陰病惡寒而踰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千金翼作不可治。

〔錢〕但惡寒而不發熱爲寒邪所中也踰臥者踰曲而臥諸寒收引惡寒之甚也。〔程〕少陰病不必盡下利也。只惡寒而踰已知入藏深矣煩而去衣被陽勢尙肯力爭也而得之時與欲又非虛陽暴脫者比雖前此失之於溫今尙可溫而救失也。〔喻〕後條云不煩而躁者死對看便知。

案總病論活人書並云宜大柴胡湯可疑。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錢〕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蓋以浮候沈候分陰陽也此所謂陽微陰浮者是以寸口尺中分陰陽也若以浮沈二候分陰陽則沈候豈有浮脈邪此不辨自明也夫少陰中風者風邪中少陰之經也脈法浮則爲風風爲陽邪中則傷衛衛受風邪則寸口陽脈當浮今陽脈已微則知風邪欲解邪入少陰唯恐尺部脈沈沈則邪氣

入裏。今陰脈反浮。則邪不入裏。故爲欲愈也。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至。玉函。作盡。無上字。

〔成〕陽生於子。子爲一陽。丑爲二陽。寅爲三陽。少陰解於此者。陰得陽則解也。〔喻〕各經皆解於所主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所謂陰得陽則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陰所重在裏陽。不可

識乎。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原注〕至一作足。灸少陰七壯。

脈經。千金翼。吐上。有其人二字。千金翼。至。作足。

〔程〕少陰病吐而且利。裏陰勝矣。以胃陽不衰。故手足不逆冷。夫手足逆冷之發熱。爲腎陽外脫。手足不逆冷之發熱。爲衛陽外持。前不發熱。今反發熱。自非死候。人多以其脈之不至。而委棄之。失仁人之心與衛矣。不知脈之不至由吐利。而陰陽不相接續。非脈絕之比。灸少陰七壯。治從急也。綱是而用藥。自當從事于溫。〔魏〕灸其少陰本穴七壯者。就其經行之道路。扶其陽氣使宣通。則吐利不止。自止。脈不至。亦必至矣。七壯必非一穴。凡少陰之經。起止循行之處。皆可灸也。仍須溫中扶陽。又不待言。

汪云。常器之云。是少陰太谿二穴。在內踝後。跟骨動脈陷中。龐安常云。發熱。謂其身發熱也。經曰。腎之原出於太谿。藥力尙緩。惟急灸其原。以溫其藏。猶可挽其危也。○案活人書。亦云太谿穴。

少陰病入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錢〕大凡寒邪入少陰。必惡寒逆冷。故以反發熱者。爲陽回陰解。而不死。此因邪氣入少陰。至八九日之久。一

身手足盡熱者。蓋以足少陰腎邪。傳歸足太陽膀胱也。腎與膀胱一表一裏。乃藏邪傳府。爲自陰還陽。以太陽主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熱邪在膀胱。迫血妄行。故必便血也。必便血三字。前注家俱爲必出一陰之竅。方並同。恐熱邪雖在膀胱。而血未必從小便出也。

案汪引常器之云。可桃仁承氣湯。芍藥地黃湯。愚以還宜芍藥地黃湯。柯氏云。輕則猪苓湯。重則黃連阿膠湯。蓋柯說爲的對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

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成本。無者字。

〔錫〕此論少陰生陽衰于下。而真陰竭于上也。少陰病。但厥無汗者。陽氣微也。夫汗雖血液。皆由陽氣之薰蒸宣發而出也。今少陰生陽衰微。不能蒸發。故無汗。強發之。不能作汗。反動其經隧之血。從空竅而出也。然未知從何道之竅而出。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繫目系。故或從口鼻。或從目出。陽氣厥于下。而陰血竭于上。少陰陰陽氣血俱傷矣。故爲難治。〔程〕難治者。下厥非溫不可。而上竭則不能用溫。故爲逆中之逆耳。

案汪氏云。案此條。仲景但云難治。其非必死之證明矣。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芍藥地黃湯。成氏方氏喻氏魏氏金鑑。並以此條證。爲熱厥。蓋襲常氏之謬耳。

案喻氏云。後人隨文讀去。總置不講。不知下厥者。陰氣逆於下也。上竭者。陰血竭於上也。蓋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故陰火動。而陰氣不得上奔。陰氣上奔。而陰血不得不從之上溢而竭矣。血既上溢。其隨血之氣。散於胸中。不得復反於本位。則下厥矣。陰既逆於下。勢必龍雷之

火應之。血不盡竭不止也。仲景所以斷爲難治者。非直不治也。吾爲大開其陽。則以健脾中之陽氣爲第一義。健脾之陽。一舉有三善。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龍雷之火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胸中窒塞。如太空不留纖翳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竭之血也。出醫門法律。以此推之。下厥上竭。唯景岳六味回陽飲。滋陰回陽兩全。以爲合劑矣。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錢〕前惡寒而踈。因有煩而欲去衣被之證。爲陽氣猶在。故爲可治。又下利自止。惡寒而踈。以手足溫者。亦爲陽氣未敗。而亦曰可治。此條惡寒身踈。而利。且手足逆冷。則四肢之陽氣已敗。故不溫。又無煩與欲去衣被之陽氣尙存。況下利又不能止。是爲陽氣已竭。故爲不治。雖有附子湯。及四逆白通等法。恐亦不能挽回既絕之陽矣。〔舒〕案此證尙未至汗出息高。猶可爲治。急投四逆湯加人參。或者不死。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喻〕上吐下利。因至煩躁。則陰陽擾亂。而竭絕可虞。更加四肢逆冷。是中州之土先敗。上下交征。中氣立斷。故主死也。使量用溫中之法。寧至此乎。〔張〕此條與吳茱萸湯一條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溫中諸湯不愈。轉加躁煩。故主死耳。

總病論曰。與吳茱萸湯。宜細審其死生也。

舒氏云。案此條。與後吳茱萸湯證無異。彼證未言死。此證胡爲乎不主吳茱萸湯。而斷之曰死。是何理也。于中疑有缺文。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錢〕前條利自止而手足溫。則爲可治。此則下利止而頭眩。頭眩者。頭目眩暈也。且時時自冒。冒者。蒙冒昏暈也。虛陽上冒于顛頂。則陽已離根而上脫。下利無因而自止。則陰寒凝閉而下竭。于此可見陽回之利止。則可治。陽脫之利止。則必死矣。正所謂有陽氣則生。無陽氣則死也。然既曰死證。則頭眩自冒之外。或更有惡寒四逆等證。及可死之脈。未可知也。但未備言之耳。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原注〕一作吐利而躁逆者死。

〔錢〕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固爲不治。此條但不利耳。上文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雖不吐利。而已不見陽煩。但見陰躁。則有陰無陽矣。其爲死證無疑。況又脈不至乎。前已有脈不至者。因反發熱。故云不死。又有脈不出者。雖裏寒。而猶有外熱。身反不惡寒。而面赤。其陽氣未絕。故有通脈四逆湯之治。此則皆現陰極無陽之證。且不煩而躁。并虛陽上逆之煩。亦不可得矣。寧有不死者乎。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程〕夫肺主氣。而腎爲生氣之源。蓋呼吸之門也。關係人之生死者最鉅。息高者。生氣已絕于下。而不復納。故游息僅呼于上。而無所吸也。死雖成于六七日之後。而機自兆于六七日之前。既值少陰受病。何不預爲固護。預爲預防。迨今真陽渙散。走而莫追。誰任殺人之咎。

少陰病。脈微細沈。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程〕今時論治者。不至於惡寒踈臥。四肢逆冷等證疊見。則不敢溫。不知證已到此。溫之何及。况諸證有至死不一見者。則盡於本論中之要旨。一一申詳之。少陰病。脈必沈而微細。論中首揭此。蓋已示人以可溫之脈矣。少陰病但欲臥。論中又已示人以可溫之證矣。汗出。在陽經不可溫。在少陰宜急溫。論中又切示人以亡陽之故矣。况復有不煩自欲吐。陰邪上逆之證乎。則真武四逆。誠不啻三年之艾矣。乃不知預綢繆。延緩至五六日。前欲吐。今且利矣。前不煩。今煩且躁矣。前欲臥。今不得臥矣。陽虛擾亂。陰盛轉加。焉有死者乎。原文煩尤。今按金鑑所改。

〔柯〕六經中。獨少陰歷言死證。他經無死證。甚者但曰難治耳。知少陰病是生死關。案他經亦有死證。但不如此經之多端也。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千金翼。脈下。更有反字。成本。玉函。作麻黃附子。

細辛

〔錢〕此言少陰之表證也。曰始得之者。言少陰初感之邪也。始得之。而即稱少陰病。則知非陽經傳邪。亦非直入中藏。乃本經之自感也。始得之而發熱。在陽經則常事耳。然脈沈。則已屬陰寒。篇首云。無熱而惡寒者。發于陰也。發于陰。而又發熱。是不當發之熱。故云反也。察其發熱。則寒邪在表。診其脈沈。則陰寒在裏。表者。足太陽膀胱也。裏者。足少陰腎也。腎與膀胱。一表一裏。而爲一合。表裏兼治。〔程〕脈沈者。由其人腎經素寒。雖表中陽邪。而裏陽不能協應。故沈而不能浮也。〔周〕少陰與太陽。相爲表裏。故言少陰表證。即太陽也。

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日三服。

千金翼。一斗。作二斗。二升。作一升。成本。脫諸字。

〔錢〕麻黃發太陽之汗。以解其在表之寒邪。以附子溫少陰之裏。以補其命門之真陽。又以細辛之氣溫味辛。專走少陰者。以助其辛溫發散。三者合用。補散兼施。雖發微汗。無損于陽氣矣。故爲溫經散寒之神劑云。

傷寒瑣言曰。趙嗣真曰。仲景太陽篇云。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少陰篇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均是發熱脈沈。以其頭痛。故屬太陽。陽證脈當浮。而反不能浮者。以裏久虛寒。正氣衰微。又身體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逼邪外出。而乾薑附子。亦能出汗而散。假令裏不虛寒而脈浮。則正屬太陽麻黃症矣。均是脈沈發熱。以無頭痛。故名少陰病。陰病當無熱。今反熱。寒邪在表。未全傳裏。但皮膚鬱閉爲熱。故用麻黃細辛。以發表熱。附子以溫少陰之經。假使寒邪入裏。外必無熱。當見吐利厥逆等症。而正屬少陰四逆湯症矣。由此觀之。表邪浮淺。發熱之反猶輕。正氣衰微。脈沈之反爲重。此四逆湯。不爲不重于麻黃附子細辛矣。又可見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仲景之旨微矣。

十便良方。指迷方。附子細辛湯。頭痛者。謂痛連腦戶。或但額間與眉相引。如風所吹。如水所濕。遇風寒則極常欲得熱物熨。此由風寒客於足太陽之經。隨經入腦。搏於正氣。其脈微弦而緊。謂之風冷頭痛。

於本方。加川芎生薑。

醫黃曰。有頭痛連腦者。此係少陰傷寒。宜本方。不可不知。

醫經會解曰。若少陰證。脈沈欲寐。始得之。發熱肢厥。無汗。爲表病裏和。當用正方。緩以汗之。若見二便閉結。或瀉赤水。謂之有表復有裏。宜去麻黃。名附子細辛湯。仍隨各臟見證加藥。房慾後傷寒者。多患前證。張氏醫通曰。暴啞聲不出。咽痛異常。卒然而起。或欲效而不能效。或無痰。或清痰上溢。脈多弦緊。或數疾無倫。此大寒犯腎也。麻黃附子細辛湯溫之。并以蜜製附子嚙之。慎不可輕用寒涼之劑。又云。脚氣。冷痺惡風者。非尤附麻黃並用。必不能開。麻黃附子細辛湯。加桂枝白朮。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證。故微發汗也。玉函。全書。證上。有裏字。方本以下。並同。蓋原文係于遺脫。當補入焉。

〔周〕案此條。當與前條合看。補出無裏證三字。知前條原無吐利躁渴裏證也。前條已有反發熱三字。而此條專言無裏證。知此條亦有發熱表證也。少陰證見。當用附子。太陽熱見。可用麻黃。已爲定法。但易細辛。以甘草。其義安在。只因得之二三日。津液漸耗。比始得者不同。故去細辛之辛散。益以甘草之甘和。相機施治。分毫不爽耳。〔程〕既云微發汗矣。仍用以字。故字推原之。足見鄭重之意。〔柯〕要知此條是微惡寒微發熱。故微發汗也。〔鑑〕此二證皆未曰無汗。非仲景略之也。以陰不得有汗。不須言也。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玉函。千金翼。三升。作二升半。一升。作八合。

〔周〕但言無裏證，則有反發熱之表在，可知矣。易細辛以甘草者，因二三日其勢緩，故甘草亦取其緩也。較兼見嘔利一二裏證，專主救裏，在太陽已然，況少陰乎。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千金翼。以下有者字。外臺同。

〔成〕脈經曰：風傷陽，寒傷陰，少陰受病，則得之於寒。二三日已上，寒極變熱之時，熱煩於內，心中煩不得臥也。與黃連阿膠湯扶陰散熱。〔知〕二三日邪在少陰，四五日已轉屬陽明，故無嘔利厥逆諸證，而心中煩不得臥者，是陽明之熱內擾少陰，故不欲寐也。當以解熱滋陰爲主治也。〔周〕氣併於陰，則寐。故少陰多寐，今反不得臥，明是熱邪入裏劫陰，故使心煩不得臥也。二三日以上，該以後之日而言之也。〔舒〕外邪挾火而動者，心煩不眠，肌膚燥，神氣衰減，小便短而咽中乾。法主黃連阿膠湯，分解其熱，潤澤其枯，此條經證未全，疑有缺文。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四兩

黃芩二兩〇成本。玉函。千金翼。外臺。作一兩。

芍藥二兩

雞子黃三枚

阿膠三兩一云三挺〇千金翼。作三挺。外臺。作三片。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一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水六升。成本。玉函。作五升。

〔柯〕此少陰之瀉心湯也。凡瀉心必藉連芩而導引，有陰陽之別，病在三陽，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鞅者，虛則加參甘補之，實則加大黃下之。病在少陰，而心中煩不得臥者，既不得用參甘以助陽，亦不得用大黃以傷胃也。故用芩連以直折心火，用阿膠以補腎陰，雞子黃佐芩連於瀉心中補心血，芍藥佐阿膠於補陰中斂陰氣，斯

則心腎交合。水升火降。是以扶陰瀉陽之方。而變爲滋陰和陽之劑也。〔吳〕此湯。本治少陰溫熱之證。以其陽邪暴虛。傷犯真陰。故二三日已上。便見心煩不得臥。所以始病之際。即用芩連大寒之藥。兼芍藥阿膠。鷄子黃。以滋養陰血也。然傷寒六七日後。熱傳少陰。傷其陰血者。亦可取用。與陽明府實。用承氣湯法。雖虛實補瀉懸殊。而祛熱救陰之意。則一耳。

肘後方。時氣差後。虛煩不得眠。眼中痛疼。懊憹。黃連四兩。芍藥二兩。黃芩一兩。阿膠三小挺。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亦可內鷄子黃二枚。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張〕無附子湯主之五字。

〔魏〕少陰病三字中。該脈沈細而微之診。見但欲寐之證。却不發熱。而單背惡寒。此少陰裏證之確據也。〔成〕少陰客熱。則口燥舌乾。而渴。口中和者。不苦不燥。是無熱也。背爲陽。背惡寒者。陽氣弱。陰氣勝也。經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灸之。助陽消陰。與附子湯。溫經散寒。〔王〕背惡寒者。陰寒氣盛。此條是也。又或陽氣內陷。有背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也。一爲陰寒氣盛。一爲陽氣內陷。當于口中潤燥辨之。

汪氏云。補亡論。常器之云。當灸兩俞關元穴。背俞第三行。案第三行者。當是兩關。非兩俞也。圖經云。兩關二穴。在第七椎下。兩旁相去各三寸陷中。正坐取之。足太陽氣脈所發。專治背惡寒。脊強俯仰難。可灸五壯。蓋少陰中寒。必由太陽而入。故宜灸其穴也。又關元一穴。在腹部中行。臍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灸之者。是溫其裏。以助其元氣也。錢氏云。灸之。謂灸少陰之脈穴。如湧泉然。谷太谿復溜陰谷等井榮俞經合。即三部

九候輸之所謂下部地足少陰也。王注云。謂腎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脈應手者是也。灸之者所以溫少陰之經也。

附子湯方

附

子

二枚炮去皮破八片○成本方本諸本脫炮字。只志聰。錫翰本。有炮字。

茯苓

苓三兩

人

參二兩

白

朮

朮四兩

芍

藥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柯〕此太溫太補之方。乃正治傷寒之藥。爲少陰固本禦邪第一之劑也。與真武湯似同而實異。倍朮附。去薑加參。是溫補以壯元陽。真武湯。還是溫散而利胃水也。〔汪〕武陵陳氏曰。四逆諸方。皆有附子。於此獨名附子湯。其義重在附子。他方皆附子一枚。此方兩枚。可見也。附子之用不多。則其力豈能兼散表裏之寒哉。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參朮茯苓。皆甘溫。益氣以補衛氣之虛。辛熱與溫補相合。則氣可益。而邪可散矣。既用附子之辛烈。而又用芍藥者。以斂陰氣。使衛中之邪。不遽全進於陰耳。

千金方。附子湯。治濕痺緩風。身體疼痛。如欲折肉。如錐刺刀割。

於本方。加桂心甘草。○案此據下條證。轉用者。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沈者。附子湯主之。

玉函注。沈一作微。

〔錢〕身體骨節痛。乃太陽寒傷營之表證也。然在太陽。則脈緊。而無手足寒之證。故有麻黃湯發汗之治。此以脈沈。而手足寒。則知寒邪過盛。陽氣不流。營陰滯滯。故身體骨節皆痛耳。且四肢爲諸陽之本。陽虛不能充實。

于四肢，所以手足寒，此皆沈脈之見證也。故以附子湯主之，以溫補其虛寒也。卽此推之，太陽篇之發汗病不解，虛故也，以芍藥甘草附子湯，及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主之者，皆汗多亡陽，陰盛陽虛之證，卽此義也。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方本。利。作痢。注云。古利無尸。尸。後人所加。

〔成〕陽病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下焦不約而裏寒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汪〕此條乃少陰中寒，卽成下利之證。下利便膿血，協熱者多，今言少陰病下利，必脈微細但欲寐，而復下利也。下利日久，至便膿血，乃裏寒而滑脫也。〔錢〕見少陰證而下利，爲陰寒之邪在裏，綿綿下焦，大腸受傷，故皮拆血滯，變爲膿血，滑利下脫，故以溫中固脫之桃花湯主之。

案此條證，喻氏柯氏魏氏周氏金鑑並爲傳經熱邪之所致，大乖經旨。錢氏辨之詳矣。見下條注。○柯氏以症治疎略刪去。

桃花湯方

赤石脂

一斤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乾薑

兩一

粳米

升一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金鑑。千金翼。去上。有湯成二字。

〔成〕瀉可去脫，赤石脂之瀉，以固腸胃，辛以散之，乾薑之辛，以散裏寒，粳米之甘，以補正氣。〔印〕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或曰卽桃花石。〔吳〕服時又必加末方寸匕，留滯以沾腸胃也。

案柯氏云。名桃花者。春和之義。非徒以色言耳。王子桂云。桃花湯。非名其色也。腎藏陽虛用之。一若寒谷有陽和之致。故名。二說並鑿矣。

金匱要略。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醫方集解。尋案此症。成氏以爲寒。而吳鶴皋王肯堂。皆以爲熱。竊謂便膿血者。固多屬熱。然豈無下焦虛寒。腸胃不固。而亦便膿血者乎。若以此爲傳經熱邪。仲景當用寒劑。以徹其熱。而反用石脂固澁之藥。使熱閉于內。而不得泄。豈非關門養盜。自貽伊戚也耶。觀仲景之治協熱利。如甘草瀉心。生薑瀉心。白頭翁等湯。皆用芩連黃柏。而治下焦虛寒下利者。用赤石脂禹餘糧湯。比類以觀。斯可見矣。此症乃因虛以見寒。非大寒者。故不必用熱藥。惟用甘辛溫之劑。以鎮固之耳。本草言石脂性溫。能益氣輻中固下。未聞寒能損胃也。肘後方。療傷寒若下膿血者。赤石脂湯方。赤石脂二兩。碎。乾薑二兩。切。附子一兩。炮破。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分三服。臍下痛者。加當歸一兩。芍藥二兩。用水六升。

千金方。桃花湯。治下冷臍下澀痛。乾薑。赤石脂。各十兩。右二味。蜜丸如豌豆。服十丸。日三服。加至二十丸。和劑局方。桃花湯。治腸胃虛弱。冷氣乘之。臍腹澀痛。下利純白。或冷熱相搏。赤白相雜。腸滑不禁。日夜無度。方同上。只類和爲丸爲異。

千金翼。乾薑丸。主胃中冷不能食。或食已不消方。乾薑十兩。赤石脂六兩。右搗篩爲末。鍊蜜和丸如梧子。服十丸。日三。

外臺秘要。崔氏療傷寒後。赤白帶下無數。阮氏桃華湯方。赤石脂八兩。冷多白帶者。加四兩。粳米一升。乾薑

四兩。冷多白滯者。加四兩。切。右三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服一升。不差復作。熱多則帶赤。冷多則帶白。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

之。全書。痛。作備。止。下。玉函。有而字。

〔成〕二三日。以至四五日。寒邪入裏深也。腹痛者。裏寒也。小便不利者。水穀不別也。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腸胃虛弱。下焦不固也。與桃花湯。固腸止利也。〔錢〕二三日。至四五日。陰邪在裏。氣滯腸間。故腹痛也。下焦無火。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且下利不止。則小便隨大便而頻去。不得儲蓄于膀胱。而小便不得分利也。下利不止。氣虛不固。而大腸滑脫也。便膿血者。邪在下焦。氣滯不流。而大腸傷損也。此屬陰寒虛利。故以溫滑固脫。溫中補虛之桃花湯主之。〔汪〕少陰裏寒。便膿血。所下之物。其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溼之邪。水穀之津液。爲其凝泣。臨瀝於腸胃之中。而爲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明。蓋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不臭。其人必脈微細。神氣靜而腹不甚痛。喜就溫暖。欲得手按之。腹痛即止。斯爲少陰寒利之徵。

案錢氏云。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痢疾也。自成氏以來。凡注皆爲裏寒。惟尙輪。爲少陰熱邪。若果熱邪填塞胃中。如何可用乾薑之辛熱以散之。似屬背理。恐指爲寒邪者。未爲大誤。指爲熱邪者。反貽誤後人不少矣。若以乾薑爲誤。其誤當責之立法之仲景矣。但觀痢證。有用大黃黃連而愈者。有用乾薑肉蓯人參附子而愈者。皆非明證邪。此論可謂能得經旨矣。千金諸書所用。亦皆不過治寒以熱之意爾。況名醫別錄。赤石脂。酸三。大溫。無毒。治腸辟下利赤白。亦復一證矣。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錢〕邪入少陰而下利。則下焦壅滯而不流行。氣血腐化而爲膿血。故可刺之以泄其邪。通行其脈絡。則其病可已。不曰刺何經穴者。蓋刺少陰之井榮俞經合也。其所以不言者。以裏工必知之熟矣。故不必贅也。〔張〕先下利日久。而後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先下利。而下利便膿血。則可刺經穴。若刺經穴不愈。則當從事白頭翁湯。較更咽乾心煩。不得眠。則又須黃連阿膠湯。爲合法也。〔汪〕補亡輪常器之云。可刺幽門交信。

案此條證與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正相同。乃是熱迫血分。而便膿血者。錢注爲是。方氏則爲裏寒滑脫證。汪氏則亦改刺字作灸字。並誤矣。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利下。玉函。有而字。逆。成本。作厥。諸本同。惟志

總金鑑作逆。

〔錢〕吐利。陰證之本證也。或但吐。或但利者。猶可。若寒邪傷胃。上逆而吐。下攻而利。乃至手足厥冷。蓋四肢皆寒氣于胃。而爲諸陽之本。陰邪縱肆。胃陽衰敗而不守。陰陽不相順接。而厥逆。陽受陰迫而煩。陰盛格陽而躁。且煩躁甚。而至于欲死。故用吳茱萸之辛苦溫熱。以泄其厥氣之逆。而溫中散寒。蓋茱萸氣辛味辣。性熱而臭。暖氣味皆厚。爲厥陰之專藥。然溫中解寒。又爲三陰並用之藥。更以甘和補氣之人參。以補吐利虛損之胃氣。又宜之以辛散止嘔之生薑。和之以甘緩益脾之大棗。爲陰經急救之方也。〔喻〕吐利厥冷。而至於煩躁欲死。腎中之陰氣上逆。將成危候。故用吳茱萸。以下其逆氣。而用人參薑棗。以厚土。則陰氣不復上千矣。

案吳茱萸湯之用有三。陽明食穀欲嘔用之。少陰吐利用之。厥陰乾嘔吐涎沫者。亦用之。要皆以嘔吐逆氣。

為主與四逆湯之吐利厥逆自異。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猪膚湯主之。煩下成本。有者字。

〔程〕下利雖是陰邪咽痛實爲急候况兼胸滿心煩誰不曰急則治標哉然究其由來實是陰中陽乏液從下留而不能上蒸故有此只宜猪膚湯潤以滋其土而苦寒在所禁也雖是潤劑却加白粉少陰經所重者跌陽也。

案此條證成氏以降諸家並以爲陽經傳入之熱邪特柯氏與程氏同義若果爲熱邪則宜用苦寒清熱之品明是不過陰證治標之藥耳。

猪膚湯方

猪 膚 一 斤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溫分六服。成本玉函脫合字。

〔周〕猪膚王以爲猪皮吳以爲燔猪時刮下黑膚二說不同考禮運疏云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厚皮也田斯以言則吳說爲是洵是淺膚之義。案此說出于本草無目引汪機會編。〔錢〕猪膚一味方中向未注明如吳經謂燔猪時刮下黑膚也方有執謂既謂膚當以燔猪時所起之皮外毛根之薄膚爲是王好古以爲猪皮尙論云若以爲燔猪皮外毛根薄膚則蒼劣無力且與熬香之說不符但以外皮去其內層之肥白爲是若果以燔猪時毛根薄膚則薄過于紙且與垢膩同下熬之有何香味以意度之必是毛根深入之皮尙可稱膚試觀刮去毛根薄膚毛

斷處毛根尙存皮內。所謂皮之去內層。極爲允當。蓋以豬爲北方之水畜。膚近毛根。取其色黑。而走腎滋腎。〔吳〕豬膚。但當取厚皮。湯泡去肥白油。刮取皮上一層白膩者。爲是。〔徐〕白粉。白米粉。

舒云。取豬皮一斤。內去油。外去毛。刮淨白者。

案豬膚。諸說紛紛。未知孰是。活人指掌。豬膚。諸家所論不同。鵬安時云。去膜。如此論之。卽豬腠膏也。膚上安得有膜。或有謂用豬皮者。兼本草中。不載豬膚。但云燻豬湯。解諸毒。疑可用麋豬皮上黑膚也。所以言膚者。肌膚之義。禮內則。麋膚魚醢。注。膚。切肉也。賈疏不太明。亦他書無所攷。外臺。深師貼喉膏。集驗烏扇膏。並用豬膏脂。治喉痛。則姑用皮上白膩者。於理爲是。當博攷。

汪人指掌。美粉。白粉。卽米粉也。○案錢氏以白粉。爲粟米粉。非也。

張氏醫通。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痺約便血證。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仁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臥。聲嘶如啞。頭面赤熱。手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爲製豬膚湯一甌。令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

本經逢原。豬膚者。皮上白膏是也。取其鹹寒入腎。用以調陰散熱。故仲景治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有豬膚湯。予嘗用之。其效最捷。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

成本。玉函。差。下。有者字。

〔程〕若咽痛而不兼下利。則自無胸滿心煩之證。雖不由于腎寒上逆。然只熱客少陰之標。而無關藏本。若寒則犯本。不可用也。只宜甘草緩之。不差者。經氣阻而不通也。加苦梗以開之。喻嘉言曰。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

故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起，此法并未可用矣。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一服。二服，外臺作三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〇外臺作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分再服。溫分，成本玉函千金翼作分溫。

〔汪〕經中客熱，故咽痛，用甘草湯者，甘以發其熱，緩其痛也。服湯後不差者，與桔梗湯，即於甘草湯內加桔梗，以開提其邪，邪散則少陰之氣自和矣。〔錢〕桔梗乃苦桔梗，非甜桔梗也。〔徐〕甘草一味單行，最能和陰，而清衝任之熱，每見生便癰者，驟煎四兩，頓服立愈，則其能清少陰客熱可知，所以爲咽痛專方也。〔錫〕燕乾菴曰：後人以甘桔通治咽喉諸病，本諸于此。

志聰云：案本論湯方，甘草俱炙，炙則助脾土而守中，惟此生用，生則和經脈而流通，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案單味甘草湯功用頗多，玉函經治小兒撮口發噤，用生甘草二錢半，水一盞，煎六分，溫服，令吐痰涎，後以乳汁點兒口中，千金方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又凡服湯嘔逆不入腹者，先以甘草三兩，水三升，煮取二升，服之得吐，但服之不吐，益佳，消患定，然後服餘湯，即流利，更不吐也，此類不遺枚舉也。

金匱要略。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即本方

肘後方。喉痺。傳用神效方。桔梗。甘草。炙。各一兩。右二味。切。以水一升。煮取服。即消。有膿即出。

聖惠方。治喉痺腫痛。飲食不下。宜服此方。桔梗一兩。去蘆頭。甘草一兩。生用。右件藥。都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大盞。去滓。分爲二服。服後有膿出。即消。

和劑局方。如聖湯。治風熱毒氣。上攻咽喉。咽痛喉痺。腫塞妨悶。及肺癰欬嗽。咯唾膿血。胸滿振寒。咽乾不渴。時出濁沫。氣息腥臭。久久吐膿。狀如米粥。又治傷寒咽痛。即本方

聖濟總錄。散毒湯。治喉痺腫塞。用桔梗甘草各二兩。

又桔梗湯。治咽喉生瘡疼痛。

於本方。加惡蜜。微炒。各一兩。竹葉十斤。

小兒方訣。甘桔散。治涎熱咽喉不利。甘草。炒。二兩。桔梗。一兩。米泔浸一宿。焙乾用。右爲末。每服大二錢。水一錢。入阿膠半片。炮過。煎至五分。食後溫服。

三因方。荊芥湯。治風熱肺癰。咽喉腫痛。語聲不出。喉中如有物哽。嚥之則痛甚。

於桔梗湯內。加荊芥穗。○濟生。各三種湯。

直指。保安炙甘草方。喉疳漏瘻。通用神妙。粉草。以山泉溪澗長流水一小椀。徐蘸水。漫火炙。水盡爲度。秤一兩。右剉爲末。用醇酒三椀。煎二椀。空心隨意溫服。最活血消癰。

又諸癰疽。大便秘方。甘草生一兩。右剉碎。并水瀉煎。入酒調服。能疎導惡物。

又乳癰初腫方。甘草生二錢。炙二錢。蠶末。分兩次。新水煎服。即令人吮乳。
又生薑甘桔湯。治癰疽諸發。毒氣上衝。咽喉胸膈。窒塞不利。

於本方內。加生薑。

御藥院方。甘桔湯。治胸中結氣。咽喉不利。下一切氣。

於本方。加杏仁二兩。

經驗秘方。治喉咽鬱結。聲音不聞。大名。安提舉神效方。

於桔梗湯內。加呵子。各等分。生熟亦各半。爲細末。食後沸湯調服。又名鐵叫子如聖湯。

施圓端效方。橘甘湯。治咽喉壅塞。喘咳。咯膿或血。

於桔梗湯內。加橘皮。半夏。生薑。水煎服。

備預百要方。喉閉。飲食不通。欲死方。即治傷寒治馬喉痺。馬項長。故凡項在項內。不見處。深腫連肢。壯熱吐氣逆者。是也。

醫聖元戎。仲景甘桔湯例。仁宗御名如聖湯。治少陰咽痛。炙甘草一兩。桔梗三兩。右蠶末。水煎。加生薑煎亦可。一法。加訶子皮二錢。煎去渣飲清。名訶子散。治失音無聲。如欬逆上氣者。加陳皮。如涎嗽者。加知母貝母。如酒毒者。加葛根。如少氣者。加人參麥門冬。如唾膿血者。加紫苑。如疫毒腫者。加黍粘子大黃。如欬渴者。加五味子。如嘔者。加生薑半夏。如目赤者。加梔子大黃。如胸膈不利者。加枳殼。如不得眠者。加梔子。如心胸痞者。加枳實。如膈痛者。加黃芩。如面目腫者。加茯苓。如咽痛者。加黍粘子竹茹。加肺痿者。如阿膠。能續氣。如發狂者。加防風荆芥。如聲不出者。加半夏。

薛氏醫案，武選汪用之，飲食起居失宜，咳嗽吐痰，用化痰散之藥，時仲夏，脈洪數而無力，胸滿面赤，吐痰腥臭，汗出不止，余曰：水泛爲痰之證，而用前劑，是謂重亡津液，得非肺癰乎？不信，仍服前藥，翌日果吐膿，脈數左寸右寸爲甚，始信用桔梗湯一劑，膿數頓止，再劑全止，面色頓白，仍以憂惶，余曰：此輕面白脈癰，不治自愈，又用前藥一劑，佐以六味丸，治之而愈。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錢〕前人以一咽瘡，而有治法三等之不同，遂至議論紛出，不知其一條咽痛，少陰之邪氣輕微，故但以甘桔和之而已。其一條，因經邪未解，瘡在咽中，痰熱鎖閉，故以半夏開豁，桂枝解散，此條則咽已生瘡，語言不能，聲音不出，邪已深入，陰火已熾，咽已損傷，不必治表，和之無益，故用苦酒湯，以半夏豁其咽之不利，雞子白以潤咽滑竅，且能清氣除伏熱，皆用開豁潤利，收斂下降而已，因終是陰經伏熱，雖陰火上逆，決不敢以寒涼用事也。〔汪〕或問：仲景言咽痛，咽以嚥物，於喉何與？而云語聲不出邪？余答云：喉與咽相附，仲景言少陰病熱咽痛，而喉嚨卽在其中。

苦酒湯方

半

夏

洗破知殼核十四枚，○玉函，成本，按：下，有大字，神巧甚，全方，七個，洗，切，破作十四片。

雞

子

一枚，去黃肉，上苦酒，雞子殼中○玉函，無上字，著，作於，千金翼，上下，有好字。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燕之，不差更作三劑。玉函，無著字，成本，玉函，環，作釧，少少，玉函，作細，一，玉函，無三劑二字，千金翼，劑下，有煎字，全書。

割下。有服之二字。置刀環中。
聖濟總錄。作或割刀環中。

〔錢〕半夏開上焦痰熱之結邪。即白。清氣治代熱。苦酒。味酸。使陰中熱淫之氣斂降。今之優人。生過聲啞。即以生鷄子白啖之。聲音即出。亦此方之遺意也。〔鑑〕半夏條凝。蛋清斂瘡。苦酒消腫。則咽清而聲出也。

案活人書。苦酒。米醋是也。蓋原于本草陶注。王氏云。案苦酒。本草注。曰醴。而成氏復云。苦酒之酸。余則以爲名義俱乖。安知酒之味苦者。不可以已咽痛邪。攷本草。醋也。醴也。苦酒也。並爲一物。陶云以有苦味。俗呼苦酒。不知王氏何據有此說。又案王氏云。上苦酒。上字無著落矣。宜較正之。不知上是上好之謂。千金翼。作上好苦酒。可見耳。

外臺祕要。古今錄驗。鷄子湯。療喉痺方。半夏末。方寸匕。右一味。開鷄子頭。去中黃白。盛厚苦酒。令小滿。內半夏末著中。攪令和。鷄子著刀。子環令穩。炭上令沸。藥成置杯中。及煖稍咽之。但腫即減。肘後文仲同。此與仲景苦酒湯同。半夏不可作末。剖之可也。

聖惠方。治咽喉中如有物。嚥唾不得。宜服此方。半夏一七枚。破如菰子大。湯洗七遍去滑。右以鷄子一枚。打破其頭。出黃白。內半夏。并入醋。於殼中令滿。微火煎。去半夏。候冷飲之。即愈。

聖濟總錄。治狗咽。鷄子法。半夏一錢末。薑汁搜爲餅子。焙乾。研細。鷄子一枚。右二味。先開鷄子頭。去黃。又盛苦酒一半。入半夏末殼中。攪令勻。安鷄子。坐於煆灰火中。慢煎沸熟。取出。後稍冷。就殼分溫三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外臺。咽中。作咽喉。

〔鑑〕少陰病。咽痛者。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咽中痛者。謂咽中皆痛也。較之咽痛而有甚焉。甚則涎纏於咽中。

故主以半夏散。散風邪以逐涎也。

半夏散及湯方

半 夏 洗

桂 枝 去皮

甘 草 炙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煮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半夏有毒。不當散服。右。成本。作已上。兩字。玉函。作一二二字。全書。作一兩二字。更煮。玉函。成本。作更煎。玉函。成本。無半夏有毒

不當散服八字。

〔錢〕咽中痛。則陽邪較重。故以半夏之辛滑。以利咽喉。而開其粘飲。仍用桂枝。以解衛分之風邪。又以甘草和之。

活人書曰。半夏桂枝甘草湯。治伏氣之病。謂非時有暴寒中人。伏氣於少陰經。始不覺病。旬月乃發。脈便微弱。法先咽痛。似傷寒。非咽痺之病。次必下利。始用半夏桂枝甘草湯主之。次四逆散主之。此病只二日便差。古方謂之腎傷寒也。

即本方作湯。入生薑四片煎服。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錢〕下利已多。皆屬寒在少陰。下焦清陽不升。胃中陽氣不守之病。而未有白通湯者。此條但云下利。而用白通湯者。以上有少陰病三字。則知有脈微細。但欲寐。手足厥之少陰證。觀下文下利脈微。方與白通湯。則知

之矣。利不止而厥逆無脈。又加猪膽人尿。則尤知非平常下利矣。蓋白通湯。即四逆湯。而以葱易甘草。甘草所以緩陰氣之逆。和薑附。而調護中州。葱則辛滑行氣。可以通行陽氣。而解散寒邪。二者相較。一緩一速。故其治亦頗有緩急之殊也。

案柯氏以此條症治疎略。刪去。

白通湯方

葱 白四莖

乾 薑一斤

附 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成本。玉函。生下有月字。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方〕用葱白。而曰白通者。通其陽。則陰自消也。

肘後方。白通湯。療傷寒泄利不已。口渴不得下食。虛而煩方。

即本方。用葱白十四莖。乾薑半兩。更有甘草半兩。灸。方後云。渴微嘔。心下停水者。一方加犀角半兩。大夏。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印〕少陰病。下利。陰寒在下也。脈微邪在下。而生陽氣微也。故當用白通湯。接在表在上之陽。以下濟。如利不止。陰氣洩而欲下脫矣。乾嘔而煩。陽無所附。而欲上脫矣。厥逆無脈。陰陽之氣。不相交接矣。是當用白通湯。以通陽。加水畜之膽。引陰中之陽氣。以上升。取人尿之能行故道。導陽氣以下接。陰陽和。而陽氣復矣。〔方〕暴出。燭欲燼而熾烈也。微續。真陽回而漸復也。

傷寒類方曰：暴出，乃藥力所迫，藥力盡則氣仍絕，微續乃正氣自復，故可生也。前云其服即出者愈，此云暴出者死，蓋暴出與即出不同，暴出一時出盡即出，言服藥後少頃即徐徐微續也，須審會之。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葱 白四

乾薑一兩

人尿五合

豬膽汁一合

附

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生下。宗印。及錫鞠本。有用字。是。

右五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

無膽亦可用

成本。古。作已上二字。五味。作三味。並非也。

〔志〕始為下利，繼則利不止，始為脈微，繼則厥逆無脈，更兼乾嘔心煩者，乃陰陽水火並蟄，不相交濟，故以白通加豬膽汁湯。夫猪乃水畜，膽具精汁，可以滋少陰，而濟其煩嘔。人尿乃入胃之飲，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可以資中土，而和其厥逆。中土相濟，則煩嘔自除。〔汪〕案方後云：若無膽亦可用，則知所重在人尿，方當名曰通加人尿湯始妥。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

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自下利。玉函。作而利。利下。

無者字。小便利。作小便自利。千金。及真。真武湯。作玄武湯。

〔鑑〕論中心下有水氣發熱有汗煩渴引飲小便不利者屬太陽中風五苓散證也發熱無汗乾嘔不渴小便不利者屬太陽傷寒小青龙湯證也今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下利陰寒深矣較小便利是純寒

而無水，乃附子湯證也。今小便不利，或欬或嘔，此爲陰寒兼有水氣之證。故水寒之氣，外攻於表，則四肢沈重疼痛；內盛於裏，則腹痛自利也。水氣停於上焦胸肺，則欬喘而不能臥；停於中焦胃府，則嘔而或下利；停於下焦膀胱，則小便不利。而或少腹滿，種種諸證，總不外乎陰寒之水，而不用五苓者，以非表熱之飲也。不用小青龍者，以非表寒之飲也。故惟主以真武湯，溫寒以制水也。（汪）或下利者，謂前自下利，係二三日之證，此必是前未嘗下利，指四五日後始下利者而言。

真武湯方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白朮 二兩〇外 生薑 三兩切

附子 一枚炮去

子一枚炮去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一兩，乾薑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爲半斤。外薑，五味下，有切字，成本，細辛下，無一兩二字。乾薑下，有各字。

千金翼，半斤下。有利不止便。

漢書，宜桃花湯十一字。

〔張〕此方本治少陰病水飲內結，所以首推朮附，兼茯苓生薑之運脾滲水爲務。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藥之微旨，非聖人不能。蓋此證雖曰少陰本病，而實緣水飲內結，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痛，而小便反不利也。若極虛極寒，則小便必清白無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則知其人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已素虧。若不用芍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烈乎。卽如附子湯，桂枝加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皆芍藥與附子並用，其溫經護

營之法。與保陰回陽不殊。後世用藥。獲仲景心法者。幾人哉。〔知〕白通通脈真武。皆爲少陰下利而設。白通四逆。附子皆生用。惟真武一證。熟用者。蓋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炮熟則溫中去飲。白通諸湯。以通陽爲重。真武湯以益陽爲先。故用藥有輕重之殊。乾薑能佐生附。以溫經。生薑能資熟附。以散飲也。〔錢〕加減法。爲後世俗醫所增。察其文理。紕繆。惡其紫之亂朱。故逐一指摘其誤。使學者有所別識云。今以文義。不歸于斯。任氏引武陵陳氏亦云。加減法。係後人所附。而非仲景原文矣。

王氏易簡方。此藥不惟陰證傷寒可服。若虛勞人。增寒壯熱。欬嗽下利。皆宜服之。因易名固陽湯。增損一如前法。今人每見寒熱。多用地黃當歸鹿茸。補益精血。殊不知此等藥味多甘。却欲懲腸。若脾胃大段充實。服之方能滋養。然猶恐因時致傷胃氣。胃爲倉廩之官。受納水穀之所。五臟皆取氣於胃。所謂精氣血氣。皆由穀氣而生。若用地黃等藥。未見其生血。穀氣已先有所損矣。孫兆謂補腎不如補脾。正謂是也。故莫若以固陽湯。調其寒熱。不致傷脾。飲食不減。則氣血自生矣。直指方。治少陰腎證。水飲與裏寒。合而作嗽。腹痛下利。

於本方。加乾薑細辛五味子。凡年高氣弱久嗽通用。仍間服養正丹。

醫史。朱右撰樓寧生傳云。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沈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爲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皆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伯仁卽與真武湯。凡用附子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伯仁。伯仁

曰其脈兩手皆沈微，無表裏證，此證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絕，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凝熱壅，須用硝黃，氣隨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或本。玉函，色赤。作赤色。止

下。玉函有而字。

〔成〕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爲裏寒，身熱不惡寒，面色赤，爲外熱，此陰基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也。與通脈四逆湯，散陰通陽。〔汪〕武陵陳氏云，裏寒外熱者，寒基於裏，有陰無陽，而無根失守之火，浮越於外也。與通脈四逆湯，以溫裏散寒。〔澗〕格，拒格也。亦曰隔陽，陰陽隔難也。又曰戴陽，浮於上如戴也。夫裏寒入裏，陰氣未有不盛者，然其刺不過陽愈微陰愈盛耳。

通脈四逆湯方

甘

草

二兩或〇全書。作二兩。

乾

薑

三兩強人可四兩

附

子

大者一枚生用去支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面色

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

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病皆與方相

應者，乃服之。千金翼。葱下。有二字。玉函。作桔梗二兩。全書。作人參一兩。成本。玉函，無病皆以下十字。玉函，無去葱去芍藥去桔梗八字。千金翼。乃服間。有加餘

二字。汪氏云。去葱去芍藥去桔梗。此係衍文。

〔汪〕武陵陳氏云。通脈四逆。卽四逆湯也。其異於四逆者。附子云大。甘草乾薑之分兩加重。然有何大異。而加通脈以別之。曰四逆湯者。治四肢逆也。論曰。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陽氣虛也。故以四逆益裏陽。使其氣相順接。而厥逆愈矣。至於裏寒之甚者。不獨氣不相順接。并脈亦不相順接。其證更劇。故用四逆湯。而制大其劑。如是則能通脈矣。同一藥耳。加重則其治不同。命名亦別。方亦靈怪矣哉。〔錢〕加減法。揣其詞義。淺陋。料非仲景本意。何也。原文中。已先具諸或有之證。然後出方立治。則一通脈四逆湯。其證皆可該矣。豈庸續用加減邪。況其立意。庸惡陋劣。要皆出于鄙俗之聲。未敢竟削。姑存之以備識者之鑑云。

汪氏云。據條辨。云通脈者。加葱之謂。其言甚合制方之意。況上證云。脈微欲絕云云。其人面赤色。其文一直貫上。則葱宜加入方中。不當附於方後。雖通脈之力。不全在葱。實賴葱爲引。而効始神。方中無葱者。乃傳寫之漏。不得名通脈也。錢氏云。以四逆湯。而倍加乾薑。其助陽之力。或較勝。然既增通脈二字。當自不同。恐是已加葱白。以通湯氣。有白通之義。故有是名。疑是久遠差訛。或編次之失。致原方中脫落。未可知也。○案二氏之說。未知果是否。姑附存于斯。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錫〕凡少陰病四逆。俱屬陽氣虛寒。然亦有陽氣內鬱。不得外達而四逆者。又宜四逆散主之。枳實。胃家之宣品。所以宣通胃絡。芍藥。疏洩經絡之血脈。甘草。調中。柴胡。啓達陽氣于外行。陽氣通而四肢溫矣。魏士千曰。泄利下重者。裏急後重也。其非下利清穀明矣。〔鑑〕四逆。雖陰盛不能外溫。然亦有陽爲陰鬱。不得宣達。而令四

肢逆冷者。但四逆而無諸寒熱證。是既無可溫之寒。又無可下之熱。惟宜疏暢其陽。故用四逆散主之。〔錢〕少陰病者。即前所謂脈微細。但欲寐之少陰病也。成氏云。四逆。四支不溫也。其說似與厥冷有異。然論中或云厥。或云厥逆。或云四逆。或云厥冷。或云手足寒。或云手足厥寒。皆指手足厥冷而言也。

案成氏周氏魏氏。並以此條證。爲傳經邪氣之熱厥。錢氏指摘其非。是矣。

四逆散方

甘草

枳

實

破水漬
炙乾

柴

胡

芍

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二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注〕案此方。雖云治少陰。實陽明少陽藥也。〔柯〕加味俱用五分。而附子一枚。薤白三升。何多寡不同。若是不。能不疑于叔和編集之誤耳。〔錢〕詳推後加減法。凡原文中。每具諸或有之證者。皆有之。如小柴胡湯。小青龍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四逆散。皆是也。愚竊揆之以理。恐未必皆出于仲景。

程云。四逆散一證。寒熱未經詳定。姑依小柴胡例。從事和解。然黃芩已經革去。而使人知少陰之有火。誠人身之至寶。而不可須臾失也。

醫學入門。祝仲寧號橘泉。四明人。治週身百節痛。及胸腹脹滿。目閉肢厥。爪甲青黑。醫以傷寒治之。七日昏

沈弗效。公曰：此得之怒火，與痰相搏，與四逆散加苓連瀉三焦火而愈。○案此案本出程篁墩文集，橘泉翁傳，但不著四逆散之名，云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千金翼。下利。作不利。

〔錫〕少陰病，下利六七日，陰盡出陽之期也。〔鑑〕凡少陰下利清穀，欬嘔不渴，屬寒飲也。今少陰病六七日，下利黏穢，欬而嘔渴，煩不得眠，是少陰熱飲爲病也。飲熱相搏，上攻則欬，中攻則嘔，下攻則利，熱耗津液，故渴，熱擾於心，故煩不得眠，宜猪苓湯利水滋燥，飲熱之證，皆可愈矣。〔汪〕此方乃治陽明病，熱渴引飲，小便不利之劑，此條病亦借用之，何也？蓋陽明病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乃水熱相結而不行，茲者少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亦水熱搏結而不行也。病名雖異，而病源則同，故仲景同用猪苓湯主之，不過是清熱利水，兼潤燥滋陰之義。

案此條視之黃連阿膠湯證，乃有效嘔渴及小便不利，而大便利之諸證，所以不同也。又案前條云：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可知此條下利嘔渴心煩同證，而有不得眠及不白之異，乃是寒熱分別處。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錢〕此條得病淺二三日，即口燥咽乾而成急下之證者，乃少陰之變，非少陰之常也。然但口燥咽乾，未必即是急下之證，亦必有實質之證，實熱之脈，其見證雖少陰，而有邪氣復發陽明，即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

所後傳。爲胃家實之證據。方可急下。而用大承氣湯也。其所以急下之者。恐入陰之證。陽氣漸亡。胃府敗損。必至厥躁呃逆。變證叠起。則無及矣。故不得不急也。〔舒〕少陰挾火之證。復轉陽明。而口燥咽乾之外。必更有腸明胃實諸證兼見。否則大承氣湯不可用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氣湯。〔原注〕

臣大柴胡。○自利。玉函。張經。作下利。可字。成本。玉函。作急。是也。宜下。張經。有大柴胡湯四字。宜。作屬。大承氣湯下。有證字。

〔錢〕此亦少陰之變例也。自利。寒邪在裏也。自利清水。即所謂清水完穀。此則併無完穀。而止利清水。其色且純青矣。清水固屬寒邪。而青則又寒色也。故屬少陰。成氏及方注。皆以爲肝色。誤矣。若證止如此。其爲四逆湯證無疑。不謂胃中清水。雖自利而去其穀食之渣滓。熱邪尙留于胃。所以心下按之必痛。且口中乾燥。則知邪氣雖入少陰。而陽明實熱尙在。非但少陰證也。其熱邪熾盛。迫胃中之津液下奔。下焦寒甚。故皆清水。而色純青也。陽邪暴迫。上則胃中之津液。下則腎家之真陰。皆可立盡。故當急下之也。

名醫類案曰。孫兆治東華門寶太耶患傷寒。經十餘日。口燥舌乾而渴。心中疼。自利清水。衆醫皆相守。但調理耳。汗下皆所不敢。寶氏親故相謂曰。傷寒邪氣。害人性命甚速。安可以不次之疾。投不明之醫乎。召孫至曰。明日即已不可下。今日正當下。遂投小承氣湯。大便通得睡。明日平復。衆人皆曰。此證因何下之而愈。孫曰。讀書不精。徒有蓄癰。口燥舌乾而渴。豈非少陰證耶。少陰證固不可下。豈不聞少陰一證。自利清水。心下痛。下之而愈。仲景之書。明有此說也。衆皆欽服。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服字。玉函。服經。千金。及翼。並作痛。 干

〔錢〕少陰病。而至六七日。邪入已深。然少陰每多自利。而反腹脹不大便者。此少陰之邪。復還陽明也。所謂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故當急下。與陽明篇。腹滿痛者急下之。無異也。以陰經之邪。而能復歸陽明之腑者。即惡寒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邪入于陰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故還之于府。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之義也。然必驗其舌。聚其脈。有不得不下之勢。方以大承氣下之耳。〔舒〕少陰復轉陽明之證。腹脹不大便者。然必兼見舌胎乾燥。惡熱欲冷。方爲實證。

少陰病。脈沈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汪〕少陰病。本脈微細。但欲寐。今者輕取之微脈不見。重取之細脈幾亡。伏匿而至於沈。此寒邪深中於裏。殆將入藏。溫之不容以不急也。少邊則惡寒身重。吐利躁煩。不得臥寐。手足逆冷。脈不至等。死證立至矣。四逆湯之用。其可緩乎。〔成〕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不云急溫。此少陰病脈沈。而云急溫者。彼雖寒甚。然而證已形見于外。治之則有成法。此初頭脈沈。未有形證。不知邪氣所之。將發何病。是急與四逆湯溫之。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心中溫溫。玉函。作心中溫溫。千金。作心中溫溫。玉函。成本。作急。非也。

〔鑑〕飲食入口即吐。且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惡心不已。非少陰寒虛吐也。乃胸中寒實吐也。故始得之。脈弦遲。弦者飲也。遲者寒也。而手足寒者。乃胸中陽氣。爲寒飲所阻。不能通於四肢也。寒實在胸。當因而越之。故

不可下也。若膈上有寒飲。但乾嘔有聲。而無物出。此爲少陰寒虛之飲。非胸中寒實之飲也。故不可吐。惟急溫之。宜四逆湯。或理中湯。加丁香吳茱萸亦可也。〔程〕溫溫字。與下文寒飲字對。欲吐復不能吐。與下文乾嘔字對。乾。空也。飲食入口即吐。業已吐乾矣。仍復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此非關後入之飲食。吐之未盡。而胸中另有物。爲之格拒也。胸中實者。寒物窒塞于胸中。則陽氣不得宣越。所以脈弦邊。而非微細者比。手足寒。而非四逆者比。但從吐治。一吐而陽氣得通。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虛寒從下上而阻留其飲于胸中。究非胸中之病也。直從四逆湯。急溫其下矣。〔柯〕當吐之。宜瓜蒂散。

少陰病。下利脈微瀼。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原注〕脈經云。少陰經可五十壯。

〔錢〕陽氣衰少則脈微。寒邪在經則脈澀。陰邪下走則利。上逆則嘔也。腎藏之真陽衰微。不能升越而爲衛氣。衛氣不密。故汗出也。必數更衣。反少者。即裏急後重之謂也。乃下焦陽虛。清陽不能升舉。少陰寒甚。陰氣內迫。而下攻也。陽氣陷入陰中。陰陽兩相牽掣。致陰邪欲下走而不得。故數更衣。陽氣雖不得上行。猶能提吸。而使之反少也。當溫其上。前注皆謂灸頂上之百會穴。以升其陽。或曰。仲景無明文。未可強解。以意測之。非必巔頂然後謂之上也。蓋胃在膈之上。當以補煖升陽之藥溫其胃。且灸之。則清陽升。而濁陰降。水穀分清。而下利自止矣。灸之者。灸少陰之脈穴。或更灸胃之三脘也。即前所謂當灸之。附子湯主之之法。〔舒〕此經陽虛氣降。陰弱津衰。故數更衣。而出弓反少也。更衣者。古人如廁。大便必會。醫一婦人。腹中急痛。惡寒厥逆。嘔而下利。脈見微瀼。予以四逆湯投之。無効。其夫告曰。昨夜依然作泄無度。然多空坐。醉脹異常。尤可奇者。前陰雖出一

物。大如柚子。想是尿脬。老婦尙可生乎。予卽商之仲遠。仲遠躊躇曰。是證不可溫其下。以逼迫其陰。當用灸法溫其上。以升其陽而病自愈。予然其言。而依其法。用生薑一片。貼頭頂百會穴上。灸艾火三壯。其脬卽收。仍服四逆湯。加茱朮。一劑而愈。

案溫其上灸之。義未詳。方氏云。上。謂頂百會是也。汪氏云。百會。治小兒脫肛久不差。此證亦灸之者。升舉其陽也。喻氏程氏柯氏金鑑。皆從方說爲解。特志聽錫駒並云。溫其上。助上焦之陽。與錢所援或曰之說略同。汪氏又引常器之云。灸太衝。郭白雲云。灸太谿。脈經云。灸厥陰俞。俱誤也。

傷寒論輯義卷六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厥陰病脈證并治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

止。玉函。食則上。有甚者二字。利不止。作不
肯止。服經。千金翼。並同。无食則之食。

〔程〕厥陰者。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極則逆。逆固厥。其病多自下而上。所以厥陰受寒。則雷龍之火。逆而上奔。撞心而動心火。心火受觸。則上焦俱擾。是以消渴。而心煩疼。胃虛而不能食也。食則吐衄。則胃中自冷可知。以此句結前證。見爲厥陰自病之寒。非傳熱也。且以見烏梅丸。爲厥陰之主方。不但治衄宜之。蓋肝脈中行。通心肺上竅。故無自見之證。見之中上二焦。其厥利發熱。則厥陰之本證。胃虛藏寒。下之則上熱未除。下寒益甚。故利不止。〔錢〕邪入厥陰。則陰邪自下。迫陽于上。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而消渴也。消渴者。飲水多而渴不止也。陰中之陽。受迫而在上。故消渴而胃覺飢。然終是陰邪。所以不欲食。客熱尙不殺穀。況陰邪乎。即使強食。陰邪不能腐化。濕熱鬱蒸。頃刻化而爲衄。隨陰氣之上逆。故吐衄也。若不知。而以苦寒誤下之。則胃陽敗絕。真陽下脫。故利不止也。〔舒〕按此條。陰陽雜錯之證也。消渴者。兩有熱也。厥陰邪氣上逆。故上撞心。疼熱者。熱甚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飢而不欲食者。陰寒在胃也。強與之食。亦不能納。必與飢衄俱出。故食則吐衄也。此證上熱下寒。若因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張〕張卿子曰。嘗見厥陰消渴數證。

舌盡紅赤。厥冷脈微渴甚。服白虎黃連等湯皆不救。蓋厥陰消渴皆是寒熱錯雜之邪。非純陽亢熱之證。豈白虎黃連等藥所能治乎。〔鑑〕此條總言厥陰爲病之大綱也。厥陰者。爲陰盡陽生之藏。與少陽爲表裏者也。邪至其經。從陰化寒。從陽化熱。故其爲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也。

楊氏活人總括云。張氏有言。厥陰爲病。消渴。氣上衝心。飢不欲食。食即吐。吐既出於胃冷。役有消渴之證。何哉。蓋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耳。設或大便鞅結。是亦蘊毒使然。又不可指爲燥糞。但用生料理中湯。加大黃。入蜜。以利之。白朮乾薑。所以輔大黃也。案大書。加味理中飲。本于此說。當效。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玉函。千金翼。脈上。有其字。

〔鑑〕厥陰中風。該傷寒而言也。脈微。厥陰脈也。浮。表陽脈也。厥陰之病。既得陽浮之脈。是其邪已還於表。故爲欲愈也。不浮則沈。沈裏陰脈也。是其邪仍在於裏。故爲未愈也。〔錫〕王夏能曰。陽病得陰脈者死。不浮。未必即是陰脈。故止未愈。不曰沈而曰不浮。下字極括。〔張〕案仲景三陰。皆有中風。然但言欲愈之脈。而未及於證治者。以風爲陽邪。陰經之中。得風氣流動。反爲欲愈之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玉函。千金翼。作從丑盡卯。

〔錫〕少陽旺于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厥陰病解于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徐旭升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爲主也。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玉函。千金翼。愈上有卽字。喻本程本。雖本。並無渴字。

〔程〕厥陰之見上熱。由陰極於下。而陽阻於上。陰陽不相順接使然。非少陰水來剋火。亡陽於外者比。寒涼不

可犯下焦而不妨上焦。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使陽神得以下通。而復不犯及中下二焦。亦陰陽交接之一法也。

案成氏以降。以渴欲飲水。爲陽回氣緩。欲解之佳兆。殊不知消渴。乃厥陰中之一證。特柯氏註云。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陰消渴最宜之。是也。蓋曰愈者。非厥陰病愈之義。僅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也。汪氏引武陵陳氏。辨篇首消渴。與此條之消渴不同。竟不免牽強耳。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錫〕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屬陰寒之證。故不可下。然不特厥逆爲不可下。即凡屬虛家。而不厥逆者。亦不可下也。張均衡曰。虛家傷寒。未必盡皆厥逆。恐止知厥逆爲不可下。而不知虛家雖不厥逆。亦不可下。故併及之。〔汪〕仲景於後條。雖云熱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下之一法。不輕試也。諸字。是該下文諸厥之條而言。虛家亦然者。言人於未病之前。氣血本虛家也。

案玉函。從此條以下至篇末。別爲一篇。題曰辨厥利嘔噦病形證拾第十。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成〕陰氣勝則厥逆而利。陽氣復則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則陰氣還勝。而復利也。〔張〕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言傷寒表證罷。先見厥利。而後發熱。非陰證始病。便見厥利也。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傷寒始加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

除中。〔原注〕一云傳中。

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

也。後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脹之。成本。玉函。作後三日脈之。玉函。无所以然以下三十八字。

食以索餅。千金翼。作食之索餅。後日

〔錢〕自始發熱。至夜半愈。是上半截原文。所以然者。至必發癰膿止。乃仲景自爲註脚也。但厥反九日而利句下。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不然。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二句。且所以然句下云。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是明明說出。其爲脫落無疑矣。然何以知其爲復發熱利止乎。上條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況自食索餅後。並不言利。是以知其復發熱而利止也。言始初邪入厥陰。而發熱者六日。熱後厥者九日。是發熱止六日。而厥反九日。厥多于熱者三日矣。故寒邪在裏而下利也。厥後復發熱三日。利必自止。大凡厥冷下利者。因寒邪傷胃。脾不能散精以達于四肢。四肢不能稟氣于胃而厥。厥則中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平胃氣已回。但恐爲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胃中垂絕之虛陽復欲。暫開而將必復閉。未可知也。姑且食以索餅。索餅者。疑卽今之條子麵。及饊子之類。取其易化也。食後不傳滯而發熱。則知已能消穀。胃氣無損而尚在。其病爲必愈也。何也。恐其後發之暴熱暫來。出而復去故也。食後三日脈之。而厥後之熱續在者。卽期之。明日夜半愈。所以然者。以其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計後三日續發之熱。又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爲陰陽相均。勝復之氣當和。故期之。且日夜半。陰極陽回之候。其病當愈。

所謂厥陰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所謂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爲陰陽相當而愈。則其熱當止矣。若脈仍數。而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陽邪太過。隨其蘊蓄之處。必發癰腫也。(汪)卽來復驟去者。此胃中真氣得食。而盡泄於外。卽名除中。而必死矣。(魏)食索餅以試之。若發熱者。何以知其胃氣亡。則此熱。乃暴來出而復去之熱也。卽如脈暴出者。知其必死之義也。陰已盛極于內。孤陽外走。出而離陰。忽得暴熱。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凡仲景言曰。皆約略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厥七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柯)發癰腫。是陽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傷寒留毒者是也。

案金鑑云。不發熱之不字。當是若字。若是不字。卽是除中。何以下接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之文也。蓋二恐字。皆疑爲除中而下之。若是發熱。則不可更言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此說不可從。

案方云。索當作素。謂以素常所食之餅餌飼之。一說。無肉曰素。志聰云。索餅。麥餅也。此說非也。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漚麪使合并也。蒸餅。湯餅。蠋餅。髓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爾雅雜記云。凡以麪爲食具。皆謂之餅。清來集之倘湖樵書云。今俗以麥麪之線索而長者曰麪。其圓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麪耳。此漢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知是錢氏爲條子麪者。確有依據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傷微其熱。脈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今與。玉函。作而與。此名。玉函。千金翼。作此爲。錢曰。微。

讀爲
據。

〔汪〕脈遲爲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必其病初起。便發厥而利。至六七日。陽氣回復。乃乍發熱。而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但見其發熱下利。誤認以爲太少合病。因與黃芩湯。微其熱。微。卽除也。又脈遲云云者。是申明除其熱之誤也。〔成〕除去也。中。胃氣也。言邪氣太甚。除去胃氣。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也。〔柯〕除中。則中空無陽。反見善食之狀。俗云食祿將盡者。是也。〔程〕對上文看。則食入必發熱可知矣。必見下利厥逆發躁等證而死。上條脈數。此條脈遲。是題中二眼目。

案金鑑云。傷寒脈遲六七日之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非除中證矣。有此四字。始與下文反與黃芩湯之義相屬。此說頗有理。然而汪氏太明備。不必補厥而下利四字。而義自通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汪〕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回變熱。熱邪太過。而反汗出。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其喉爲痺。痺者。閉也。此以解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故也。又熱邪太過。無汗而利不止。便膿血者。此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泄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痺。或問。中寒之邪。緣何變熱。余答曰。元氣有餘之人。寒邪不能深入。纏著肌表。即便發熱。此傷寒也。元氣不足之人。寒邪直中陰經。不能發熱。此中寒也。寒中厥陰。爲陰之極。陰極則陽生。故發熱。然亦當視其人之元氣何如。若發熱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元氣太虛之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真陽脫也。有發熱而仍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

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不能勝邪熱。全賴涼藥以平之也。余疑此條證。或於發厥之時。過服熱藥。而至於此。學者臨證。宜細辨之。

案汪云。常器之曰。喉痺。可桔梗湯。便膿血。可桃花湯。然桃花湯內有乾薑。過於辛熱。不可用也。如黃芩湯。可借用之。張云。便膿血者。白頭翁湯。未知何是。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四五日下。成本。玉函。有而字。

〔程〕傷寒母論一二日至四五日。而見厥者。必從發熱得之。熱在前厥在後。此爲熱厥。不但此也。他證發熱時不復厥。發厥時不復熱。蓋陰陽互爲勝復也。唯此證。孤陽操其勝勢。厥自厥。熱仍熱。厥深則發熱亦深。厥微則發熱亦微。而發熱中。兼夾煩渴。不下利之裏證。總由陽陷于內。斂其陰於外。而不相接也。須用破陽行陰之法。下其熱。而使陰氣得伸。逆者順矣。不知此而反發汗。是徒從一二日。及發熱上起見。認爲表寒故也。不知熱得辛溫。而助其升散。厥與熱兩不除。而早口傷爛赤矣。〔喻〕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熱而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此云應下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裏之熱。即名爲下。如下利鐵錒。但用小承氣湯止耳。從未聞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發汗。寧不引熱勢上攻。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

案喻註云。先四逆而後厥。則似以四逆與厥。分爲二證。錢氏於四逆散註。辨厥四逆同一義。極是。當參攷。案注云。此條。係陽明篇錯簡。此說非也。此證固是陽明胃家實。然以其厥者。與厥陰之厥相似。故揭于此篇。

與下白虎湯條同意。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鑑〕傷寒邪傳厥陰。陰陽錯雜爲病。若陽交於陰。是陰中有陽。則不厥冷。陰交於陽。是陽中有陰。則不發熱。惟陰盛不交於陽。陰自爲陰。則厥冷也。陽亢不交於陰。陽自爲陽。則發熱也。蓋厥熱相勝則逆。逆則病進。厥熱相平則順。順則病愈。今厥與熱日相等。氣自平。故知陰陽和。而病自愈也。〔喻〕厥終不過五日以下三句。即上句之註脚。〔程〕云自愈者。見厥熱已平。其他些少之別輕。舉不足言矣。〔魏〕厥熱各五日。皆假以爲驗之辭。俱不可以日拘。如算法較爲問答。以明其數。使人得較量其虧盈也。厥之本于肝。忽發熱忽厥。亦猶少陽往來寒熱之義也。陽經病本于府。病淺在表。陰經病本于藏。病深在裏。此所以爲時之久暫不同也。觀于達證之一日間日三日。發之遲速不同。則少陽之往來寒熱。厥陰之忽熱忽厥。皆肝經藏之本然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成本〕玉函。冷之者。無。

〔魏〕凡厥者。其間爲寒爲熱不一。總由肝藏受病。而筋脈隧道同受其患。非陰盛而陽衰。陽爲寒邪所陷。則陽盛而陰衰。陰爲熱邪所阻。二氣之正。必不相順接交通。寒可致厥。熱亦可致厥也。言凡厥者。見人遇厥。當詳辨其熱因寒因。而不可槩論。混施也。夫厥之爲病何狀。手足逆冷。是爲厥也。在陰經諸證。原以手足溫冷分寒熱。今凡厥俱爲手足逆冷。則是俱爲寒。而非熱矣。不知大寒似熱。大熱似寒。在少陰已然。至厥陰之厥證。陰陽凡不順接。皆厥也。又豈可槩言寒邪。反混施也。此仲景就厥陰病中。厥之一證。令人詳分寒熱。便于立法以出治。

也。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藏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非就厥也。成本。作非爲就厥也。王肯堂校本千金翼。作死一字。令病者。玉函。作今病者。成本。玉函。時煩下。無者字。上入下。無其字。又主久利。四

字。玉函無。千金翼。爲細註。

〔鑑〕傷寒脈微而厥。厥陰脈證也。至七八日不回。手足厥冷。而更通身膚冷。躁無暫安之時者。此爲厥陰陽虛陰盛之藏厥。非陰陽錯雜之虵厥也。若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不似藏厥之躁無暫安時。知虵上膈之上也。故其煩須臾復止也。得食而吐。又煩者。是虵聞食臭而出。故又煩也。得食虵動而嘔。虵因嘔吐而出。故曰其人當自吐虵也。虵厥主以烏梅丸。又主久利者。以此藥性味酸苦辛溫。寒熱並用。能解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之邪也。〔喻〕脈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爲藏厥虵厥也。惟膚冷而躁無暫安時。乃爲藏厥。用四逆湯及灸法。其厥不回者死。〔柯〕藏厥虵厥。細辨在煩躁。藏寒則躁而不煩。內熱則煩而不躁。其人靜而時煩。與躁而無暫安者。迥殊矣。此與氣上撞心。心中痞熱。饑不能食。食即吐虵者。互文以意見也。看厥陰諸證。與本方相符。下之利不止。與又主久利句合。則烏梅丸。爲厥陰主方。非只爲虵厥之劑矣。〔魏〕此爲藏寒。此藏字即指胃。內經十二藏。并府以言藏也。其虵因胃底虛寒。浮游于上。故有易吐之勢。

案金鑑云。此爲藏寒之此字。當是非字。若是此字。即是藏厥。與辨虵厥之義不屬。此說誤矣。蓋此證屬熱胃。

寒。就避寒就溫。故上入其膈也。若果非藏寒。則烏梅丸中。宜不用附子乾薑桂枝蜀椒之辛熱。柯氏亦誤作非藏寒。抑何不思之甚也。

總病論。藏厥。宜四逆湯。極冷服之。

烏梅丸方

烏

梅

三百枚。○成本。枚作箇。

細

辛

六兩

乾

薑

十兩

當

歸

四兩

黃

連

十六兩。○成本。作一斤。千金。作十兩。

附

子

六兩。炮去皮。○方周編誤。並作六枚。成本。此與桂枝。並脫去皮字。

蜀

椒

四兩。去汗。

桂

枝

六兩。去皮。

人

參

六兩

黃

蘗

六兩。○千金云。一方。用茶蘗。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斗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成本。丸字。並作員。續。志。應。錫。聘。作。履。千金。五

斗米。作五升米。泥。作泥。和藥。作藥中攪三字。飯熟下。玉函。有取字。臭食。作食臭。

〔吳〕此方。主胃氣虛。而寒熱錯雜之邪。積於胸中。所以就不安。而時時上攻。故仍用寒熱錯雜之味治之。方中烏梅之酸。以安胃。蜀椒之辛。以泄滯。連蘗之苦。以降氣。蓋就聞酸則定。見辛則伏。遇苦則下也。其他參歸以補氣血之虛寒。薑附以溫胃中之寒飲。若無飲則不嘔逆。就亦不上矣。辛桂以祛陷內之寒邪。若無寒邪。雖有寒飲。亦不致嘔逆。若不嘔逆。則胃氣縱虛。亦不致就厥。〔程〕名曰安就。實是安胃。故并主久利。見陰陽不相順接。厥而下利之證。皆可以此方括之也。

內臺方議云。蚊厥者。乃多死也。其人陽氣虛微。正元衰敗。則飲食之物不化精。反化而爲蚊蟲也。蚊爲陰蟲。故知陽微而陰勝。陰勝則四肢多厥也。若病者時煩時靜。得食而嘔。或口常吐苦水。時又吐蚊者。乃蚊輕也。又腹痛。脈反浮大者。亦蚊證也。有此當急治。不治殺人。故用烏梅爲君。其味酸能勝蚊。以川椒細辛爲臣。辛以殺蟲。以乾薑桂枝附子爲佐。以勝寒氣。而溫其中。以黃連黃柏之苦以安蚊。以人參當歸之甘而補緩其中。各爲使。且此蚊蟲爲患。爲難比寸白等。劇用下殺之劑。故得勝制之方也。

千金方。治冷痢久下。烏梅圓。即本方。

傷寒熱少微厥。指一作熱頭寒。嘔嘔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

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或本玉函。微厥。作厥微。千金翼。

指頭。作指頭。

〔程〕熱既少厥微。而僅指頭寒。雖屬熱厥之輕者。然熱與厥並現。實與厥微熱亦微者。同爲熱厥之例。故陰陽勝復。難以揣摩。但以嘔嘔不欲食煩躁。定爲陽勝。不設食似熱。小便利色白。欲得食。定爲陰復。蓋陰陽不甚在熱厥上顯出者。如此證。熱雖少。而厥則不僅指頭寒。且不但嘔嘔不欲食。而加之嘔。不但煩躁。而加之胸脅滿。則自是厥深熱亦深之證也。微陰當不能自復。必須下之。而以破陽行陰爲事矣。苟不知此。而議救於便血之後。不已晚乎。此條下半截曰。小便利色白。則上半截。小便短色赤。可知。是題中二眼目。嘔嘔不欲食。欲得食。是二眼目。胸脅煩躁。與熱除。是二眼目。熱字包有煩躁等證。非專指發熱之熱也。

汪云。補亡論。郭白雲云。熱不除而便血。可犀角地黃湯。柯云。此少陽半表半裏症。微者小柴胡和之。深者大

柴胡下之。○案以上二說恐與經旨畔矣。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鑑〕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是謂大腹不滿，而惟小腹滿，按之痛也。論中有小腹滿，按之痛，小便自利者，是血結膀胱證，小便不利者，是水結膀胱證，手足熱，小便赤澀者，是熱結膀胱證，此則手足冷，小便數而白，知是冷結膀胱證也。〔程〕發厥雖不結胸，而小腹滿，實作痛結，則似乎可下，然下焦之結多冷，不比上焦之結多熱也。況手足厥，上焦不結，惟結膀胱關元之處，故曰冷結也。〔錢〕關元者，任脈穴也，在臍下三寸，亦穴之在小腹者，總指小腹滿痛而言，故謂冷結在膀胱關元也。〔柯〕當知結胸證有熱厥者，〔汪〕補亡論，龐安時云，宜灸關元穴，據圖經云，關元一穴，係腹部中行，在臍下三寸，是三陰任脈之會，治臍下疝痛，灸之夏可百壯，愚以灸關元而膀胱之冷結自解矣。

案總病論，刪言我不結胸五字，似是傷寒總要云，小腹下焦所治，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或用真武湯。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

熱不除者，必便膿血。

玉函，無兩者字，便，作清。成本，無上苦字，熱不除者下，有其後二字。

〔鑑〕傷寒邪在厥陰，陽邪則發熱，陰邪則厥寒，陰陽錯雜，互相勝復，故或厥或熱也。傷寒發熱四日，厥亦四日，是相勝也。今厥反三日，復熱四日，是熱多厥少，陽勝陰退，故其病當愈也。當愈不愈，熱仍不止，則熱鬱於陰，其後必便膿血也。

汪云，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桃花湯，誤矣，愚以仲景黃芩湯，可借用之。○案未知是否。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論本。程本。總本。金。並接前條爲一條。

〔方〕此反上條而言，進謂加重也。〔程〕厥陰少陽一藏一府，少陽在三陽爲盡，陽盡則陰生，故有寒熱之往來。厥陰在三陰爲盡，陰盡則陽生，故有厥熱之勝復。凡遇此證，不必論其來自三陽，起自三陰，祇論厥與熱之多少。熱多厥少，知爲陽勝，陽勝病當愈。厥多熱少，知爲陰勝，陰勝病日進。熱在後而不退，則爲陽過勝，過勝而陰不能復，遂有便血諸熱證。厥在後而不退，則爲陰過勝，過勝而陽不能復，遂有亡陽諸死證。所以調停二者，治法須合平陰陽進退之機。陽勝宜下，陰勝宜溫。若不圖之於早，坐令陰竭陽亡，其死必矣。〔汪〕補亡論，常器之云，可四逆湯，待其熱退寒進，厥不復熱者，始可用之。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脈上。玉函。千金翼。有。其字。發。千金翼。作數。

〔鑑〕此詳申厥陰藏厥之重證也。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者，是厥陰陰邪之重病也。若不圖之於早，爲陰消陽長之計，必至於陰氣復復而盛，厥冷日深，煩躁日甚。雖用茱萸附子四逆等湯，恐緩不及事。惟當灸厥陰，以通其陽。如手足厥冷，過時不還，是陽已亡也。故死。〔程〕脈微，厥冷而煩躁，是即前條中所引藏厥之證。六七日前無是也。〔汪〕煩躁者，陽虛而爭，乃藏中之真陽欲脫，而神氣爲之浮越，故作煩躁。常器之云，可灸太衝穴，以太衝二穴，爲足厥陰脈之所注，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或一寸半陷中，可灸三壯。武陵陳氏云，灸厥陰，如關元氣海之類。

宗印云，此當灸厥陰之禁穴，會穴行開章門是也。關元百會亦可。○案，合驗氣海關元，爲得矣。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喻〕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證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煩躁有加。則其發熱。又爲陽氣外散之候。陰陽兩絕。亦主死也。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玉函。無此條。

〔成〕金匱要略曰。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傷寒發熱。爲邪氣獨甚。下利至甚。厥不止。爲府藏氣絕。故死。〔錢〕發熱則陽氣已回。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至甚。厥冷不止者。是陰氣盛極于裏。逼陽外出。乃虛陽浮越于外之熱。非陽回之發熱。故必死矣。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玉函。不利。

作不便利。便字。作怨。

〔魏〕傷寒六七日不利。此必見陽微之證于他端也。而人不反覺。遂延悞其扶陽之方。其人忽而熱發。利行汗出。且不止。則孤陽爲盛陰所逼。自內而出亡于外。爲汗爲熱。自上而隨陰下洩爲利。頃刻之間。陽不守其宅。陰自獨于裏。有陰無陽而死。倘早爲圖。維何致噬臍莫追乎。〔錫〕王元成曰。厥陰病發熱不死。此三節發熱亦死者。首節在躁不得臥。次節在厥不止。三節在汗出不止。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滿。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亡血下之死。

成本。玉函。亡血。有爲字。下。

金匱。作不可下之。下之亡血死。

〔程〕諸四逆厥之不可下者。已條而析之矣。更得言夫虛家亦然之故。傷寒五六日。外無陽證。內無胸腹證。脈

虛復厥。則虛寒二字。人人知之。誰復下者。誤在肝虛則燥而有閉證。寒能凝血故也。故曰此爲亡血下之死。方云。亡與無通。錢本改原文作無血。金鑑云。結胸二字。當是大便二字。不結胸腹滿。脈虛復厥。皆無可下之理。而曰不可下。何所謂邪。○案以上數說。不可從。程註覺允當矣。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發上。玉函。千金。有傷寒二字。

〔錢〕厥多三寒盛于裏。復至下利。則肚腹之內。臟腑經絡。純是陰邪。全無陽氣。雖裏武四逆白通等。溫經復陽之法。恐亦未能挽回陽氣。故曰難治。〔志〕上文五節。言熱言厥。言下利。或病五六日。或病六七日。此節乃通承上文死證之意而言。發熱而厥。至七日而猶然下利者。病雖未死。亦爲難治。上文言死證之已見。此言未死之先機。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原注〕促。一作縱。○成本。玉函。逆下。有者字。

〔喻〕傷寒脈促。則陽氣踴躍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必爲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陽也。

案汪引常器之云。灸太衝穴。未知是否。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白虎湯主之。成本。玉函。熱下。有也字。

〔錢〕滑者。動數流利之象。無沈細微澀之形。故爲陽脈。乃傷寒鬱熱之邪在裏。阻絕陽氣。不得暢達于四肢而厥。所謂厥深熱亦深也。〔鑑〕傷寒脈微細。身無熱。小便清白而厥者。是寒虛厥也。當溫之。脈乍緊。身無熱。胸滿而煩。厥者。是寒實厥也。當吐之。脈實大。小便閉。腹滿鞕痛而厥者。熱實厥也。當下之。今脈滑而厥。滑爲陽脈。裏熱可知。是熱厥也。然內無腹滿痛不六便之證。是雖有熱。而裏未實。不可下而可清。故以白虎湯主之。〔印〕此

章因厥故。復列於厥陰篇中。亦非厥陰之本病也。

居人嘗云。熱厥者。初中病。必身熱頭痛。外別有陽證。至二三日。乃至四五日。方發厥。其熱厥者。厥至半日。却身熱。蓋熱氣深。則方能發厥。須在二三日後也。若微厥。即發熱者。熱微故也。其脈雖沈伏。按之而滑。爲裏有熱。其人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煩躁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憤者。知其熱厥。白虎湯。又有下證悉具。而見四逆者。是失下後。血氣不通。四肢便厥。醫人不識。却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大抵熱厥。須脈沈伏而滑。頭上有汗。其手雖冷。時復指爪溫。須便用承氣湯下之。不可拘忌也。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玉函。千金翼。作脈。爲之細絕。無者字。

〔錢〕四支爲諸陽之本。邪入陰經。致手足厥而寒冷。則真陽衰弱可知。其脈微細欲絕者。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脈者血之府也。蓋氣非血不附。血非氣不行。陽氣既已虛衰。陰血自不能充實。當以四逆湯溫復其真陽。而加當歸以營養其陰血。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細辛三兩

甘草二兩

通草二兩

大棗二十五枚

一法十二枚。○枚。成本。作箇。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錢〕手足厥寒。即四逆也。故當用四逆湯。而脈細欲絕。乃陽衰而血脈伏也。故加當歸。是以名之曰當歸四逆湯也。不謂方名雖曰四逆。而方中並無薑附。不知何以挽回陽氣。是以不能無疑也。恐是歷年久遠。散失遺亡。

訛舛于後人之手。未可知也。從來註傷寒家。皆委曲順解。曾不省察其理。亦何異于成氏之隨文順釋乎。〔柯〕此條證爲在裏。當是四逆本方加當歸。如茯苓四逆之例。若反用桂枝湯攻表。誤矣。既名四逆湯。豈得無薑附。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錢〕此承上文言。手足厥寒。脈細欲絕。固當以當歸四逆治之矣。若其人平素內有久寒者。而又爲客寒所中。其酒陰淫寒。難于解散。故更加吳茱萸之性燥苦熱。及生薑之辛熱以泄之。而又以清酒扶助其陽氣。流通其血脈也。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

三兩

芍

藥

草

桂

枝

細辛

三兩

生薑

半斤切。○千金翼作八兩。方周錢鑄。作三兩。

大

棗

某

黃二升。○玉函。千金翼。作吳茱萸。黃二兩。方周錢鑄。作半斤。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原注〕一方。水酒各四升。○玉函。

千金翼。并用水酒各四升。

〔柯〕此本是四逆。與吳茱萸相合。而爲獨方也。吳茱萸配附子。生薑佐乾薑。久寒始去。

嚴氏濟生方。通脈四逆湯。治霍亂多寒。肉冷脈絕。

即本方加附子。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千金翼。無內字。〕

又作若。

〔鑑〕通身大汗出。熱當去矣。熱仍不去。而無他證。則爲邪未盡而不解也。今大汗出。熱不去。而更見拘急肢疼。且下利厥逆而惡寒。是陽亡於表。寒盛於裏也。故主四逆湯。溫經以勝寒。回陽而斂汗也。〔汪〕內拘急。此寒氣深入於裏。寒主收引。當是腹以內拘急。

案方氏云。內拘急。四肢疼者。亡津液而骨氣不利也。乃以內拘急。爲手足拘急。然內字不妥帖。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玉函。千金翼。汗下。有出字。

〔錢〕上條大汗出。而熱不去。此條大汗出。而不言熱。是無熱矣。或曰。上文下利厥逆而惡寒。且多內拘急四肢疼之證。此條亦大下利厥冷。而不惡寒。其不言熱。乃陽氣猶未飛越于外。得毋較前爲稍輕乎。曰。無熱則陽氣更微。大下利則陰邪更盛。故亦以四逆湯主之。

案玉函經。此下有兩條。曰。表熱裏寒者。脈雖沈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熱也。曰。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身厥舌乾也。所以少陰惡寒而倦。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辨可吐篇。玉函。心下。作心中。成。

〔印〕曰。病人者。非厥陰之爲病。而亦非外受之寒邪也。以手足厥冷。故列於厥陰篇中。〔鑑〕病人手足厥冷。若脈微而細。是寒虛也。寒虛者可溫可補。今脈乍緊勁。是寒實也。寒實者。宜溫宜吐也。時煩吐衄。飢不能食。乃病

在胃中也。今心中煩滿，飢不能食，是病在胸中也。寒飲實邪，壅塞胸中，則胸中陽氣爲邪所遏，不能外達四肢，是以手足厥冷，胸滿而煩，飢不能食也。當吐之，宜瓜蒂散，涌其在上之邪，則滿可消，而厥可回矣。

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

必作利也。

成本。玉函。悸下。有者字。玉函。作與。

〔錢〕金匱云：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太陽篇中有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此二語雖皆仲景本文，然此條並不言飲水，蓋以傷寒見厥，則陰寒在裏，裏寒則胃氣不行，水液不布，必停蓄于心下，阻絕氣道，所以築築然而悸動，故宜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以滲利之，然後却與治厥之藥，不爾則水液既不流行，必漸漬入胃，寒厥之邪在裏，胃陽不守，必下走而作利也。〔錢〕傷寒太陽篇：汗出表未和，小便不利，此條傷寒表未解，厥而心下悸，二證皆用茯苓甘草湯者，蓋因二者見證雖不同，而裏無熱表未和，停水則同也，故一用之，證和營衛以利水，一用之，解表通陽以利水，無不可也。此證雖不曰小便不利，而小便不利之意自在。若小便利，則水不停，則厥悸曷陰寒矣，豈宜發表利水耶？〔汪〕郭雍云：以四逆湯治厥。

金鑑云：厥而心下悸者之下，當有以飲水多四字，若無此四字，乃陰盛之悸，非停水之悸矣，何以即知是水而曰宜先治水耶？○案此說近是。汪氏周氏以此條證爲熱厥兼停水，誤矣。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喉咽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玉函。无而字。喉咽。作咽喉。成本同。千金翼。無寸字。

〔柯〕寸脈沉遲，氣口脈平矣，下部脈不至，根本已絕矣。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

喉咽不利。水穀之道絕矣。汁液不化。而成膿血。下滯而上逆。此爲下厥上竭。陰陽離決之候。生氣將絕於內也。麻黃升麻湯。其方味數多。而分兩輕。重汗散而畏溫補。乃後世粗工之伎。必非仲景方也。此證此脈。急用參附以回陽。尙恐不救。以治陽實之品。治亡陽之證。是操戈下石矣。敢望其汗出而愈哉。絕汗出而死。是爲可必。仍附其方。以俟識者。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

二兩半
去節

升麻

一兩
一分

當歸

一兩一分
○玉函。各一兩六錢。千金翼同。

知母

十八
錢

黃芩

十八
錢

萎蕤

十八錢
一作薑蕤

芍藥

六錢

天門冬

六錢
去心○玉函。千金翼。作天門冬。

桂枝

六錢

茯苓

六錢

甘草

六錢
炙

石膏

六錢
碎綿裹

白朮

六錢

乾薑

六錢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案此條證方不對。註家皆以爲陰陽錯雜之證。回護調停。爲之詮釋。而柯氏斷然爲非仲景方。可謂千古卓見矣。茲不敢繫引諸說云。○又案外臺引小品。載本方。方後云。此張仲景傷寒論方。

傷寒選錄云。此藥之大者。若瘟疫瘧利。表裏不分。毒邪沈熾。或欬或膿或血者。宜前藥。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此。玉函。作爲。通。正。誤。本。作。通。諸。本。同。唯。方。

本作
鍾。

〔錢〕傷寒四五日。邪氣入裏。傳陰之時也。腹中痛。裏邪入裏。胃寒而太陰脾土病也。轉氣下趨少腹者。言裏邪盛而胃陽不守。水穀不別。聲響下奔。故爲欲作自利也。〔周〕愚案腹中痛。又何以知是虛寒。若火痛。必自下逆攻而上。若熱痛。必胸結煩滿而實。故下氣轉趨。知爲裏欲利無疑也。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芩黃

連人參湯主之。

復吐下之。玉函。千金翼。全書。作復吐下之。玉函。無若字。即吐。作即出者。千金翼。寒格上。有而字。

〔王〕案本自寒下。恐是本自吐下。玩復字可見。蓋胃寒則吐。下寒則利。胃寒者不宜吐。醫反吐之。則傷胃氣。遂成寒格。下文文氣不貫。當有關文。

金鑑云。經論中。並無寒下之病。亦無寒下之文。玩本條下文。寒格更逆吐下。可知寒下之下字。當是格字。文義始屬。註家皆釋胃寒下利。不但文義不屬。且與芩連之藥不合。○案柯本。刪更逆吐下四字。要之此條。必有誤脫。

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方

乾 薑

黃 芩

黃 連

人

參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柯〕傷寒吐下後。食入口即吐。此寒邪格熱於上焦也。雖不痞鞭。而病本於心。故用瀉心之半。調其寒熱。以至和平。去生薑半夏者。心下無水氣也。不用甘草大棗者。嘔不宜甘也。〔鑑〕朝食暮吐。脾寒格也。食入即吐。胃熱格也。寒格。當以理中湯。溫其太陰。加丁香降其寒逆。可也。熱格。當用乾薑人參安胃。黃連黃芩。降胃火也。

案金匱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金鑑註文。與此條意同。

保幼大全。四味人參湯。治傷寒脈遲。胃冷嘔吐。即本方。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令。成本。作。今。玉函無。

〔程〕下利脈絕者死。脈實者亦死。必何如而脈與證合也。緣厥陰下利。爲陰寒勝。微熱而渴。則陽熱復也。脈弱。知邪已退。而經氣虛耳。故令自愈。〔錢〕脈弱者。方見其裏氣本然之虛。無熱氣太過。作癰膿便膿血。及喉痺口傷爛赤之變。故可不治。令其自愈也。若或治之。或反見偏勝耳。

案汪氏魏氏周氏。以此條證。爲傳經熱利。誤矣。

旁注集云。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

〔原注〕一云。設脈浮復緊。○千金

玉函。千金
翼。作者。

〔成〕下利。陰病也。脈數。陽脈也。陰病見陽脈者生。微熱汗出。陽氣得通也。利必自愈。諸緊爲寒。設復脈緊。陰氣猶勝。故云未解。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玉函。若。

〔錢〕陰寒下利。而手足厥冷。至于無脈。是其陽已竭。已成死證。故雖灸之。亦不溫也。若脈不還。反見微喘。乃陽氣已絕。其未盡之虛陽。隨呼吸而上脫。其氣有出無入。故似喘非喘而死矣。〔汪〕喘非灸所致。陽氣不因灸復。

則絕證以次第而至。尙論篇云。孤陽隨火氣上逆而脫。誤矣。此條仲景不言當灸何穴。常器之云。當灸關元氣海二穴。

少陰負跌陽者爲順也。

原本。及千金翼。志強本。錫新本。接前條。今據成本。及玉函。分爲別條。

〔錢〕少陰負跌陽句。疑有脫字。不然何至詞不達義邪。前註皆以少陰爲水。跌陽爲土。恐土不能制水。得以反溢而爲嘔吐下利。予其權于土。土強則水有制。而平成可幾。案此喻注。蓋本成。愚恐猶未合于至理。夫少陰腎也。水中有火。先天之陽也。跌陽胃脈也。火生之土。後天之陽也。此承上文下利而言。凡少陰證中。諸陽虛陰盛之證。而至于下利及下利清穀之證。皆由寒邪太盛。非惟少陰命門真火衰微。且火不能生土。中焦胃脘之陽不守。故亦敗泄而爲下利。少陰脈雖微細欲絕。而爲陰寒所勝。則爲少陰之真陽負矣。若跌陽脈尙無虧損。則是先天之陽。雖爲寒邪之所鬱伏。而後天胃脘之陽尙在。爲真陽猶未磨滅。所謂有胃氣者生。故爲順也。若跌陽亦負。則爲無胃氣而死矣。

案此條未妥貼。錢註稍覺穩當。柯氏刪之。蓋有所見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瀉者。必清膿血。

〔成〕下利者。脈當沈而遲。反浮數者。裏有熱也。瀉爲无血。尺中自瀉者。腸胃血散也。隨利下必便膿血。清與圓通。脈經曰。清者。痢也。案脈經。引四時經注。〔汪〕熱利而得數脈。非反也。得浮脈則爲反矣。茲者寸反浮數。此在裏之邪熱。不少斂也。尺中瀉者。陰虛也。陽邪乘陰分之虛。則其血必瘀。而爲膿血。常器之云。宜桃花湯。誤矣。愚意云。宜以仲景黃芩湯代之。

案柯氏以此條屬白頭翁湯部。似是王云黃連阿膠湯亦得。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表上玉面有其字。

〔成〕下利者脾胃虛也。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津液。則胃氣愈虛。必脹滿。〔程〕下利清穀。此爲裏虛。反攻其表。

則汗出而陽從外洩。濁陰得內填。脹滿所由來也。汗劑所以發邪陽之在表也。表若無邪。必拔及裏陽而外洩。

遂生內寒。〔汪〕郭白雲云。宜通脈四逆湯。

下利脈沈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

死。也字。玉面無千金翼。作其。

〔汪〕此辨熱利之脈也。脈沈弦者。沈主裏。弦主急。故爲裏急後重。如帶下之證也。脈大者。邪熱甚也。經云。大則

病進。故爲利未止也。脈微弱數者。此陽邪之熱已退。真陰之氣將復。故爲利自止也。下利一候。大忌發熱。茲者

脈微弱而帶數。所存邪氣有餘。故雖發熱。不至死耳。〔鑑〕由此可知。下利脈大。身熱者必死也。〔舒〕按厥陰下

利。法當分辨陰陽。確有所據。對證用藥。無不立應。但言脈者。玄渺難憑。吾不敢從。

下利脈沈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

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汪〕下利脈沈而遲。裏寒也。所下者清穀。裏寒甚也。面少赤。身微熱。下焦虛寒。無根失守之火。浮於上。越於表

也。以少赤微熱之故。其人陽氣雖虛。猶能與陰寒相爭。必作鬱冒汗出而解。鬱冒者。頭目之際。鬱然昏冒。乃真

陽之氣。能勝寒邪。裏陽回而表和順。故能解也。病人必微厥者。此指未汗出鬱冒之時而言。面戴陽係下虛。此

申言面少赤之故。下虛。即下焦元氣虛。按仲景雖云汗出而解。然於未解之時。當用何藥。郭白雲云。不解。宜通脈四逆湯。〔張〕太陽陽明併病。面色緣緣正赤者。爲陽氣怫鬱。宜解其表。此下利脈沈遲。而面見少赤。身見微熱。乃陰寒格陽於外。則外微熱。格陽於上。則面少赤。仲景以爲下虛者。謂下無其陽。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虛也。虛陽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陽尚有根。或用溫藥。以勝陰助陽。陽得復反而與陰爭。差可恃以無恐。蓋陽返雖陰不能格。然陰尙盛。亦未肯降。必鬱冒少頃。然後陽勝而陰出爲汗。邪從外解。自不下利矣。

傷寒緒論云。戴陽者。面赤如微暍之狀。陰證冷極。發躁面赤。脈沈細。爲浮火上衝。水極似火也。凡下元虛微之人。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則爲戴陽。陽已戴於頭面。而不知者。更行發散。則孤陽飛越。危殆立至矣。大抵陽邪在表之拂鬱。必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溫。若陰證。虛陽上泛而戴陽。面雖赤。足脛必冷。不可但見面赤。便以爲熱也。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玉函。千金翼。誤下。有反字。今全書。作

令。程本
熱本同。

〔周〕下利脈數而渴。邪雖未盡。而數爲熱徵。則亦陽氣自復之候。而無利久入陰之虞。亦可自愈。而不愈者。必熱勢向盛。此不但利不止。而必至圍膜血耳。以此推之。則其脈必數而有力者也。〔汪〕此條。仲景無治法。補亡論。常器之云。可黃芩湯。〔王〕黃連湯。

金匱直解云。脈數而渴。則寒邪去。而利當止。經曰。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挾熱而便膿血。此有熱陷於下焦。使血流腐而爲膿也。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玉函。脈上。有其字。無冷字。生下。

無脈字。不還下。有不還二字。千金同。

〔成〕晬時。周時也。〔錢〕寒邪下利。而六脈已絕。手足厥冷。萬無更生之理。而仲景猶云遇時脈還。手足溫者生。何也。夫利有新久。若久利脈絕。而至手足厥冷。則陽氣以漸而虛。直至水窮山盡。陽氣磨滅殆盡。脈氣方絕。豈有復還之時。惟暴注下泄。忽得之驟利。而厥冷脈絕者。則真陽未至陡絕。一時為暴寒所中。致厥利脈伏。真陽未至陡絕。故陽氣尚有還期。此條乃寒中厥陰。非久利也。故云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若脈不見還。是孤陽已絕而死也。〔柯〕此不嘔不煩。不須反佐。而服白通。外灸少陰及丹田氣海。或可救于萬一。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千金翼。脈上。有其人二字。

〔成〕下利者。裏虛也。脈當微弱反實者。病勝藏也。故死。難經曰。脈不應病。病不應脈。是為死病。〔錢〕所謂實者。乃陰寒下利。裏陽已敗。中氣已傷。胃陽絕而裏藏脈現也。〔印〕以上十章。論下利有表裏陰陽。寒熱氣血。邪正虛實。而為審辨之法。故不立方。

案汪氏以此條證為熱利之死證。恐不然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錫〕夫穀入於胃。藉中土之氣。變化而黃。以成糟粕。猶奉心化赤而為血之義也。若寒傷厥少二陰。則陰寒氣甚。穀雖入胃。不能變化其精微。蒸津液而泌糟粕。清濁不分。完穀而出。故下利清穀也。在少陰則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在厥陰則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俱宜通脈四逆湯。啓生陽

之氣而通心主之脈也。（汪）下利清穀爲裏寒也。外熱爲身微熱。兼之汗出。此真陽之氣外走而欲脫也。前條汗出爲欲解。此條汗出而反厥。乃陽氣大虛也。與通脈四逆湯以溫經固表。通內外陽氣。

案吳人駒云。有協熱下利者。亦完穀不化。乃邪熱不殺穀。其別在脈之陰陽虛實之不同。今驗之。小兒此最多。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鑑〕熱利下重。乃火鬱濕蒸。積氣奔逼廣腸。魄門重閉而難出。卽內經所云。暴注下迫者是也。

金匱直解云。熱利下重。則熱客於腸胃。非寒不足以除熱。非苦不足以堅下焦。故加一熱字。別已上之寒利。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二兩。○金匱。全書。方。錢。錢。錢。並作二兩。

黃

蘗

黃

連

秦

皮

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鑑〕白頭翁。神農本草經。言其能逐血止腹痛。陶弘景謂其能止毒痢。故以治厥陰熱痢。黃蘗苦寒。能清濕熱。厚腸胃。黃蘗瀉下焦之火。秦皮亦屬苦寒。治下痢崩帶。取其收瀉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

枝湯。

成本。脫二宜字。

〔喻〕此與太陽中篇。下利身疼。用先裏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裏爲

急者。見晁曰消之義也。身疼痛有裏有表。必清便已調。其痛仍不減。方屬於表。太陽條中已悉。故此不贊。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以玉函千金翼作爲。无故字。

〔錢〕此又申上文熱利之見證。以證其爲果有熱者。必若此治法也。夫渴與不渴。乃有熱無熱之大分別也。裏無熱邪。口必不渴。設或口乾。乃下焦無火。氣液不得蒸騰。致口無津液耳。然雖渴亦不能多飲。若胃果熱燥。自當渴欲飲水。此必然之理也。寧有裏無熱邪。而能飲水者乎。仲景恐人之不能辨也。故又設此條。以曉之曰。下利渴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膿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千金翼。利下有而字。者。作爲。下字。

〔鑑〕下利裏虛。膿語裏實。若脈滑大。證兼裏急。知其中必有宿食也。其下利之物。又必稠粘臭穢。知熱與宿食合而爲之也。此可決其有燥屎也。宜以小承氣湯下之。於此推之。可知燥屎不在大便。與不與。而在裏之急與不急。便之臭與不臭也。〔汪〕下利者。腸胃之疾也。若膿語則胃家實。與厥陰無與。乃腸中有燥屎。不得下也。治宜小承氣湯者。此半利半結。祇須緩以攻之也。或問。既下利矣。則熱氣得以下泄。何由而致膿語有燥屎也。答曰。此係陽明府實。大熱之證。胃中糟粕。爲邪所壅。留著於內。其未成鞭者。或時得下。其已成鞭者。終不得出。則燥屎爲下利之根。燥屎不得出。則邪熱上乘於心。所以膿語。要之此證須以手按臍腹。當必堅痛。方爲有燥屎之徵。

案少陰篇云。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辨可下篇云。下利心下鞭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宜大承氣湯。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

氣湯並與此條證同。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方〕更煩。言本有煩。不爲利除。而轉甚也。〔柯〕虛煩。對實熱而言。是空虛之虛。不是虛弱之虛。〔鑑〕林瀾曰。此利後餘熱之證也。曰下利後而利止者。必非虛寒之煩。乃熱遺於胸中也。按之心下濡。雖熱而非實熱。故用此以清其虛煩。

嘔家有瘕。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鑑〕心煩而嘔者。內熱之嘔也。渴而飲水嘔者。停水之嘔也。今嘔而有膿者。此必內有癰膿。故曰不可治。但俟嘔膿盡自愈也。蓋癰膿腐穢。欲去而嘔。故不當治。若治其嘔。反逆其機。熱邪內壅。阻其出路。使無所泄。必致他變。故不可治。嘔膿盡則熱隨膿去。而嘔自止矣。鄭重光曰。邪熱上逆。結爲內癰。肺胃之癰是也。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成〕嘔而脈弱。爲邪氣傳裏。嘔則氣上逆。而小便當不利。小便復利者。裏虛也。身有微熱見厥者。陰勝陽也。爲難治。與四逆湯。溫裏助陽。〔汪〕案諸條厥利證。皆大便利。此條以嘔爲主病。獨小便利而見厥。前後不能關鎖。用四逆湯。以附子散寒下逆氣。助命門之火。上以除嘔。下以止小便。外以回厥逆也。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沫下。玉函。千金翼。有而復二字。方本。論本。脫頭痛字。

〔發〕凡用吳茱萸湯有三證。一爲陽明食穀欲嘔。一爲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此則乾嘔吐涎沫頭痛。經絡證候各殊。而治則一者。總之下焦陽陰之氣。上乘於胸中清陽之界。裏氣反鬱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時

欲上不能。但衝動濁氣。所以乾嘔吐涎沫也。頭痛者。厥陰之經。與督脈會於顛也。食穀欲嘔者。濁氣在上也。吐利者。清氣在下也。手足厥冷者。陰寒內盛也。煩躁欲死者。虛陽擾亂也。故主吳茱萸湯。以茱萸專主開豁胸中逆氣。兼人參薑棗。以助胃中之清陽。共裏祛濁之功。由是清陽得以上升。而濁陰自必下降矣。（錢）成氏云。嘔者。有聲者也。吐者。吐出其物也。故有乾嘔而無乾吐。今乾嘔吐涎沫者。涎沫隨嘔而吐出也。（錢）涎沫者。粘飲白沫也。

案柯氏云。乾嘔吐涎。是二證不是並見。可謂執拘矣。舒氏云。此條多一乾字。既吐涎沫。何爲乾嘔。當是嘔吐涎沫。蓋爲陰邪協肝氣上逆。則嘔吐涎沫。此與柯氏同。

金匱要略。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成）經曰。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錢）邪在厥陰。惟恐其厥逆下利。若見嘔而發熱。是厥陰與少陽。藏府相連。乃藏邪還府。自陰出陽。無陰邪變逆之患矣。故當從少陽法治之。而以小柴胡湯。和解其半表半裏之邪也。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成）本。玉函。極汗下。有出字。其入上。有以字。

（錢）傷寒而大吐大下。則胃中陽氣極虛矣。復極汗出者。非又汗之而極出也。因大吐大下之後。真陽已虛。衛外之陽。不能固密。所以復極汗出。乃陽虛而汗出也。愚醫尙未達其義。以其人外氣怫鬱。本是虛陽外越。疑是表邪未解。復與之煖水。以發其汗。因而得嘔。嘔逆也。其所以嘔者。蓋因吐下後。陽氣極虛。胃中寒冷。不能

運行其水耳。水壅胃中，中氣遏絕，氣逆而作呃逆也。治法當擬用五苓散。理中湯，甚者四逆湯可耳。

宗印云：此章與辨脈篇之醫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餒，大意相同。程云：點出胃中寒冷字，是亦吳茱萸湯之治也。汪云：理中湯亦可借用之。

活人書云：橘皮乾薑湯，羌活附子散，半夏生薑湯，退陰散。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玉函：視。作問。成本：即。作則。

〔錫〕傷寒至噦，非中土敗絕，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裏實不通，氣不得下泄，反上逆而爲噦者。玉機真藏論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今噦而腹滿，前後不利，五實中之二實也。實者瀉之，前後大小便也。視其前後二部之中，何部不利，利之則氣得通，下泄而不上逆，噦即愈矣。夫以至虛至寒之噦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在矣。醫者能審其寒熱虛實，而爲之溫涼補瀉于其間，則人無天札之患矣。〔汪〕常器之云：前部不利，豬苓湯；後部不利，調胃承氣湯。愚以須小承氣湯利之。

案常氏原于活人，蓋前部不利，五苓散；豬苓湯；後部不利，宜三承氣，撰而用之。仲景不載主方，意在于此耶。

傷寒論輯義卷七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此名。成本。玉函。作名曰。千金翼。何下。有也字。名。作爲。

〔成〕三焦者。水穀之道路。邪在上焦。則吐而不利。邪在下焦。則利而不吐。邪在中焦。則既吐且利。以飲食不節。寒熱不調。清濁相干。陰陽乖隔。遂成霍亂。輕者止曰吐利。重者揮霍撩亂。名曰霍亂。〔錫〕霍者。忽也。謂邪氣忽然而至。防備不及。正氣爲之倉忙錯亂也。胃居中土。爲萬物之所歸。故必傷胃。邪氣與水穀之氣。交亂于中。故上嘔吐而下利也。吐利齊作。正邪紛爭。是名霍亂。

病源候論曰。霍亂者。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痢。心腹並痛者。則吐痢俱發。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撩亂也。

千金方曰。原夫霍亂之爲病也。皆因食飲。非關鬼神。飽食耽膾。復食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啖。眠臥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擁而反戾。陽氣欲降。陰氣欲升。陰陽乖隔。變成吐利。頭痛如破。百節如解。遍體諸筋。皆爲迴轉。輪證雖小。卒病之中。最爲可畏。外臺秘要。必效方云。上吐下利者。名爲濕霍亂。

案文選蜀都賦。倉擣揮霍。劉曰。奄忽之間也。濟曰。沸亂貌。文賦。紛紜揮霍。善曰。揮霍。疾貌。唐惠琳藏經音義云。轉霍。呼郭反。按霍。條急疾之貌也。霍然。忽霍。皆是也。又霍然。條急疾之貌也。由是攷之。成氏云。揮霍撩亂。錫駒云。忽也。錢云。大約是條忽間。吐瀉擾亂之意耳。其義並同。方氏云。霍。吐也。亂。雜亂也。其說不通。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成本。無下霍亂二字。玉函。寒下。有不復二字。此名。作霍亂。無自字。又字。千金翼。寒下。有而復二字。

〔鑑〕此承上條。以詳出其證也。頭痛身疼。發熱惡寒。在表之風寒。暑熱為病也。嘔吐瀉利。在裏之飲食生冷為病也。具此證者。名曰霍亂。若自嘔吐已。又瀉利止。仍有頭痛身疼惡寒。更復發熱。是裏解而表不解也。沈明宗曰。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為裏邪未解。當以和裏為主。〔方〕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外感也。吐利。內傷也。上以病名求病證。此以病證實病名。反覆詳明之意。〔錫〕夫但曰利止。而不曰吐止者。省文也。

傷寒。其脈微瀋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成本。玉函。方氏諸本。并以下利後當便鞭以下。別為一條。玉函。本上。有案字。欽似。玉函。及錢本。作似欲。成本。屬上無此字。

〔鑑〕此承上條。辨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等證。為類傷寒之義也。若有前證。而脈浮緊。是傷寒也。今脈微瀋。

本是霍亂也。然霍亂初病。即有吐利。傷寒吐利。却在四五日後。邪傳入陰經之時。始吐利也。此本是霍亂之即嘔吐。即下利。故不可作傷寒治之。俟之自止也。若止後。似欲大便。而去空氣。仍不大便。此屬陽明也。然屬陽明者。大便必鞭。雖大便鞭。乃傷津液之鞭。未可下也。當俟至十三日經盡。胃和津回。便利自可愈矣。若過十三日。大便不利。爲之過經不解。下之可也。下利後。腸胃空虛。津液匱乏。當大便鞭。鞭則能食者。是爲胃氣復。至十三日。津回便利。自當愈也。今反不能食。是爲未復。俟到十三日後。過經之日。若頗食。亦當愈也。如其不愈。是爲當愈不愈也。當愈不愈者。則可知不屬十三日過經便鞭之陽明。當屬吐利後。胃中虛寒。不食之陽明。或屬吐利後。胃中虛燥之陽明也。此則非藥不可。俟之終不能自愈也。理中脾約。擇而用之可矣。

惡寒。脈微。〔原注〕一作口。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成〕惡寒脈微而利者。陽虛陰勝也。利止則津液內竭。故云亡血。金匱玉函曰。水竭則無血。與四逆湯。溫經助陽。加人參。生津液益血。

案金鑑曰。利止亡血。如何用大熱補藥。利止當是利不止。亡血當是亡陽。錢氏亦疑亡血之爲亡陽。然徐大椿曰。案亡陰。即爲亡血。不必真脫血也。此說似是。

四逆加人參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

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乾薑

薑一斤

人參

參一斤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千金。外臺。用人參三兩。利甚者。加龍骨二兩。小品。名

四逆湯。

〔魏〕于溫中之中。佐以補虛生津之品。凡病後亡血津枯者。皆可用也。不止霍亂也。不止傷寒吐下後也。〔徐〕今利雖止。而惡寒脈微如故。則知其非陽回。而利止。乃津液內竭。而利止也。故曰亡血。又當加人參。以生津益血矣。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用字。方氏。作欲飲二字。丸。成本。作員。玉函。作湯。千金翼同。

〔魏〕傷寒者。外感病。霍亂者。內傷病也。傷寒之發熱頭痛。身疼惡寒。風寒在營衛。霍亂之頭痛身疼惡寒。必兼吐下。風寒在胃府也。風寒外邪。何以遽入于胃府。則平日中氣虛軟。暴感風寒。透表入裏。爲病于內。因其爲風寒客邪。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與傷寒同。因其暴感胃府。故兼行吐利。與傷寒異。此二病分關之源頭也。其所以吐利時不熱。利止復熱者。則亦因中氣虛弱。當吐利行時。邪雖在胃。而氣散熱不能發。利止氣收方發耳。亦異于傷寒之熱發在表。無作息時也。既明霍亂致病之由。爲病與傷寒之異。而治法方可就其人之寒熱施之。熱多者。胃雖虛自熱。多虛熱者。吐利行必大飲水。五苓散主之。導瀉清熱滋乾。所必用也。寒多者。胃素虛且寒。多虛寒者。吐利行。必不用水。理中丸主之。溫中燥濕補虛。所必用也。

傷寒類方曰。寒霍亂之症。皆由寒熱之氣不和。陰陽拒格。上下不通。水火不濟之所致。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其陽氣。皆中焦之治法也。

醫史。戴良撰。呂滄洲翁傳云。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陽隔。面赤足腫。而下利躁擾不得眠。輸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置理中丸進。徐以水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腫。四逆證也。苟用

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嘆服。

理中丸方

〔原注〕下有作湯加減法。○玉函。丸。作圓。

人參

乾薑

甘草

白朮

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蜜和爲丸。如鷄子黃許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

成本。玉函。下。有爲末二字。無子許二字。若漢上上。有加減法三字。日

三四。差後病篇。玉函。成本。作日三服。

〔方〕理，治也。料理之謂中裏也。裏陰之謂參朮之甘，溫裏也。甘草甘平，和中也。乾薑辛熱，散寒也。〔程〕陽之動始於溫，溫氣得而穀精運，穀氣升而中氣騰，故名曰理中。實以燮理之功，予中焦之陽也。蓋謂陽虛，即中氣失守，腹中無發宣之用，六府無瀟陳之功，猶如釜薪失焰，故下至清穀，上失滋味。五藏凌奪，諸證所由來也。參朮炙甘，所以守中州。乾薑辛以溫中，必假之以煖釜薪，而騰陽氣，是以穀入於陰，長氣於陽，上輸華蓋，下攝州都，五藏六府，皆受氣矣。此理中之旨也。〔錢〕後加減方，文理背謬，豈非仲景之法。

傷寒類方曰桂枝湯之飲熱粥。欲其助藥力以外散。此飲熱粥。欲其助藥力以內溫。金匱要略。胸痺。心中痞。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人參湯主之。程林注。此即理中湯也。中氣強。則痞氣能散。胸滿能消。脇氣能下。人參白朮。所以益脾。甘草乾薑。所以溫胃。脾胃得其和。則上焦之氣開發。而胸痺亦愈。

千金方。治中湯。治霍亂吐下。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即本方。四味咬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不瘥。頻服三劑。遠行防霍亂。依前作丸。如梧子大。服三十丸。如作散服。方寸匕。酒服亦得。若轉筋者。加石膏三兩。又四理順中圓。已產乾可服此方。新生藏虛。此所以養藏氣也。即本方

外臺秘要。崔氏理中丸。療三焦不通。嘔吐不食。并霍亂吐逆下痢。及不得痢。即本方及延年理中丸。療霍亂吐利。宿食不消。

於本方。加大麥蘖。

又廣濟。療冷熱不調。霍亂吐利。宿食不消。理中丸。

於本方。加夏薑桂心。

又范汪夜苓理中湯。療霍亂臍上築而悸。

於本方。加茯苓木瓜。

又范汪理中加二味湯。療霍亂胸滿。腹痛吐下。

於本方。加當歸芍藥。

又延年增損理中丸。主霍亂。下氣能食。止洩痢。

於本方加厚朴茯苓。○直指水煎。亦名理中湯。

又小品扶老理中散。療羸老冷氣。惡心食飲不化。腹虛滿。拘急短氣。及霍亂嘔逆。四肢厥冷。心煩氣悶流汗。於本方加麥門冬附子茯苓。

活人書。或四肢拘急。腹滿下利。或轉筋者。去白朮。加附子一枚生用。

三因方。病者因飲食過度傷胃。或胃虛不能消化。致嘔吐逆。物與氣上衝。覺胃口決裂所傷吐出。其色鮮紅。心腹絞痛。白汗自流。名曰傷胃吐血。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者。以其功最理中脘。分利陰陽。安定血脈。方證廣如局方。但不出吐血證。學者當自知之。或只煮乾薑甘草湯飲之。亦妙。見養生必用。

又加味理中圓。治飲酒過多。及痰炙燐熱食動血。發爲鼻衄。

於本方中加乾薑川芎各等分。濟生方。不用川芎。直指方。於本方加木香。治飲食傷胃失血諸證。

又附子理中湯。治五藏中寒。口噤。四肢強直。不語。

於本方加大附子各等分。

施氏續易簡方。有中寒氣虛。陰陽不相守。血乃妄行者。經所謂陽虛陰必走。是也。咯血吐血。衄血便血。皆有此證。理中湯加官桂治之。人皆知此藥能理中脘。不知其有分利陰陽。安定血脈之功也。

又理中湯。治傷寒時氣。裏寒外熱。加五味子阿膠末等分。名順味圓。治寒邪作嘔甚妙。老人吐瀉不止。去甘草加白茯苓一兩。名溫中湯。

直指方。理中圓。補肺止寒嗽。

於本方。加炒阿膠五味子。

又加味理中湯。治肺胃俱寒咳嗽。

於本方。加半夏。茯苓。橘紅。細辛。五味子。薑棗煎。

又婦人妊娠胎動。腹脇腰痛。下血水者。以真料理中湯。加縮砂佐之。

體仁彙編。三建湯。此必審真房勞。及冬月真傷寒。方可用。本方。加川烏鹿茸。

醫匯。腹痛全然不思飲食。其人本體素弱。而腹冷痛。以手按之則不痛。此亦虛也。本方。如夏薑吳茱萸。

陰證略例。寒證不能食。理中建中各半湯。爲二中湯。

醫經會解。本方。倍白朮人參。加豬苓澤瀉茯苓肉桂。名理苓湯。吃忒。加丁香柿蒂。

張氏醫通。衄血。六脈弦細而瀉。按之空虛。色白不澤者。脫血也。此大寒證。理中湯加黃耆。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成〕吐利止。裏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與桂枝湯小和之。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方〕消息。猶斟酌也。

小和。言少少與服。不令過度之意也。

傷寒直格。消息。謂損益多少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志〕吐利汗出。乃中焦津液外洩。發熱惡寒。表氣虛也。四肢拘急。津液竭也。手足厥冷者。生陽之氣。不達於四

肢。故主四逆湯。啓下焦之生陽。溫中焦之土氣。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

主之。內。玉函。作裏。

〔錢〕吐利則寒邪在裏。小便復利。無熱可知。而大汗出者。真陽虛衰。而衛氣不密。陽虛汗出也。下利清穀。胃寒不能殺穀也。內寒外熱。非表邪發熱。乃寒盛于裏。格陽于外也。陰寒太甚。陽氣衰微。故脈微欲絕也。急當挽救。裏陽。故以四逆湯主之。

案據少陰篇厥陰篇之例。此條所主。當是通脈四逆湯。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湯主

之。或本。玉函。瀉下。有汁字。外臺。不用豬膽汁。千金同。

〔錫〕吐已下斷者。陰陽氣血俱虛。水穀津液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也。故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之亡陰證。與脈微欲絕之亡陽證。仍然不解。更宜通脈四逆加豬膽。啓下焦之生陽。而助中焦之津液。〔志〕霍亂之證。至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乃惟陰無陽。用四逆湯。不必言矣。又加膽汁人尿者。津液竭而陰血并虛。不當但助其陽。更當滋益其陰之意。

案志聰錫駒注。本方更加人尿。然原文中無所致。蓋據白通加豬膽汁湯。而有此說耳。錫駒云。每見夏月霍亂之證。四肢厥逆。脈微欲絕。投以理中四逆。不能取效。反以明礬少許。和涼水服之。而即愈。亦即膽汁人尿之意。先賢立法。可謂週備詳明矣。霍亂用礬石。原見于華佗危病方。與膽汁人尿。蓋其意迥別。

通脈四逆加豬膽湯方

甘草二兩

乾薑

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豬膽汁半合○玉函作四合。附後作一合。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內豬膽汁分溫再服其脈即來無豬膽以羊膽代之。

〔吳〕汗出而厥陽微欲絕而四肢拘急全然不解又兼無血以柔其筋脈微欲絕固爲陽之欲亡亦兼陰氣虧損故用通脈四逆以回陽而加豬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絕之陰不致爲陽藥所劫奪也注認陽極虛陰極盛故用反佐之法以通其格拒誤矣案成氏方氏錢氏金鑑並同

程云吐已下斷猶陰邪堅結陽氣難伸所以證則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則微而欲絕此湯主之於回陽救急中交通其氣善後猶難爲力如此敢不慎厥初哉○案此亦一說故附存于此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發汗吐下後虛汗下後有後字

〔魏〕吐利發汗後脈遂就平病遂差可此尤爲素日胃氣有餘而病邪輕微之效也但餘小煩乃胃氣暴爲吐下所虛非素虛乃新虛也胃既新虛仍與以舊日之穀數則穀氣多于胃氣所以不勝穀氣而作小煩也仲景不言治法蓋損其穀則愈之治見于大病差後之條矣故不復贅此凡病可云然也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并治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

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

〔原注〕花一作眩。

膝脛拘急者。燒禪散主之。

花下。玉函。有眼胞赤三字。子

金翼。作病胞赤花。巢源。作眩。

〔成〕大病新差。血氣未復。餘熱未盡。強合陰陽得病者。名曰易。男子新病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得病。名曰陽易。婦人新病差未平復。男子與之交得病。名曰陰易。案以上。以陰陽相感動。其餘毒相染著。如換易也。其人病身體重。少氣者。損動真氣也。少腹裏急。引陰中拘攣。膝脛拘急。陰氣極也。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者。感動之毒。所易之氣。薰蒸於上也。與燒禪散。以道陰氣。〔錢〕男女一交之後。自然元氣空虛。餘邪錯雜于精氣之中。走入精隧。溢入經絡。乘其交後虛隙之中。入而浸淫于藏府筋骨脈絡俞穴之間。則正氣因邪而益虛。邪氣因虛而益盛。故有此陰盛陽衰之諸證也。邪入陰經。身體必重。真陽虧損。三焦不運。宗氣不行。所以少氣。邪從陰竅。而滲入少陰厥陰。故少腹裏急。若裏急之甚。或引陰中拘攣。皆陰邪之所致也。陰邪在下。而虛陽上走。故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下焦虛冷。所以膝脛拘急也。此真所謂陰陽之患。故以燒禪散主之。肘後方。而男兩文。並不言相易。則易之爲名。陰陽交換之謂也。

方云。傷寒。包中風而言也。易猶交易變易之易。言大病新差。血氣未復。強合陰陽。則二氣交感。互相換易。而爲病也。

燒禪散方

婦人中。禪近隱處。取燒作灰。

右一味。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卽利。陰頭微腫。此爲愈矣。婦人病。取

男子渾身燒服。

成本。玉函。作右取婦人中渾身近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剪當燒灰。

〔錢〕男女之交媾。易所謂二氣感應。以相與也。以未淨之邪。隨交合之情。精神魂魄。無不動搖。翕然而感。感而遂通。混入于少陰之裏。故以近隱處之視襪。引出其陰中之邪。所謂物從其類。同氣相求之義也。〔鑑〕男女視襪。濁敗之物也。燒灰用者。取其通散。亦同氣相求之義耳。服後或汗出。或小便利則愈。陰頭微腫者。是所易之毒。從陰竅而出。故腫也。

傷寒蘊要曰。陰陽易。仲景治以燒襪散。活人書。以猢猻屎湯。括蕒根竹茹湯。竹皮湯。當歸白朮散之類主之。易老分寒熱而治。若傷在少陰腎經。有寒無熱者。以附子湯。調下燒襪散。若傷在厥陰肝經者。以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附子。送下燒襪散主之。如有熱者。以鼠屎竹茹湯之類。送下燒襪散主之。要在審察脈症。分其冷熱而治矣。

陰證略例曰。若陰陽易。果得陰脈。當隨證用之。若脈在厥陰。當歸四逆湯。送下燒襪散。若脈在少陰。通脈四逆湯。送下燒襪散。若脈在太陰。四順理中丸。送下燒襪散。證治準繩曰。嘗治傷寒病未平復。犯房室。命在須臾。用獨參湯。調燒襪散。凡服參一二斤餘。得愈者三四人。信哉。用藥不可執一也。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錢〕凡大命新差。真元大虛。氣血未復。精神倦怠。餘熱未盡。但宜安養。避風節食。清虛無欲。則元氣日長。少壯之人。豈能復舊而已哉。若不知節養。必犯所禁忌。而有勞復。女勞復。食復。飲酒復。劇諸證矣。夫勞復者。如多言多慮。多怒多哀。則勞其神。梳洗澡浴。早坐早行。則勞其力。皆可令人重復發熱。如死灰之復然。爲重復之復。故

謂之復。但勞復之熱，乃虛熱之從內發者。雖亦從汗解，然不比外感之邪。可從辛溫發散取汗也。故以枳實梔子豉湯主之。惟女勞復，雖爲勞復之一，而其見證危險。治法迥別。多死不救。所以吳綬謂前人有大病新差，如大水浸牆，水退牆蘇，不可輕犯之喻也。〔喻〕勞復，乃起居作勞，復生餘熱之病。方注作女勞復，大謬。

病源候論曰：傷寒病新瘥，津液未復，血氣尙虛，若勞動早，更復成病，故云復也。若言語思慮，則勞神；梳頭澡洗，則勞力。勞則生熱，熱氣乘虛，還入經絡，故復病也。又大病之後，脾胃尙虛，穀氣未復，若食豬肉腸血肥魚及久膩物，必大下利，醫所不能治也。必至於死。若食餅糰黍餽炙膾羹菜諸菓脯物，及牢強難消之物，胃氣虛弱，不能消化，必更結熱，適以藥下之，則胃虛冷，大利難禁，不可下之。必死。下之亦危，皆難救也。

枳實梔子湯方。○成本，玉函，子下，有豉字。

枳實三枚

梔子十四箇

豉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

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者，內大黃如博碁子，五

六枚，服之愈。清漿水，千金作酢漿，千金實同。空煮取四升。玉函作空煎漿三升。內大黃。成本作加大黃。子下。成本有大有字。無服之愈二字。五六枚，千金外臺作一枚。

〔成〕勞復，則熱氣浮越，與枳實梔子豉湯以解之。食復則胃有宿積，加大黃以下之。〔汪〕勞復證，以勞則氣上，熱氣浮越於胸中也。故用枳實爲君，以寬中下氣。梔子爲臣，以除虛煩。香豉爲佐，以解勞熱。煮以清漿水者，以差後復病，宜助胃氣也。〔周〕如果虛勞而復，當用補矣。乃立此湯，雖曰勞復，實食復也。何也？新差未必大勞，或偶不慎起居，致食不能消化者有之。若有宿食，竟自過飽矣。故枳實寬中破結，梔子散熱除煩，香豉解虛熱微

汗。合三物之苦寒。主勞傷之復熱也。如多食停滯。因生熱者。必按之痛。宜加大黃去之。快愈之速。使不大耗胃液也。穀不知者。以病後不可用。所損多矣。

傷寒類方曰。漿水。即淘米泔水。久貯味酸。爲佳。本草蒙筌曰。漿水造法。炊粟米。熱投冷水中。浸五六日。生白花。色類漿者。醫方祖劑曰。漿水。乃秫米和麴釀成。如酢而淡。字彙曰。漿。米汁也。吳云。清漿水。一名酸漿水。炊粟米。熱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類漿。故名。若浸至敗者。害人。其性涼善走。能調中宣氣。通關開胃。解煩渴。化滯物。○案李時珍引嘉謨云。漿水。酢也。誤。

千金方。羊脂煎方後云。葦子。大小如方寸七。又服食門。博葦子。長二寸。方一寸。

傷寒蘊要。枳實梔子湯。治食復勞復。身熱心下痞悶。如有宿食不下。大便秘實。脈中有力者。可加大黃。內外傷辨惑論。食膏粱之物過多。煩熱悶亂者。亦宜服之。

傷寒金鑑以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
下解之。〔錢〕傷寒既差已後。更發熱者。若病後餘氣作虛熱。固當以柴胡黃芩。清解餘熱。以人參補其病後之虛。而以薑棗和之。若復感外邪。而發熱。亦屬病後新虛。理宜和解。但察其脈證之有類于半表半裏之少陽者。以小柴胡湯主之。若脈浮則邪盛于表。必有可汗之表證。仍當以汗解之。但病後新虛。不宜用麻黃過汗。使傷衛亡陽。若脈沈實者。沈爲在裏。實則胃實。仍當用下法解之。但衛氣已虛。不宜用承氣峻下。宜猶思其虛實。或小承氣。或調胃。或如博葦子之法。隨其輕重。以爲進止。可也。〔方〕脈浮。有所重感也。沈脈。飲食失節也。

〔原注〕者。以一作緊者。

案喻云。汗下之法。即互上條。汗用枳實梔鼓微汗。下用枳實梔鼓加大黃微下也。此恐非是。

千金方。黃龍湯。治傷寒瘧後。更頭痛壯熱煩悶方。仲景名小柴胡湯。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錢〕大病後。若氣虛。則頭面皆浮。脾虛則胸腹脹滿。此因大病之後。下焦之氣化失常。濕熱壅滯。膀胱不瀉。水性下流。故但從腰以下。水氣壅積。膝脛足跗。皆腫重也。以未犯中上二焦。中氣未虛。爲有餘之邪。脈必沈數有力。故但用排決之法。而以牡蠣澤瀉散主之。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熬

澤瀉

蜀漆

漆緩水洗去腥

葶藶子熬

商陸根熬

海藻洗去鹹

栝蒌根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爲散。更於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

利。止後服。〔錢〕成本。葶藶下。無子字。於白。作入。曰。錢本。金鑑。葶藶上有苦字。

〔錢〕牡蠣鹹而走腎。同滲利。則下走水道。澤瀉利水入腎。瀉膀胱之火。爲滲濕熱之要藥。栝蒌根。解煩渴。而行津液。導腫氣。蜀漆。能破其結。爲驅痰逐水。必用之藥。苦葶藶。洩氣導腫。去十腫水氣。商陸。苦寒。專于行水。治腫滿。小便不利。海藻。鹹能潤下。使邪氣自小便出也。〔鑑〕此方。施之於形氣實者。其腫可隨愈也。若病後土虛。不能制水。腎虛不能行水。則又當別論。慎不可服也。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玉函〕成本。胸上。作胃上。玉

面。無以充藥三字。

〔方〕噎口液也。寒以飲言。〔錫〕大病差後喜唾者。脾氣虛寒也。脾之津爲唾。而開竅於口。脾虛不能攝津。故反喜從外竅而出也。久不了了者。氣不滯爽也。所以然者。以胃上有寒。故津唾上溢而不了了也。〔錢〕胃上者。胃之上口。賁門也。不用理中湯。而用理中圓者。非取其緩也。因病後餘症。不必用大劑力救。但欲其常服耳。〔周〕理中者。理中焦。利在下焦。已爲非治。今寒在胃上。何宜理中乎。不知痰積膈上者。總胃虛不能健運也。設復以逐飲破滯之藥與之。痰即出矣。獨不慮今日之痰雖去。而明日之痰復積乎。惟溫補其胃。自使陽氣得以展布。而積者去。去者不復積已。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成本。吐下。有者字。

〔汪〕傷寒本是熱病。熱邪所耗。則精液銷鐸。元氣虧損。故其人必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氣虛不能消飲。胸中停畜。故上逆而欲作吐也。與竹葉石膏湯。以調胃氣散熱逆。〔錢〕仲景雖未言脈。若察其脈虛數而渴者。當以竹葉石膏湯主之。虛寒者。別當消息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

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

麥門冬一升

人參

二兩。○五兩。成本。作三兩。

甘草二兩

粳米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鑑〕是方也。即白虎湯。去知母。加入參麥門冬半夏竹葉。以大寒之劑。易爲清補之方。此仲景白虎變方也。〔錢〕竹葉性寒。而止煩熱。石膏入陽明。而清胃熱。半夏瀉飲而止嘔吐。人參補病後之虛。同麥冬。而大益胃中之津液。又恐寒涼損胃。改用甘草和之。而又以粳米。助其胃氣也。

本草序例云。凡云一把者。二兩爲正。

千金方。本方。用生薑四兩。外臺秘要。文仲療天行表裏虛煩。不可攻者。竹葉湯。本方。用石膏一升。人參二兩。粳米一升。方後云。此仲景方。

千金竹葉湯。治產後虛渴。少氣力。

於本方。去石膏粳米。加茯苓大棗小麥。

千金月令。主風毒脚氣。多睡心中悸。石發攻心。口乾方。

於本方。去半夏粳米甘草。加茯苓生薑。

外臺。崔氏。療骨蒸。腎乾口燥。欲得飲水。止渴。竹葉飲。

於本方。去石膏。加生薑大棗。

王氏易簡方。既濟湯。治發熱下利者。

於本方。去石膏。加熟附子。

和劑局方。竹葉石膏湯。治傷寒時氣。表裏俱虛。遍身發熱。心胸煩悶。或得汗已解。內無津液。虛羸少氣。胸中煩滿。氣逆欲吐。及諸虛煩熱。並宜服之。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但不惡寒。身不疼痛。頭亦不痛。脈不緊數。即

不可汗下。宜服此藥。即本方

總病論。竹葉湯。治虛煩病。兼治中陽竭吐逆。而脈滑數者。即本方

直指方。本方。治伏暑內外熱熾。煩燥大渴。

傷寒選錄。竹葉湯。陽明汗多而渴。奴而渴欲水。水入即差後渴。即本方。湯成去滓。入生薑自然汁三匙。再煎一沸服。神効。

證治要訣。熱嗽諸藥不效。竹葉石膏湯。去竹葉。入粳米。少加知母。多加五味杏仁。此必審是伏熱。在上焦心肺間者可用。

張氏醫通。上半日嗽多。屬胃中有火。竹葉石膏湯。降泄之。

又醫膏有二。若膏與爪甲俱青。而煩渴引飲者。爲熱伏厥陰。竹葉石膏湯。若膏青。厥冷而畏寒。振振欲擗地者。爲寒犯少陰。真武湯。

又夏月感冒吐瀉霍亂。甚則手足厥逆。少氣。臂面爪甲皆青。六脈俱伏。而吐出酸穢。瀉下臭惡。便溺黃赤者。此火伏於厥陰也。爲熱極似陰之候。急作地漿煎竹葉石膏湯。誤作寒治必死。

夷堅志。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熱。頭重氣塞。膏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殆。醫徐生診之曰。脈極虛。是爲陰證。必服桂枝湯乃可。留藥而歸。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顧不見。如是者三。遂買見成藥兩貼。付童使煎。即盡其半。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千斤。倏爾輕清。膏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頃。汗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時。自正爲人謹飭。常茹素。與人齋

醴盡誠。故爲神所祐如此。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尙弱。不能消穀。故

令微煩。損穀則愈。病人。玉函。作傷寒。

〔喻〕脈已解者。陰陽和適。其無表裏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煩者。日中衛氣行陽。其不煩可知也。乃因脾胃氣弱。不能消穀所致。損穀則脾胃漸趨於旺。而自愈矣。注家牽扯日暮爲陽明之王時。故以損穀爲當小下。注。成不知此論差後之證。非論六經轉陽明之證也。注。方日暮。即內經日西而陽氣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穀也。損穀。當是減損穀食。以休養脾胃。不可引前條宿食例。輕用大黃。重傷脾胃也。〔魏〕損其穀數。每食一升者。食七合。食五合者。食三合。俟胃脾漸壯。穀漸增益。亦節飲食防病復之一道也。

玉函經。病後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方與金匱要略欬嗽篇所載同。○此條今本遺脫。當是仲景舊文。

跋

先府君棣蔭先生傷寒論輯義七卷。屬草于辛酉。爾後間有補正。將更其稿。而遂不果矣。蓋醫經注釋。見存于今者。殆數百家。各立門戶。紛糾不一。先府君蚤慨于斯。廣求旁搜。融會而折衷。以誘後進。若其素靈二藏。金匱輯義。以屢經手訂。將逐部刊行。特此書未全整次。不敢輕出示人。奈何昊天不弔。奄捐館舍。豈不痛慟哉。元堅不肖。竊謂傷寒論一部。爲文峻潔。義理判於毫芒。寓意淵奧。神思運乎呼吸。所以奪造化之權。而挾天地之秘。自非純思精慮。洞古達今者。不能善讀而善用之矣。嘗攷諸家注釋。成聊攝。順文直解。稍病淺拘。然創闢之功。誠偉。能爲來者所矜式。方中行。亦出新裁。非無發揮。然憑其私。顛倒經文。實作之偏。喻嘉言。略本中行。更益端緒。後人何以崇信之至。柯韻伯。學識頗高。最有所見。而猶多臆斷。程郊倩。閒話但語。失解經之體。至論理精密。殆非諸氏所及。汪苓友。處心平穩。疏通前注。雖未能脫陋習。固與專已守殘。相去懸隔。張隱菴。及令韶。率由舊本。不敢錯易。蓋不蹈時趨者。錢天來。辨訂不遺餘力。然或失太鑿。亦不無膠柱。醫宗金鑑。匯纂之治。殊爲有益。其副章改句。無所不至。抑亦妄矣。其他。不過摹倣。斲頭易面而已。要之。皆是莫非沈潛研覈。溯源於仲景者。然意見各出。得失互存。不爲取舍。則無以一學者之聽矣。此卽先府君所以撰此書之微意。而至執其瑕疵。一概抹撥者。不欲效尤也。今此書之作。證明文理。討窮義蘊。於諸家注釋。參伍審攷。釐批練而揀精粹。正紕繆而補未逮。且就晉唐諸書。勘其異同。旁取從來方說。引申經旨者。以附每條。於是微言大義。燦然較著。臨證措治之際。左右逢源。應變無窮。學者注意于此。則升堂嚆轍。亦何難之有。願者。門弟子懇求謄錄。而傳寫或致譌謬。仍商之家兄。戮力校讎。以饒

于木。凡五閱月。而功告竣焉。唯其未脫稿。有姑存數說。而未爲決定者。有注文有礙。而未加細辨者。今悉依其舊。讀者當以意逆志耳。嗚呼。先府君之所秘。一旦出而行之。神乎有知。其謂之何。雖然。誠是數十年稽古歷驗之所致。豈可使其流傳不廣。此所以與素靈金匱諸注。並刊問世。永垂不朽也。

文政五年歲在壬午夏四月六日不肖孤元堅謹跋